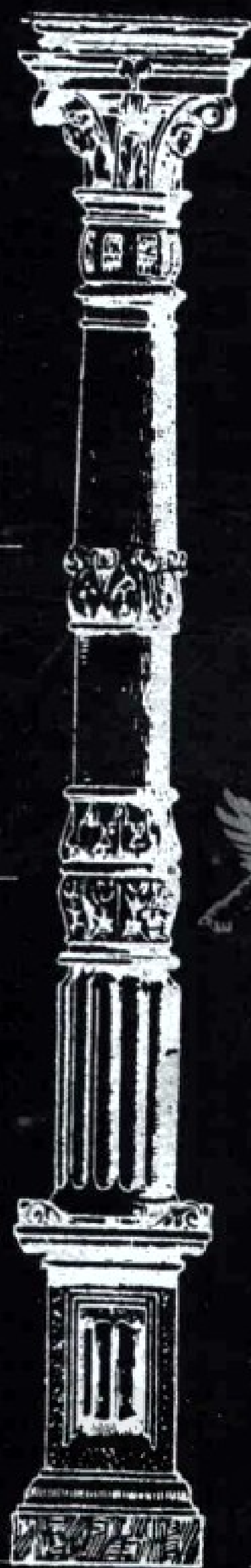


世 界 文 学 名 著 百 部



THE INSULTED  
AND THE INJURED

被侮辱  
与被损害的人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 著

臧仲伦 / 译

译 林 出 版 社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THE INSULTED  
AND THE INJURED

# 被侮辱 与被损害的人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 著  
臧仲伦 / 译

译林出版社



## 惨痛热烈的心声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超越时空的作家，又是一位充满矛盾的作家。正如世界有多复杂，人有多复杂，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有多复杂一样。

现在，俄罗斯和全世界已悄然兴起一门新的学问——陀思妥耶夫斯基学。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是个谜，他的作品也是个谜。破译这个谜，是全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学家研究的基本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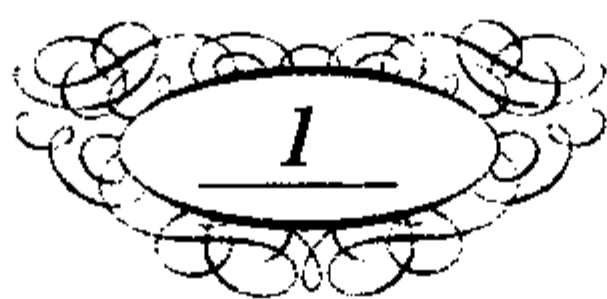
专家们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与创作，一般分为两个时期：西伯利亚之前和西伯利亚之后。本书《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一八六一）则处于这两个时期之间，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既保留了四十年代作品的思想、内容和风格，又承上启下，开创了作家后期以探索社会秘密、人心秘密为主的社会—心理—哲理小说的先河。



—

陀思妥耶夫斯基于一八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生于莫斯科马利亚贫民医院一个医生的家里。住地偏僻，住房狭小，家境贫寒。幼年时，作家常常同哥哥米哈伊尔一起趴在窗口，观看坐着大车、扶老携幼前来医院看病的城乡贫民。这种凄凉、萧索的环境，对作家以后的创作有很大影响。

三十年代初，他父亲在图拉省购置了两处不大的田庄，使他在暑假有机会接触到当地的农民。一八三九年，他父亲因虐待农奴和道德沦丧被农奴殴打致死。这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



然他无论在私下，还是在公开场合，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事<sup>①</sup>。

一八四六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小说，亦即他的成名作《穷人》。一八四九年，他因参加当时的革命团体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和当众宣读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以阴谋反对正教教会和沙皇政府罪被捕入狱。同年十一月，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二十一名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被判死刑。十二月，他们被绑赴彼得堡谢苗诺夫校场执行枪决。可是在临刑前的最后一刻，送来了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赦免诏书。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改判四年苦役，尔后又流放到西伯利亚边防军当兵。

许多文学史家说，经过近十年的囚禁、流放、苦役和充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抛弃了从前的革命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转而反对暴力革命，主张爱、宽恕，乃至逆来顺受；而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的失败，更加剧他的思想危机。

是沙皇政府的监狱、死刑判决和非人的苦役生活，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屈服了吗？是他苟且偷生，贪生怕死吗？是凶恶的敌人把他吓破了胆吗？不！他在沙皇政府的监狱里和法庭上不愧是一个革命者。他坚贞不屈，甚至为他人受过，也决不诱过于人，出卖自己的同志<sup>②</sup>。囚禁于彼得保罗要塞，被判死刑，绑赴法场，临刑前的赦免，苦役，流放，都没有能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屈服，都没有能动摇他的革命意志和信念。

① 作家对这一悲剧一直沉默了四十年，直到在他临终前完成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才把他对父亲的“挽词”扩展成一部描写卡拉马佐夫家族罪孽的震撼人心的长篇史诗。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于一八五六年三月二十四日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在法庭上是光明正大的，没有诱罪于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如果看到有可能通过自己承担责任而使别人免遭不幸的话。”（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第八十一页。）

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忆道：“我们这些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站在断头台上，听着对我们的判决，毫无悔改之意。”“摧毁我们的不是流放的岁月，也不是痛苦。恰恰相反，任何东西都不能摧毁我们，而且我们的信念，由于意识到业已完成的天职，从精神上支持了我们。”“不，是一种别的东西改变了我们的观点、我们的信念和我们的心……这另一种东西，就是与人民的直接接触，在共同的不幸中与他们的兄弟般的结合……我再重复一遍：这不是立即发生的，而是逐渐地，在过了很长很长时间以后。<sup>①</sup>”

试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于一八六〇年九月发表在他们兄弟俩主编的《时报》杂志上的一篇声明。这篇声明标举“根基论”，主张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必须植根于人民的“根基”，与人民打成一片。至于他后来标榜俄国人民“自古以来的思想”就是信仰基督和沙皇，主张宽恕和博爱，反对像西欧那样采取暴力来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那是到后来才逐渐明朗化和纲领化的，与他的流放和苦役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至于他也说过一些“我有罪”，“我错了”，“我罪有应得”之类的话，乃是为了获得皇上恩准他发表作品而说的一些违心的话。这对于有过大致相同经历的人应该是不难理解的。

某些文学史家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悲观和顺从是灵魂被击毁了的、吓破了胆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心理状态的表现。”这也不符合历史事实，这是对这位具有世界声誉的伟大作家人格的“莫须有”诽谤。试看他在已被判刑的一八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从彼得保罗要塞写给他哥哥的信中还庄严宣称：“哥哥！我不忧伤，也不泄气。”“哥哥，我向你起誓，我不会绝望，而且会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一九二六——一九三〇年俄文版，第十一卷，第一三八页。

保持我的思想和心灵的纯洁。①”

某些文学史家又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免除了死刑，可是他青年时代的梦想却被绞杀了。……十年孤独的生活……给他的世界观涂上了一层宗教的、神秘主义的色彩。”似乎，苦役和流放使他变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从此他便在自己的作品中宣扬宗教神秘主义。这也不符合事实。试看他在一八五四年二月写给十二月党人冯维辛的妻子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我是时代的孩童，直到现在，甚至（我知道这一点）直到进入坟墓都是一个没有信仰和充满怀疑的孩童。这种对信仰的渴望使我过去和现在经受了多少可怕的折磨啊！我的反对的论据越多，我心中的这种渴望就越强烈。可是上帝毕竟也偶尔赐予我完全宁静的时刻，在这种时刻我爱人，也认为自己被人所爱，正是在这种时刻，我心中形成了宗教的信条，其中的一切对我说来都是明朗和神圣的。这一信条很简单，它就是，要相信：没有什么比基督更美好、更深刻、更可爱、更智慧、更坚毅和更完善的了。不仅没有，而且我怀着忠贞不渝的感情对自己说，这决不可能有。不仅如此，如果有谁向我证明，基督存在于真理之外，而且确实（本处着重号是原来就有的）真理与基督毫不相干，那我宁愿与基督而不是与真理在一起。②”（本引文除一处外，所有的着重号都是引用者加的）。

首先，我们应当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过去没有，而且一直到死都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他始终怀疑超自然的上帝的存在。其次，他的“宗教”信条就是爱——爱人和被人所爱，他信奉的是基督的仁爱和自我牺牲精神。第三，基督不是神，而是一个象征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第四十五、四十八页。

② 同上，第六十四页。

性的尽善尽美的人的形象。第四，基督式的美是人类的最高理想，它不应存在于真理之外，如果有人硬说他手中的“真理”与基督的博爱精神有矛盾，硬说只有牺牲爱才能达到“真理”，那么他宁可选择爱（基督的化身）而抛弃“真理”。以上的道理和作家的基本思路应当说是清楚的。但是，有人抓住这段引文中的最后几句话，硬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宁要基督不要真理，是一个盲目的、狂信的、失去理智的基督徒，因此是反动的，应予批判和打倒。

## 二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发表于一八六一年，是作者从流放地回到彼得堡后完成的第一部重要作品，也是他登上文坛以来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他的整个创作中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即从他的处女作《穷人》过渡到他的代表作《罪与罚》，而作为迈入后一阶段的主要标志，则是他于一八六四年发表的《地下室手记》<sup>①</sup>）。



一八四五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继承了普希金和果戈理的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传统，以中篇小说《穷人》迈入俄国文坛，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涅克拉索夫读过《穷人》的手稿后宣称：“新的果戈理出现了！”盛赞“这是一部非常出色的作品”。别林斯基则称这部小说是“俄国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他又说：“他（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最令人惊异的东西，就是他那卓越的描写技巧，寥寥几笔就能使一个人物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① 有人称《地下室手记》是一部宣言式的小说。《罪与罚》在很多重要方面是《地下室手记》的进一步发展。

……只有天才，才能在二十五岁的年纪写出这样的作品。<sup>①</sup>”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就是作者前期一系列描写“穷人”作品的顶峰。

这部小说的创作风格几乎同《穷人》一样。它的中心思想便是作者借伊赫梅涅夫老人之口所说的：“一个最最逆来顺受、最最等而下之的人也是人，而且可以称之为我的兄弟！”（参看本书第一部第六章）

这部小说并行不悖而又互为联系地写了两个悲惨的故事：一个是娜塔莎的故事，一个是内莉的故事。而将这两个故事贯穿在一起的则是那个巧取豪夺、人面兽心、无所不用其极的恶棍瓦尔科夫斯基公爵。

第一个故事写的是瓦尔科夫斯基公爵为了阻挠他的儿子阿廖沙与伊赫梅涅夫老人的女儿娜塔莎相爱和结合，不惜无中生有地诬陷娜塔莎的父亲鲸吞了他的款子，中饱私囊，并上告法院，要他赔偿损失。为了彻底拆散阿廖沙和娜塔莎，他又玩弄诡计，让阿廖沙另觅新欢，抛弃了娜塔莎。

第二个故事是写史密斯和他的外孙女内莉。瓦尔科夫斯基公爵年轻时曾勾引史密斯的女儿，并与她私奔，拐走了史密斯老人的全部财产，然后又把史密斯的女儿抛弃在国外（她当时已有孕在身，后来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内莉）。以后，史密斯和他的女儿在贫病交加中相继死去。年方十二、三岁的内莉只身流落彼得堡，举目无亲，差点落进被迫卖淫的魔窟。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催人泪下的感人笔触描绘了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非但讲了他们的不幸遭遇，而且还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他们“惨痛热烈的心声”（鲁迅语），从而表现出作者

① 转引自格罗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外国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第七十六、七十七页。



深入解剖人心的卓越技巧。诚如作者自己所说：“人们称我是心理学家，不，我是高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也就是说，我描绘人的内心的全部深度。”

无论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上，也无无论在描绘人心的深度上，《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既是对《穷人》这一社会小说和心理小说的直接继续，又在刻画人的意识和无意识、理性和非理性，展现人的自我意识，创造“思想的形象”（如瓦尔科夫斯基对万尼亚恬不知耻的内心披露）上大大跨前了一步，但与他在后期作品中创造的一系列形象相比，在“思想形象”的创造以及在心理描绘的广度和深度上，似略嫌逊色，具有由此及彼的明显的过渡性质。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中有一个恶魔似的反面人物瓦尔科夫斯基公爵。这一人物在当时是典型的，是俄国由封建宗法的农奴制向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转型时期的历史产物。这是一个趋炎附势、见钱眼开、荒淫无耻、不择手段、心狠手辣、以敛财为人生唯一目标的大地主、大资本家。这就加深了对当时俄国社会的开掘。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作品中一系列鬼魅形象（如《罪与罚》中的斯维德里盖洛夫，《白痴》中的托茨基，《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等）的先行者。正如俄国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所说，瓦尔科夫斯基是“以强烈的情感描写出来的连续不断的丑态，以及各种恶劣的、无耻的特征的集合”。这人是卑鄙无耻的化身，是俄国的夏洛克和达尔杜夫，是个大色狼。

书中最令人回肠荡气和充满诗情画意的是小内莉的形象。这是俄罗斯文学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众多儿童形象中最成功、最具有盎然诗意的一个。艰难困苦的环境锻造了她倔强的性格。她嫉恶如仇，但又充满对爱的渴望。她的身世是悲惨的，命运对她很不公平。当她在走投无路中终于碰到好人的时候，又不幸在蓓蕾之年中途夭折。当我们读到她对自



已悲惨身世的令人心碎的自白，以及作者对于她临死情况的描述，不由得热泪盈眶，掩卷长叹，不忍卒读。她就像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中的玛丽花，出污泥而不染，在非人的环境中犹保持着灵魂的圣洁。

### 三

如上所说，本书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具有由此及彼的明显的过渡性质，在思想方面，主要表现在：

一，宣扬爱，基督式的爱。

彻底的贫困和非人的生活，使内莉对一切都抱着不信任和敌视的态度，但是她终于碰到了好人，使她看到世界上毕竟还是好人多。他们的爱终于使她那颗倔强的心软化了。她是在人们对她的一片爱护和关怀中死去的，虽然她至死都不肯宽恕那个抛弃她母亲，逼死她母亲和外公的生身之父瓦尔科夫斯基公爵。

娜塔莎的父亲伊赫梅涅夫老人，受到他东家瓦尔科夫斯基的陷害，蒙受了不白之冤，而且因此而倾家荡产。可是他的爱女却偏偏在这节骨眼上爱上了他仇人的儿子，并与之私奔。他表面上虽然诅咒了女儿，表现出无比的恨，但骨子里还是爱——对自己女儿令他心碎的、刻骨铭心的爱。

史密斯老人被女儿和她的情人弄得破了产，孑然一身，形销骨立，贫病交加，最后孤独地惨死街头。表面上看，他至死都没有饶恕他的女儿。他由爱而恨，但这恨中仍深深地藏着爱，因此他才会一听到女儿快死了，便跌跌撞撞地赶去，结果他看到的已是一具尸体——女儿的尸体。这时，他悔恨交加，昏死在地。后来，他像具木乃伊似的踉跄街头，形同疯子，也主要是因为这种对女儿的畸形的爱，由爱而产生痛彻心肺的恨，悔不该把她拒之门外。

本书中的说故事人伊万·彼得罗维奇，本来与娜塔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后来他俩长大了，他爱她，她也爱他。可是这时娜塔莎却身不由己地爱上了另一个人，并与这人私奔，进而同居。在这种情况下，伊万·彼得罗维奇并没有因为被所爱的人抛弃，由爱而生恨，而是仍旧像哥哥一样爱着她，甚至为他们俩跑腿，送信。后来，娜塔莎被她的情人抛弃了，他也没有幸灾乐祸，而是一如既往地爱她，爱她，而不一定要求回报。

### 二，宣扬基督的宽恕精神。

造成内莉和她母亲不幸和惨死的罪魁祸首是那个人面兽心的瓦尔科夫斯基公爵，可是作者痛心疾首地谴责的居然不是他，而是他的牺牲品史密斯老人。因为他不肯饶恕女儿，把她拒之门外，以致她流离失所，在阴冷、潮湿的地下室里郁郁死去。试看，内莉站在她母亲的尸体旁，涕泪交加，抓住外公的一只手，对他大叫：“瞧，你这狠心的坏蛋，瞧，你瞧！……你瞧呀！”

本来，伊赫梅涅夫老人也不肯宽恕娜塔莎，甚至诅咒了她。可是在内莉现身说法的感召下，老人泪如雨下，吸取了史密斯老人失去女儿的沉痛教训，宽恕了自己的女儿，把她拥抱在自己怀里。请看他面向苍天，面向上帝的陈述：“噢，我感谢你，上帝，感谢你的一切，一切，感谢你的恼怒，也感谢你的仁慈！……也感谢暴风雨过后你现在又照耀着我们的阳光！为了这千金一刻，我要感谢你！噢！尽管我们是被侮辱的人，尽管我们是被损害的人，但是我们又在一起了，就让那些骄横不可一世的人，就让那些侮辱过我们和损害过我们的人，现在去得意吧！就让他们拿石头打我们吧！①”

### 三，宣扬基督的受苦受难精神。

① 源出《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娜塔莎曾向万尼亚承认道：“是的，我像疯子一样爱着他……听我说，万尼亚：我过去就知道，甚至在我们最幸福的时候我就预感到，他只会给我带来痛苦和磨难。但是有什么办法呢？现在甚至为他历尽苦难我也认为是幸福。……居然愿意这样，这不是犯贱吗？也没什么！我自己就说这是犯贱，如果他抛弃了我，我将跟着他跑到天涯海角，哪怕他推开我，哪怕他赶我走，我也认了。”她还说什么“受苦受难能净化一切”。万尼亚也说：“我觉得，她是在故意刺激自己的创伤。她感到有一种需要，需要她这样做——需要去寻求痛苦和绝望……大凡一颗失落了许多的心，往往都这样！”

内莉也同娜塔莎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经由故事讲述人万尼亚之口说道：“她好像以自己的痛苦为乐，以这种只·顾·自·己·受·苦·受·难（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为乐。这种刺激自己的创伤并引以为乐的心态，我是明白的：许多受到命运折磨并意识到命运对自己不公平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人，都有这种存心加剧自己痛苦并引以为乐的心态。”

受苦受难是受苦人的内在精神需要，“在不幸中能悟出真理”，受苦受难能净化人的灵魂，受苦受难能使人获得新生，——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作品中的基调。本书是始发轫，一直到《罪与罚》中公开宣扬“受苦受难是伟大的壮举”，“受苦受难，其中有道”。

四，研究人的非理性和无意识。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是一个谜，人心像大海一样深不可测。这主要是因为人除了理性以外还有非理性，除了意识以外还有无意识（潜意识或下意识）。同弗洛伊德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的无意识活动是大量的，无意识是心理活动的基本动力。

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伟大，除了别的原因外，恐怕大半在

于他对人心的开掘、展示和探讨。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他的处女作《穷人》起就接触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起又逐渐接触到了人的非理性和无意识。在这方面，本书是从人们最常见，也是得到人们普遍承认的非理性和无意识活动——爱情纠葛谈起的。娜塔莎爱阿廖沙，阿廖沙也爱娜塔莎。他们到底爱对方什么呢？谁也说不清楚。娜塔莎对卡佳说：“我就是爱他，说不出道理。”她也知道阿廖沙这人是个长不大的孩子，既愚蠢，又自私，而且喜新厌旧，见异思迁，根本不值得她爱，但是她硬是爱上了他，而且疯狂地爱他。她曾向万尼亚承认，你们说“他没有性格，而且……像小孩一样天真烂漫，智力有限。嗯，我最最爱他的也正是这点……你信不信？不过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仅仅爱他这点。就这样，说不出道理，我爱他整个的人，要是他换了一种样子，有性格或者聪明点，说不定我倒不会这样爱他了。”




再如本书中以“我”出现的主人公万尼亚，搬到史密斯老人生前住过的那套房子后，常常感到一种“神秘的恐怖”，“这种感觉根本不听理性提出的理由”。它无以名状，匪夷所思。有一天，他背对着门，站在屋里，心想：他只要回过头去，就会看到史密斯的阴魂出现在门口。这时，他猛一回头，“门当真开了，轻轻地，无声无息地，跟我一分钟前想象的情况一模一样。”蓦地，在门口，出现了一个怪影。~~“我全身毛骨悚然。使我恐怖万状的是，我看到，这是两个小孩，一个小女孩，如果这就是史密斯的阴魂，也不会使我如此害怕。”~~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一种无意识的预感？这是鬼人的感应？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脉冲？难道我们在生活中就没有遇到过或不可能遇到类似的情形吗？恐怕未必……

##### 五，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

西方的尼采哲学形成于十九世纪七十一八十年代。陀思妥耶

夫斯基没有看过尼采的书，尼采却看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而且他用自己的哲理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许多秘密。尼采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唯一的一位能使我学到东西的心理学家；我把同他的结识看作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成就。”<sup>①</sup>



尼采是一个反理性主义的唯意志论者。他曾提出“权力意志”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也是人和人生的本质。他认为，人的本质就是渴望统治，渴望权力，扩张自我。尼采的“权力意志论”揭示了《罪与罚》中拉斯科利尼科夫“超人哲学”的秘密，揭示了拉斯科利尼科夫的座右铭“自由和权力，而主要是权力！统治一切发抖的畜生和芸芸众生的权力”的秘密。同时，权力意志论也揭示了娜塔莎和阿廖沙，阿廖沙和卡佳相爱的秘密。请看娜塔莎的自白：“我没有把他看作一个学识和智力上与自己相当的人那样来爱他，不是像一个女人通常爱一个男人那样来爱他，我爱他像……几乎像个母亲。我甚至觉得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彼此平等的爱。”万尼亚也说：“娜塔莎本能地感觉到，她将成为支配他的主人。”卡佳也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有主见的姑娘，她之爱阿廖沙也是由于她觉得他“怪可怜见的”。可怜并不是爱。但是可怜一个男人出现在一个女人身上，却可以由怜生爱，甚至是强烈的爱，起码在一部分女人身上是如此。这就是女人以爱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权力意志”。而阿廖沙的爱则表现为一种负面的“权力意志”；他渴望被人统治。诚如万尼亚所说：“既然他自己没有能力思考和判断，那他就一定会爱上那些能够替他思考，甚至替他希望的人……而能使阿廖沙爱慕的只会是那些能够支配他，甚至命令他的人。而娜塔莎在他们相好之初之所以能够吸引他，一部分也是由此而来。”

① 舍斯托夫：《悲剧的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漓江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第十八—十九页。

尼采哲学后来成了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哲学，当然是反动的。但是它也反映了旧社会弱肉强食、尔虞我诈、恃强凌弱的部分真理。

#### 四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于一八六一年在《时报》杂志第一——七期连载。因属于长篇连载性质，为了吸引读者，小说情节必须引人入胜，跌宕起伏，高潮迭起，而且在发展到最高潮时要突然中断，让人接着看下一期。所以当时称这一类小说为“随笔式小说”，以情节紧张曲折见长，类似于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断了十年的文学生涯之后，在这类文学体裁上所作的第一次尝试，即让小说带有强烈的戏剧性。以后，这种随笔式小说所使用的某些手法，成了他后期许多作品的固有形式，并发展成为不同于传统命运小说形式的小说戏剧形式。这种小说是对传统命运小说形式的突破，是新小说形式的开端。什么是小说戏剧形式呢？那就是“选择人生的一个危机时刻，在紧凑的、高度浓缩的时间过程里，在旋涡般相继发生的戏剧性事件中，展开小说人物之间的心灵对话，展开对世界性问题，人类灵魂问题的辩论。<sup>①</sup>”

小说戏剧形式的另一个特点是作者写人物对话的卓越技巧。有人把这种形式称之为“对话小说”或“复调小说”<sup>②</sup>。《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几乎是由人物的各种对话组成。作者像写戏剧对话一样，在各种情况下把各种人物聚集在一起，对他们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交谈、讨论，乃至辩论，说出各自的观点，并在对

① 彭克巽：《苏联小说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七页。

② 参看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一九八八年版。

话中叙述故事，交代情节，又通过人物的长篇独白或对话对小说人物的自我意识、复杂的内心活动，以及他们情绪的转换和瞬息万变进行生动、细致的描绘和刻画。

本书书名曾由南江同志改译为《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一九八〇）。但是，考虑到原译书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已经约定俗成，并具有特定涵义，几乎成了“被剥削与被压迫”的同义语，而不专指书中内容，所以我想还是保留原译名为好。当否，敬请专家指正。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曾得到北京大学胡明霞女士不少帮助，特此致谢。

臧仲伦

一九九五年一月于北京大学承泽园





## 目 次

|              |       |
|--------------|-------|
| 惨痛热烈的心声..... | (1)   |
| 第一部.....     | (1)   |
| 第二部.....     | (107) |
| 第三部.....     | (209) |
| 第四部.....     | (319) |
| 尾 声.....     | (401) |

0.1.

## 本书主要人物

万尼亚（伊万·彼得罗维奇）——本书故事的叙述者，即书中的“我”，孤儿，作家。

杰里米·史密斯——俄籍英国人，内莉的外公。

伊赫梅涅夫，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娜塔莎的父亲。

娜塔莎（娜塔利娅·尼古拉耶芙娜）——伊赫梅涅夫的女儿，与阿廖沙私奔，后遭遗弃。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舒米洛娃——伊赫梅涅夫之妻，娜塔莎的母亲。

瓦尔科夫斯基，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公爵，阿廖沙的父亲。

年轻时曾诱拐史密斯之女，始乱终弃，使她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并留下一女名内莉，靠乞讨和帮佣为生。

阿廖沙（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公爵的儿子，娜塔莎的情人。这是一个貌似单纯，憨态可掬，实则极端自私的花花公子，他对娜塔莎也是始乱终弃，后来迷上了另一个女人卡佳。

卡佳（卡捷琳娜·费奥多罗芙娜·菲利蒙诺娃）——富家女，阿廖斯基公爵所生。

布勃诺娃，安娜·特里福诺芙娜——女房东，人贩子，私蓄暗娼的鸨母。

马斯洛博耶夫，菲利普·菲利佩奇——万尼亚的中学同学，私人侦探。

亚历山德拉·谢苗诺夫娜——马斯洛博耶夫的情人。



# 第一部

## 第一章

去年，三月二十二日，傍晚，我碰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整天我都在城里东奔西跑，给自己找房子。我原先住的那房子很潮，当时我已经开始咳嗽了，感到很不舒服。还在前年秋天，我就想搬家，可是一直拖到去年春天。跑了一整天，也没找到一处像样点的。第一，我想找一套单独的住房，而不是在同一套房间里向二房东转租的，第二，哪怕一间一套也成，但房间一定要大，不用说，与此同时，房租也要尽可能便宜些。我发现，房子一窄，连思路也变窄了。我有一个怪脾气，每当构思新小说时，总爱在房间里前前后后地走来走去。顺便提一下：我总觉得，构思自己的作品，浮想联翩，幻想这些作品写成后会是什么样子，比真的动手去写要愉快些，说真格的，倒不是因为懒于动笔。究竟因为什么呢？

从一大早起，我就觉得不舒服，到夕阳西下时就觉得更难受了：似乎忽冷忽热地发起烧来。再说我跑了一整天，也累了。傍晚，在即将暮色四合之前，我走过升天大街。我很喜欢彼得堡三月的太阳，特别是日落时分，晚霞满天，不用说，这应在一个晴朗而又寒气凛冽的傍晚。整条街突然一亮，满街上下沐浴着明亮的光。所有的房舍也似乎骤然亮了起来。它们的那种灰的、黄的、脏兮兮的绿的颜色，霎时间阳光把它们那种阴郁的色调一扫而光；心胸也似乎豁然开朗，仿佛精神为之一振，或者像有什么人用胳膊肘猛地碰了你一下，使你顿时惊醒。你的观点、你的思路也为之一新……说来也怪，一道阳光居然能对人的心胸起这么

大的作用！

但是阳光又骤然熄灭；寒意肃杀，使人的鼻子感到灼痛；暮色苍茫，渐黑渐浓。一家家店铺都点亮了煤气灯。我走到米勒食品店前，突然止步不前，像生了根似的，向街对面眺望，仿佛预感到我会立刻遇到一件非同寻常的事，而且就在这一刹那间，我在街对面看到了一位老人和他的那条狗。我至今记得很清楚，一种非常不愉快的感觉使我的心猛然抽紧了，我自己也闹不清，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

我不是神秘主义者；对于预感和占卜之类也几乎不信；可是我一生中却遇到了几件匪夷所思的事，也许大家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就拿这位老人说吧：为什么我当时一见到他就会立刻产生一种感觉，当天晚上我非得遇到一件非同寻常的事不可呢？话又说回来，我当时有病；病中的感觉几乎永远不足凭信。

这老人弯腰驼背，用手杖微微敲击着人行道上的石板，挪动着木棍似的两条腿，仿佛这腿不会打弯似的，迈着缓慢而又无力的步伐，渐渐走近那家食品店。我终其身都没有遇到过像他这样奇形怪状的人。在这回邂逅之前，每当我在米勒食品店遇到他，总使我痛苦地惊诧莫名。他高高的个儿，驼背，一张八十多岁老人的脸，面如死灰，一件旧大衣，四处都开了线，一顶戴了二十年、破旧不堪的圆筒礼帽，遮盖着他那光秃的脑袋，这秃头只在后脑勺上还残留着一小撮头发，已经不是灰白色，而是白里透着焦黄；他的一举一动都似乎不受理性支配，好像上了发条似的伸胳膊抬腿——这一切使任何一个初次遇到他的人都不由得感到震惊。的确，看到这么一个风烛残年、风雨飘摇的老人，形单影只，无人照顾，总觉得有点儿怪，再说他那模样颇像一个从监管人那里逃出来的疯子。使我感到吃惊的还有他那异乎寻常的瘦弱：瘦得几乎只剩了骨头架子，似乎只有一层皮贴在他那骨头架子上。他的眼睛很大，但两眼灰暗无光，镶嵌在两个蓝色的圆圈

里，永远向前直视，从不左顾右盼，而且对任何东西都视而不见，——我坚信，他即使看着您，也会笔直地向您走来，仿佛他面前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空间似的。我已经几次发现他这样。他开始出现在米勒食品店还是不久以前的事，也不知道他从何处而来，而且总是带着他那条狗。食品店的顾客从来没有一个人有此雅兴，想同他说话，他也从来不跟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交谈。

“他没来由到米勒这里来干吗呢，他要在这里干什么呢？”我站在街对面，欲罢不能地定睛注视着他，想道。一种懊恼之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这是有病加上疲劳造成的。“他在想什么呢？”我在心中继续琢磨，“他的脑子里到底装着什么呢？再说难道他还能想什么问题吗？他的脸色是那么死气沉沉，毫无表情。这条癞皮狗他是打哪儿弄来的呢？它跟他寸步不离，似乎同他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且这狗又酷似它的主人。”

这条倒霉的狗也似乎有八十上下了；是的，肯定是这样。第一，它那模样老极了，任何一条狗都不像它那样老；第二，因此，我第一眼看到它就不由得产生一种想法，这狗不可能跟其他狗一样；这不是一条普通的狗；它身上准有某种怪诞和妖邪的东西；它可能是一个变成狗模样的靡非斯特<sup>①</sup>，而且它的命运一定经由种种神秘莫测的途径与它的主人的命运连结在一起了。一看到它那模样，您一定会立刻同意，它肯定有二十年没吃东西了。它瘦得像具骷髅，或者（哪样更好呢？）就像它的主人。它身上的毛几乎都掉光了，尾巴上的毛亦然，这条尾巴像根棍子似的耷拉着，总是夹得紧紧的。长着两只长耳朵的脑袋老是垂头丧气地低垂着。我这辈子没见过这样讨厌的狗。他们俩走在街上——主人在前，狗紧随其后，——它的鼻子径直碰到他衣服的下摆，仿



① 歌德诗剧《浮士德》中的魔鬼。浮士德郊游时第一次遇到魔鬼，魔鬼就假装成狗，出现在浮士德面前。

佛粘在他衣服上似的。他俩的步态以及他俩的整个模样，似乎每走一步都在念念有词地说道：

我们老啦，老啦，主啊，我们多老哇。

我记得，有一次，我忽发奇想，老人和狗大概是从加瓦尔尼<sup>①</sup>插图的霍夫曼的书里<sup>②</sup>爬出来的，作为该版本的活动广告穿街过市，巡行于大千世界。我过了街，紧随这老人之后进了食品店。

这老人在食品店里的举止十分奇特，米勒站在柜台后面，最近以来，每当这位不速之客进门，总是面露愠色，似觉不快。第一，这位怪客从来不要什么东西，不要吃的也不要喝的。而且每次他都穿堂入室，直奔靠火炉的那个角落，然后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如果炉子旁边他惯常坐的那地方被人占了，他就露出一副茫然而又困惑的表情，站在占了他位置的那位先生前，呆呆地站了一回儿之后，才似乎左右为难地走到靠窗的另一个角落。他在那里找了一把椅子，慢腾腾地在椅子上坐好后，便摘下礼帽，放在他身边的地板上，接着便把手杖放在帽子旁边，然后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从此一动不动，长达三小时或四小时。他从来没有取阅过一份报纸，没有说过一句话，也没有发出过一点声音；他只是坐着，两眼睁得大大的，直视前方，但是目光呆滞，了无生气，我可以打赌，他对周围的一切肯定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至于那条狗，它在原地转了两三圈后，便愁眉苦脸地在主人的脚旁躺下，把脑袋伸到主人的两只靴子中间，发出一声

① 加瓦尔尼（一八〇四—一八六六），法国画家、插图家。

② 霍夫曼（一七七六—一八二二），德国作家。他的荒诞小说集（由加瓦尔尼插图）的法译本曾于一八四六年在巴黎出版。

长叹，在地板上伸直躯体，也从此一动不动，而且整个晚上都这样，仿佛在这段时间里死了一般。似乎这两个生物整天躺在什么地方，死了，可是一俟夕阳西下，便突然复活，其目的就仅仅为了走进米勒食品店，从而完成某件神秘莫测、谁也不知晓的使命。坐了三四个钟头后，这老人才终于站起身来，拿起礼帽，动身回家，也不知向何处而去。那条狗也站了起来，又夹紧了尾巴，耷拉着脑袋，又像过去那样跨着缓慢的步子，机械地跟在他身后。食品店的顾客终于开始变着法地躲着这老人，甚至连坐的地方都不愿挨近他，似乎见了他就让人恶心似的。可是他却对此了无察觉。

这家食品店的顾客以德国人居多<sup>①</sup>。他们来自整条升天大街——全是各种作坊和店铺的老板：小炉匠、做面包的、开染坊的、做帽子的、做马鞍的——净是些古板（就此词的德文含义而言）人物。总的说，米勒店有一种先辈遗风。店老板常常走出来，走到熟悉的顾客面前，跟他们同桌而坐，并且主客尽欢，共饮几杯潘趣酒。主人家的狗和小孩，有时候也走出来同顾客们玩，而顾客们也投桃报李，对孩子和狗都很亲热。大家彼此都很熟悉，相互也很尊重。当客人们专心地阅读德文报纸时，房门后面店老板的房间里，便叮叮咚咚地传来奥古斯丁的乐曲<sup>②</sup>，那是店老板的大女儿在弹钢琴，这是一个长着一头金黄色鬈发的德国小姐，浑身雪白，活像一只白色的小耗子。这支华尔兹舞曲听来颇悦耳。每个月的头几天，我总到米勒店去看他订的几种俄文杂志。

我走进食品店后就看到那老人已经坐在窗口，他的那条狗则

① 当时彼得堡的外裔居民以德国人为最多。

② 当时用华尔兹舞曲谱写的一支德文流行歌曲《我亲爱的奥古斯丁》，作者认为这支歌是德国小市民情调的典型。



跟从前一样四肢挺直，横卧在他脚旁。我默默地坐到一个角落，心里暗自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我到这儿来干吗呢？第一，我到这儿来压根儿没事，第二，我有病，本应该赶快回家，喝点茶，赶快躺到床上，卧床休息。难道我到这儿来当真就仅仅为了看看这老人吗？”我感到十分懊丧。“我管他的闲事干什么？”我边想边回忆起我还在街上看到他时所感觉到的那种奇怪的隐痛。“我犯得上来管所有这些无聊的外国人吗？这种油然而生的怪异的心绪又是干吗呢？这种因一些不足挂齿的事而无谓地担忧，又何苦来呢？近来，我常常发现自己毫无必要地焦虑。一位思想深刻的批评家在分析我最近发表的一篇小说时曾向我愤然指出，这种毫无必要的焦虑既妨碍我生活，又妨碍我清楚地观察人生。”但是，尽管我思前想后，对自己暗自埋怨，我还是留在原地没有走，与此同时，我的病却使我感到越来越难受，最后我竟舍不得离开这间温暖的屋子了。我拿起一份法兰克福报看了两行就打起盹来。店里的那些德国人也不来打搅我。他们读报的读报，抽烟的抽烟，只是间或（半小时一次）片言只语地，压低了声音相互谈论着来自法兰克福的新闻，要不就是谈论德国著名的说俏皮话能手沙菲尔<sup>①</sup>所说的某个笑话或警句；然后便以加倍的民族自豪感重又埋头读报。

我假寐了大约半小时，后来猛地打了个寒噤，醒了。真该回家了。但是就在此刻屋里演出了一幕哑剧，使我又留了下来。我已经说过，这老人一旦在自己的椅子上落座，就立刻目不斜视，紧盯着一个地方，而且整个晚上决不会把目光转移到别的东西上去。我也曾经受到过这种目光的凝视，但是这目光呆呆的，毫无表情，视而不见，什么也没有看到：这感觉是极不愉快的，甚至让人受不了，一旦遇到这种情况，我总是赶快换个位置。此刻，

<sup>①</sup> 沙菲尔（一七九五—一八五八），德国幽默作家。

这老人的牺牲品是一个德国佬，这人小小的个儿，圆圆的脸，穿戴得非常整洁，衣领浆洗得笔挺，红红的脸，红得异乎寻常。这是一名从里加来的客商，名叫亚当·伊万内奇·舒尔茨，后来我才听说，他是米勒的知交，但是他还不曾见过这老人，也不认识店里的许多顾客。他正在边呷着潘趣酒，边津津有味地阅读《农村理发师》<sup>①</sup>，他蓦地抬起头发现这老人落在自己身上的一动不动的目光。这使他觉得很别扭。亚当·伊万内奇是个气量小而且很爱面子的人，就跟一切“有身份”的德国人都有的通病那样。有人这么无礼地死死地盯着他，他既觉得奇怪，又满肚子不高兴。他强压住心中的怒火，把眼睛从那个无礼的客人身上移开，嘟嘟囔囔地嘀咕了一句什么，便默默地举起报纸，挡住了脸。然而他忍不住，过了三、两分钟后，又怀疑地从报纸后面向外偷觑了一眼：还是那个死死地盯着他的目光，还是那种毫无表情的打量。这一次，亚当·伊万内奇也忍了，没有吱声。但是同样的情况在第三次又重复出现的时候，他一下子火了，认为自己责无旁贷，理应挺身而出，维护自己的尊严，不让美丽的里加市在有身份的公众面前因他而有损体面。他大概把自己当成该市的代表了。他摆出一种不耐烦的姿势，将夹报纸的木棍猛击了一下桌子，把报纸往桌上猛地一摔，他因喝了几杯潘趣酒加上自尊心受到了冒犯，满脸涨得通红，便以凛然而又义愤填膺之势睁大了他那双充满血丝的眼睛，狠狠地瞪了一眼那个欺人太甚的老人。看来，他们俩（德国人和他的对手）都想较量一下眼力，看谁先不好意思，低下眼睛。亚当·伊万内奇的猛击报夹，加上他那异乎寻常的姿势，引起了全体顾客的关注。大家立刻放下手里正在做的事，带着一种俨乎其然而又默然的好奇观察着这两名对手。这场面变得非常滑稽可笑。但是满脸通红的亚当·伊万内奇那两只作



① 原文是德文。

挑衅状的小眼睛，虽然怒目圆睁，逼对方让步，终于完完全全地白费了力气。那老人行若无事，继续笔直地看着怒不可遏的舒尔茨先生，他根本没有发现他已成了众目睽睽的对象，似乎他的头长在月亮上，而不是长在地球上。亚当·伊万内奇终于忍无可忍，发作起来。

“您干吗这么死气白赖地瞅着我？”他用德国话一声断喝，声音尖厉而又刺耳，状极可怕。

但是他的对手仍旧一声不吭，好像不明白，甚至没有听到这问话似的。亚当·伊万内奇决定用俄国话发难。

“我闷（问）您，您这么死气白力（赖）地瞅着我干吗？”他的气不打一处来，又发出一声断喝。“我早夜（朝野）闻名，而您是个无名小猪（卒）！<sup>①</sup>”他从椅子上跳起来，又加了一句。

但是那老人都没有动弹一下。那帮德国人群情哗然，纷纷表示不平。米勒听到外面有人吵闹，也走进了房间。他弄清原委后，以为老人耳背，便弯下身去，凑近他的耳朵。

“舒尔茨三（先）生请您不要死气白力（赖）地瞅着他，”他尽可能提高了嗓门说道，同时用心端详着这个匪夷所思的顾客。

那老人机械地瞅了一下米勒，他那至今呆滞不动的脸上突然显露出某种类似惊恐，类似激动不安的神态。他手忙脚乱起来，哼哼哧哧地弯下腰去，去拿自己的礼帽，并且急急忙忙地把帽子和拐棍一起抓到手里，从椅子上站起来，带着一种可怜的微笑——一个穷人因坐错了位置被人赶走时那种低三下四的微笑——准备走出去，离开这房间。这个年老体衰的穷老头那种逆来顺受、唯命是从的慌乱神态，是那么惹人可怜，使人看了心里又那么不是滋味，仿佛胸中打翻了五味瓶似的，因而所有在场的顾客，从亚当·伊万内奇起，都立刻转变了对这事的看法。事情很

<sup>①</sup> 此处及以下，是外国人说的俄国话，发音不准，也有不少错误，姑妄译之。

清楚：这老人不仅不敢得罪任何人，而且他自己也明白，他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人家像个叫花子似的赶出去。

米勒是个好心肠的、富有恻隐之心的人。

“不，不，”他鼓励地拍着这老人的肩膀，说道，“你坐！不过<sup>①</sup>舒尔茨三（先）生请您不要过分死气白力（赖）地瞅着他。连朝廷里都知道他的大名。”

但是这可怜的老人连这话也没听明白；他比先前更加手忙脚乱起来，弯下腰去拾起自己的手帕，这手帕是从礼帽里掉下来的，是块又旧又破的蓝手帕，然后便开始吆喝自己的狗。这狗一动不动地躺在地板上，伸出两只前爪捂住自己的脸，分明睡熟了。

“阿佐尔卡，阿佐尔卡！”他用一个老年人的颤巍巍的声音，口齿不清地喊道，“阿佐尔卡！”

阿佐尔卡没有动弹。

“阿佐尔卡，阿佐尔卡！”老人烦恼地接二连三地喊道，用手杖戳了戳那条狗，但是那狗依然不动。

手杖从他手里落了下来。他俯下身，双膝下跪，伸出两手捧起阿佐尔卡的脑袋。可怜阿佐尔卡！它死了。无声无息地死了，死在主人的脚旁，也许是老死的，也许老死再加上饿死。老人望着它，看了一会儿，好像吃了一惊，似乎不明白阿佐尔卡已经死了；然后他轻轻地向他过去的奴仆和朋友趴下去，将自己那苍白的脸紧紧贴在死狗的脸上。默默地过了一分钟。我们大家都很有感动……最后，这可怜的老人微微站起身来。他的脸色十分苍白，好像得了寒热病似的浑身发抖。

“可以做成舒舍尔，”富有恻隐之心的米勒说，他总想找件什么事来安慰一下老人。（舒舍尔意即动物标本。）“可以做个根

<sup>①</sup> 原文是德文。

(很)好的舒舍尔;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克里格尔是做舒舍尔的好叟(手),”米勒翻来覆去道,从地上拾起手杖,把它递给老人。

“是的,做舒舍尔,我拿叟(手),”克里格尔先生走上前一步,谦虚地接口道。他是一个瘦高个儿的德国人,为人厚道,长着一绺绺棕红色的头发,鹰钩鼻上架着一副眼镜。

“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克里格尔多才多艺(艺),能做一叟(手)非常好的舒舍尔,”米勒又加了一句,他对自己居然能想出这么个好主意得意非凡。

“是的,我多才多艺(艺),能做一叟(手)非常好的舒舍尔,”克里格尔又证实道,“而且我可以替您拍(白)干,用您的狗做个舒舍尔,”他舍己为人,自我牺牲,一时兴起,又加了一句。

“不,您做舒舍尔,我伏(付)钱!”亚当·伊万内奇·舒尔茨激昂慷慨地叫道,脸比方才又红了一倍,他也燃起一股舍己为人的激情,而且平白无故地认为自己是一切不幸的罪魁祸首。

老人听着这一切,看来没听明白,依然在浑身发抖。

“且满(慢)!先喝一杯上等白兰地!”米勒看见这个谜一般的客人急着要走,便叫道。

端来了白兰地。这位老人机械地拿起酒杯,但是他的两手不住地发抖,还没把酒杯端到嘴边,已经洒了一半,他一滴没喝,便把酒杯放回了托盘。然后他微微一笑(这笑看去既古怪,又好像牛头不对马嘴),把阿佐尔卡留在原地,踉踉跄跄地快步走出了食品店,大家都感到愕然;发出一片长吁和短叹。

“多不幸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①”德国人一个个瞪大了眼,面面相觑地说道。

① 原文是用俄语字母拼写的德文。

我则紧跟着那位老人跑了出去，离食品店几步远，向右拐，有一条又黑又窄的胡同，两旁全是大楼。不知是什么东西触动了我，我想老人肯定拐进这胡同里去了。这里右侧的第二幢楼正在施工，四周搭着脚手架。楼房周围的栅栏墙差点没围到胡同中间，贴着栅栏墙则铺了一条供行人通行的木板路。在由栅栏墙和楼房形成的一个黑暗的角落里，我找到了老人。他坐在木板人行道的马路边上，双肘支膝，两手托着脑袋。我挨着他坐了下来。

“我说，”我几乎不知道怎么开口了，“阿佐尔卡死了，您也别难过啦。咱们一起走，我送您回家。要想开些。我这就去叫马车。您住哪儿？”

老人没有吱声。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又没有过路人。他蓦地抓住我的手。

“憋得慌！”他用嘎哑的、勉强听得出来的声音说道，“憋得难受！”

“咱们上您家去！”我叫道，微微直起身子，想使劲把他扶起来，“您先喝点茶，再躺到床上，休息休息……我这就去叫马车。我去请大夫……有个大夫我认识……”

我记不清还跟他说了些什么。他倒是想站起来，但是站起了一点，又跌坐在地上，又开始用他那嘎哑的、喘不过气来的声音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我弯下身去，向他凑得更近些，听他到底要说什么。

“瓦西里岛，”老人声音嘎哑，“六条……在六条……”

他闭上了嘴。

“您住瓦西里岛？但是，走错方向了呀，应当往左而不是往右。我这就送您回去……”

老人没有动弹。我抓住他的胳膊；他那胳膊像死人的胳膊似的又落了下去。我注视了一下他的脸，摸了摸——他已经死了。我觉得这一切恍如发生在梦中。



这件奇遇让我着实忙了一阵，在我四处奔走的时候，我的寒热病居然不治而愈。老人的住处也终于找到了。不过，他不是住在瓦西里岛，而是住在离他死的地方不远处的克卢根公寓，住在五层楼，在楼顶，这是一个单独的套间，里面有个小小的过道屋和一个大房间，房间十分低矮，有三个类似窗子的窄缝。他住得十分寒酸。屋里的家具总共才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一张破旧不堪的旧沙发，硬得像石头，而且四处都是破洞，里面塞的麻皮都露了出来；而且连这些东西也是从房东那儿借来的。看得出来，炉子已经很久没生火了；蜡烛也找不到一根。现在，我正正经经地作如是想：这老人之所以想去米勒食品店，无非为了在烛光下坐一坐，烤烤火。桌上放着一只空空的陶制口杯和一片吃剩下来的又干又硬的面包皮。屋里没找到一分钱。甚至找不到一件可以替换的衣服让他穿了下葬；总算有人给了他一件衬衣。很清楚，他决不会是孑然一身，就这样生活，肯定有人偶尔会来看看他，哪怕难得一次呢。在抽屉里找到了他的身份证。死者原来是外国人，但却是俄国的臣民，名叫杰里米·史密斯，机械师，终年七十八岁。桌上放着两本书：一本是简明地理，一本是俄文版的新约圣经，圣经页边的空白处，用铅笔写满了字，还有不少指甲掐的印痕。我把这两本书要来了。我问了房客和房东——对他的情况谁也说不清。这座公寓的房客很多，几乎都是工人和做小手艺的，还有些是当二房东的德国娘们，她们转租房屋，兼管包饭和提供家务照料。这座公寓的总管出身贵族，他对这个过去的房客也说不出多少情况，只知道这套住房的月租金六卢布，死者在这里住了四个月，但是，最近两个月的房租分文未交，因此只得请他搬家。当我问到是不是有人常来看他时，谁也无法对此作



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公寓很大，人来人往，到这艘挪亚方舟<sup>①</sup>来的人还少得了吗，谁记得住那么多呢。有个看门的，在这座公寓里干了五六年了，他大概能够说出些什么来，但是两周前他回老家了，可能要待一阵子，他找了个替工，是他侄子，是个年轻小伙子，可是他连一半房客也没认全。我也说不准，这样东问西问，到头来得到了什么结果；但最后还是把老头埋了。这些日子，我除了东奔西跑地瞎忙活以外，还去了趟瓦西里岛六条，可是到那里以后，我不禁哑然失笑：在六条，除了一排平平常常的房子以外，我还能看到什么呢？“但是，”我想，“老人临死时干吗要提到六条和瓦西里岛呢？该不是说胡话吧？”

我端详了一下人去楼空的史密斯的住房，一看倒颇中意。便把它租了下来。主要是房间大，虽然顶棚低矮，因此，起初，我老觉得脑袋会碰到天花板似的。然而很快也就习惯了。每月六卢布上哪去租更好的房子。这套独门独户的套间吸引了我；剩下的问题就是去找一名佣人，因为没有佣人是根本住不下去的。起初，看门人答应每天起码来一回，如果有事急需帮忙，他就来帮我做点事。我想：“谁知道呢，也许会有人来打听老人的情况也说不定的！”但是他死后过了五天，仍旧无人前来。



## 第二章

当时，也就是一年前，我还在给一些杂志撰稿，写一些小文章，我深信，有朝一日，我一定能写出一部好的大部头作品。当

<sup>①</sup> 圣经故事：耶和华让挪亚全家带着各种家禽躲进方舟，以避洪水之灾。此处喻为喧闹、嘈杂、杂乱无章。



时，我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但是写来写去却把自己写进了医院，而且看来死期已经不远了。既然来日无多，又何苦写什么回忆录呢？

我不由得浮想联翩，不断地回想我一生中这最近一年的全部艰难岁月。我想把这一切全写下来，要是我没有给自己想出这么一份工作，非愁死不可。所有这些逝去的印象，有时候使我万分激动，感到难受，感到痛苦。如果把它们遣之笔端，就觉得差可告慰，略感心安；就不会太像一场噩梦似的使人觉得荒唐了。我就是这么认为的。就拿写作这事来说吧，作用可大了：它能使人心安，使人冷静，能够唤起我往日舞文弄墨的习惯，把我的种种回忆和令人痛苦的幻想变成一件正儿八经的事，变成一件工作……是的，我这主意还是很不错的。再说给医院里的医士也可留下一笔遗产；一旦秋去冬来，要给窗户安上过冬用的窗框的时候，起码可以用我的这部回忆录来糊窗户。

但是话又说回来，也不知道何以如此，我这故事是从中间写起的。既然要把一切都写出来，那就必须从头开始。好吧，就从头开始吧。不过我的自传写起来也不长。

我不是本地人，我的出身地离这儿很远，在某某省。应当认为我的父母都是好人，但是他俩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我而去，剩下我这个孤儿，在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伊赫梅涅夫家长大。伊赫梅涅夫是个只有一片小庄园的小地主，他出于一片恻隐之心才收养了我。他只有一个女儿，名叫娜塔莎，小我三岁。我跟她青梅竹马，像亲兄妹一样。啊，我那可爱的童年啊！一个人已经二十五岁了，还在一唱三叹地怀念你，人都快死了，还在兴高采烈和感激涕零地一个劲地思念你，细细想来，这该多蠢啊！那时候，天上的太阳是那么亮，完全不是这种彼得堡式的太阳，那时候，我们两颗幼小的心灵跳动得那么欢快，那么快活。那时候，极目四望，是一片田野和森林，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抬头望去，净是

一堆堆死气沉沉的石头和砖瓦。在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主管的瓦西里耶夫斯科耶村，花园和园林多么美丽啊！我跟娜塔莎常常到这座花园里玩，而在花园外面则是一片又大又潮湿的森林，我俩因为小，有一次在森林里迷了路……真是一个美丽的黄金时代！人生头一次展现在我们面前，既神秘而又富有吸引力，初次尝到人生的滋味真是太甜蜜了。那时候，我们觉得，在每一个灌木丛和每一株大树后面，都住着一个神秘的、我们所不知道的精灵；童话世界与现实生活交织在一起；每当深谷里夜色苍茫，雾霭全浓，一团团盘旋缭绕的白色云气，抓住生长在我们这个巨大的山谷的崖壁上的一丛丛灌木，我便跟娜塔莎手拉手地站在小溪边，又害怕又好奇地眺望着谿谷深处，等着马上就会有个人走出来，走到我们身边，或者从谷底升起的浓雾中回答我们的呼唤，于是奶妈的童话就会变成真的，变成有根有据的真事了。后来有一次，已经在很久以后了，我曾提醒娜塔莎，问她是否记得，小时候，有一天，大人给我们弄来了一本《儿童读物》<sup>①</sup>，我们便立刻跑进花园，跑到池塘边，那里，在一棵浓荫如盖的老枫树下，有一张我们心爱的绿色长椅，我们在那里舒舒服服地坐下后，便开始阅读《阿尔封斯和达莉达》<sup>②</sup>——这是一篇神奇的故事。直到现在，我一想起这篇小说，仍不免感到一种奇怪的内心跃动，一年前，当我向娜塔莎提到这故事的头两行：“我的故事的主人公，名叫阿尔封斯，生在葡萄牙，他的父亲名叫堂·拉米尔”等等的时候，我差点哭了出来。我那模样想必显得很傻，难怪娜塔莎当时对我这种欣喜若狂的举动奇怪地莞尔一笑。然而她立刻回过味来（这，我还记得），为了安慰我，她也开始回忆往事。她

① 俄国于一七八五——一七八九年出版的第一个给儿童与青少年阅读的杂志，全名为《有益于心智的儿童读物》。其中刊载的大部分小说都由俄国作家卡拉姆津翻译。

② 这是一篇劝喻性的感伤小说，由俄国作家卡拉姆津翻译，刊载在《儿童读物》（一七八七）第十一期上。

娓娓而谈，也不胜唏嘘起来。这是一个多美的夜晚啊；我们逐一回想起小时候两小无猜时的种种情况：我们谈到我被送到省城去读寄宿学校——主啊，她当时哭得多伤心啊！——又谈到我们俩最后一次分手，从此我就永远离开了瓦西里耶夫斯科耶村。当时，我已在寄宿学校毕业，即将动身到彼得堡去考大学。我那年十七岁，她也快十五岁了。娜塔莎说，我那时候笨手笨脚，又高又瘦，瞅着我那模样就忍不住想笑。分别时，我把她叫到一边，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告诉她；但是我的嘴不知怎的变成哑巴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记得我当时很激动。不用说，我们的谈话进行得很不如意。我不知道究竟说什么，即使说了，她也不见得能明白。我只是痛苦地哭了起来，而且就这么走了，什么话也没有说。我们再次见面已经在很久以后，在彼得堡。这大概在两年前吧。伊赫梅涅夫老人到这里来打官司，我则崭露头角，刚跻身文坛。

### 第三章

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伊赫梅涅夫出身望族，但早已败落。不过，他在父母双亡之后得到了一处好庄园，共有一百五十名农奴。他在二十岁上下的时候毅然投笔从戎，当了一名骠骑兵。一切都很顺利，但是在他从军的第六个年头，在一个倒霉的夜晚，他把自己的全部家当输了个精光。他夜不成眠，一宿没睡。第二天晚上，他又回到牌桌旁，把他剩下的最后一件东西——马，压上牌桌，孤注一掷。这副牌赢了，接着又赢了第二副，第三副，半小时后他已经赢回了原先属于自己的村庄中的一个小村庄，名叫伊赫梅涅夫卡，据最近一次男性人口普查，该村共有五十名农

奴。他便从此戒赌，并于第二天申请退伍。一百名农奴葬送在他手里，再也回不来了，他获准退伍，官至中尉，便动身回到自己的小村庄去。从此以后，他一辈子都没谈起过他输钱的事，尽管他的忠厚善良远近闻名，倘若有人胆敢提起此事，他准会跟他大吵。他在农村惨淡经营，一心务农，行年三十又五，与一个贫穷的贵族小姐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舒米洛娃结了婚。这位小姐两空空地嫁了过来，完全没有陪嫁，但是她在一所省立贵族寄宿学校上过学，受业于某外侨蒙-蕾韦什<sup>①</sup>门下，对此，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终生引以为荣，虽然从来也没有人搞得清：她在那里受的到底是什么教育。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成了一名十分出色的经营有方的当家人，四乡的地主都来向他学习经营之道。过了几年，有一位地主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瓦尔科夫斯基公爵，突然从彼得堡来到与他们毗邻的一座庄园名叫瓦西里耶夫斯科耶村，该村共有九百名农奴。他的莅临在四乡引起了轰动。这位公爵还很年轻，虽然也说不上太年轻，他有一个不小的官衔，而且朝中有人，交际颇广，人也英俊潇洒，广有资财，最后一条，他已丧偶，这就使全县的太太小姐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风传，连省长也与他沾亲带故，曾在省城为他举行过一次十分风光的招待会；据说省城里的太太小姐们都“被他的情深意厚的话弄得神魂颠倒了”，等等，等等。一句话，这是彼得堡上流社会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这种人在外省出现，一旦枉顾，便会产生非同寻常的轰动效应。然而公爵并不是一个殷勤好客的主儿，尤其是对那些他用不着和他认为身份略低于他的人，就更其如此。他认为他根本无须结识庄园周围的地主，这就立刻给他招来了许多敌人。因此，当他忽然心血来潮，想要去拜访尼古拉·伊赫梅涅夫的时候，大家都异常惊诧。诚然，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是他最近的近邻之



① 暗指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的小说《蒙-蕾韦什》（一八五三）。


一。在伊赫梅涅夫家，公爵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立刻把他们两夫妇给迷上了；尤其是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对他赞不绝口。不多几天后，他已经熟不拘礼，每天都去看他们，也邀请他们上他家去玩，他谈笑风生，说说俏皮话，讲讲故事，在他们家那架蹩脚的钢琴上弹弹琴，唱唱歌。伊赫梅涅夫夫妇简直大惑不解：怎么可以把这么一位可亲可敬、好得不得了的人说成是一个傲慢的、目中无人的、干巴巴的利己主义者呢？而且这是四乡八邻众口一词对他下的评语。应该认为，公爵的确很喜欢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因为这是个为人忠厚、直心快肠、无私而又高尚的人。然而，很快一切就弄清楚了。公爵亲自驾临瓦西里耶夫斯科耶，为的是辞退他的管家。这是个恣意妄为的德国人，一个自命不凡的农艺师，他有一头可敬的白发，戴着眼镜，鼻梁高高的，但是，尽管他有这些优点，却恬不知耻和肆无忌惮地偷盗东家的财物，此外还把几个农人折磨至死。这人名叫伊万·卡尔洛维奇，终于人赃俱获，让人抓住了把柄，他觉得很委屈，说了一大堆德国人一向光明正大的话；但是，尽管他说了一大堆好听的话，还是被辞退了，甚至丢人现眼，弄得很不光彩。公爵需要再找一名管家，挑来挑去就挑到了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头上。他是一名百里挑一的好当家，为人又非常诚实可靠，凡此种种，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不过看得出来，公爵非常希望尼古拉·谢尔盖伊奇自告奋勇来当他的管家，可是他的这一想法未能如愿，于是有一天上午公爵便亲自登门向他提出了这一建议，态度极为友好，情辞也十分恳切。伊赫梅涅夫先是婉言谢绝；然而为数可观的薪金使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动了心，再说，上门邀请的那人情辞十分恳切，终于打消了他们的一切疑虑。公爵如愿以偿。应当承认，他很有知人之明。他跟伊赫梅涅夫结识以后，在一个很短的时期里就摸透了伊赫梅涅夫的为人，他很清楚，要打动伊赫梅涅夫，必须态度友好，动之以情，先把他的心争取过来，否则，单凭金钱是起



不了多大作用的。他需要的就是这么一位管家，他可以盲目地永远信任他，从此以后他就再也不用到瓦西里耶夫斯科耶来了，这也是他的如意算盘。他对伊赫梅涅夫产生了很大的魅力，伊赫梅涅夫真心真意地相信了他的友谊。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是个非常善良、既天真而又有点浪漫主义的人，尽管有人对他们说三道四，但是，这种人在我们俄罗斯还是有口皆碑的，他们一旦爱上了什么人（有时候只有上帝知道为什么），就会对人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那种一厢情愿的痴愚，有时简直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

光阴荏苒，一晃又过去了好多年，公爵的庄园兴旺发达。瓦西里耶夫斯科耶的主人和它的管家之间的关系，一直你好我好，双方都没有发生丝毫不愉快的事，彼此的关系仅限于纯粹事务性的通信往来。公爵丝毫也不干预尼古拉·谢尔盖伊奇的经营安排，不过有时候也给他出出主意。这些主意切实可行而又实事求是，使伊赫梅涅夫十分叹服。看得出来，他不仅不喜欢挥霍浪费，甚至精于生财之道。在他光临瓦西里耶夫斯科耶大约五年后，寄来了一份委托书，委托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在该省替他购置另一处上好的庄园，计有四百名农奴。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大喜过望；公爵的成就，有关他事业有成、步步高升的种种传闻，他都十分关心，视同身受，仿佛公爵是他的亲兄弟。直到有一次，公爵真的在一件事情上对他表示出了非凡的信赖后，他那份高兴呀，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是这么回事儿……不过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提一提这位瓦尔科夫斯基公爵生平中几件特别饶有兴趣的细节，因为他多多少少也是我这故事的几个最主要的主人公之一。

## 第四章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他业已丧偶。他还在青春年少、风华正茂的时候就娶了亲，是冲金钱结婚的。他父母去世前就在莫斯科彻底破了产，因此双亲亡故后，他几乎一无所得。瓦西里耶夫斯科耶村被抵押出去了，而且押了又押；他背上了一屁股债。当时，年仅二十二岁的公爵，迫于生计，不得不在莫斯科的某机关找了个差使，混口饭吃。当时，他身无分文，因此他踏进人生时完全像个穷光蛋，像个“那古老后裔的赤贫子孙”<sup>①</sup>。迫于无奈，他娶了一名包税商的花容已老的女儿为妻，这门婚事总算救了他。当然，这名包税商在陪嫁问题上骗了他，但是利用妻子陪嫁的钱毕竟可以把祖传的庄园赎回来，并且站稳脚跟，重振家业。公爵娶到手的这个商人的女儿，仅粗通文墨，大字认不了几个，而且相貌丑陋，不过她有个了不起的优点：心肠好而又百依百顺。公爵充分利用了她的这一优点：结婚才一年，他就离开了妻子，托她在莫斯科的包税商父亲照应。在这段时期，她妻子给他生了个儿子。他自己则远走他乡，任职某某省，他通过在彼得堡的一位显赫的亲戚，在该省谋得了一个相当不错的职位。他私心深处渴望出人头地，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他心里琢磨，他有这样一个妻子，无论在彼得堡，也无无论在莫斯科，都没法混下去，因此他拿定主意从外省开始，先混出个人样来，再等待发迹。据说他与妻子同居的头一年就虐待她，差点没把她虐待死。每次听到这个谣言，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就义愤填膺，他热烈地站出来


<sup>①</sup> 源出涅克拉索夫的诗《公爵夫人》（一八五六）。

为公爵辩护，说公爵决不会做出这种有污清听的事情来。但是过了六七年，公爵夫人终于死了，她那丧偶的丈夫便立刻回到彼得堡。他在彼得堡甚至引起了一场小小的轰动。他还年轻，是个美男子，有财产，还赋有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品质，无可置疑，他为人机灵，而且谈吐高雅，永远乐呵呵的，他之光临彼得堡，并不像个走门路和寻求靠山的人，而是过得相当潇洒。据说，他身上确实有一股魅力，确实有一种令人倾倒的强有力的东西。女人们非常喜欢他，他跟上流社会的一位大美人勾搭上了，给他惹出了一些丑闻。尽管他生性极爱算计，甚至近乎吝啬，但是他却一掷千金，毫不吝惜，在牌桌上，他会输给他须要输的人，哪怕输额巨大，也不会皱一下眉头。但是，他到彼得堡来，并不是来寻求消遣的：他此来的目的是想彻底打通门路，站稳脚跟，巩固自己的功名利禄。这点他达到了。他有一位地位显赫的亲戚纳因斯基伯爵，如果公爵此次前来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求告者，他也就不会理他了，现在却惊诧于他在上流社会居然能左右逢源，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因此他认为给予公爵以特别的关照是可取的，也是适宜的，他甚至恩开格外，收养了他那七岁的公子，把他接到自己府上。公爵的瓦西里耶夫斯科耶之行以及他与伊赫梅涅夫夫妇的相识就属于这一时期。最后，他通过伯爵的斡旋，终于在我国一个重要的驻外使馆谋得了要职，出国去了。此后关于他的种种消息也就变得有点含混不清了：有人说他在国外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但是谁也说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他又增购了四百名农奴，这事我已经提过了。很多年以后，他从国外回来时已经做了大官，而且回到彼得堡后又立刻位居要津。在伊赫梅涅夫卡，风闻他即将续弦，拟与一家地位显赫、有钱有势的人家结亲。“快做大官啦！”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得意地搓着手说道。我当时在彼得堡上大学，记得，伊赫梅涅夫还特意写了一封信给我，请我了解一下，续弦云云是否属实？他也写信给公爵，请他





对我多加关照；但是公爵对他的来信未予答复。我只知道，他的儿子，原先由伯爵收养，后来又就读于某贵族中学，时年一十又九，已经结束了学业，我把这事写信告诉了伊赫梅涅夫夫妇，并且说公爵很喜欢自己的儿子，十分宠爱，现在已经在考虑他的前程安排了。这一切，我都是从与这位公子认识的我的大学同学那里听来的。就在这时候，有一天上午，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收到了公爵的信，这信使他感到异常诧异……



我已经提到过，公爵与尼古拉·谢尔盖伊奇的关系，迄今为止，仅限于纯粹事务性的通信往来，这次来信却详详细细、开诚布公而又十分友好地谈到了自己的家庭状况：他抱怨自己的儿子，说儿子品行恶劣，使他伤心；当然，他还是个孩子，对这样一个孩子的恶作剧也不能看得太认真了（他分明极力为他的儿子辩护），不过他还是决定对他略施薄惩，吓唬他一下，而具体的做法就是：把他发配到乡下来住一个时期，由伊赫梅涅夫监管。公爵写道，他完全信赖“极其善良而又无比高尚的尼古拉·谢尔盖伊奇，特别是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请他俩惠予接纳他的这个浪荡公子，让他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让他避开他的那些朋友，对他多加开导，如果可能的话，也给他一些爱。而最主要的是要改掉他那行为放荡的恶习，“让他懂得一些为人处事必备的足以使浪子回头的严格的规矩。”不用说，伊赫梅涅夫老人欢天喜地地欣然应命。年轻的小公爵来了；他们像接待亲生儿子一样接待了他。很快，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就热烈地爱上了这孩子，丝毫不亚于爱他自己的女儿娜塔莎；甚至后来，当老公爵跟伊赫梅涅夫情断义绝之后，这位老人有时候还是心情愉快地回想起他那好孩子阿廖沙——他已经习惯这么称呼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公爵了。确实，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长得眉清目秀，很漂亮，又像女人那样弱不禁风和爱冲动，与此同时，又天真活泼，为人忠厚，对人敞开心扉，能表现出极其高尚的情怀，有一颗爱己及

人，诚实无欺、感恩图报的心——他成了伊赫梅涅夫家的宠儿。尽管他已经十九岁了，但是还完全像个孩子。很难想象，听说他父亲非常爱他，那究竟因为什么要把他发配到乡下来呢？据说，这个年轻人身居彼得堡，却过着无所事事的浪荡生活，不肯去做事，因而使父亲感到痛心。因为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公爵对于他所以放逐儿子的真实原因在信中语焉不详，所以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也没有打破沙锅问到底地去问阿廖沙。然而还是有些飞短流长，说什么阿廖沙生活放荡，不能饶恕，说什么他跟一位女士勾勾搭搭，还找人决斗，还说什么他赌牌输掉了一笔令人咋舌的巨款；甚至还有人信口雌黄，说什么他把别人的钱似乎也挥霍掉了。又有人风传，公爵之所以把儿子打发到乡下来，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过错，而是出于某种特别的自私自利的打算。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愤怒地驳斥了这一闲言碎语，何况阿廖沙非常爱自己的父亲，虽然他从小到大一直没有见过他；阿廖沙谈到父亲时总是兴致勃勃，津津有味；看得出来，他已深受父亲的影响。阿廖沙在闲谈中，有时也谈到他们父子二人同时追逐一位伯爵夫人，结果他占了上风，父亲因此耿耿于怀，对他怀恨在心。他每次讲这段故事时都兴味盎然，像孩子般有一说一，而且响亮而又快活地笑个不停；但是尼古拉·谢尔盖伊奇立刻阻止了他，不让他再说下去。阿廖沙也证实了他父亲想要续弦的传闻。

他在放逐中已经度过了差不多一年，每隔一定时期就给父亲写一封恭恭敬敬而又十分懂事的信，最后他在瓦西里耶夫斯科耶住惯了，因此当公爵亲自驾临农村消夏的时候（事前通知了伊赫梅涅夫夫妇），这个被放逐的儿子竟请求父亲让他在瓦西里耶夫斯科耶多待些日子，说什么乡村生活才是他真正得其所哉的地方。阿廖沙的一切决定和心血来潮，均来源于他那神经衰弱和过分敏感，均来源于他那颗火热的心，来源于他那有时达到荒唐地步的轻率；也来源于他那容易接受外界的任何影响以及他的毫无




主见。可是公爵听了他的请求后却不知怎的起了疑心……总之，尼古拉·谢尔盖伊奇都差点认不出他的这位过去的“朋友”了：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变了，简直判若两人。他对尼古拉·谢尔盖伊奇突然变得十分挑剔；在查帐的时候表现出了令人厌恶的贪婪、小气和莫名其妙的疑神疑鬼。这一切使心地十分善良的伊赫梅涅夫感到很伤心；他很长时间不肯相信自己的这一感觉。这一次与十四年前公爵初次光临瓦西里耶夫斯科耶相比，一切都倒了个过儿：这次，公爵遍访四邻，当然拜访的都是些头面人物；至于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家，他竟一次也没来过，而且对他的态度，有如对他的属下似的。就在这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紧接着，公爵与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就似乎无缘无故地彻底决裂了。有人偷听到双方在气头上都说了一些伤人的话。伊赫梅涅夫愤然离开了瓦西里耶夫斯科耶，但是这事并未就此了结。这一带骤然风传着一则令人作三日呕的谣言。有人说什么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摸透了小公爵的脾气，有意利用他的一切缺点，为我所用；说什么他的女儿娜塔莎（她当时已经十七岁）狐媚成性，竟让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爱上了她；又说什么两位高堂还暗地怂恿了这段爱情，虽然表面上装作毫无察觉，又说什么工于心计而又“狐媚成性”的娜塔莎终于使这个年轻人完全着了迷，虽说在这一带德高望重的地主家中，待字闺中的真正的贵族小姐有如群芳斗妍，然而由于她的巧安排，这年轻人在整整一年之中几乎连一个也没有看到。最后，还有人说，这一对旷夫怨女已经约定，在离瓦西里耶夫斯科耶十五俄里处，有一座格里戈里耶沃村，他俩准备在那里结婚，这事从表面上看似乎瞒着娜塔莎的父母，实际上两位高堂对此知道得一清二楚，甚至还给女儿出了一些馊主意。总之，本县爱说三道四的男男女女为此而编造了许多风言风语，如果统统写下来，写一大本书，恐怕也写不完。但是最令人纳闷的是，对这事公爵却完全信以为真，甚至这次专程到瓦西里

耶夫斯科耶来也完全是因为这个缘故，因为他收到了一封匿名信，是由该省寄往彼得堡给他的。当然，任何一个多少知道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为人的人，对这些硬栽到他头上的指控，恐怕连一句话也不会相信；然而此类情况却屡见不鲜，大家都在奔走相告，大家都在说三道四，大家都在说什么这不足为外人道，大家都在摇头叹息，而且……义无反顾地对他横加指责。伊赫梅涅夫的自尊心很强，他不屑于在这帮爱说三道四的人面前为自己的女儿辩解，而且严禁他的夫人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去跟乡邻作任何解释。至于娜塔莎本人，虽然受尽诽谤，甚至过了整整一年，对这些飞短流长和造谣中伤，还几乎一无所知：这件事费尽了大家的心血，自始至终都瞒着她，因为她一直都快快活活，天真烂漫，像个十二岁的小女孩。

与此同时，争吵却愈演愈烈。热心于搬弄是非的人是不会打瞌睡的。告密者有之，出面作证者有之，而且终于使公爵相信，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多年经营瓦西里耶夫斯科耶，远不是诚实无欺的表率。此外：三年前，在出售一座小树林时，尼古拉·谢尔盖伊奇私自鲸吞了一万二千银卢布，对此，他们可以向法院提出确凿无误的证据，再说，他出售树林并没有得到公爵的任何合法委托书，而是自作主张，事后才说服公爵，让他知道非卖不可的道理，而且他交给公爵的出售树林的款子比他实际到手的要少得多，简直没法比。不用说，这一切纯属诽谤，后来也证实了确属诽谤，可是公爵却相信了这一切，而且当着许多人的面称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是贼。伊赫梅涅夫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便用旗鼓相当的气人的话回敬他；于是便发生了可怕的争吵。紧接着便打起了官司。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因为没有某些证明文件，主要是没有后台，再加上没有打这类官司的经验，这场官司眼看就要输了。他的庄园已被官府查封。这位老先生一怒之下，撇下了一切，决定举家迁往彼得堡，亲自为自己的这桩冤案奔走，而在省

里则留下一名有经验的代理人替自己处理一应事务。公爵似乎很快就明白过来了，他不该无端侮辱伊赫梅涅夫。但是因为双方都已经撕破了脸，因此也就谈不上再言归于好了，公爵一怒之下使出了浑身解数，非彻底打赢这场官司不可，换句话说，实际上就是要夺走他过去的管家的最后一块面包，让他彻底变成穷光蛋。

## 第五章



就这样，伊赫梅涅夫全家搬到了彼得堡。我就不来描写我与娜塔莎久别重逢的情景了。在这四年中，我从来也没有忘记过她。当然，每当我想起她的时候，我自己也不完全明白我当时的感情；但是我们这次重逢使我很快明白了，她命中注定是我的。起先，在他们来彼得堡之初，我总觉得，她这几年不知怎么长得不多，好像一点没变，还是我们分别前那样的一个小姑娘。但是后来我每天都在她身上发现一些我过去完全不熟悉的新东西，好像她故意瞒着我，不让我看出来似的，好像这姑娘在故意躲着我——这一新发现使我感到多开心啊！他老人家初到彼得堡时脾气不好，肝火很旺。他的事进行得很糟糕；他怒气冲冲，经常发火，忙于跟各种文书打交道，根本顾不上我们。至于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则好像丢了魂似的，起初简直没法考虑任何事。彼得堡使她感到害怕。她动不动就唉声叹气，胆战心惊，哭哭啼啼地怀念过去的的生活，怀念伊赫梅涅夫卡，哭娜塔莎已经到了待字之年，也没人来关心她一下，因为没有别的人可以推心置腹，因此她就跟我无话不谈，说了许多奇奇怪怪的话。

就在这时候，在他们到来之前不久，我完成了我的第一部长

篇小说，也就是从此开始我的文学生涯的那部长篇小说<sup>①</sup>，因为我是一名新手，起初都不知道该把这部小说往哪儿投稿了。在伊赫梅涅夫家，我对此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我成天无所事事，也就是说我既不去做事，也不去四处奔走为自己找个事由，他们差点没跟我吵起来。老人既难过又没好气地指责我，当然是出于对我的严父般的关心。我呢，无非是因为不好意思开口告诉他们我在做什么罢了。说真格的，我哪能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说我不想去做事，而想写小说呢，因此我只好暂时瞒着他们，说我找不到工作，正在使劲找。他没工夫来核实我说的话是真是假。记得有一次，娜塔莎因为听多了我们的谈话，就把我悄悄拉到一边，含着眼泪央求我要为自己的前程着想，她盘问我，极力想要问个明白：我到底在做什么，可是我对她也没有坦诚相告，于是她就要我起誓说我决不会像个懒汉和游手好闲之徒那样毁掉自己。确实，虽说我并没有对她开诚布公，说我到底在做什么，但是我记得，我当时恨不得把我后来听到的批评家和鉴赏家对我所说的溢美之词，来换取一句她对我的作品，对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表示赞许的话。我的小说终于出版了。早在它问世前很久，文学界就已掀起一片吵吵嚷嚷的喝彩声。B<sup>②</sup> 读过我的手稿后，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不！如果说我确曾感到幸福的话，倒也不是在我取得成功之初那一段令人陶醉的时刻，而是我自己尚未读过手稿，也没有给任何人看过的那时候：当时，在漫漫长夜，我抱着暗自狂喜的希望和幻想，无比热爱我的劳动成果；当时，我同我的幻想，同我亲自创造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好像他们是我的亲人，好像他们是确实存在的人；我爱他们，跟他们同欢乐，共悲伤，有时候甚至为我的头脑简单的主人公一掬最真诚的同情之



① 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穷人》（该书完成于一八四五年五月）。

② 指俄国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

泪。我简直无法描写两位老人得知我的成功之后有多么高兴，虽说起初他们非常惊讶：这消息对于他们简直太出乎意料了！比方说，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说什么也不肯相信，那个人人称颂的文坛新秀，居然就是如此这般的那个万尼亚，她连连摇头。老头则很久不肯改变看法，起初，在刚听到这些传闻的时候，他甚至吓了一跳；他先是说我跻身仕途的前程算是葬送了，接着又谈到所有那些耍笔杆的人一般都行为乖张，有失检点。但是新消息源源不断地传来，杂志上也刊出了广告，最后他又听到了他对之心悦诚服的一些人对于我的若干溢美之词——这才迫使他改变了对事情的看法。后来，他看到我突然有了钱，并且得知靠写作居然能拿到那么多报酬的时候，他最后的一团疑云也就烟消云散了。他从怀疑迅速转变为完全的、大喜过望的深信不疑，像孩子般对我的时来运转感到高兴，而且突然对我的未来想入非非，充满希望，沉湎于一片令人眼花缭乱的幻想之中。他每天都要为我设计新的锦绣前程和计划，在这些计划中，什么灿烂的前程没有想到啊！他开始对我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特别的尊敬。但是话又说回来，也常有这样的时刻，我记得，正当他眉飞色舞，想得天花乱坠的时候，突然又被种种疑云所包围，于是他又犯起糊涂来了。

“作家，诗人！真叫人纳闷……这些写诗的，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行当，变成了一种官衔的呢？这种人终究只会乱写乱画的，靠不住吧！”

我发现，这类疑虑和所有这些难于回答的问题，一般都是在暮色苍茫的时候光临他的脑海（我永远忘不了所有这些细节和那整个无比幸福的时期！）在暮色苍茫时分，我们这位老人就常常变得不知怎么特别烦躁，特别敏感和多疑。我和娜塔莎都十分熟悉他这脾气，因此先就窃窃地笑起来。我记得，为了使他振作起

来，我给他讲了一些故事，说苏马罗科夫怎样被擢升为将军<sup>①</sup>，皇上怎样送给杰尔查文一只鼻烟壶，外加金币无数<sup>②</sup>，女皇陛下还亲自去拜访过罗蒙诺索夫<sup>③</sup>；我还向他讲了普希金和果戈理的故事。

“我知道，小老弟，全知道，”老人家也许是生平第一次听到这些故事，但他不敢苟同。“嗯！我说万尼亚，看到你炮制的这部东西没有用诗来写，我倒反而觉得高兴。小老弟，诗这东西净胡说八道；你别争嘛，请相信我这老头的肺腑之言；我是希望你好；纯粹是胡说八道，吃饱了撑的，白浪费时间！中学生才写诗；诗把你们这帮年轻人都弄得丧魂失魄，快进疯人院了……就算普希金伟大吧，谁说他不伟大呢！毕竟是些歪诗，没法夸它；都是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话又说回来，普希金的诗我读得不多……散文又当别论！作家可以利用散文起到教育作用，——比如，书里说到要爱祖国，要惩恶扬善……可不是吗？小老弟，不过我不会表达自己的意思，但是你会懂得我的话的；我说这话是出于一片爱心。嗯，来吧，来吧，你就读给我们听听吧！”当我终于把书拿了来，我们用完茶后，全都围坐在圆桌旁时，他带着某种姑妄听之的袒护神态，最后说道：“你在书里究竟写了些什么，读给我们听听吧；人家大轰大嗡地说了你很多好话！咱倒要瞧瞧，瞧瞧！”

我打开书，准备朗读。那天晚上，我的小说刚刚印好，我终于弄到了一本样书，于是我就急急忙忙地跑到伊赫梅涅夫家来朗

- 
- ① 苏马罗科夫（一七一七——一七七七），俄国作家。他曾担任四等文官，相当于武职少将。
- ② 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曾因杰尔查文（一七四三——一八一六，俄国诗人）写的《费丽察颂》钦赐镶有钻石的金鼻烟壶一只和金币五百枚。
- ③ 罗蒙诺索夫（一七一——一七六五），俄国著名的科学家和诗人，叶卡捷琳娜二世曾亲自驾幸，参观过他的实验室。



读自己的作品。

我未能早一点按照手稿把我的小说读给他们听（因为手稿在出版商手里），我感到十分惋惜和懊恼！娜塔莎甚至难过得哭了，她跟我吵，责备我倒让别人比她更早地看到了这部小说……但是我们终于在桌旁坐好了。老人摆出一副异常严肃的表情，准备发表评论。他要严格而又严格地加以评论，“亲自确认”。老太太的样子也庄严得异乎寻常；她头上的一顶新包发帽，大概也是为了听我朗读小说才戴上的。她早就注意到，我常常含情脉脉地看着她的掌上明珠娜塔莎；每当我开口跟她说话的时候就紧张，就喘不过气来，就两眼发黑，娜塔莎每次看我，两眼也不知怎的显得比从前亮。是的！终于时来运转了，这时我功成名就，前程远大，志得意满，好事就凑到一块儿，一下子都来了！同时老太太也注意到。她那老头子不知怎的也对我赞不绝口，同时有点异样地望着我和他的女儿……她见状突然害怕起来：我毕竟不是伯爵，不是公爵，也不是大权在握的亲王，或者退一万步说，也不是年轻潇洒、胸前戴满勋章、由法科学学校毕业的六等文官！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不喜欢自己的希望只能实现一半。

“都夸他，”她寻思，“夸他什么呢——不知道。作家，诗人……这作家到底算老几呢？”

## 第六章

我把我的小说向他们一气读完了。我们一喝完茶就开始朗读，一直坐到后半夜两点。起先老人家双眉深锁。他原以为他将听到某种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也许他根本理解不了，但一定是某种高不可攀的东西；可是却突然听到了一些平平常常的和人人

知道的事，就跟周围通常发生的事一模一样。如果主人公是个大人物或者有趣的人，或者是什么历史人物，比如罗斯拉夫列夫或者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sup>①</sup>之类的人，那还好说，万万没想到书中写的却是个小人物，一个受尽人家挤兑、甚至有点呆头呆脑的小官吏，而且此人连制服上的钮扣都快掉光了<sup>②</sup>；而且描写这一切用的又是非常普通的文体，就跟咱们平常说话一样……怪事儿！老太太疑惑地望望尼古拉·谢尔盖伊奇，甚至生起了闷气，倒像上了什么人的当似的：“说真格的，值得吗，把这种胡说八道的东西印出来，还读给人家听，还得给人家钱，”她脸上的表情分明就是这意思。娜塔莎则全神贯注，很用心地听，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注视着我的嘴，我每读一个字，她那好看的嘴唇也跟着我微微翕动。这是怎么搞的呢？我还没读完一半，我的全体听众便都眼泪汪汪地潸然泪下。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真心真意地哭着，打心眼儿里可怜我的主人公，我从她的长吁短叹中明白，她非常天真地愿意做点什么来帮帮他的忙，让他摆脱自己的不幸。老头则完全丢掉了对高不可攀的东西的一切幻想：“刚迈第一步就看得出来：你还嫌嫩，有许多不足；马马虎虎吧，普普通通的一个故事；不过这故事能抓住人的心，”他说，“也使你渐渐明白和难以忘怀周围发生的事，而且使你认识到，一个最最逆来顺受、最最等而下之的人也是人，而且可以称之为我的兄弟！”<sup>③</sup>娜塔莎边听边哭，还在桌底下偷偷地、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朗读结束了。她站起身来；她的两颊绯红，两眼噙满泪花；她突然抓住我的一只手，亲吻了一下，然后扭头跑出了房间。她的父亲和母亲面面相觑，彼此使了个眼色。

① 俄国作家扎戈斯金（一七八九—一八五二）两部历史小说的主人公。过去，这两部书曾被推荐为家庭读物。

② 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穷人》中的主人公马卡尔·杰武什金。

③ 伊赫梅涅夫在这里重复了别林斯基评论《穷人》时说过的话。

“嗯！瞧她那副激动的模样，”老爷子说道，他为女儿的举动感到愕然，“不过这也没什么，很好，很好嘛，这是一种高尚的感情冲动！她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他也斜着眼，看着夫人，嘟囔道，仿佛想替娜塔莎辩护似的，同时不知道为什么也想借此替我辩护。

尽管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在听我读小说的时候，她自己也有点激动，并深受感动，但是现在她那模样却似乎想说：“当然，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是位英雄，但是干吗要拿椅子出气呢？<sup>①</sup>”等等。

娜塔莎很快就回来了，高高兴兴，喜气洋洋，而且走过我身边的时候还悄悄拧了我一下。老爷子又开始“严肃”地评论起我的小说来了，但是因为一高兴没有坚持到底，他一说就管不住自己了：

“我说，万尼亚小老弟，好，好！真让我高兴，我都没有料到你会让我这么高兴。既不崇高，也不伟大，这是看得出来的……瞧，我那里有一部《解放莫斯科》<sup>②</sup>，这书是在莫斯科写的，——你刚看了个头就看得出来，小老弟，可以说吧，这人像头鹰似的在展翅飞翔……但是我说，万尼亚，你写得简单些，也好懂些。正因为好懂，我才喜欢它！不知怎的使人感到亲切；这一切就像是我自己的切身感受。至于什么叫崇高？我自己也不懂。至于文体，我倒想可以改一改：尽管我也说它好，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崇高的东西毕竟少了点……不过现在说也晚了：书都印出来了。只能出第二版的时候再说了？怎么样，小老弟，也许会出第二版吧？那时候又有钱了……嗯！”

① 源出果戈理的剧本《钦差大臣》中市长的话（第一幕第一场）。他讲的是一位历史教员，上课时一激动，把椅子都弄坏了。

② 这是俄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充斥书肆的一部惊险小说。

“伊万·彼得罗维奇<sup>①</sup>，难道您真拿到了那么多钱？”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说。“我瞧您那模样，不知怎么总叫人不大相信似的。唉呀，主啊，现如今，连干这么点事都要给钱！”

“我说万尼亚，”老人家继续道，越说越来劲了，“虽说这算不了什么差使，但毕竟也是条门路。那些大人物会看到的。你刚才不是说果戈理每年都能拿到一笔津贴，而且还被派出国了吗<sup>②</sup>？要是你也这样该多好呀！啊？要不然，还早？还得再写点东西？那你就写吧，小老弟，快点写吧！不要翘尾巴，睡大觉。不要满不在乎！”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带着一种老于世故和倾吐金玉良言的神情，而且又出于一片好心，使人不好意思给他泼冷水，不让他幻想。

“要不然，比如说吧，给你个鼻烟壶也说不定……怎么样？皇上的恩赐是没有定规的。想鼓励鼓励你。谁知道呢，说不定还会让你到朝廷去做官，”他放低声音又加了一句，而且眯起左眼，做了个彼此心照的姿势，“难道不会吗？要不，上朝做官为时尚早？”

“唉呀，就要到朝廷做官嘛！”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说，仿佛有气似的。

“再过不多一会儿，你们就要提升我做将军了，”我打心眼里笑着，答道。

老人也乐了，非常得意。

“将军大人，请用膳！”爱笑爱闹的娜塔莎叫道，这时候她已经给我们摆好饭桌，准备开饭了。

① 万尼亚的名字和父称。俄俗：对人称呼名字和父称显得有礼貌而且客气。

② 当时果戈理住在意大利。沙皇尼古拉一世曾赏赐给他三千卢布津贴，从一八四五年起，每年拨予一千。

她哈哈大笑起来，跑到父亲跟前，伸出两条热乎乎的玉臂，紧紧搂着他的脖子：

“好爸爸，好爸爸！”

老人家深受感动。

“唉呀，好啦，好啦！我也不过随便一说。管它将军不将军呢，咱们去吃饭吧。你也太多情了！”他又加了一句，伸手拍了拍娜塔莎涨得绯红的小脸蛋，一有合适的机会，他就爱拍拍她的脸蛋，“我说万尼亚，我说这话是出于对你的爱。嗯，当不上将军也没关系嘛（咱们离将军还远着哩！），反正也是个知名人士，是个作家嘛！”

“爸爸，眼下叫作家。”

“不叫作家了？我不知道。好吧，就叫作家吧；我想说的是这么回事，当然，写写小说，人家是不会让你当御前侍从的；这事，就不用去想它了；但是起码也可谋个一官半职。比如说吧，到大使馆当个随员什么的。也可能派你出国，去意大利，去疗养或者留洋深造；还可能资助你，给你点钱<sup>①</sup>。当然，这一切也得你自个儿上进；要做事，认认真真地做事，这样才会名利双收，而不是想方设法地托人情，走门路……”

“那时候你可别骄傲呀，伊万·彼得罗维奇，”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笑着加了一句。

“爸爸，你还是赶快赏给他一枚星形勋章吧，要不然的话，真是的，老是随员长随员短的！”

她又轻轻拧了一下我的胳膊。

“这死丫头一直拿我开玩笑！”老人家喜滋滋地望着娜塔莎叫道，经他这么一叫，娜塔莎又满脸涨得绯红，可是两眼却像两颗小星星似的在愉快地闪光。“孩子们，看来，我还真扯远了，有

<sup>①</sup> 参见果戈理在意大利，沙皇尼古拉一世曾给予津贴一事。

点想入非非了；我动不动这样……可是我说万尼亚，我瞧着你那模样：你这人是不是太普通，太平凡了呢……”

“啊呀，我的上帝！那么你要让他成为什么样儿呢，爸爸？”

“不，我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万尼亚，你的脸有点那个……我是说完全不像诗人的脸……应当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据说，那帮诗人都是面孔苍白，头发都是这样的，眼睛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神态……你知道吗，比如说什么歌德呀或者其他等等……我这是在《阿巴顿纳》<sup>①</sup>里读到的……又怎么啦？我又说错了？瞧，这淘气的死丫头，净取笑我，笑成了这模样！孩子们，我虽说没有学问，不过我感觉得出来。好了，脸什么的就不用管它了，脸长得怎么样，无关紧要；我看，你的脸就不错嘛，我很喜欢……要知道，我要说的并不是这意思……不过人要正派，万尼亚，要正派，这是最要紧的；要洁身自好，不要想入非非！你前程远大。要实实在在地做事；这就是我要说的，我要说的正是这个！”

多美好的时光呀！我的全部空余时间，全部晚上都在他们家度过。我给老人家带来文学界和文学家们的各种消息，不知道为什么他也忽然对文学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读起B的批评文章来了。我对他说过许多关于B的事，而他对B几乎一无所知，但是他对B赞不绝口，痛斥那些在《北方蜜蜂报》上写文章骂他的他的论敌们<sup>②</sup>。老太太则睁大了两眼紧盯着我和娜塔莎；可是她也看不尽许多！我们已经心心相印，我也终于听到了娜塔莎低着头，半张着嘴，几乎像耳语一样对我说：我爱你。但是两位老人家终究还是知道了；他们一猜，一琢磨，就全明白

① 这是俄国作家波列沃依（一七九六—一八四六）写的小说；他书中的主人公威廉·雷亨巴赫是个诗人，他的外貌就像伊赫梅涅夫描写的那样。

② 《北方蜜蜂报》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在彼得堡出版的一家反动报纸，经常攻击和谩骂别林斯基以及俄国文学界的“自然派”。

了；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连连摇头。她既感到奇怪，又感到可怕。她对我放心不下。

“如果一帆风顺，当然也不错，伊万·彼得罗维奇，”她说，“要是一旦碰了钉子或者出了差错；那怎么办？您还是找个正经事情做做吧！”

“我说呀，万尼亚，”老人家思虑再三后说道，“这事我看出来了，也注意到了，不瞒你说，我甚至很高兴，看到你和娜塔莎……嗯，这也没什么！但是你要明白，万尼亚，你们俩毕竟还很年轻，我那老伴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说得也对。等等吧。就算你是个人才吧，甚至才华出众……但毕竟不是天才，不是像开头人们使劲嚷嚷的那样，而是一般有点才华罢了<sup>①</sup>（今天我还在《蜜蜂报》上读到了一篇对你的评论<sup>②</sup>；他们把你看得一钱不值；唉，这算什么报纸呢！）是的！你要明白：这毕竟不是存在钱庄里的钱，我是说才华；你们俩都很穷。咱们还是再等上个一年半，或者就一年吧：你要是混得好，在你走的这条路上站稳了脚跟——娜塔莎就是你的了；要是栽了跟头——你就看着办吧！……你是个老实巴交的人；你想想，这话在理不？……”

我们的事就到此为止。而一年以后风云突变。

是的，这事发生在几乎整整一年之后！在九月份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傍晚，我抱病去看望两位老人家，心里直打鼓，差点没晕倒在椅子上，因此他俩看到我这副模样后都吓坏了。但是

① 内容大致相近地复述了别林斯基在《当代短评》一文中所说的话：“任何一个有头脑和有审美力的人都不会否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才华，甚至是出众的才华，由此可见，问题仅仅在于这才华有多高，多大。”

② 指发表在《北方蜜蜂报》（一八四六年一月三十日，第二十五期）上的一篇文章，署名 Я. Я. Я.（即 Л. В. 勃兰特）。这篇文章说，作者看了这篇小说后“大失所望”，一个“并非完全没有才能”的年轻的作者被一些批评家（指别林斯基）所提倡的原则毁了。

我当时之所以头昏目眩，心事重重，倒不是因为我曾经好多次走到他们家门口又好多次退了回去，最后才硬着头皮跨进了门槛，也不是因为我文坛失意，既没有名，也没有利；也不是因为我还没有当上什么“随员”，而且还远远不够资格派我到意大利去疗养；而是因为在这一年中我好像熬过了十年，我的娜塔莎在这一年中也好像过了十年。我们两人之间已经横亘着一条鸿沟……我记得，我呆呆地坐在他老人家面前，默然以对，心不在焉地窝着本来已经窝坏了的我的礼帽的帽檐；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坐在那里等待娜塔莎出来。我身上的那套西服既难看又寒碜；我两颊塌陷，人瘦了，脸也黄了——反正离诗人的模样相差甚远，我的两眼中也没有一星半点当年好心肠的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十分关注的那种了不起的神态。老太太则带着并非假装出来的，但又略嫌性急了的怜悯之态看着我，她那模样似乎在自言自语：“这样的一个人差点没成了娜塔莎的未婚夫，幸亏我主慈悲和保佑！”

“怎么样，伊万·彼得罗维奇，要不要喝点茶？（桌上的茶炊开了，）小老弟，您过得怎么样？瞧您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她用一副悲天悯人的声音问道，至今音犹在耳。

我好像现在都看到，她的嘴在对我说话，可是她的眼睛里却看得出她另有心事，她的老伴也在为这事发愁，茶已经凉了，他还是闷闷不乐地坐在那儿，心事重重。我知道，这当口他们正忧心忡忡，因为跟瓦尔科夫斯基公爵的那场官司，现在变得对他们凶多吉少，此外又出了一些新的不愉快的事，使得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心烦意乱，居然生起了病。那位小公爵（这场官司就是因他而起），约莫五个月前，居然找到了一个机会来看望伊赫梅涅夫。老爷子本来就很喜欢他的心肝宝贝阿廖沙，把他视同己出，前一晌几乎每天都在念叨他。他这次前来，老爷子家当然欢天喜地地接待了他。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看到他就想起瓦西里耶夫斯科耶，哭了起来。从此，阿廖沙就瞒着他父亲常常来看他们，而



且来得越来越勤了；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为人正派，胸襟坦荡，愤然拒绝了人家让他要多几个心眼的忠告。他出于高尚的自尊心连想都不愿意去想：一旦公爵知道了他的儿子又变成了伊赫梅涅夫家的常客，他会说些什么呢？他打心眼里瞧不起所有那些荒唐的猜疑。但是老爷子有没有力量来经受这新的侮辱呢，他并不知道。小公爵几乎每天都要来他们家。两位老人跟他在一起也觉得很开心。他常常上他们家来，一坐就是整个晚上，甚至到下半夜还赖着不走。不用说老公爵终于知道了一切。出现了流言蜚语，难听极了。公爵写了一封不堪入目的信给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侮辱他，而且像过去一样抓住老问题做文章，断然禁止他儿子再来拜访伊赫梅涅夫家。这事发生在我上他们家的前两周。老爷子伤心已极。怎么连他的娜塔莎这么一个既天真又高尚的姑娘，也被裹胁进了这件肮脏的诽谤，这件卑鄙已极的事情中去了呢！过去侮辱过他的人，现在又肆意糟蹋起了她的芳名……难道对这一切就善罢甘休不成！头几天他由于伤心已极躺倒了。这些情况我都知道。这事的详细经过我也都听说了，虽说最近以来我有病，而且抑郁寡欢，一直卧病在床，杜门不出，已经三四个星期不上他们家了。此外，我还知道……不！我当时只是预感到，知道，但是不相信，除了这件事情以外，他们现在还有一件什么事，是世界上使他们感到最不安的，当时我正以又痛苦又烦恼的心情留神观察着这两位老人。是的，我很痛苦；我怕不幸被我言中，我怕相信，因此想方设法使这一不幸的时刻离我们远点。然而我也是为这事而来。这天晚上好像有一股吸引力，使我身不由己地走进了他们家！

“对了，万尼亚，”他老人家好像清醒过来似的突然问道，“你该不是有病吧？怎么好长时间不来看我们呢？真对不起：早就想去看看你，可是不知怎么老是这个……”他又陷入了沉思。

“我不舒服，”我回答。

“嗯！不舒服！”过了五分钟，他才重复我的话道。“可不是不舒服吗！我当时就说过这话，提醒过你，——你不听嘛！嗯！不，万尼亚，我的小老弟：看来，自古以来缪斯女神<sup>①</sup>就是饿着肚子坐在阁楼上的，而且还要一直坐下去。可不是吗！”

是的，老爷子的心情不好，要是他心上没有伤痛，他是不会跟我谈到挨饿的缪斯女神的。我注视着他的脸：他脸皮焦黄，眼神里似有一种困惑，似有一种疑问，但是他又百思不得其解。他显得有点心神不定，而且异常焦躁。他的妻子不安地抬起头来看看他，摇摇头。有一次，他转过身去，她便偷偷地向我摆了摆手，让我看他。

“娜塔利娅·尼古拉耶芙娜<sup>②</sup>的身体好吗？她在家吗？”我问心事重重的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在家，小老弟，在家，”她答道，好像对我的问题难以回答似的。“她一忽儿就出来看您。可不是闹着玩的！三星期不见面了！她不知怎么变得有点那个了——简直摸不透她到底是怎么啦：有病呢还是没病，真是的！”

她说罢便胆怯地看了看丈夫。

“什么？她什么事也没有，”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不乐意而又生硬地插嘴道，“身体很好。就这样，姑娘家长大了，不再是个娃娃了，不就是这么回事吗。谁闹得清姑娘家心里面有什么烦恼和怪念头？”

“唉，可不是怪念头吗！”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用一种埋怨的声音接口道。

老爷子闭上了嘴，用手指敲着桌子。“上帝，难道他们中间出了什么事了？”我害怕地想。

① 希腊神话中的文艺女神。

② 娜塔莎的名字和父称。


“我说，怎么样，你们那里怎么样？”他又开口道，“B 在干吗？还在写评论吗？”

“是的，还在写，”我回答。

“唉呀，万尼亚，万尼亚！”他挥了挥手，最后道，“现在评论又顶屁用！”

房门开了，娜塔莎走了进来。

## 第七章



她手里拿着帽子，进屋后把帽子放在钢琴上；然后走到我身边，默默地向我伸出了手。她的嘴唇微微动了动；她好像想对我说什么话，说句什么表示寒暄的话，但是又什么也没说出来。

我俩已经三星期没见面了。我带着一种困惑和害怕望着她。这三星期来她发生了多大变化啊！当我看到她那塌陷的、苍白的脸蛋，像患热病似的干裂的嘴唇，两眼在长而黑的睫毛下闪烁着火热的光和一切都豁出去了的决心时，我感到一阵心酸。

但是上帝，她多么漂亮啊！无论过去还是以后，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像在这不幸的一天那么漂亮。难道这就是那个，那个娜塔莎，难道这就是那个小姑娘？仅仅一年前，她的两眼还紧紧地盯着我，一边听我读小说，一边还跟着我翕动嘴唇，而且吃晚饭的时候还那么快活，那么无忧无虑地哈哈大笑，跟她爸爸和跟我开玩笑。难道这就是那个在房间里，低着头，满脸羞得通红，对我说“我爱你”的娜塔莎吗？

传来了雄浑的钟声，宣召大家去做晚祷。她打了个寒噤，老太太画了个十字。

“你准备去做晚祷吗，娜塔莎，听，已经打钟了，”她说，

“快去吧，娜塔申卡<sup>①</sup>，快去祷告祷告吧，反正很近！同时可以出去走走。老坐在家里干吗？瞧，你脸色多苍白，像中了邪似的。”

“我……说不定……今天就不去了，”娜塔莎几乎像耳语似的慢腾腾地低声道，“我……不舒服，”她又加了一句，脸色白得像块白布。

“还是去的好，娜塔莎；你刚才不是还想去吗，而且，瞧，把帽子也拿来了。去祷告祷告吧，娜塔申卡，求上帝保佑你健康，”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劝她道，一面胆怯地望着女儿，好像怕她似的。

“是啊是啊；去吧；再说也可以出去走走，”老爷子也不安地注视着女儿的脸，补充道，“你妈说得对。让万尼亚陪你去吧。”

我似乎觉得，娜塔莎的嘴上掠过一丝苦笑。她走到钢琴旁，拿起了帽子，戴在头上；她的两手在发抖。她的一举一动似乎都是无意识的，好像她根本不明白她在做什么。父亲和母亲注意地看着她的一举一动。

“别了！”她用勉强听得出来的声音说。

“我的天使，什么别了不别了的，又不是出远门！哪怕出去让风吹吹呢；瞧你的脸色多难看。啊呀！我差点忘了（我的忘性真大！）——我的天使，我给你做了个护身香囊<sup>②</sup>，香囊上还绣了一段祈祷文；去年，基辅来了个修女教我的；这段祈祷文正好用得着；我刚绣好。戴上吧，娜塔莎。说不定我主上帝会赐给你健康的。我们就你一个女儿呀。”

说罢，老太太从针线盒里取出娜塔莎贴身佩戴的一个小十字

① 娜塔莎的小名。

② 俄俗：香囊中，或装神香，或装护身符，与十字架一起，佩戴在胸前，作护身用。

架；在同一根带子上还拴了一个刚刚做好的小香囊。

“好好戴上吧！”她接着道，给女儿戴上十字架，又给她画了个十字，“从前呀，我每天夜里都要给你画十字，祝你安睡，我念祈祷文，你也跟着念。可现在你已经不是从前那样啦，主不让你心神安宁。唉，娜塔莎呀娜塔莎！我做娘的祷告也帮不了你的忙啦！”老太太说罢哭了起来。

娜塔莎默默地亲吻了一下她的手，向房门迈出了一步；但是她又突然急速回过身来，走到父亲身边。她的胸部在一起一伏地剧烈波动。

“爸爸！你也画个十字祝福祝福……自己的女儿吧，”她声音哽咽地说，在他面前屈膝跪下。

我们站在一旁，莫名其妙：她这种举动为我们始料所不及，也显得太隆重了。她父亲丧魂落魄地望着她，望了片刻。

“娜塔申卡，我的孩子，我的好闺女，我的宝贝，你怎么啦！”他终于叫道，说罢泪如雨下。“你难过什么呢？你干吗要日夜啼哭？要知道，我都看见了；我夜里睡不着觉就起床，站在你的房间外面听！……都告诉我吧，娜塔莎，向你的老爸爸敞开你的心扉吧，我们……”

他说不下去了，把她扶了起来，紧紧地拥抱她。她浑身发抖地紧贴在他胸前，把头埋在他的肩膀上。

“没什么，没什么，这不过是……我不舒服……”她重复道，哽咽得泣不成声。

“愿上帝也像我一样祝福你，我的好孩子，我的宝贝！”父亲说，“愿上帝让你永远心情平和，保佑你，不使你有任何悲伤。祷告上帝吧，我的孩子，但愿我的有罪的祈祷能被上帝听到。”

“还有我的祝福，我对你的祝福！”老太太又加了一句，泪如雨下。

“别了！”娜塔莎悄声道。



她走到门口又站住了，再一次回过头来看看他们，她还想说什么，但又说不出来，便快步走出了房间。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紧跟在她后面冲了出去。

## 第八章

她默默地走着，走得很快，低着头，也不看我。但是，走过一条街踏上滨河路的时候，她突然停了下来，抓住了我的胳膊。

“闷！”她低语道，“心里憋得慌……闷！”

“回去吧，娜塔莎！”我害怕地叫道。

“难道你看不出来，万尼亚，我已经永远离开了家，离开了他们，永远不回去了吗？”她说，用一种说不出的哀愁看着我。

我的心陡地沉了下去。我还在去看他们的时候就已经预感到了这一切，也许，还在这天前很久，我就像在迷雾中似的恍恍惚惚地看到了这一切；但是现在，这话从她嘴里说出来，犹如晴天霹雳般使我感到震惊。

我们俩忧伤地走在滨河路上。我说不出话来；我在思索，我在沉思，我六神无主。我的头开始发晕。我觉得这太荒唐，也太匪夷所思了！

“你在怪我，万尼亚？”她终于问道。

“不，但是……但是我不信，这不可能！……”我不知所云地答道。

“不，万尼亚，就是这么回事！我离开了他们，而且不知道他们将会怎样……也不知道我的下场将会怎样！”

“你去找他，娜塔莎，是吗？”

“是的！”她回答。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我发狂般地叫道，“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的可怜的娜塔莎！要知道，你这样做简直是发疯。你会要了他们的命的，也毁了你自己！你知道这点吗，娜塔莎？”

“我知道；但是我能有什么办法呢，这由不得我呀，”她说，从她的话里可以听到一种无可奈何的悲观绝望，好像她被押去处决似的。

“回去吧，趁现在还不晚，回去吧，”我求她，但我央求得越热烈，越恳切，我越是意识到我的规劝是徒劳的，而且在当前这时候也是十分荒唐的。“娜塔莎，你明白吗？你会要了你父亲的命的！你好好想过这个吗？要知道，他父亲是你父亲的仇人呀；要知道，公爵侮辱了你父亲，怀疑他偷了钱；要知道，他曾骂他是贼。要知道，他们正在打官司……这还没什么！这还是次要的，你知道吗，娜塔莎……（噢上帝，这一切你都是知道的呀！）你知道公爵还怀疑你父亲和母亲趁阿廖沙在你们乡下作客的时候，故意让你去接近阿廖沙，让你们相好吗？你想想，你只要想想，你父亲受到这样的诽谤后心里有多难受，有多痛苦啊。要知道，这两年，他的头发一下子全白了——你倒是瞧瞧他呀！而主要是，这一切你全都知道，娜塔莎，主啊，我的上帝呀！我且不说他们永远失去了你以后将会怎样！要知道，你是他俩的心肝宝贝，是他俩在老年留下的一切呀。这，我就不想说了：你自己也应该知道；你想想，你父亲认为你无辜受辱，是这些目空一切的人肆意诽谤的牺牲品，而且此仇未报！现在呢，正是现在，由于你们接待了阿廖沙，让他来看你们，这一切又闹腾起来啦，过去的种种宿怨又一下子激化啦。公爵又一次侮辱了你父亲，他老人家旧恨加上新仇，正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可是突然，这一切，这一切责难现在全都变得似乎是有理的了！现在，一切知情人就都会站到公爵一边，替公爵说话，并且指责你和你父亲。唉，现在他还有什么脸去见人呢？要知道，这会立刻要了他的命的！羞



愧难当，奇耻大辱，因为谁呢？都是因为你呀，而你是他的女儿，他唯一的宝贝疙瘩呀！而你母亲会怎样呢？要知道，她也决不会比他老人家活得更长……娜塔莎呀娜塔莎！你在做什么呀？回去吧！可要三思而后行啊！”

她默然以对；最后，她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意含责备，而在这一瞥中含有多少令人心碎的悲伤，又有多少痛苦啊，于是我明白了，即使我不说这话，她那伤痕累累的心现在也满是鲜血。我明白了，她终于下定决心，出此下策，经受了多大痛苦啊，而我说了这些无用的、为时已晚的话，又重新刺痛了她心头的创伤，使她心如刀割；这一切我全都明白，但是我还是克制不住自己，继续说道：

“刚才你自己还对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说，也许，你就不出门了……不去参加彻夜祈祷<sup>①</sup>了。可见，你也是想留下来的呀；可见，你还没完全拿定主意，不是吗？”

她只是凄苦地微微一笑算作回答。我又何苦问这话呢？其实我也明白，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地决定了。但是我也有点忘乎所以。

“难道你就这么爱他？”我叫道，屏住呼吸，望着她，几乎自己都不明白我在问什么。

“万尼亚，让我怎么回答你呢？你都看见了！他让我来，我就得来，而且在这里等他，”她仍旧带着原先那种凄苦的微笑说道。

“但是你听我说，听我说呀，”我抓住一根稻草，又开始求她，“这一切还是可以挽回的，还是可以换一种办法，换一种完全不同的办法来办妥的！可以不离家出走，我可以教你怎么做，娜塔申卡。我可以给你把一切都安排好，一切，包括见面，以及

<sup>①</sup> 东正教的一种晚祷形式，彻夜祈祷，直至天明。



其他等等……只要你不离开家！……我可以替你们彼此送信；干吗不能送信呢？这比现在这样好。我一定会把这事办好的；我会使你俩满意的；你们看好了，我一定使你们满意……娜塔申卡，你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毁了你自己了……要不然的话，你现在是在彻底毁了你自己，彻底毁了呀！你同意吧，娜塔莎：一切都会好上加好而且很幸福的，你们可以爱怎么相爱就怎么相爱……一旦他们两位当爸爸的和好了（因为他们一定会和好的）——那时候……”

“得了吧，万尼亚，别白费唇舌啦，”她打断我的话道，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泪眼婆娑地向我微微一笑。“万尼亚，你的心真好！你心肠好，人也老实！一句话也没说到你自己！是我第一个抛弃你，可是你却原谅了一切，你想到的只是使我幸福。还想给我们送信……”

她哭了。

“万尼亚，你是多么爱我，而且至今还爱着我——这，我是知道的，可是在这段时间里，你没说过一句责备我的话，也没说过一句伤心地埋怨我的话！而我，我……我的上帝，我多么对不起你啊！你记得吗，万尼亚，记得我们俩在一起度过的岁月吗？噢，还不如我不认识他，从来没遇到过他好呢！……那么我就会跟你在一起生活，万尼亚，跟你在一起，我的好心肠的人，我的宝贝！……不，我不值得你爱！你瞧，我这儿多坏：在这样的时刻还向你提我们过去的幸福，而不提这事你就够痛苦的了！瞧，你已经三星期不到我们家来啦：我敢向你起誓，万尼亚，我一次也没产生过这样的想法，认为你在诅咒我，恨我。我知道你为什么走开：你不想妨碍我们，不想让我们一看到你就感到内疚。而你看到我们难道心里就不难过，不痛苦吗？我一直在等你，万尼亚，望眼欲穿地等你！我说万尼亚，如果我像发狂一样，像疯子一样地爱着阿廖沙的话，那么，说不定，我把你看作我的朋友，

爱得还更深。我已经听到我的心声，我知道没有你我活不下去；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心，需要你那颗金子般的心……唉，万尼亚！一个多么痛苦，一个多么沉重的时期来临了呀！”

她说罢泪如雨下。是的，她的心情多么沉重啊！

“啊，我多么想看到你啊！”她强忍住眼泪继续道，“你瘦多啦，瞧你的气色多难看，病容满面；你真的不舒服吗，万尼亚？我是怎么搞的嘛，也不问问！一直说我自己；你跟那些编杂志的人相处得怎么样？你的新小说写得怎么样了，有进展吗？”

“娜塔莎，现在哪有心思谈小说，谈我呢！我的事算得了什么！什么也不是，马马虎虎吧，别提这些了！娜塔莎，我要问你：是他硬要你到他那儿去的吗？”

“不，不仅仅是他，主要是我。不错，他也说过，也是我自己愿意……你瞧，亲爱的，让我把一切都告诉你吧：有人正在给他说媒，那女的很有钱，门第也高；亲戚也很显赫。他父亲硬要他娶她，你是知道的，他父亲诡计多端；他已经上足了所有的发条：这机会可遇而不可求，十年也碰不到一次。有钱有势……听说，她还长得很漂亮，受过良好的教育，心眼也好——全好；阿廖沙对她已经一见钟情。再说，他父亲也想赶紧把他的事给了了，卸下这包袱，这样他自己就可以结婚了，因此他决定千方百计地非把我们俩的关系拆散不可。他怕我，怕我影响阿廖沙……”

“难道公爵知道你们彼此相爱？”我诧异地打断她的话道，“他不过是怀疑，而且连这也没有把握嘛。”

“他知道，全知道。”

“那么是谁告诉他的呢？”

“不久前阿廖沙把什么都告诉他了。他亲口告诉我，他把这一切都告诉父亲了。”

“主啊！你们是怎么搞的嘛！他自己把一切都说了出来，偏

又赶上这时候？……”

“别责怪他啦，万尼亚，”娜塔莎打断道，“也别取笑他！他跟其他人不一样，是不能理喻的。要公道，要知人论事。他跟我不同。他是个孩子；他受的教育也与我们不同。难道他明白他在做什么吗？见面后给他的第一个印象，别人对他只要略施影响，就足以使他背离他一分钟前矢志追求的一切。他这人没有性格。比如说，他可以向你起誓，可是在同一天，他又会同样诚实地献身于另一个女人；而且他还会第一个跑来找你，把这事告诉你。他说不定也会做坏事；但决不能因为他做坏事而对他横加指责，只能可怜他。而且他也能作自我牺牲，甚至是很大的自我牺牲！可是只要他一遇到什么事，得到了什么新的印象，他又会把以前的一切丢诸脑后。如果我不经常守着他，他也会把我忘了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啊，娜塔莎，也许这都不是真的，只是谣传罢了。像他这么个毛孩子哪能结婚呢！”

“告诉你吧，他父亲另有企图。”

“你怎么知道那女的很漂亮，他已经对她一见钟情了呢？”

“是他自己告诉我的。”

“什么！是他自己告诉你他可能爱上别人，因此让你现在为他作这样的牺牲吗？”

“不，万尼亚，不！你不了解他，你同他相处不长；只有接近他才能了解他，然后才能对他作出评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心比他的心更诚实，更纯洁的了！怎么？难道让他说谎好？至于说他一见钟情，那是因为只要我一星期不跟他见面，他就会把我忘了，爱上另一个女人，可是后来只要他一见到我，他又会再次拜倒在我的脚下。不！让我知道，不向我隐瞒这点，这就算好的了；否则我会得疑心病死掉的。是的，万尼亚！我已经拿定了主意：如果我不是永远地、经常地、每一刹那都守着他，他就会不

爱我，忘记我，抛弃我。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任何别的女人都可以牵着他的鼻子走。那时候我该怎么办呢？那时候我会死的……死又算得了什么！现在我还乐于死呢！没有他，我活着有什么意思？这比一切痛苦还痛苦，不如干脆一死了之！噢，万尼亚，万尼亚！要知道，现在我为了他抛弃了父亲和母亲，毕竟还能留下点什么！你别劝我了：一切都决定了！他必须每一小时，每一刹那都待在我身边；我不能回去。我知道我毁了我自己，也毁了别人……啊，万尼亚！”她蓦地叫道，浑身开始发抖，“要是他当真不爱我了，怎么办呢？要是你刚才说的是真的（我可从来没有说过这话），你说他只是在骗我，仅仅看起来好像是诚实和真诚的，其实却是个坏人，追求虚荣的人，那怎么办呢！现在我站在你面前替他辩护；而他说不定正和别的女人在一起鬼混，在偷偷地笑我哩……而我却自己犯贱，抛弃了一切，在大街小巷来来回回地找他……唉，万尼亚啊！”



从她心里迸发出来的这声长叹，包含着多少隐痛啊，我悲不自胜，心如刀绞。我明白，娜塔莎已经身不由己，完全失去了自制力。只有盲目的、疯狂到极点的嫉妒，才会使她作出这种不顾一切的决定。但是我自己也妒火中烧，醋劲大发。我忍无可忍：一种卑劣的感情使我忘乎所以。

“娜塔莎，”我说，“只有一点我不明白：既然你刚才说他这个那个的，你怎么还能爱他呢？你不尊重他，你甚至也不相信他的爱，可你却一条道走到黑地要去找他，为了他，把所有的人全给毁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会苦苦地折磨你一辈子，而你也会苦苦地折磨他一辈子的。因为你太爱他了，娜塔莎，爱得过了头。我不明白这样的爱。”

“是的，我像疯子一样爱着他，”她答道，似乎痛苦得脸刷地白了。“我可从来没有这样爱过你，万尼亚。我自己也知道我疯了，不应该这样爱一个人。我爱得超越了常规……听我说，万尼

亚：我过去就知道，甚至在我们最幸福的时候我就预感到，他只会给我带来痛苦和磨难。但是有什么办法呢？现在甚至为他而历尽苦难我也认为是幸福。难道我找他就是为了寻求欢乐吗？难道我不是事前就知道，在他那里等候我的是些什么，我在他那里将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吗？要知道，他曾经海誓山盟地说他爱我，许了很多愿：可是我对他的话一句也不信，我过去没把他的话当真，现在也丝毫没把他的话当真，虽然我知道他没有对我说过谎，而且他也不会说谎。我曾经亲口对他说过，我不想用任何东西来捆住他的手脚。这样对他倒好些：谁也不喜欢束缚，我就是头一个。然而，我还是乐于做他的奴隶，心甘情愿地做他的女奴，经受他加在我头上的一切，一切，只要他能够跟我在一起，只要我能够看着他！哪怕他爱上了另一个女人也无妨，只要他能够当着我的面，只要我能够在他身旁……这不是犯贱吗，万尼亚？”她骤然问道，用一种发高烧的、充血的眼睛望着我。刹那间，我似乎觉得她在说胡话。“居然愿意这样，这不是犯贱吗？也没什么！我自己就说这是犯贱，如果他抛弃了我，我将跟着他跑到天涯海角，哪怕他推开我，哪怕他赶我走，我也认了。可是现在你却苦口婆心地劝我回去——如果依了你，会有什么结果呢？即使我回去了，明天还会再走，他一下命令，我就走；把我当条狗似的，吹声口哨，吆喝一声，我就会跟着他跑……真是磨难啊！我不怕他加给我的任何磨难！只要我知道，我在因他而受苦受难……啊，真是一言难尽啊，万尼亚！”

“那，两位高堂呢？”我想。她好像已经把他们忘了。

“难道他不想跟你结婚吗，娜塔莎？”

“答应过，他倒是一直答应的。他现在所以叫我来，就为了明天在城外偷偷地结婚；不过他并不知道他在做什么。说不定他连怎么结婚也不知道。他哪当得了丈夫呀！可笑，这倒是真的。他一结婚就会感到不幸，就会埋怨……我不希望他在任何时候和



在任何事情上埋怨我。我可以把一切都给他，就让他什么也不给我好了。如果他结了婚会感到不幸，那该怎么办呢，何苦让他感到不幸呢？”

“不，我简直越听越糊涂了，娜塔莎，”我说，“怎么，你现在直接去找他？”

“不，他答应到这里来，把我带走；我们说好了的……”

她说罢，望眼欲穿地向远处张望，但是了无人影。

“他还没来！你倒先来了！”我愤愤地叫道。娜塔莎好像挨了一拳似的身子摇晃了一下。她的脸一阵扭曲，痛苦地变了样。

“说不定，他根本就不会来，”她说道，发出一声苦笑。“前天他写信给我，说我如果不答应他到这里来，那他就只好放弃到城外去跟我结婚的决定了；他父亲就会把他送去见他的未婚妻。而且他写得那么简单，那么自然，好像这事根本无所谓似的……如果他当真去看她了，怎么办呢，万尼亚？”

我无言以对。她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她的眼睛闪出了光。

“他肯定在她那儿，”她几乎听不出来地说道，“他希望我不要到这里来，这样他就可以问心无愧地去找她了，然后就说他没有错，因为他预先打过招呼，是我自己没来。我惹他讨厌了，所以他才躲着我……唉，上帝！我是疯子！要知道，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对我说过，他烦我……我还等什么呢！”


“他来了！”我叫道，突然看见他在远处的滨河路上。

娜塔莎打了个寒噤，一声惊呼，注视着渐渐走近前来的阿廖沙，蓦地甩开我的胳膊，向他飞奔而去。他也加快了步伐，一分钟后，她已经被搂在他的怀里了。街上，除了我们仨以外，没一个人。他俩喜笑颜开地亲吻着；娜塔莎一边笑一边哭，全凑到了一块儿，倒像他俩久别重逢似的。她那苍白的脸蛋变得红喷喷的；她简直好像发了狂……阿廖沙发现了我，立刻向我走过来。



## 第九章

虽然在这一刻以前我见过他许多次，我仍旧仔仔细细地端详着他；我看着他的眼睛，好像他的眼神能解除我的全部困惑似的，能够向我说明：这个孩子到底用什么，怎么能使她如此着迷，怎么能在她心中燃起如此疯狂的爱情——这爱情居然使一个人忘记了自己的天职，居然使她冒冒失失地牺牲迄今为止她认为是至高无上的最神圣的一切？小公爵抓住我的两手，紧紧地握了握，他那目光温柔而又明亮，长驱直入地钻进了我的心窝。



我感到，因为他是我的情敌，单凭这一点，我对他遽下结论，难免有错。是的，我不喜欢他，而且我承认我永远也不会喜欢他，但是，认识他的人当中，也许就我一个人不喜欢他。他身上有许多东西使我一见就反感，甚至他那优雅的外表也引起我的反感，也许正因为它似乎太优雅了。后来我才明白，就在这一点上，我的看法也有欠公允。他潇洒挺秀，风度翩翩；他的脸呈椭圆形，总是那么苍白；一头金黄色的头发，一双蓝蓝的大眼睛，温柔敦厚而又若有所思，有时候会突然焕发出一种异彩，显得十分憨厚，十分天真和快活。他那丰满、不大、红艳艳的嘴唇，轮廓十分优美，几乎永远带着一种貌似严肃的气质；因此，每当他嘴上突然浮现出一丝微笑，便使人感到尤为意外和可爱；这微笑是那么天真，那么憨厚，不管您当时的心情如何，都会立刻感到一种需要，非得对他报之以同样的微笑不可。他的穿着并不讲究，但永远十分优雅；看得出来，这种风流潇洒，他并没有费丝毫力气，而是与生俱来的。诚然，他身上也有一些不好的习气，一些貌似高雅的坏习惯：轻浮、自鸣得意、貌似有礼的放肆。但

是他胸襟坦荡，心地淳厚，总是他先揭露自己身上的坏习惯，表示认错，并嘲笑自己积习难改。我觉得，这个大孩子，甚至开玩笑时都不会撒谎，即使说了慌，也多半是他自己都不曾觉得这有什么不好。甚至他身上最自私自利的东西也让人觉得不知怎的很可爱，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对人直言不讳，而不是藏着掖着。他没有任何隐私。他内心懦弱、轻信胆怯；他毫无主见。欺负他，欺骗他，就像欺骗和欺负一个孩子，使人觉得罪过而又于心不忍。他天真得跟他的年龄很不相称，对于人情世故几乎一无所知，话又说回来，他即使活到四十岁，恐怕也是浑浑噩噩，一无所知。这种人好像注定了永远长不大。我觉得，没有一个人会不喜欢他。他会像孩子似的对您表示亲热。娜塔莎说得对：当他屈从于某个人的强大影响，也可能做坏事；可是后来，等他一旦意识到自己错了，造成了严重后果，我想他会后悔死的。娜塔莎本能地感觉到，她将成为支配他的主人；他甚至可能成为她的牺牲品。她预先品尝到了如痴似狂地爱一个她所爱的人，并且折磨他，使他痛不欲生的快乐，也许正由于她爱他，才迫不及待地先委身于他，成为他的牺牲品。但是在他的眼睛里也闪耀着爱情的光芒，他欢天喜地地望着她。她得意洋洋地瞅了我一眼。此刻，她忘掉了一切——忘掉了父母，忘掉了离别，也忘掉了心头的疑虑……她很幸福。

“万尼亚！”她叫道，“我对不起他，我配不上他对我的深情厚意。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阿廖沙。忘掉我的坏念头吧，万尼亚。我会想办法弥补这个的！”她无限深情地望着他，加了一句。他微微一笑，亲吻了一下她的手，但是还没有松开她的手，就转过身来对我说道：

“请不要见怪。我早就想把您当作我的亲哥哥好好地拥抱拥抱您了；她跟我说了许多关于您的事！我跟您至今只有点头之交，不知怎的还没成为朋友吧，而且……请原谅我俩。”他又低





声加了一句，说罢脸微微一红，同时笑容可掬地粲然一笑，使我不能不满心欢喜地来回答他的问候。

“是的，是的，阿廖沙，”娜塔莎接口道，“他是我们的人，他是咱俩的哥哥，他已经原谅我们了，没有他的帮助，咱俩是不会幸福的。我已经跟你说过了……唉，咱俩真是狠心的孩子，阿廖沙！但是我们可以三个人住在一起呀……万尼亚！”她继续道，她的嘴唇在发抖，“现在你回去吧，回到他们身边去吧；你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即使他们不肯原谅我，但是看到连你也原谅我们了，说不定他们也会对我心软的。你可以把一切都告诉他们，用你自己发自内心的话把一切都告诉他们；你先好好想想，怎样说才能打动他们……请你保护我，救救我吧；告诉他们事情的原委，原原本本地说，你自己怎么理解就怎么说。我说万尼亚，要是我今天没有遇见你，说不定我还下不了这个决心呢！你是我的救星：我立刻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了，你肯定会有办法的，起码让他们乍一听到这一可怕的消息时，你能说得宛转点。噢，我的上帝，上帝啊！……请你替我告诉他们，万尼亚，我知道，我现在这样做是不能饶恕的：即使他们饶恕了，上帝也不会饶恕我；但是，即使他们诅咒我，我也要为他们祝福，一生一世替他们向上帝祷告。我的整个心都跟他们在一起！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全都幸福呢！为什么，为什么啊！……上帝！我究竟做了什么事啊！”她忽然叫道，好像突然清醒过来似的，怕得浑身发抖，用两手捂住了脸。阿廖沙搂着她，默默地把她紧紧地贴在胸前。大家相对默然，过了几分钟。

“您竟好意思让她作出这样的牺牲！”我责备地望着他，说道。

“请不要见怪！”他又重复以前说过的话道，“我向您保证，现在所有这些不幸，虽然是很大的不幸——不过是暂时的，一忽儿就过去了。对这点我完全有把握。一咬牙就熬过去了；同样的

话她也对我说过。您知道：罪魁祸首就是我们两家的所谓面子，这些完全不必要的争执，还有那打不完的官司！……但是……（这事我考虑了很久，真的，）这一切必须终止。我们大家一定会和好如初，那时候我们又会非常幸福了，以至两家的老人看见我们这样，也就会言归于好了。谁知道呢，也许正是我们俩的婚姻将会促使他们和解！我想，甚至不可能不这样。您说呢？”

“您刚才说到婚姻，你们俩究竟什么时候结婚呢？”我看了一眼娜塔莎，问道。

“明天或者后天；起码，后天是肯定的。您知道吗？我自己还不大清楚哩，实话告诉您吧，在那儿，我还没做任何安排。我想，说不定娜塔莎今天不会来。再说，我父亲今天一定要带我去见我的未婚妻（您知道吗，有人正在给我说媒；娜塔莎告诉过您吗？不过我不愿意）。因此我对一切还没把握。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后天我们肯定结婚。起码，我这么觉得，因为不这样不行。明天，我们就动身离开这里走普斯科夫大道。那儿不远有一座村庄，村里，我有个老同学，贵族学校的，是个非常好的人；也许，我还可以介绍您跟他认识认识。在那儿的村子里有位神父，不过我也说不清那儿是不是有神父<sup>①</sup>。本来应当先打听一下，但是我抽不出时间……不过话又说回来，说真的，这一切都是小事。只要把主要的事办妥就行了。比如说，可以从附近的什么村子里请一位神父来；您说呢？要知道，那儿附近肯定有村庄！只可惜我至今还没来得及给那里写过一行字；应当先打个招呼的。我那朋友现在不在家也说不定……但是——这都无关紧要！只要打定了主意，到时候一切就会迎刃而解，对不对？暂时嘛，让她先待我那儿，待到明天或者后天。我租了一个独门独户的套间，等我们回来后就住那儿。我再不到我父亲那儿去住了，对不？您



<sup>①</sup> 基督徒结婚，必须在教堂里由神父主持婚礼，方才有效，合法。

可以到我们这儿来作客；我安排布置得可漂亮啦。我的那些同学<sup>①</sup>也会常常来看我们；我要举行晚会……”

我困惑而又悲哀地望着他。娜塔莎以目示意，恳求我不要对他求全责备，要宽大为怀。她听着他说话，脸上浮现出一丝悲哀的微笑，与此同时，又似乎在欣赏他，有如欣赏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听着他那虽然不懂事，但却十分可爱的唠叨似的。我不以为然地看了看她。我感到难过，受不了。

“那么令尊呢？”我问，“您有把握他会原谅您吗？”

“肯定；此外他还有什么办法？换句话说，一上来，他肯定会诅咒我；甚至十拿九稳。他就是这么个人；对我严厉极了。说不定还会去找什么人，告我的状，一句话，他肯定要摆一摆他做父亲的威风……但是您知道这一切都是做做样子的。他爱我爱得要命；发一通脾气，也就原谅我了。于是大家言归于好，我们大家又会很幸福了。她父亲也一样。”

“如果他不原谅呢？您想过这点吗？”

“一定会原谅的，不过不会很快也说不定。那有什么？我要证明给他看，我也是有性格的，他老骂我，说我没有性格，说我不动脑子。现在就让他看看我有没有脑子吧。一个人成家立业，可不是开玩笑的；那时候，我就不不再是孩子了……换句话说，我要成为一个跟大家一样的人……成家立业就要有个成家立业的样子。我要工作，我要自食其力。娜塔莎说，这比我们大家靠别人来养活要好得多。您不知道她对我说过多少金玉良言啊！要是我，我是永远想不出这些道理来的——我从小娇生惯养，受的教育不同。当然，我也知道我不爱动脑子，几乎什么也不会；但是，您知道吗，前天我忽发奇想，虽然现在说，还不是时候，但

<sup>①</sup> 指贵族学校的同学。该校指亚历山大（皇村）中学（创建于一八一一年），从一八四八年起，改为高等学校，专门培养贵族青年，毕业后出任文职。

是我还是想跟您说说，因为也可以让娜塔莎顺便听听，您也可以帮我们出出主意。是这么回事：我想跟您一样，写小说，卖给杂志社。您可以帮帮我的忙，给杂志社推荐一下，行不行？我就指望您了，昨天我想了一夜，构思了一部小说，就这样，作为试笔，您知道吗：说不定会搞出一部非常好的东西来的。题材我是从斯克里布<sup>①</sup>的喜剧里选出来的……不过以后我再跟您详谈吧，主要是写小说，人家给钱……人家不就给了您钱了吗！”

我哑然失笑。

“你笑我，”他说，我笑，他也跟着笑。“不，您听我说嘛，”他以一种匪夷所思、憨态可掬的神态补充道，“您别看我表面是这样；真的，我的观察力可敏锐啦，敏锐极了；将来您自己会看到的。为什么不试试呢？能搞出点什么名堂来也说不定……话又说回来，你可能说得也对；我对现实生活一无所知；娜塔莎也跟我这么说；其实，这话大家也都跟我说过；我哪当得了什么作家呢？您笑吧，笑吧，帮助我改正吧；要知道，您这样做是为了她呀，而您是爱她的。我实话告诉您吧：我配不上她；我感觉到这个；对此，我心里很难过，我也搞不清她为什么这样爱我？看来，为了她，我得把整个生命献出来才成！真的，在这以前我什么也不怕，现在倒怕起来了：我们打算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吗！主啊！难道当一个人完全献身于自己的天职的时候，老天爷就存心跟他作对，硬让他一无能力二不能当机立断地去履行自己的天职吗？您是我们的朋友，请您帮帮我们的忙吧！我们现在就只剩下您一个朋友了。而我一个人又懂得什么呢！对不起，我对您抱着这么大的希望；我认为您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人，比我强多了。但是我会改过自新的，您放心，我一定要配得上你们二位。”



<sup>①</sup> 斯克里布（一七九一—一八六一），法国剧作家，是许多闹剧和喜剧的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他的作品是法国资产阶级理想和审美观的反映。

他说罢又握了握我的手，他那双秀美的眼睛里闪出了善良而又美好的感情。他那么信赖地向我伸出了手，那么相信我是他的朋友！

“她会帮助我改过自新的，”他继续道，“话又说回来，您也别太往坏处想了，也别太为我们难过了。我毕竟还是有希望的，而且希望很大，至于物质方面，我们完全有保证。比方说吧，即使写小说的事办不成（说实话，不久前，我还认为写小说是犯傻，现在我把这事说出来也无非要听听您的意见）——即使写小说的事办不成，我起码总可以去教教音乐吧。您不知道我懂音乐吗？即使靠这个来生活，我也并不认为丢人现眼。在这方面我的思想是完全新的。是的，此外，我还有许多贵重的小摆设和首饰；要这些东西干吗？我可以把它们卖了，要知道，我们靠变卖这些东西就可以生活多长时间啊！最后，万不得已，我说不定还真会去找个事情做做。父亲知道了只会高兴；他老催我出去做事，可是我老是推托身体不好。（话又说回来，爸爸已经替我捐了个官。）他一旦看到，结婚给我带来了好处——准高兴，也就原谅我了……”

“但是，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您有没有想过，令尊大人和她的父亲之间如今会闹出什么事情来呢？您认为今天晚上他们家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说罢用手指了指听到我的话后面如死灰的娜塔莎。我对她太没有恻隐之心了。

“是的，是的，您说得对，这太可怕了！”他回答，“我已经想过这事，心里很痛苦……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您说得对：只要她的父母肯原谅我们就好啦！您不知道我有多么爱他们！他们就像我的亲生父母一样，可是我却这样来报答他们！……唉，这些争吵，这些打不完的官司啊！您没法相信，我们现在对这个感到多么不愉快！他们为什么要吵架呢！我们大家彼此这样相爱，还

吵什么呢！还不如言归于好，这事也就了啦！真的，我要是他们的话，准这么干……我听了您的话以后心里很害怕。娜塔莎，咱俩想做的事简直太可怕啦！我以前就说过这话……是您坚持非这么办不可的……但是您听我说，伊万·彼得罗维奇，也许，这一切还能补救；您说呢？他们最后总归会和解的！我们来做工作，让他们言归于好。就这么办，一定要这样；他俩看到咱俩相亲相爱就坚持不下去了……就让他俩诅咒咱们好啦，可是我们仍旧爱他们；他俩就坚持不下去了。您没法相信，我那老父亲的心有时候是多么善良啊！他是刀子嘴豆腐心，换了一种情况，他是非常通情达理的。您不知道他今天跟我说话，开导我的时候，态度有多温和！可是今天我却偏跟他作对；我心里有多难过啊。这都是因为这些混帐的成见作怪！简直都疯了！要是他能够好好看看她，哪怕跟她待上半小时，那该多好啊！他肯定会立刻答应我们的婚事的。”阿廖沙一边说这话，一边温柔而又含情脉脉地瞥了娜塔莎一眼。

“我曾经满怀喜悦地想象过一千次，”他又继续自己的唠叨，“他见了她肯定会非常喜欢她的，她一定会使他们所有的人赞不绝口。要知道，他们压根儿就没见过这样的姑娘！我父亲深信，她肯定是个诡计多端的狐狸精。我的责任是替她恢复名誉，我说到做到！啊，娜塔莎！大家伙都会喜欢你的，肯定。没有一个人会不喜欢你，”他兴高采烈地加了一句。“虽然我根本配不上你，但是你要爱我呀，娜塔莎，我一定……你是知道我的！为了我们的幸福，我们需要的东西并不多呀！不，我相信，我相信今晚一定会带给我们大家幸福、和平与安详。愿今晚美满幸福！对不对，娜塔莎？但是你怎么啦？我的上帝，你怎么啦？”

她的脸色一片死灰。当阿廖沙夸夸其谈的时候，她一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但是她的目光变得越来越浑浊，越来越凝然不动，脸色也变得越来越苍白了。我觉得，最后，她已经不是在



听，而是处在一种昏迷状态。阿廖沙的惊呼好像使她骤然惊醒了。她清醒过来后，仓皇四顾，突然——奔到我的身边。她急急忙忙，似乎匆匆地，又好像躲着阿廖沙似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交给了我。这信是写给两位高堂的，头天晚上就写好了。她把信交给我的时候，定睛注视着我，好像她的目光已经跟我拴在一起了似的。这目光里是一片绝望。我永远也忘不了她此时此刻那可怕的眼神。我也感到一阵恐惧；我看到，她现在才完全感觉到自己行为的可怕后果。她使劲想对我说些什么；甚至都张开了嘴，可是却突然晕过去了。我急忙上前扶住了她。阿廖沙的脸都吓白了；他给她揉太阳穴，亲吻她的两手和嘴唇。过了约莫两分钟，她才清醒过来。不远处停着一辆出租马车，阿廖沙就是坐这辆马车来的；他招呼把马车赶过来。娜塔莎上车时像疯子似的抓住了我的手，一滴热泪滚下来，灼痛了我的手指。马车开动了。我目送着她，又在原地站了很久。我的全部幸福就在这一分钟毁灭了，我这一生也随之断为两截。我痛苦地感觉到了这点……我慢慢地动身回去，循着原路，回到两位老人家身边。我不知道该跟他们说什么，进去后该怎么见他们？我的思想麻木了，两腿也发软了……

这就是我的全部幸福史；我的恋爱故事也就这么结束和收场了。现在我再继续讲前面中断了的故事。

## 第十章

史密斯死后约莫过了五天，我搬进了他的房间。那天一整天我都感到不胜凄凉。天气阴冷；下着湿雪，其中半是雨点。直到傍晚，也就一刹那工夫，太阳才露了下头，一缕迷了路的阳光，

大概是出于好奇，窥视了一下我的房间。我开始后悔不该搬到这里来的。话又说回来，房间倒很大，就是太矮了些，而且被煤烟熏得漆黑，有一股霉味，虽说也有几样家具，但是显得空落落的，让人感到不愉快。我当时想，我在这间屋里非得把我最后一点健康彻底毁了不可。果然不出所料。

那天上午，我一直在整理自己的文稿，把它们分门别类地归置好。由于没有公文包，搬家的时候我只能把它们塞在枕头套里；所有的东西都揉成了一团，全弄乱了。后来我坐下来写作。当时，我还在写我那本大部头的长篇小说；但是脑子里乱糟糟的，进行得很不顺利；脑子里想的全不是那么回事……

我扔下笔，坐到窗口。暮色渐浓，但是我心头却越来越凄凉。令人苦恼的思想纷至沓来，把我围困在中间。我总觉得，我最后非在彼得堡给毁了不可。春天快要到了；我想若是我能冲出这间蜗居，到大千世界去呼吸一下田野和森林里的新鲜气息，也许我才能死而复苏，恢复活力；而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田野和森林了！……我记得，我还忽发奇想，如果能够使用一种法术或者出现什么奇迹，使我把近年来经历和感受到的一切，一股脑儿都忘了，那该多好；忘却一切，使头脑焕然一新，精力充沛地一切从头开始，该多好啊。当时，我对此还存着幻想，希望能够死而复活。“哪怕进疯人院也不错嘛，”我终于决定，“只要能想个法子把整个脑子翻个过儿，把它重新安排好后，再病愈出院。”当时我仍旧渴望生活和相信生活！但是，我记得，当时我不禁哑然失笑。“从疯人院出来后再干什么呢？难道还写小说？……”

我就这样想入非非地苦度时光，与此同时，时间却慢慢地过去了。黑夜渐渐降临。我约好在这天晚上跟娜塔莎见面；还在头天晚上她就写了一封短信给我，让我务必前去看她。我跳起来，开始穿戴，准备出门。即使她不叫我去，我本来也想赶快冲出这房间，随便上哪儿，哪怕去淋雨，哪怕去蹚泥塘。





随着黑暗的逐渐降临，我住的这屋子也好像变得越来越大了，向四下里扩展。我不由得想到，我一定会在每天夜里和每个角落看到史密斯：他将会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着我，就像坐在那家食品店里看着亚当·伊万诺维奇那样。在他的脚旁则躺着阿佐尔卡。就在这时候，我遇到了一件使我大吃一惊的事。

不过我应该坦白承认：由于神经衰弱，也可能由于我在新居中的种种新感受，也可能由于不久前的内心抑郁，从暮色刚一降临，我就慢慢地逐渐陷入我在病中每逢深夜如今常常向我袭来的那种心态，这种心态我称之为神秘的恐怖。这是对于某种东西的恐惧，这恐惧无比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令我万分痛苦，这究竟是什么，我也无以名状，它匪夷所思，在常态中简直不可能存在，但是它一定，也许就是此时此刻，便会幻化成形，仿佛公然嘲弄理智所能提出的一切理由，向我走来，而且像一个无庸置辩的事实似的站在我面前，阴森可怖，青面獠牙，铁面无情。尽管理智提出各种各样的理由让我不必害怕，可是这恐惧在通常情况下还是越来越强烈，因而最后，尽管理性在这时候也许已经更明朗了，然而理性还是渐渐失去足以抵抗这种感觉的任何能力。这种感觉根本不听理性提出的理由，理性逐渐变得毫无用处，这种精神上的裂变更加深了生怕出现什么的胆战心惊的苦恼。我觉得这苦恼有点像活人害怕死人似的。但是，在我的苦恼中，到底将会发生何种危险的不确定性，更加剧了我的内心痛苦。

我记得，我站在那里，背对着门，正要从桌上拿起礼帽，就在这时候，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只要我回过头去，一定会立刻看到史密斯：他先是轻轻地推开门，站在门口，打量一眼室内；然后低下头，轻轻地走进来，站在我面前，用他那双浑浊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然后突然对我大笑不止，他张开了他那没牙的嘴，发出听不见的笑声，笑得前仰后合，而且还会前仰后合地一直笑下去，笑很长时间。我恍恍惚惚地看到的这一切，突然在

我的想象中异常鲜明和清晰地浮现出来，与此同时，我心中又突然确立了一个非常充分，非常坚定的信心：这一切一定会不可避免地发生，而且已经发生了，仅仅因为我背对着门，看不见罢了，而且就在这一刹那，说不定房门已经开了。我迅速回过头去一看，怎么回事？——门当真开了，轻轻地，无声无息地，跟我一分钟前想象的情况一模一样。我一声惊呼，很久没人出现，好像这门是自动开开的；蓦地，在门口，出现了一个怪影；据我在黑暗中的目力所及，我看出，这人的眼睛在牢牢地盯着我，打量着我。我全身毛骨悚然。使我恐怖万状的是，我看到，这是个孩子，一个小女孩，如果这就是史密斯的阴魂，也不会使我如此害怕——此时此刻，在我的房间里，竟奇怪地、出人意外地出现了一个我所不认识的小孩，我不禁大惊失色。

我已经说过，她无声无息地、慢慢地推开了门，好像不敢进来似的。她的身子出现后，便站在门口，诧异地、几乎呆呆地望着我，望了很长时间；最后又轻轻地、慢慢地向前跨出了两步，在我面前停了下来，仍旧一言不发。我把她看得更真切了些。这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小小的个儿，瘦瘦的身子，脸色苍白，好像大病初愈似的。这就使她那黑黑的大眼睛显得更亮了。她的左手在胸前攥着一块满是破洞的旧披巾，用来遮挡她那因为夜晚寒冷仍在发抖的胸部。她身上的衣服真可称之为一堆破烂；一头浓黑的头发没有梳理，蓬乱地披散着。我们就这样你看我，我看你地站了约莫两分钟。

“外公呢？”她终于用一种勉强听得出来的、嘎哑的声音问道，好像她的肺部或者喉咙有病似的。

她一开口说话，我那神秘主义的恐怖感就烟消云散了。她来找史密斯；出乎意外地出现了他的踪迹。

“你外公？他已经死了呀！”我突然说，完全没料到她会问这话，因此也没有准备好回答，但是我刚说出口又后悔了。她保持



原来的姿势站了约莫一分钟，突然浑身发起抖来，而且抖得很厉害，好像她身上正在酝酿一种危险的神经性发作。我急忙过去扶住她，不让她跌倒。几分钟后，她好了些，我清楚地看到，她作出了非凡的努力，想在我面前掩饰她内心的激动。

“请原谅，请原谅我，小朋友！请原谅，我的孩子！”我说，“我冒冒失失地向你胡言乱语，说不定我弄错了……可怜的孩子！……你找谁呀？住在这里的那位老人家吗？”

“是的，”她费劲地悄声道，不安地望着我。

“他姓史密斯？是不是？”

“是一是的！”

“那么他……那就对了，他的确死了……不过你不要难过，我的宝贝儿。你怎么不来了呢？你现在打哪来？他是昨天下葬的；他死得很突然，是得急病死的……那么你是他的外孙女喽？”

小女孩没有回答我那些急匆匆的乱七八糟的问题。她默默地扭转身子，轻手轻脚地走出了屋子。我惊魂未定，因此既没有挽留她，也没有进一步询问她。她走到门口又停了下来，向我半转过身子，问道：

“阿佐尔卡也死了吗？”

“是的，阿佐尔卡也死了，”我回答，我觉得她问得很奇怪：倒像她深信阿佐尔卡非得跟老人一起死不可似的。这小姑娘听到我的回答后，又无声无息地走出了屋子，小心翼翼地随手带上了门。

一分钟后，我跑出去追她，我感到太遗憾了，怎么能让她走呢！她走出去时声音很轻，因此我没有听见她推开通楼梯的另一扇门的声音。我想，她还来不及下楼，因此我就站在外屋倾听。但一切都静悄悄的，也听不到任何人的脚步声。只听到楼下什么地方有一扇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一切又归岑寂。

我急忙下楼。楼梯紧对着我的房门，从五楼到四楼，盘旋而

下；四楼以下就是直上直下了。这楼梯又脏又黑，永远是黑黢黢的，在那些隔成一个个小间的公寓大楼里，楼梯上总是这样。这时楼梯上已经全黑了。我摸索着下到四楼，停了下来，这时我忽然灵机一动，在这儿的过道屋里肯定有人，而且在躲着我。于是我就伸手去摸；那小姑娘就在这里，脸对着墙，躲在一个旮旯里，在不出声地哭。

“我说你有什么好怕的呢？”我开口道，“我吓着你了，是我不对。你外公死的时候提到你了；这是他最后的话……我那里还有些书，大概是你的。你叫什么？你住哪？他说在六条……”

但是我没有把话说完。她一声惊呼，好像因为我知道她住哪儿，她伸出她那骨瘦如柴的手把我一把推开，急忙跑下了楼。我跟着她；我还听得见她在下面的脚步声。突然，脚步声戛然而止……当我跑到外面的时候，她已经不见了。我沿着升天大街跑去，跑了一段路以后，我发现，我怎么找也是白费力气：她失踪了。我想：“她下楼的时候大概在什么地方躲起来了。”



## 第十一章

但是，我刚踏上升天大街又潮又脏的人行道，突然撞见了一个人，这人耷拉着脑袋，急匆匆地走着，分明心事重重，无暇他顾。使我大为诧异的是，我一眼看出，这是伊赫梅涅夫他老人家。这天晚上我两次与人不期而遇。我知道，三天前他老人家身染微恙，但来势甚猛，不料在这么潮湿的天气我竟突然在大街上遇到了他。再说，过去，他晚上几乎是从来不出门的，自从娜塔莎出走以后，也就是说几乎有半年之久，他根本就不爱出门。他看到我后高兴极了，但是那份高兴劲儿显得有点反常，好像终于

找到一个可以把心中的积愆向之一吐为快的朋友似的。他抓住我的手，紧握着，也不问我上哪儿，便拽着我跟他走。他好像忐忑不安，有什么心事，急煎煎的，十分激动。“他这是上哪呢？”我寻思。问他是多余的；他变得非常多疑，有时候随便问他一个问题或者说一个看法，他就认为是指桑骂槐，是侮辱他。

我也斜着眼，把他偷偷地打量了一番：他病容满面，最近以来，他瘦多了；他的胡子大约一星期没有刮了。他的头发已经完全斑白，礼帽被团得皱巴巴的，一头乱糟糟的头发从帽子底下杵出来，一绺绺地耷拉在他那破旧的大衣领子上。我过去就发现，他有时候好像魂不守舍似的；比如说吧，他会忘了屋里并不是他一个人，可是他却一个人自言自语，甚至还指手画脚。看着他那副模样真让人难受。

“嗯，怎么样，万尼亚，怎么样啊？”他开口道，“上哪？小老弟，我出门有事，你身体还好吗？”

“倒是你身体好吗？”我回答，“不多几天前您还有病，怎么出来了呢？”

老人家没有回答，好像没有听清我的话似的。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身体好吗？”

“好，好……不过，她也有点小病。也不知道怎么啦，变得愁眉苦脸的……老想你：你怎么不来呀。现在，你这是上我们家吗，万尼亚？不是？我说不定妨碍你了吧，耽误你办事了？”他突然问道，有点不信任和怀疑地端详着我。多疑的老人变得十分敏感和神经质，要是我现在回答他，我不是去看他们的，他肯定会不高兴，就会冷冷地与我分道扬镳。我急忙作了肯定的回答，说我正是去拜访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虽然我明知道这样做就晚了，也许根本来不及去看娜塔莎了。

“那就太好了，”老人说，听到我的回答后，他完全放心了，“那敢情好……”他又突然闭上嘴，陷入了沉思，好像有什么话

没说完似的。

“是啊，那敢情好！”过了五、六分钟后，他又无意识地重复了一遍，好像从深深的沉思中醒过来似的。“嗯……你知道吗，万尼亚，我们一直把你看作自己的亲生儿子；上帝没有赐福给我和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没有给我们一个……儿子，却把你送给我们了；我一直这么认为。老太婆也这么认为……是的！你对我们一直很孝顺、很亲热。就像孝顺的亲生儿子一样。愿上帝为你的这份孝心赐福给你，万尼亚，就像我们老两口祝福你、爱你一样……是的！”

他说到这里，声音发抖了，等候了片刻。

“是的……嗯，你怎么样？没病吗？你怎么好长时间没上我们家去了呢？”

我把有关史密斯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并且向他表示歉意，因为史密斯的事使我无法分身，此外，我也差点没病倒，因为忙着做这些事，所以没有上大老远的瓦西里岛去看他们（他们当时住在瓦西里岛）。我差点没说漏了，差点没告诉他，这期间，我还是找了个机会去看了看娜塔莎，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老人对史密斯的事很感兴趣。他的注意力变得集中了。他一听说我的新居很潮湿，也许比原来那间还潮湿，可是每月却要付六卢布房租，他就马上焦躁起来。总的说来，他现在变得非常容易冲动，性子也很急。每次遇到这样的時候，只有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能使他平静下来，不过也不是总办得到。

“哼……这都是你搞文学搞出来的，万尼亚！”他几乎怒气冲冲地叫道，“把你弄到了住阁楼，将来还会把你打进棺材，送进公墓！当时我就跟你说过，我早就把丑话说头里了！……B怎么样，还在写评论？”

“他早死了，得了痲病。我好像把这事儿告诉过您了。”

“死了，嗯……死了！活该。怎么，给妻子和孩子留下什么



了吗<sup>①</sup>？你不是说他还有个妻子吗……这些人干吗要结婚呢！”

“没有，什么也没留下，”我回答。

“哼，果然不出所料！”他非常激动地嚷嚷道，好像这事与他休戚相关，不堪回首似的，倒像死去的B是他的亲兄弟。“没什么！也没什么！你知道吗，万尼亚，这事我早料到了，他肯定没好下场，记得吗，还在那时候，你向我对他夸不绝口的时候，说得倒轻巧：什么也没留下！哼……成了名。就算他名垂千古吧，但是这名当不了饭吃。小老弟，关于你，我当时就看得一清二楚，万尼亚；嘴上在夸你，但是我心里有数。那么说，B死了？怎么能不死呢？日子过得好，这地方也好嘛，瞧呀！”

他说时不由得伸出手来，迅速向我指了指那在潮湿的昏暗中闪闪烁烁的街灯照耀下的雾濛濛的街景，指了指那污浊的房屋，因潮湿而发亮的人行道上的石板，那些阴沉着脸、怒气冲冲、浑身湿透的过往行人，以及彼得堡那宛如墨染的苍穹下的整个景色。我们已经走到广场；在我们前面的一片昏暗中，矗立着一尊由几盏煤气灯从下面照亮的纪念铜像<sup>②</sup>，稍远处则是拔地而起的黑黢黢的庞然大物——以撒大堂<sup>③</sup>，由于天空的底色昏暗，轮廓不甚分明。

“万尼亚，你不是说他是好人吗，你说他舍己为人，是个非常好的人，富有感情，而且有良心。唉，他们这些人都是这样的，我是说你的那些有良心的非常可爱的人！但是他们的本事也就是繁殖孤儿！唉，我想，他死的时候一定很快活！……唉——唉！还是随便找个地方赶快离开这里好，哪怕去西伯利亚也比这

① 别林斯基于一八四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死于肺结核，身后别无长物，妻子儿女几乎无以为生。

② 指在彼得堡以撒广场上的沙皇尼古拉一世铜像，建于一八五九年。

③ 以撒大堂座落在彼得堡以撒广场北侧，建于一八一八——一八五八年，高一〇一·五二米，大堂圆顶直径为二一·八三米，是彼得堡市的重要标志。

里强！……你怎么啦，小姑娘？”他看见人行道上有个要饭的小孩，便忽地问道。

这是一个又瘦又小的小女孩，七八岁上下，不会更大，穿着一身肮脏的破衣服；她的一双小脚，光着脚丫子，穿着一双破鞋。她那身徒有虚名的破衣服，早就小得不能穿了，可是她还是拿它使劲裹住她那冷得发抖的小身体。她那又瘦又黄又有病的小脸冲着我们；她胆怯地、默默地看着我们，带着一种逆来顺受、生怕受到拒绝的神态。向我们伸出她那发抖的小手。老人看见她就浑身发起抖来，向她迅速转过身去，甚至把她吓了一跳。她打了个哆嗦，躲开他，往后倒退。

“怎么，你怎么啦，小姑娘？”他叫道，“你倒是怎么啦？要饭是吗？给，给你……拿着，给！”

于是他激动得发抖地、手忙脚乱地开始摸自己的口袋，掏出了两枚或者三枚银币。但是他觉得太少了；又拿出皮夹子来，抽出一张一卢布的钞票（里面也就这一张了），把钱放在小叫花的手里。

“愿基督保佑你，小姑娘……我的好孩子！愿上帝的天使与你同在！”

他用他那发抖的手给那小可怜儿画了个十字；但是他突然看到我在他身边看着他，便皱起眉头，快步走开了。

“万尼亚，你知道吗，这情形我实在看不下去，”他在怒气冲冲的、相当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开口道，“由于该死的父母亲……这些无辜的小生命才流落街头，在寒风中发抖。不过话又说回来，要不是她母亲倒霉透了，谁会让这样的孩子去做这种可怕的事呢！……她家想必还有一些孤儿，这是老大；她有病，我是说她妈；而且……嗯！他们也不是皇亲国戚！万尼亚，世界上有许多孩子都不是皇亲国戚！哼！”

他沉默了约莫一分钟，仿佛难以措辞似的。





“你知道吗，万尼亚，我答应过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他有点语无伦次地开口道，“我答应过她……就是说，我跟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商量好了，我们准备收养一名孤女……随便什么样的都行；就是说，找一个穷孩子，让她到我们家来，来了就不走了；你明白吗？要不，就我们老两口，闷得慌，唉……不过，你知道吗：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有点不赞成。你去跟她谈谈吧，不过，你知道吗，可不要说我让你去的，好像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主意……开导开导她……懂吗？我早想求你这件事了……让你劝劝她，叫她同意，让我自己去求她，总觉得有点儿别扭似的……嗯，说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干吗呢！我要小姑娘干吗？毫无必要；无非为了逗个乐……听听孩子的声音……不过话又说回来，说真格的，我也是替老太婆着想；让她心里快活点，总比守着我一个人强。不过，这都是废话！我说万尼亚，我们这么走，哪年哪月才能走到家呀：咱们叫辆马车吧；要走，路太远了，而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在等我，都等急了……”

我们坐车来到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那儿的时候已经七点半了。

## 第十二章

老两口十分恩爱。爱情和多年的长相厮守，把他俩不可分离地拴在一起了。但是，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不仅现在，甚至过去，在最幸福的时期，对他的老伴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不知怎的也显得有点孤僻，有时甚至很严厉，特别是当着众人的面。在某些感情温柔而又细腻的人身上，有时候往往有一种洁身自好的固执，不愿意暴露自己，甚至对自己心爱的人也不愿意显山露水地表现出自己温情脉脉，不仅人前，甚至私下里也不愿意；而且私下里

犹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仅仅在有时候热情迸发，而且这种热情被压制的时间越长，爆发得就越热烈，越冲动。伊赫梅涅夫老人跟自己的老伴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关系，甚至从年轻时代起，就庶几近之。他尊敬她，而且无限地爱她。尽管她不过是一个心地善良，除了爱他以外别无所长的女人。她由于心地单纯，甚至有时候对他太不含蓄，也太外露了，他曾为之顿足三叹，十分恼火。但是，自从娜塔莎出走以后，他俩不知怎的却变得相互亲热起来了；他俩痛苦地感到他俩在这世界上形单影只。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有时候变得异常忧郁，虽然如此，只要他俩一会儿不见面，甚至只有两小时，他俩也会痛苦地互相思念。他俩似有一种默契，就是只字不提娜塔莎，好像世界上根本没有她这个人似的。当着丈夫的面，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甚至不敢旁敲侧击地、明显地提到她，虽然这样做对她来说十分痛苦。她在自己心里早就原谅娜塔莎了。我们之间也似乎习以为常了，我每次前去，必定给她带去一些有关她那忘不掉的宝贝女儿的消息。

老太太只要长时间听不到消息，就会生病，如果我带了消息去，她就又焦急又好奇地问个没完，连最小的细节都不放过，她在听我的叙述时多少可以“一吐思女之情”，有一次，娜塔莎病了，她差点没吓死，甚至差点没有亲自跑去看她。但是，这是极而言之。起先，她甚至当着我的面都不肯表示她想跟女儿见面，而且每当我们作了一番长谈，她已经从我嘴里问出了我所知道的一切之后，她便认为有必要在我面前装模作样地缩回去，而且肯定会加上一句，说什么虽然她对女儿的命运还是关心的，但是娜塔莎毕竟是个不可饶恕的大罪人。但是这一切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常有这样的情形，当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思女心切，哀哀痛哭，甚至当着我的面用最亲切的名字称呼娜塔莎，痛苦地抱怨尼古拉·谢尔盖伊奇，而且还当着他的面含沙射影地说，虽然十分小心谨慎，说什么有些人就是自尊心太强，心也太狠，说什么我

们就是不肯原谅那些气人的事，那上帝也就不会原谅那些不肯原谅别人的人了，但是超过这一限度，当着他的面，她就不敢多说了。每逢这样的时侯，老人便立刻板起脸，闷闷不乐，紧锁双眉，一言不发，要不就突然顾左右而言他，神态通常表现得异常别扭，声音也特别大，要不，到后来，便拂袖而去，留下我们俩，让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有可能在我面前老泪纵横、长吁短叹地尽情倾吐心头的悲痛。我每次来访，他跟我寒暄问好之后照例就回自己的房间，让我有时间把最近听到的有关娜塔莎的消息统统告诉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这回他也如法炮制。

“我的衣服湿透了，”他一跨进房间就对她说，“我回屋里，你先在这儿坐一会儿，万尼亚。他租了间屋子，遇到了件事；你先告诉她得了。我一会儿就来……”

他说罢便急匆匆地走了，甚至极力不看我俩，仿佛他自己亲自把我们弄到了一起，于心有愧似的。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当他再度回到我们身边的时候，他常常变得对我和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很严厉，肝火很旺，仿佛自己在生自己的气，对自己的温良敦厚和迁就让步感到恼火似的。

“他就是这么个人，”老太太说，最近以来她把对我的那种过分拘谨和所有那些不足为外人道的想法统统抛到一边去了，“他对我老是这样；其实他心里明白，他要的那套把戏我们都懂。干吗在我面前装模作样！我是他的什么人，不相干的外人吗？他跟女儿也是这样。他本来是会原谅她的，甚至于，说不定，他也很想原谅她，只有上帝知道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每天夜里哭，我亲耳听见了！可是表面上却硬充好汉。这人就是死要面子……小老弟，伊万·彼得罗维奇，快告诉我：他上哪啦？”

“你问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不知道；我还想问你哩。”

“我一看见他出去都惊呆了。他有病，又赶上这种天气，天又快黑了；嗯，我想，说不定有什么要紧事吧；但是还有什么事

能比您知道的那事更重要呢？这事，我仅仅在心里琢磨，要问，我可不敢。现在呀，我什么事也不敢刨根问底地问他，主啊，上帝啊，为了他，也为了她，我都担心死了。我想该不会是去找她吧；该不是想要原谅她了吧？要知道，他什么都晓得，关于她的最新消息，他全都知道；我有把握，他肯定知道了，但是这消息他是打哪儿听来的呢，我就猜不透了。昨天他一直闷闷不乐，今天也一样。您怎么不言语呀！说吧，小老弟，那儿还发生了什么事？我一直在等您，就像等候上帝派来的使者似的，真是望眼欲穿。嗯，我说，那坏蛋当真要遗弃娜塔莎吗？”

我立刻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我对她从来都是开诚布公的。我告诉她，娜塔莎跟阿廖沙似乎确有离异的危险，这比他们过去的要和要严重得多；又说娜塔莎昨天给我捎来了一封短信，央求我今天晚上九点钟务必前去看她，因而我本来就没打算今天来看他们；是尼古拉·谢尔盖伊奇硬拽我来的。我向她说了，并且详细解释了，总的说来，目前的情况十分危急；阿廖沙的父亲外出返回已经两星期了，他什么话也听不进去，硬是抓住阿廖沙不放；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阿廖沙自己也舍不得这未婚妻，先就愿意了，听说，甚至都爱上了她。我又补充说，看得出来，娜塔莎的这封短信是在非常激动的情况下写的；她在信中说，今晚一切都会水落石出，什么事水落石出呢？——语焉不详；同样奇怪的是，信是昨晚写的，却约我今天再去，而且约定了时间：九点，因此我非去不可，而且要快。

“去吧，去吧，小老弟，一定要去，”老太太忙道，“不过最好等他出来，你先喝杯茶……啊呀，茶炊还没拿来！马特廖娜！你那茶炊怎么啦？真是强盗，不是佣人！……嗯，你喝完茶后就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快走。不过你明天一定要来把一切都告诉我；而且得早点跑来。主啊！该不是又出了什么倒霉的事吧！还能有什么比现在这情况更糟糕的呢，真是的！要知道，尼古拉·



谢尔盖伊奇什么事都知道了啊，我的心告诉我，他一定都知道了。我从马特廖娜那里听到了许多事，而她是从阿加莎那里听来的，而阿加莎是住在公爵家的玛丽亚·瓦西里耶芙娜的教女……哦，对了，这事你也知道。今儿呀，我那口子尼古拉的脾气可坏啦。我在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瞎叨叨，他差点没冲我嚷嚷，后来他于心有愧，说什么他手头紧。好像他是因为钱才嚷嚷的。吃过午饭，他就去午睡了。我过去往门缝里一看哪（他房门上有这么一道小缝，他压根儿不知道），看见我那宝贝儿正跪在神龛前祷告上帝哩。我一看到这情形就两腿发软。后来，他没喝茶，也没午睡，就拿起礼帽出去了。是四点多的时候出去的。我连问都不敢问：一问他，准冲我嚷嚷。最近以来，他开始动不动嚷嚷，大半是冲马特廖娜嚷嚷，有时候也冲我；而他一嚷嚷，我就两腿失去知觉，吓得魂灵儿都出窍了。我知道他不过是胡来一气，出出气罢了，可是毕竟怪吓人的。他走之后，我连忙祷告上帝，祷告了整整一小时，求上帝让他开开窍，别认死理儿了。她写的那封信呢，给我看看行吗？”

我拿给她看了。我知道，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有个一厢情愿的想法，虽然她常常管阿廖沙叫坏蛋，说他没心肝，是个混帐东西，可是却一厢情愿地希望，到头来，阿廖沙能够娶娜塔莎，而阿廖沙的父亲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也会慨然应允。她甚至向我透露过这层意思，虽然说了又后悔，硬说她压根儿没说过这话。可是当着尼古拉·谢尔盖伊奇的面，她是无论如何不敢造次说出自己的希望的，虽然她也知道，老头早就疑心她有这个想法了，甚至还不止一次含沙射影地责备过她。我想，如果他得知这门亲事真有做成的可能的话，他非彻底诅咒娜塔莎不可，而且硬下一条心，把她从自己心里挖出去，永远忘掉她。

我们当时都是这么想的。他心心念念地盼望女儿回来，但是他盼望的是她一个人回来，而且痛悔前非，跟阿廖沙情断义绝，

一刀两断，把他彻底忘了。这是他饶恕她的唯一条件，虽然他并没有明说，但是看他那模样，那是不言自明和毫无疑问的。

“这孩子没主见，意志薄弱，既无主见，心肠也狠，我一直都这么说，”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又开口道，“连教育孩子都不会，竟教出了这么一个朝三暮四的、没脑子的东西；这么爱他，还想抛弃她，我主上帝呀！我那可怜的孩子会怎样呢！他究竟看上了那新女人什么呢，真叫人纳闷！”

“我听说，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我不同意道，“这未婚妻是个非常迷人的姑娘，连娜塔利娅·尼古拉耶芙娜也这么说。”

“你别信！”老太太打断我的话道，“什么迷人不迷人的？对于你们这帮耍笔杆的，只要是女人就迷人，就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至于娜塔莎夸她，那是因为她心好。她不会抓住他不放，总是原谅他，宁可自己受苦。他对她变了多少次心呀！这帮狠心的坏蛋！简直把我吓坏了，伊万·彼得罗维奇。大家都死要面子。哪怕我那老伴能心平气和些也好呀，原谅她怕什么的，原谅我那宝贝儿，把她领回家来。我非紧紧地拥抱她，好好儿看看她不可！她瘦了吧？”

“瘦了，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我的宝贝儿！我呀，伊万·彼得罗维奇，出了件倒霉事儿！今天我哭了一天一夜……倒是怎么啦！一会儿再告诉你吧！有多少次我吞吞吐吐、远兜远转地对他说，希望他能够原谅她；我不敢直说，只能兜个大圈儿，耍个小心眼儿，把我的意思说了出来。说完后，我直后怕：生怕他发火，彻底诅咒她！我倒还没听他说过诅咒她的话……我怕的就是他诅咒<sup>①</sup>。那就糟糕了！父亲诅咒了，上帝也会惩罚她的。我每天就这么心惊肉跳、战战兢兢

① 俄俗：子女受到父母诅咒，意即断绝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永远得不到父母祝福，并被剥夺继承权和其它一切权利。

地过日子。不过，伊万·彼得罗维奇，你也应该感到害臊；你是  
在我们家长大的，我们把你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也没少疼你：  
你倒好意思说那女人十分迷人！还是他们家的玛丽亚·瓦西里耶  
芙娜说得在理。（真作孽，有一次，我趁我那口子出去办事，出  
去了整整一上午，我就把她请来喝咖啡了。）她把他家的底细原  
原本本都告诉我了，公爵，也就是阿廖沙他父亲，跟伯爵夫人有  
过不正当的关系。据说，伯爵夫人早就责怪公爵不肯跟她结婚，  
总是推三阻四。而这位伯爵夫人在她丈夫还活着的时候，就不规  
矩，净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后来丈夫死了，她就出国了，净  
跟一些意大利人和法国人鬼混，偷人养汉，养了一帮男爵什么  
的；就在那里，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公爵跟她勾搭上了，她有  
个继女（是她前夫的孩子，她前夫则是一名包税商），却在这时  
逐渐长大了。她那后妈，也就是伯爵夫人，把所有的家产都花光  
了，可是卡捷琳娜·费奥多罗芙娜却在这时长大成人了，她那当  
包税商的爸爸曾留给她二百万卢布，放在钱庄里生利息，水涨船  
高，也越来越多了。据说，她现在有三百万；公爵一琢磨：把这  
妞许配给阿廖沙倒不赖！（这人的算盘子一向很精！决不会错过  
这机会的）。你记得吗，他们有个伯爵亲戚，是个显贵，宫廷近  
侍，他也同意；三百万可不是开玩笑的。他说，好哇，您先跟这  
个伯爵夫人谈谈。公爵就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伯爵夫人。她先是一  
百个愿意，后来又改了主意：听说，这女人没准谱，就爱捣  
乱！听说，在咱们这儿，并不是所有的人家都欢迎她；这里不比  
国外。她说，不，公爵，要么你自己跟我结婚，至于我那继女跟  
阿廖沙，没门。那姑娘，也就是那继女，听说，非常爱自己的后  
妈，就差没崇拜她了，对她是百依百顺，可听话啦。据说，这孩  
子很温柔，有一颗天使般的心！公爵一看这情况，就说：你放  
心，伯爵夫人。你把自己的产业都花光了，你欠了一屁股还不清  
的债。要是你的继女嫁给了阿廖沙，他们就成了两口子：你那个



天真无邪，我那个阿廖沙是个小笨蛋；咱俩就可以把他俩管起来，一起监护他俩；那时候你要钱也就有钱了。他又说，你嫁给我，又有什么好处呢？这家伙可鬼啦！是个共济会<sup>①</sup>！大概半年前吧，伯爵夫人还拿不定主意，而现在，听说，他们到华沙去了一趟，在那里达成了协议。这就是我听到的。这都是玛丽亚·瓦西里耶芙娜告诉我的，全部底细都告诉我了，她也是从一个可靠的人那里听来的。嗯，这里，关键是钱，是几百万卢布。迷人不迷人的，扯得上吗！”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这席话使我吃了一惊。它同不久前阿廖沙亲口告诉我的情况不谋而合，完全一样。他告诉我的时候还拍着胸脯说，他无论如何不会跟金钱结婚。但是卡捷琳娜·费奥多罗芙娜却打败了他，把他迷住了。我还听阿廖沙说，说不定他父亲也要结婚，虽然他一再否认，说这是谣言，以免触怒伯爵夫人，他想先稳住她。我已经说过，阿廖沙很爱他父亲，欣赏他，吹嘘他，相信他的话就如相信神谕一样。

“要知道，你说的那位迷人的小姐，并不是伯爵出身！”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继续道，她对我夸奖小公爵的未来的新娘很有气。“倒是娜塔莎跟他比较般配。那女的是包税商的女儿，可娜塔莎却是个门第古老的大家闺秀。我那老伴昨天（我忘了告诉您了）打开了他那箱子，就是包着铁皮的那口箱子——您知道吗？——他跟我面对面地坐了整整一晚上，归置我们家的那些古老文书。他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我坐在一旁结袜子，也不敢看他，我怕。他看见我一言不发，就生气了，主动叫我过去，向我谈论我们家的家谱，谈了一晚上。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们伊赫梅涅夫家族还在伊万雷帝在位的时候就是贵族了，至于我那娘家，也就是



<sup>①</sup> 十八—十九世纪流行于西欧和俄国的秘密宗教团体。



舒米洛夫家族，还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sup>①</sup>在位的时候就很有名望，我家有文件为证，卡拉姆津的历史书里也提到过<sup>②</sup>。这下您明白了吧，小老弟，就这点说，我们也不比别人差。老头一跟我说起这事，我就明白老头心里在想什么了。大概，人家看不起娜塔莎，他心里有气。因为有钱，他们才在我们面前摆阔。哼，就让那个强盗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做他的发财梦去吧；大家全知道，他是个又狠心又贪财的人。据说，他在华沙秘密加入了耶稣会<sup>③</sup>。这话当真？”

“愚蠢的谣言，”我回答，但是这谣言不胫而走，倒使我不由得感兴趣起来。但是关于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清理自家文书的事，使我颇感好奇。过去他可从来没有夸耀过自己的世系和家谱呀。

“净是些狠心的大坏蛋！”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继续道，“嗯，我那宝贝儿现在怎样了呢，在伤心，在哭？啊呀，你该去看她了，马特廖娜，马特廖娜！是个强盗，不是佣人！……他们没给她气受吧？说呀，万尼亚。”

我能对她说什么呢？老太太哭了。我问她，她方才准备告诉我她出了一件什么倒霉事，到底指什么呢？

“哎呀，小老弟，真是祸不单行，看来，这杯苦酒还没喝完哩！你记得吗，宝贝儿，恐怕不记得了吧？我有一个镶金的项链坠，专门做了作纪念品用的，金盒里嵌了一张娜塔莎的画像，一张小时候的画像：我那小天使那时才八岁。还是我跟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当时请一位过路的画家专门给她画的，看来，你忘啦，小老弟！这画家可真好，把她画成了丘比特<sup>④</sup>：她那时的头发浅

①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一六二九—一六七六）俄国沙皇，一六四五年即位。

② 指卡拉姆津所著十二卷本《俄罗斯国家史》，但书中并未提到这两个家族。

③ 天主教的一个教派，蔑视人类公认的道德规范，认为“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④ 罗马神话中的小爱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埃罗斯。

黄浅黄的，蓬蓬松松；穿着一件薄如蝉翼的小衬衫，透过衬衫还可以看到她的小身体，她在这幅画像上显得多美呀，真叫人百看不厌。我本来请这画家再给她添上两只小翅膀，可是画家没同意。就这样，小老弟，自从我家遭到那场可怕的灾难以后，我就把这个项链坠从首饰盒里取了出来，拴了根带子，把它挂在胸前，跟十字架戴在一起，我又老怕别给我那老伴看见了。要知道，当时他曾吩咐把她的东西统统从家里扔出去，或者统统烧掉，不让任何东西使我们想起她。我心想，哪怕能让我看看她的画像呢；有时候，我一边看她的画像一边哭——哭哭，心里会松快些，还有的时候，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我就拼命亲它，好像我在亲她本人似的；我净挑最温柔的名字呼唤她，每天临睡前还要给它画十字。当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还出声地跟她说话，问她问题，并且想象着她似乎在回答我，然后就再问，问个没完。唉，亲爱的万尼亚啊，说起来就叫人难受！嗯，当时我还挺高兴，起码他不知道，也没发现这个项链坠；可是昨天早上我一摸，项链坠没了，只有那根带子还挂着，想必磨断了，我把它丢了。我都吓呆了。快找；找呀找呀，找呀找呀——硬是找不着！硬是不翼而飞，无影无踪。它能丢哪儿呢？我想，准丢床上了；我把床上翻了个遍——没有！如果掉下来，落在什么地方的话，没准给人家捡去了，谁能捡去呢，除非是他或者马特廖娜？嗯，怀疑马特廖娜是不可能的；她一直对我忠心耿耿……（马特廖娜，你那茶炊快生好了吗？）嗯，我想，要是让他捡了去，那怎么办呢？我坐在那里直发愁，哭呀哭呀，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可是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对我却越来越温柔体贴了；他瞧着我那模样，也闷闷不乐，好像他知道我为什么哭似的，他可怜我。我心里琢磨：他怎么会知道呢？莫非当真是他找到了那个项链坠，从气窗里扔出去了。要知道，在气头上，他是做得出来的；扔出去了，现在自己想想，又难过了——悔不该把它扔掉的。于是我

就跟马特廖娜一起跑到窗户底下和气窗下面去找——什么也没找着。犹如石沉大海。我哭了一夜。我头一回临睡前没给她画十字。唉，这不吉利，不吉利呀，伊万·彼得罗维奇，这不是个好兆头；第二天，我又哭个不停。我一直在等您，宝贝儿，就像等候上帝的使者似的，哪怕就让我吐一吐心中的苦水呢……”

老太太伤心地哭了起来。

“啊，对了，还忘了告诉您一件事！”她突然说道，似乎很高兴，居然把这事想起来了，“您听他说过什么关于收养孤女的事吗？”

“听说了，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他告诉我，似乎你俩思虑再三，同意收养一名穷孩子，一名孤女。这话当真？”

“我压根儿没有，小老弟，压根儿没有这个意思！什么孤女我也不想要！她来了，会使我想起我那苦命的孩子，想起我们的不幸的。除了娜塔莎，我谁也不要。我只有一个女儿，将来也只有一个女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小老弟，他怎么会想到要收养一名孤女呢？你看呢，伊万·彼得罗维奇？看我淌眼抹泪的，想给我找个安慰，还是他不愿意想起自己的亲生女儿，想另外找个孩子以慰膝下呢？他路上跟您提到我的时候说什么了？您觉得他当时的模样怎么样——板着脸，一肚子不高兴？嘘！来了！以后再说吧，小老弟，以后再说！……明几个可别忘了来呀……”

### 第十三章

老爷子进来了。他好奇而又好像因为什么感到害羞似的打量了我们一眼，双眉深锁，走到桌旁。

“茶炊怎么啦，”他问，“难道到现在还不能端上来吗？”

“说话就拿来，老爷子，说话就拿来；瞧，不是拿来了，”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忙着张罗起来。

马特廖娜一看到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就立刻端着茶炊出来了，倒像专等老爷子出屋才上茶炊似的。这是一个久经考验、忠实可靠的老仆人，但是脾气特倔，又爱唠叨，这样的女仆真是世上少有，而且脾气固执，又硬又犟。她就怕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只要他在场，她就一声不吭。但是在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面前，她就统统找补了回来，动不动对她粗声粗气的，甚至表现出凌驾于女主人头上之势，虽然她同时又真心真意地爱她和爱娜塔莎。还在伊赫梅涅夫卡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马特廖娜。

“嗯……身上淋湿了总觉得不舒服；可是回到家来连茶也不想给我沏，”老爷子低声埋怨。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立刻冲他向我眨了眨眼。他最讨厌这种装神弄鬼地丢眼色，虽然他此刻极力不看我们，但是从他的脸上看得出来，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偏偏在此时给我丢眼色，他对此是一清二楚的。

“我方才出去办点事，万尼亚，”他忽然开口道，“真是糟透了。我告诉你了吗？都说我千不是万不是。瞧，没有证据；没有必要的文书；现有的证件也搞得不对头……唉呀……”

他说的是跟公爵打官司的事；这场官司仍拖延不决，但是看苗头对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很不利。我没有吱声，因为我不知道回答什么。他怀疑地瞥了我一眼。

“也好！”他突然接口道，好像因为我们一言不发生气了似的，“越快越好。他们休想让我成为鲸吞款子的坏蛋，即使判决我必须赔偿也无济于事。我于心无愧，由他们判好了。起码这案子了了；迟早会有个结局，大不了让我倾家荡产。我干脆撇下一切，去西伯利亚。”

“主啊，去哪儿呀！干吗要去这么远呢！”安娜·安德烈耶芙



娜忍不住叫道。

“这里倒近，离什么近呢？”他粗暴地问，仿佛能这样顶撞她颇高兴似的。

“嗯……终究……离大伙近些……”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说，忧伤地瞥了我一眼。

“离什么‘大伙’近些？”他叫道，用灼热的目光来回看着我们两人，“离什么‘大伙’近些？离强盗，离恶言中伤者，离叛徒？这样的人到处都有；你放心，在西伯利亚也能找到。你不愿意跟我一起去，留下好啦；我决不强迫你。”

“老爷子，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你走了，我留下来跟谁过呢！”可怜的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叫道，“要知道，除了你以外，这世上，我没有任何……”

她把要说的话又咽了回去，闭上嘴，向我投来一瞥害怕的目光，好像请我站出来帮她说话似的。老爷子的火不打一处来，跟谁都抬杠；想跟他顶牛是办不到的。

“得啦，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我说，“西伯利亚根本不像您想象的那么坏。如果出了倒霉的事，你们就只能割爱，把伊赫梅涅夫卡卖掉，因此，尼古拉·谢尔盖伊奇的打算甚至还很好哩。在西伯利亚可以找到一个很像样的私人差使，那时候……”

“嗯，伊万，起码，你这话还讲得在理。我也这么想。干脆撇下一切，远走高飞。”

“啊呀，这我可没料到呀！”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两手一拍，叫道，“万尼亚，你也帮腔！伊万·彼得罗维奇，我没有料到你会说这话……看来，我们一直疼您爱您，对您不薄呀，可现在……”

“哈哈！你又料到什么啦！你想想，我们在这里指着什么过日子。钱花光了，最后一个戈比也花得差不多了！你该不会下令让我去找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公爵，请他高抬贵手吧？”

老太太一听到公爵的名字，就害怕得发起抖来。她手里拿的茶匙碰到茶碟，发出清脆的丁零当啷的声音。

“不，说真的，”伊赫梅涅夫接茬道，他带着一种存心跟自己过不去的幸灾乐祸的心情激动地说，“万尼亚，你说呢，真的，还不如去找他哩！去西伯利亚能够干什么呢！还不如我明天衣冠楚楚，梳妆打扮一番；让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给我准备一件新胸衣（去拜会这样一位大人物，不这样可不行哟！），再给我买一副新手套，派头十足地去叩见公爵大人：老爷，公爵大人，我的衣食父母，我的亲爹！请你高抬贵手，行行好，赏我一块面包吃吧——我有老婆孩子，孩子还小！……是这样吗，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你希望这样吗？”

“老爷子……我什么也不希望！我只是随便一说，我犯傻，才说了这种糊涂话；如果我说了什么让你恼火的话，请原谅，不过请千万别嚷嚷，”她说道，怕得直发抖，而且越抖越厉害。


我相信，当他看到自己的可怜的老伴老泪纵横，吓成这个样子，他一定心如刀绞，像翻江倒海似的；我相信，他心里比她痛苦得多；但是他控制不住自己。一些十分善良但是神经衰弱的人，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尽管他们十分善良，但却会沉湎于自己的不幸和愤怒之中，甚至达到一种自我欣赏的地步，而且他们在寻找机会，无论如何要表现出来，甚至不惜欺侮另一个清白无辜的，而且多半是与他最亲近的人。比如说女人吧，有时候她会有一种需要：硬要感到自己是不幸的和受欺侮的，尽管她毫无不幸可言，也没有任何人欺侮过她。许多男人也一样，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很像女人，甚至那些根本没有多少女人气的，并不软弱的男人亦然。这位老人感到有一种寻衅吵架的需要，尽管由于这需要他自己也很痛苦。

我记得，这时我的脑海里闪过一个想法：该不会在此以前他当真像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揣测的那样做出了什么异乎常规的举



动吧！该不会是主开导了他，他莫非当真去找娜塔莎了，但是半道上又改了主意，或者碰了什么钉子，因而不能如愿以偿（一定是这样的），于是他只好回来，怒气冲冲，心里有说不出的懊恼，羞于承认自己不久前居然产生过这样的想法和感情，因此，因为自己的软弱，想找个人出出气，于是便选中了他最最怀疑跟他抱有同样想法和感情的那些人。也许，他在想要饶恕女儿的时候，曾经想象过他那可怜的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大喜过望的快乐样子；因此，一旦功败垂成，不用说，她便首当其冲，活该倒霉了。

但是她在他面前怕得发抖、悲痛欲绝的模样感动了他。他好像为自己的愤怒感到羞愧，因此暂时压住了心头的怒火。我们都默不作声；我尽量不抬头看他。但是好景不长，他无论如何必须表现出来，不是爆炸，就是诅咒。



“我说万尼亚，”他突然说，“我感到很抱歉，我本来不想说，但是时到如今，我必须开诚布公地说个明白，有一说一，不要花招，就像任何一个直性子的人所应该做的那样……你明白吗，万尼亚？你来了，我很高兴，因为想当着你的面大声说，好让别人也听得见：所有这一套废话，所有这些眼泪汪汪、长吁短叹、倒霉和不幸，我都烦透了。我从心里挖出来的那东西（说不定我是流着血，痛苦地挖出来的），是永远不会再回到我的心里来了。对！我说到做到。我说的是半年前发生的那事。你明白吗，万尼亚！我所以开诚布公，直来直去地谈这事，为的就是不让你对我的话有任何误解，”他又加了一句，望着我，两眼布满血丝，同时又分明在躲着妻子那惊恐不安的目光。“再说一遍：这是扯淡；我不爱听！……让我恼火的是，大家都把我当傻瓜，当成最没出息的混帐东西，认为我肯定会有这种没出息的、脆弱的感情……认为我伤心得快发疯了……扯淡！我甩掉了，我忘记了过去的感情！对于我，不存在回忆……对！对！对！没错！”

他从椅子上跳起来，使劲捶了一下桌子，捶得茶杯都丁当作

响。

“尼古拉·谢尔盖伊奇！难道您不应该可怜可怜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吗？您瞧，您让她多伤心啊，”我说，我忍不住，几乎带着愤怒望着他。但是我只是火上加油。

“不可怜！”他叫道，浑身发抖，面色苍白，“不可怜，因为也没人可怜我！不可怜，因为在我家里就有人为了那个应该受到诅咒和怎么惩罚也不过分的伤风败俗的女儿，在耍阴谋，反对我这个备受凌辱的老人！……”

“老爷子呀，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不要诅咒她呀！……一切都依你，就是千万不要诅咒女儿！”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叫道。

“我就要诅咒！”老人叫道，声音比方才提高了一倍，“因为有人要我这个备受欺凌和凌辱的老人去找这个该受诅咒的东西，求她宽恕！是的，是的，就是这样！有人用这个每天每日，日以继夜地折磨我，而且就在我家，眼泪汪汪，长吁短叹，含沙射影，蠢透了。他们想让我可怜她……你瞧，你瞧，万尼亚，”他又加了一句，两手发抖地从一侧口袋里急匆匆地掏出几张纸片来，“这是我们那份案卷的摘抄！按照这份案卷的说法，我成了贼，成了骗子，我借公肥私，欺骗了一个有恩于我的人！……因为她，我受尽了侮辱！瞧，瞧，你瞧呀，瞧呀！……”

他从他穿的那件上衣一侧的口袋里把各种各样的文书一张张掏了出来，甩到桌子上，迫不及待地从中寻找他想要给我看的那份材料；但是他想找的那份材料偏偏找不到。他不耐烦地把在口袋里伸手抓到的东西，统统掏了出来，突然，有样东西铿然作响而又沉重地落到了桌上……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一声惊呼。这就是那个丢失的项链坠。

我差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热血冲上老人的脑袋，涌上了他的双颊；他打了个寒噤。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站在那里，双手交叉合十，哀求地看着他。她的脸焕发出光明、欢悦、希望的光。





老人在我们面前赧颜无地，十分尴尬……是的，她没有弄错，她现在明白了，她的项链坠是怎么丢的！

她明白了，是他捡了去，捡到后高兴极了，说不定还欢天喜地，高兴得发抖，于是就十分爱惜地珍藏在自己身边，不让任何人看见；然后一个人偷偷找个地方，不让任何人知道，带着无限的爱看着自己爱女的小脸蛋——一个劲地看呀看呀，看不够地看；说不定他也跟他那可怜的老伴一样，独自一人，锁起门来，躲着大家，跟自己的掌上明珠娜塔莎说话，想象着她怎么回答，再自己回答她的问话，而夜里，在痛苦的思念中，强压住胸中的哀哀恸哭，亲着、吻着这可爱的画像，非但不诅咒，反而吁求上帝宽恕和祝福他不愿意看到而且在大伙面前诅咒她的他那爱女。

“我的好人，那么说你还爱她喽！”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在那位一分钟前还在诅咒她的娜塔莎的严父面前，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地叫道。

但是他一听到她的惊呼，一阵狂怒在他的眼睛里倏忽一闪。他一把抓起那个项链坠，把它使劲摔到地上，疯狂地用脚使劲踩它。

“我将永远，永远诅咒你！”他声嘶力竭地叫道，“永远，永远！”

“主啊！”老太太惊呼，“把她，她！把我的娜塔莎！把她的小脸蛋……用脚踩！用脚！……暴君！你这个没心没肺、心狠手毒、死要面子的人啊！”

一听到妻子的嚎哭，发疯的老人恐怖地停了下来，他被他所做的事吓坏了。他猛地扑过去从地上捡起那枚项链坠，拔腿就往屋外跑，但刚迈两步，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用两手抵住放在他面前的长沙发，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垂下了脑袋。

他像个孩子，像个女人似的嚎啕大哭。他哭得声嘶力竭，好像要把他的胸部撕裂似的。一个威严的老人霎时间变得比小孩还

软弱。啊，现在他已经不能诅咒了；他已经对我们任何人都不感到害羞了。他在迸发出来的爱的冲动中，当着我们的面，无数遍地一再亲吻一分钟前被他用脚踩过的这张画像。似乎，他对女儿的满腔柔情，他那长久压抑在心头的对女儿的所有的爱，现在一下子以势不可当之势冲决出来，而这冲动又如此强烈，似乎把他的整个人都打散了架。

“饶恕她，饶恕她吧！”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一面嚎啕大哭，一面哀求道，她趴下去，拥抱他。“让她回老家吧，亲爱的，到末日审判的时候，上帝会考虑到你的宽容和仁慈的！……”

“不，不！决不，永远不！”他用嘎哑、哽咽的声音叫道，“永远不，永远不！”



## 第十四章

我去看娜塔莎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已经十点钟了。当时，她住在芳坦卡<sup>①</sup>，离谢苗诺夫桥不远，在商人科洛图什金那座肮脏的“大”楼的四层楼上。刚离家出走那会儿，她和阿廖沙住在一套很考究的房间里，不大，但很漂亮，很舒适，在三楼，在翻砂街<sup>②</sup>。但是小公爵手里的一些钱很快就花光了。他想当音乐教师也没有当成，倒借起了债，并且债台高筑。他把钱都花在美化房间和给娜塔莎买礼物上了。娜塔莎反对他挥霍无度，数落他，有时甚至都哭了。多情而又体贴的阿廖沙，有时整整一星期喜滋滋地思前想后，怎样送她一件礼物，而她又怎样接受这件礼物，而

① 河名。该河横穿彼得堡市区，与涅瓦河相通。

② 翻砂街是彼得堡的一条很繁华的街道。

且把这样做当作一桩真正的赏心乐事，他还预先把自己的期待和幻想欢天喜地告诉我，听到她的数落和看见她的眼泪，他就垂头丧气，倒叫人不由得可怜起他来了，后来他俩就常常因为礼物的事互相责备、伤心落泪和彼此争吵。此外，阿廖沙还瞒着娜塔莎乱花了不少钱；跟朋友们一起鬼混，做了一些对不起她的事；他常常去找各种各样的约瑟芬们和明娜们<sup>①</sup>；同时他又照旧非常爱她。他爱她，但又似乎爱得很痛苦；他经常心烦意乱、悒郁寡欢地前来找我，说他还抵不上娜塔莎一个小指头；说他对人粗鲁，脾气又坏，不能理解她，也不值得她爱。他这话也有一部分道理：他俩之间太不平等了；在她面前，他感到自己是孩子，而且她也常常把他当孩子。因为他结识了约瑟芬，便眼泪汪汪地向我认错，与此同时，他又央求我千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娜塔莎；往往在作了这一番坦白之后，他便怯怯地、战战兢兢地同我一起去看她（他非要我陪他一起去不可，说什么在他犯罪以后怕抬头看她，只有我一个人能使他鼓起勇气），娜塔莎一看便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的嫉妒心很重，我也不懂是怎么搞的，她每回都宽恕了他那喜欢拈花惹草的少爷作风。通常是这样的：我陪阿廖沙一道进去，他怯怯地跟她说了几句话，接着便胆怯而又深情地望着她的眼睛。她立刻猜到他又做了坏事，但是她不动声色，从来不第一个跟他谈起这事，什么也不追问，相反，对他加倍恩爱，既温柔，又快活——这不是她故意耍他，也不是她巧言令色，工于心计。不，对于这个美好的人来说，既往不咎和宽恕一切乃是一种无穷享受；她好像在宽恕阿廖沙的过程本身找到一种特殊的、精致的美。诚然，当时的问题还仅仅涉及约瑟芬这类人。每当阿廖沙看到她百依百顺、不咎既往的样子，他就忍不住立刻向她坦白了一切，而且人家又没有开口问他——他这样做是

① 指外国女人。

为了一吐为快，诚如他所说，也为了“重修旧好”。他得到宽恕后就欢天喜地，有时候还高兴和感动得眼泪汪汪，一边哭，一边亲吻她，拥抱她。然后立刻又快活起来，开始以孩子般的坦率原原本本、详详细细讲他跟约瑟芬的艳遇，他一面说，一面笑容满面，哈哈大笑，祝福并赞美娜塔莎，于是这天晚上又过得十分幸福和快乐了。一旦他手头断了钱，他就开始变卖东西。由于娜塔莎的坚持，他们才在芳坦卡找到一套小而便宜的房间。东西在继续变卖，娜塔莎甚至把自己的衣服都卖了，并开始找活干；阿廖沙知道这事后伤心极了：他诅咒自己，他嚷嚷说，他自己都瞧不起自己，但是又想不出任何办法来改善自己的境遇。眼下连这些最后的财源也已告罄；剩下来的唯一办法就是找活干，但是干活的报酬又十分菲薄。

起初，他俩刚刚同居的时候，阿廖沙曾为这事与父亲大吵了一场。当时，公爵虽有意撮合儿子跟伯爵夫人的继女卡捷琳娜·费奥多罗芙娜·菲利蒙诺娃的婚事，不过还仅在计划之中，但是他下定决心，非实现这一计划不可；他常常带阿廖沙去拜望这位未来的新娘，劝他必须极力讨她喜欢，一再说服他，既正言厉色，又晓之以理；但是由于伯爵夫人从中作梗，这件事也就吹了。于是做父亲的便对儿子与娜塔莎的关系睁一眼闭一眼，让一切由时间来解决，他知道阿廖沙为人轻浮而且见异思迁，因此他希望他的痴迷会很快过去。至于说他可能同娜塔莎结婚，直到最近，公爵几乎已经不再操这份闲心了。至于这对情人，他们想把事情先拖一拖，等到和父亲正式和解了，总的情况发生变化以后再说。然而，娜塔莎分明不愿意谈及此事。阿廖沙偷偷告诉我，他父亲对发生这样的事好像还有点自鸣得意似的：他得意的是在这整个事情中伊赫梅涅夫受尽了羞辱。可是表面上他却依旧摆出一副对儿子不满的神态：减少了他本来就不很宽裕的生活费（他对他异常吝啬），还威胁要取消一切；但是很快他就去波兰了，



因为伯爵夫人在那里有事，他便跟踪前往，并且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他的求亲计划。诚然，阿廖沙还很年轻，结婚还未免早了点；但这妞太有钱了。这机会是不能错过的。公爵终于达到了目的。我们风闻，求亲的事终于谈妥了。在我描写的这一时期，公爵刚刚回到彼得堡。他看到儿子时候，表现得很亲热，但是儿子跟娜塔莎的关系居然痴迷到这种程度，却使他吃惊，也使他感到不快。他开始怀疑，也感到后怕。他严厉而又坚决地要求他俩一刀两断；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还不如采取一个好得多的办法，于是他便带阿廖沙去拜会伯爵夫人。她的继女几乎是个大美人，也几乎是个小姑娘，但是心肠却少有的好，心地也光明磊落、纯洁无瑕，人也活泼、聪明、温柔。公爵估计，半年过去了，理应初见成效，现在，对他儿子来说娜塔莎已经失去了新鲜感，失去了魅力，现在他已经不会用半年前的眼光来看自己未来的新娘了。但是公爵只猜对了一部分……阿廖沙的确一见钟情。我还要补充的是，父亲对儿子突然变得异常亲热（虽然仍旧不给他钱）。阿廖沙感到，在这种亲热背后隐藏着一种不可改变的、坚定不移的主张，因此他很苦闷——但是，他的苦闷程度，并不像他如果不是每天见到卡捷琳娜·费奥多罗芙娜因而感到苦闷的程度。我知道，他没有去看娜塔莎已经第五天了。我在离开伊赫梅涅夫家前去看她的时候，我心神不定地琢磨她到底想要对我说什么呢？我从远处就看到她窗户里的光，我们早就约定，如果她非常需要和一定想要见到我的话，就把蜡烛放到窗台上，所以每当我从附近走过（几乎每天晚上我都去），我看到窗户里那不寻常的光，就猜到她在等我，她需要我。最近以来，她经常摆出蜡烛，秉烛以待……

## 第十五章

我去时仅有娜塔莎一人在家。她抱拳当胸，心事重重，若有所思地在屋里静静地走来走去。桌上放着一只茶炊，早在等我了，已行将熄灭。她默默地向我伸出了手，笑了笑。她面色苍白，病容满面。在她的笑容中有一种既痛苦又温柔、逆来顺受的表情。她那湛蓝的、明亮的眼睛，好像比从前更大了，头发也好像更密了——这一切显得这样，都是因为瘦和病。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她一面向我伸出手来，一面说道，“我甚至想让玛夫拉上你家问问；我想，你不会又病了吧？”

“不，我没病，有事耽搁了，我马上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倒是你怎么啦，娜塔莎？出什么事啦？”

“什么事也没出，”她答道，好像感到奇怪似的。“怎么啦？”

“你写信给我……信是昨天写的，你让我来，而且规定了时间，不能早，也不能晚；有点非同一般。”

“啊，对了！因为我昨天要等他来。”

“他怎么啦，仍旧没来？”

“没来。因此我想：如果他不来，我就该跟你好好谈谈了，”她默然片刻后，又加了一句。

“那，今天晚上你也等过他？”

“不，没有等他；他晚上在那儿。”

“你是怎么想的呢，娜塔莎，他彻底地永远不会来了吗？”

“不用说，他会来的，”她回答，不知怎的特别严肃地看了看我。

她不喜欢我像连珠炮似的提问题。我们俩相对默然，继续在

屋里走来走去。

“我一直在等你，万尼亚，”她又笑吟吟地开口道，“你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在走来走去地背书；记得吗，——小铃铛，冬天的路：‘我的茶炊烧开在橡木桌上……’，咱俩还在一起朗诵过呢：

暴风雪停了；一条雪路在闪亮，  
睁开千万只朦胧的睡眼，黑夜在张望……

下面是：

我突然听到一个热情的声音在唱，伴随着丁零丁零的小铃铛：

‘啊，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那情郎，  
‘会前来憩息，趴在我胸上！  
‘我的生活多美呀！黎明映在玻璃上，  
‘同严寒嬉戏，发出熹微的光，  
‘我的茶炊烧开在橡木桌上，  
‘我的炉子在噼啪作响，  
‘照亮吞晃里布幔后面的床……’<sup>①</sup>

“这首诗写得多好啊！这些诗句多么忧伤，万尼亚，一幅多么奇妙、多么广袤无垠的图画。简直是一幅绣花用的白布，仅仅勾勒了一些图案——爱绣什么就可以随便绣什么。两种感觉：先前的和最近的。这只茶炊，这幅印花布幔——这一切是那么亲切

① 此处及以下均为俄国诗人波隆斯基（一八一九—一八九八）的诗《小铃铛》（一八五四）。

……这就像我们从前居住的那个小县城的小市民的家；我仿佛看到了这个家：房子是新的，用原木盖的，墙上还没镶上木板……接着又是另一幅图画：

我又忽地听到同一个声音在唱，  
伴随着凄凉地响着的小铃铛：  
‘我那相好现在何方？我怕他闯了进来，  
‘把我拥抱，情意绵长！  
‘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啊！——又挤，又黑，  
‘又寂寞，我那闺房；风儿吹进窗……  
‘窗外只有一株樱桃在寂寞生长，  
‘但是连这也看不清，透过那满是冰花的玻璃窗；  
‘也许它早已冻死，不再惆怅。  
‘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啊！花布床幔的颜色已经褪光；  
‘我病恹恹地踟蹰闺房，也不去把亲人探望，  
‘没人来骂我，因为有了情郎……  
‘只有老太婆在唠叨，在嘟囔……’



“‘我病恹恹地踟蹰闺房’……这‘病恹恹地’在这里用得多么好啊！‘没人来骂我’，——这诗句里含有多少柔情蜜意啊，抚今追昔，又蕴藏着多少痛苦啊，其中又有多少自怨自艾、自寻苦恼，而且还自我欣赏，以此为乐……主呀，这诗写得多么好啊！这情形也太多，太平常啦！”

她闭上了嘴，仿佛在使劲压住正涌上喉头的哽咽似的。

“我的好人，万尼亚！”少顷，她对我说道，但是又突然沉默不语，似乎自己也忘了她刚才想说什么，或者她只是随便说说而已，未假思索，出于一种突如其来的冲动。

与此同时，我们在屋里不住地走来走去。圣像前点着一盏油



灯。近来，娜塔莎变得越来越虔诚，越来越笃信上帝了，但又不喜欢别人跟她谈起这事。

“怎么，明天过节？”我问，“你点上了灯。”

“不，不过节……怎么啦，万尼亚，坐呀，想必累了吧。想喝点茶吗？你不是还没喝过茶吗？”

“咱俩都坐下，娜塔莎。我喝过茶了。”

“你现在从哪儿来？”

“从他们那儿。”我跟她总是这样称呼老家。

“从他们那儿？你怎么来得及又上那儿又来这儿？自己去的，还是他们叫你去的？”

她一股脑儿地向我问了一大堆问题。因为激动，她的脸变得更苍白了。我详详细细地告诉了她我路遇老爷子的经过，同她母亲的谈话以及项链坠的事——我说得很详细，而且绘声绘色。我从来不对她隐瞒任何事。她竖起耳朵听着，捕捉着我的每句话。她两眼噙着泪花。项链坠的事使她十分感动。

“等等，等等，万尼亚，”她说，时不时把我的话打断。“说详细点，一切，一切，越详细越好，你刚才说得不够详细！……”

我重复了两遍乃至三遍，还要不时回答她关于细节的一个又一个问题。

“你当真认为他想到这儿来看我吗？”

“不知道，娜塔莎，我都拿不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至于他想你和爱你，这是肯定的；但是他想来看你，这个……这个……”

“他还亲了项链坠？”她打断我的话道，“他亲的时候说什么了？”

“他前言不对后语，一个劲地呼天抢地；用最亲切的名字叫你，呼唤你……”



“呼唤我？”

“是的。”

她低声哭了出来。

“他俩真可怜！”她说，“要是他全知道了，”沉默片刻后，她又补充道，“也就不足为怪了。他对阿廖沙的父亲也知之颇深。”

“娜塔莎，”我怯怯地说，“咱们去看看他们吧……”

“什么时候？”她问道，脸色刷地白了，差点没从圈椅上站起来。她以为我让她马上去。


“不，万尼亚，”她把两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凄然一笑，补充道，“不，亲爱的；你又来了，但是……还是不讲这个吧。”

“这场可怕的争吵难道永远，永远没个完了吗！”我悲伤地叫道，“难道你的自尊心就那么强，你就不肯先迈出第一步！这一步得由你来迈；你应当先迈出第一步。说不定你父亲就等着原谅你哩……他是父亲；他受了你的气！你要尊重他的自尊心；这自尊心是合情合理的、自然的！你应当这么做。你不妨试试，他一定会无条件原谅你的。”

“无条件！这是不可能的；也请你别错怪了我，万尼亚。我日日夜夜都在想这个问题。自从我离开他们后，也许没有一天我不在想这个问题。再说，咱俩对这个问题也已经谈过多次！你自己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你试试嘛！”

“不，我的朋友，不行，即使试试，也只会使他更恨我。一去不复返的东西是没法让它回来的，你知道什么再也回不来了吗？那就是我跟他们一起度过的童年，度过的幸福岁月。即使父亲饶恕了我，他现在恐怕也认不出我来了。他爱的还是个小姑娘，还是个大孩子。他欣赏的是我童年的单纯；他爱抚我的时候，还轻轻地摸我的头，就像我还是七岁的小女孩，坐在他膝上，给他唱儿歌时那样。从我很小的时候起，直到我离开他们的



最后一天，他都要走到我床前，给我画十字，祝我晚安。在我们遭遇不幸的前一个月，他给我买了一副耳环，还瞒着我，不让我知道（其实我全知道了），他想象我看到这礼物后一定会高兴得什么似的，就开心得像个小孩，可是后来他听我告诉他，买耳环的事我早知道了，他就非常生气，生大家的气，首先是生我的气。在我出走的前三天，他发现我闷闷不乐，他自己也立刻闷闷不乐起来，差点病倒了，而且，你猜怎么着？他为了让我高兴，灵机一动，竟给我去买了张戏票！……真的，他想用这办法来治好我那闷闷不乐的病！跟你再说一遍，他知道和喜爱的是一个小姑娘，他连想都不愿想，有朝一日我也会长大，成为一个女人……他压根儿就没想过这事，如果我现在回去，他准认不出我来了。即使他肯饶恕我，他现在遇到的又会是个什么人呢？我已经变了，不是小孩了，我已经尝尽了人间的甜酸苦辣。即使我装模作样地迎合他，他也会长吁短叹，哀叹那逝去的幸福，哀叹我完全变了，变得跟过去不一样了，从前我还是个孩子，因此他爱我；往事总显得美好些！可是往事如烟，不堪回首！啊，过去种种有多好啊，万尼亚！”她叫道，自己也悠然神往，用从她心底痛苦地迸发出来的这一声感叹打断了自己的话。

“你说的这一切是对的，娜塔莎，”我说，“这说明，他现在必须重新认识你，重新爱你。最要紧的是重新认识。是不是？他会爱你的。难道你认为他没法认识你和了解你了吗，他，他，这样一颗心！”

“唉，万尼亚，你不要错怪了我！我身上有什么特别的东西需要了解呢？我要说的不是这意思。你知道吗，还有：父爱也是充满妒意的。他有气的是，跟阿廖沙的事从开始到解决统统背着他，他不知道，忽略过去了。他知道，他甚至都不曾预感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因此他把我俩相爱的不幸后果，我的私奔都归罪于我‘忘恩负义’地缄口不语。从一开始，我就没有去找他，到后

来，也始终没有向他披露过我的爱情从萌生伊始我内心的每一个活动；相反，我把一切都藏在心里，瞒着他，不瞒你说，万尼亚，在他私心深处，我这样做比这一爱情的后果本身——即我的离家出走和完全委身于我的情人，更使他痛心和有气。就算他会履行他做父亲的义务，热烈而又亲切地欢迎我回去，但是敌对的种子却会依然留下。到第二天，到第三天他就会感到伤心，感到困惑，就会不断地数落和埋怨。再说他也不会无条件地饶恕我。即使我对他说实话，把心底里的话都掏出来给他，说我多么对不起他，我明白我使他蒙受了多大的羞辱。如果他不肯理解我跟阿廖沙的这整个幸福让我付出了多大代价，我自己又忍受了多大痛苦——对此，我虽然会感到痛苦，但是我会咬咬牙，压下心头的痛苦，忍受一切——但是连这样做他也不会满足。他会要求我作出不可能的补偿：他会要求我诅咒我的过去，诅咒阿廖沙，痛改前非，从此不爱阿廖沙。他要求我做我不可能做到的事——让过去重新回来，把最近这半年从我们的生活中一笔勾销。但是我决不会诅咒任何人，我也决不会痛改前非……事已至此，既然发生了这样的事……不，万尼亚，现在不行。时候还没有到。”

“那什么时候才算到时候呢？”

“不知道……必须历尽劫难，才能勉勉强强地重新获得我们未来的幸福；用新的苦难作代价，来换取这幸福。受苦受难能净化一切……唉，万尼亚，生活中有多少痛苦啊！”

我默然以对，若有所思地望着她。

“你干吗这么看着我，阿廖沙，哦，错了——万尼亚？”她说道，她因为说错了，微微一笑。

“我现在在看你笑，娜塔莎。你从哪学来这么笑的？从前你笑起来不是这样的呀。”

“我笑还有什么讲究吗？”

“其中还留有过去孩子般的单纯，真的……但是你笑的同时，



你的心似乎又不知怎么在剧痛。瞧，你都瘦了，娜塔莎，可是你的头发倒好像变得更浓更密了……你身上穿的是什么衣服？还是在家的時候做的吧？”

“你多么爱我啊，万尼亚！”她答道，亲热地看了我一眼，“嗯，你，你现在在做什么呢？你的近况怎么样？”

“没有变化；还在写小说；不过写得很吃力，不顺手。灵感枯竭了。不假思索，信笔写来，也许还凑合，没准还挺生动；但是却把一个好的主题给糟蹋了，怪可惜的。这是我的一个心爱的主题。但是又得赶日期，一定要如期交稿，送给杂志社。我甚至想不写长篇了，先快点构思个中篇，构思一点既轻松又优美的东西，绝对没有晦暗阴沉的倾向……绝对不能要……大家都应该开心和快活嘛！……”

“你真是一个可怜的劳苦功高的人！史密斯怎么样？”

“史密斯不是死了吗。”

“没来看你？我是跟你说正经话，万尼亚：你有病，你的神经有问题，老是胡思乱想。你跟我说要租那套房子的时候，我就发现你有这毛病。怎么样，房子潮，不好？”

“是的！今天晚上我还碰到了一件事……不过，以后再说吧。”

她已经不在听我说话了，她坐在那里，陷入沉思。

“我不懂我当时怎么会离开他们，离家出走的；我当时得了热病，”她终于说道，她看我的那副神态好像并不要求我回答似的。

这当口，即使我跟她说话，她也听不见我在说什么。

“万尼亚，”她用勉强听得出来的声音说道，“我请你来，有件事想跟你商量商量。”

“什么事？”

“我想跟他分手。”

“已经分手了呢，还是将要分手？”

“应当结束这种生活了。我叫你来就是为了向你倾吐一切，把我现在郁结在心、至今一直瞒着你的事都告诉你。”她在向我倾吐自己的秘密打算时，总是这样开头的，结果几乎总是所有这些秘密我都已经听她说过。

“啊呀，娜塔莎，这话我已经听过你说过一千遍了！当然，你们没法再同居下去了；你们的关系有点古怪；你们彼此没有任何共同点。但是……你狠得下这个心吗？”

“过去不过是有这个打算罢了，万尼亚；现在，我已经拿定了主意。我无限地爱他，结果倒成了他的头号仇敌；我正在毁掉他的未来。应当解放他。他不可能娶我。他不敢跟他父亲作对。我也不想束缚他的手脚。因此他爱上了给他说合的那个未婚妻，我反倒高兴。他跟我分手也就容易些了。我必须这样！这是一件义无反顾的事……我既然爱他，就应当为他牺牲一切，就应当向他证明我的爱，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不对吗？”

“但是，你说服不了他。”

“我也根本不想说服他。我将对他一如既往，哪怕他现在进门。但是我必须找到一种办法，使他能够轻轻松松地离开我，又于心无愧。我在苦苦思索的就是这件事，万尼亚；请助我一臂之力。你能不能给我出出主意呢？”

“这办法只有一个，”我说，“不爱他，跟他彻底吹，爱上另一个人，不过这也不见得是办法。你不是很了解他的性格吗？他已经五天不来看你了。就姑且假定他已经完全抛弃你了吧；但是只要你给他写封信，说你要自动离开他了，他就会立刻跑到你身边来。”

“到底因为什么你不喜欢他呢，万尼亚？”

“我！”

“是的，你，你！你是他的死对头，既是隐秘的，又是公开

的！你一讲到他就恨得牙痒痒的。我已经发现一千次了，你最大的快乐就是贬低他和给他脸上抹黑！正是抹黑。我说的是大实话！”

“这话你也跟我说过一千遍了。够啦，娜塔莎；不说他了。”

“我真想搬家，另外找套房子，”她沉默了一会儿以后又开口道，“请你别生气，万尼亚……”

“那又怎么样，搬了家，他也会找去的，而我，上帝作证，我并没有生气。”

“爱情的力量是大的；新的爱情会拖住他的后腿。即使他回到我身边来，也无非是待一忽儿就走，你看呢？”

“不知道，娜塔莎，他身上的一切都毫无道理，他想既娶她又爱你。似乎可以同时做两件事似的。”

“如果我有把握，他的确爱她，我的主意也就定了……万尼亚！什么事也别瞒我！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但是又不想告诉我呢？”

她用一种不安的、探询的目光望着我。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的朋友，我向你保证；我跟你一向无话不谈。不过，我倒有个想法：也许他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对伯爵夫人的女儿一见钟情，难舍难分。无非是一时鬼迷心窍罢了。”

“你真这么想，万尼亚？上帝，我如果确有把握就好了！啊，我多么想现在就能见到他啊，哪怕就看他一眼呢！一看他的脸我就一清二楚了！可是他不来！硬不来！”

“你难道在等他，娜塔莎？”

“不，他在她那儿；我知道；我派人去打听过。我多么希望也能看到她啊……我说万尼亚，我又要胡说了，但是，难道我就没法见到她吗，任何地方也没法遇上她？你说呢？”

她不安地等候我回答。

“见见她还是办得到的。但是，光见到她也没用呀。”

“见见就够了，一见到她，我心中就有数了。听我说：我变得傻极了；在这里走来走去，老是一个人，老是一个人——老在想；思绪万千，像旋风似的，压得人透不过气来！我想出了一个办法，万尼亚：你能不能跟她认识认识呢？要知道，伯爵夫人夸过你写的小说（当时你自己告诉我的）；你有时候不是到P公爵家去参加晚会吗<sup>①</sup>；她也常去。你想个办法，让别人把你介绍给她。要是不的话，说不定阿廖沙也会介绍你跟她认识的。这样一来，你就可以把有关她的一切都告诉我了。”

“娜塔莎，我的朋友，这事以后谈吧。我只想问你一件事：难道你当真认为你会鼓起勇气来跟他分手吗？现在你瞧你自己：难道你当真死心了？”

“我一会一的！”她答道，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一切都为了他！我的整个生命都为了他！但是你知道吗，万尼亚，我最受不了的是，他现在待在她那儿，把我给忘了。他坐在她身边，又说又笑，你记得吗，就像他从前常常坐在这里一样……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他看起人来总是这样；他现在压根儿没想到，我坐在这里……跟你在一起。”

她没把话说完，十分伤心地瞥了我一眼。

“娜塔莎，那你怎么刚才还，不多一会儿前还说……”

“让我们一起，大家在一起分手吧！”她神态飞扬地打断了我的话。“我亲自祝福他喜结良缘。不过，万尼亚，他第一个把我忘了毕竟不是滋味，对吗？唉，万尼亚，这多么痛苦啊！我自己都不明白我自己了：冷静下来想想是一回事，做起来又是另一回事！真不知道我还会出什么事！”

“得了，得了，娜塔莎，你别急嘛！……”

<sup>①</sup> P公爵可能指奥多耶夫斯基公爵（一八〇三—一八六九）。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穷人》出版后，常去参加他主办的文学音乐沙龙。



“已经五天了，每小时，每分钟……无论在梦中，还是睡不着——想的都是他，都是他呀！我说万尼亚：咱俩上那儿去吧，你陪我！”

“得啦，娜塔莎。”

“不，一定得去！我等你来就为这事，万尼亚！这事我已经想了三天了。我写信给你也是为了这事……你非陪我去不可；你不应该拒绝我的这一请求……我一直在等你……都等三天了……今天那儿举行晚会……他在那儿……走吧！”

她好像神志不清，在说胡话。外屋传来了吵闹声；玛夫拉好像在跟什么人争吵。

“慢，娜塔莎，谁呀？”我问，“你听！”

她侧耳倾听，不以为然地笑了笑，但是她的脸色突然变得煞白。

“我的上帝！谁呀？”她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道。

她本想拽住我，不让我出去，但是我还是出去了，进了外屋，看玛夫拉到底怎么啦，果然不出所料！那人正是阿廖沙。他在盘问玛夫拉什么事；她起先不让他进来。

“你这人打哪来的？”她颐指气使，盛气凌人地说道。“什么？在哪浪荡了？好，进去吧，进去吧！你甭想拍我的马屁！进去呀；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我谁也不怕！我偏进去！”阿廖沙说，不过神态有点尴尬。

“进去呀！你也太会钻空子了！”

“我偏进去！啊！您也在这儿，”他看见我后说道，“您在这儿，那太好了！我这不来啦；您瞧；我现在怎么办呢……”

“进去不就得了，”我答道，“您怕什么呢？”

“我什么也不怕，我向您保证，因为，上帝作证，这不能怪我。您以为都怪我吗？您看好了，我马上就可以解释清楚我是无辜的。娜塔莎，可以进来吗？”他站在关着的房门前虚张声势，

鼓足了勇气，叫道。

没有人回答。

“这是怎么啦？”他不安地问道。

“没什么，她刚才还在里面，”我回答，“除非……”

阿廖沙小心翼翼地推开门，畏畏缩缩地用眼睛扫视了一下房间。一个人也没有。

蓦地，他看见她站在一个旮旯里，站在衣柜和窗户之间，好像躲起来似的，半死不活。我现在一想起这事都不禁哑然失笑。阿廖沙轻手轻脚、小心翼翼地走近她的身边。

“娜塔莎，你怎么啦？你好，娜塔莎，”他怯生生地说，有点害怕地望着她。

“怎么说呢，嗯……没什么！……”她非常尴尬地答道，好像都是她不对似的。“你……要茶吗？”

“娜塔莎，你听我说嘛……”阿廖沙说，完全不知所措了。“说不定，你坚信，应当怪我吧……但是，我是无辜的；我完全是无辜的！你要明白，我这就说给你听。”

“这又何苦呢？”娜塔莎悄声道，“不，不，不必了……还是把手伸给我……这事就了了……跟往常一样……”她说罢便从旮旯里走出来；两颊飞出一片红云。

她看着地面，好像怕抬头看到阿廖沙似的。

“噢，我的上帝！”他欢天喜地地叫道，“如果真是我不对，干了这种事，我就不敢抬头看她了！您瞧，您瞧呀！”他向我叫道，“瞧她那模样：她认为都怪我；一副跟我抬杠和不高兴的样子！我五天没来了！有人说我在未婚妻那儿——那又怎么样呢？她已经原谅我了！她已经说过：‘把手伸给我，这事就了了！’娜塔莎，亲爱的，我的天使，我的天使！不能怪我，你要明白这点！一点不能怪我！相反！恰好相反！”

“但是……但是你不是刚才在那儿吗……他们刚才叫你上那

儿去……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几……几点啦？……”

“十点半！我的确去过那儿……但是我说我有病，就走了——五天以来，这是头一回，我头一回获得了自由，终于能够脱身离开他们，到这儿来看你了，娜塔莎。换句话说，以前我也能来，但是我故意不来！为什么呢？你一会儿就知道，我这就说明个中的道理；我来就是为了说明这点；不过，上帝可以作证，这次我没有丝毫对不起你的地方，没有一丝一毫！没有一丝一毫！”

娜塔莎抬起头来，瞥了他一眼……但是他回答她的目光却显得十分诚实，他的脸也十分快乐，十分正大光明，十分欢快，使人不可能不相信他说的话都是真的。我想，他俩准会一声欢呼，互相投入对方的怀抱，过去在类似的言归于好的情况下就多次出现过这样的情形。但是娜塔莎却好像太幸福了，幸福得悲从中来。她垂下了头，突然……低声地哭了。这时阿廖沙就受不了啦，他扑到她的脚下。他亲吻着她的手和脚；好似发狂一般。我把一张圈椅推到她跟前：她坐了下来。她的两腿一阵阵发软。

## 第二部



## 第一章

一分钟后，我们仨都像疯子似的大笑起来。

“你们听我说，听我说嘛，”阿廖沙用清亮的嗓子压倒了我们大家的笑。“他们以为这都跟从前一样……我到这里来无非说些鸡毛蒜皮的事……告诉你们吧，我有件非常有趣的事。你们倒是有个完没有！”

他非常想把他想说的话说出来。从他的样子看，他似乎有重要新闻。但是，因为他手里握有这样的新闻难免表现出一种天真烂漫的自豪，因而神气活现地作了一番开场白——这副神态立刻使娜塔莎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因为她笑，我也不由得跟着她笑。于是他越是生我们的气，我们就越是笑得厉害。阿廖沙那副懊恼的神态，紧接着又发展成为孩子般的绝望——他那副尊容终于把我们逗得活像果戈理笔下的海军准尉，只要向他伸出一个手指头，他就会立刻笑得前仰后合<sup>①</sup>。玛夫拉也从厨房里走出来，站在房门口，气呼呼地看着我们俩，十分恼火，这五天来她一直美滋滋地等着娜塔莎狠狠地剋阿廖沙一通，不料现在适得其反，大家还挺快活。

最后娜塔莎看到我们笑得使阿廖沙不高兴了，才停止了笑。

“你想说什么呢？”她问。

“要不要把茶炊端上来？”玛夫拉毫不客气地打断了阿廖沙的话，问道。

“走吧，玛夫拉，你走吧，”他答道，向她连连挥手，急着撵

<sup>①</sup> 源出果戈理剧本《结婚》中的第二幕第八场。

她走。“我要把过去、现在和将来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切都说给你们听，因为这一切我全知道。我的朋友们，我看得出来，你们想知道这五天我都在哪里了——我想告诉你们的就是这事；可你们硬不让我说。听着，第一，这段时间，我一直在骗你，娜塔莎，整个这段时间，我老早老早就在骗你了，这才是最主要的。”

“骗我？”

“对，骗你，已经骗了整整一个月啦；父亲回来以前就开始啦；现在已经到了彻底交代的时候了。一个月前，当时父亲还没回来，我突然收到他寄来的一封很厚很厚的信，这事我一直瞒着你们俩。他在信里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请注意，他信上的口气是那么严肃，简直把我吓了一跳），给我说亲的事已经定下来了，我的未婚妻简直十全十美；不用说，我配不上她，但是我仍旧必须娶她为妻。为了让我在思想上作好准备，我必须把脑子里所有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统统打消，等等，等等——嗯，不说你们也知道，他说的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指什么。就是这封信，我给藏了起来，没给你们看……”

“根本没藏起来！”娜塔莎打断道，“听他瞎吹！其实一五一十地立刻全告诉我们了。我还记得，你突然变得非常听话，非常亲热。跟我寸步不离，好像做错了什么事情似的，接着便把这封信的内容断断续续地都说给我们听了。”

“不可能，主要的东西肯定没说给你们听。说不定是你们俩自己猜到了什么，那就是你们的事了，反正我没说。我瞒着你们，心里十分痛苦。”

“阿廖沙，我记得，当时你时不时地跟我商量，把一切都告诉了我，不用说，是零敲碎打地说的，作为一种假设，”我望着娜塔莎，补充道。

“全说出来了！劳你驾，你就别吹啦！”她接口道，“唉呀，你有什么事瞒得了别人呢？哼，你要骗人呀，差远了！连玛夫拉

也全知道啦。你知道是吧，玛夫拉？”

“哼，怎么不知道！”玛夫拉向我们探进头来，回答道，“头三天就把一切全说出来了。你要耍花招呀，还不是那料！”

“唉，跟你们说话真让人窝火。你这样做无非是存心气我，娜塔莎！玛夫拉，你也弄错了。我记得，我当时像个疯子；记得吗，玛夫拉？”

“怎么不记得。你现在也像个疯子。”

“不，不，我不是说这个。你记得吗！当时我们没有钱，你把我的银烟盒拿去当了；而主要是，我要警告你，玛夫拉，你对我太放肆了。这都是娜塔莎把你惯的。嗯，就算我当时断断续续地全告诉了你们吧（这事我现在想起来了）。但是这封信的口气，口气，你们都不知道，而信中最要紧的可是口气呀。我现在要说的就是这事。”

“嗯，到底是什么口气呢？”娜塔莎问。

“我说娜塔莎，你问这话就像开玩笑似的。别开玩笑啦。我敢向你保证，这非常重要。我一听这口气心都凉了。父亲从来没有这么跟我说过话。就是说，宁可里斯本房倒屋塌<sup>①</sup>，也不能不按他的意思办。他用的就是这口气！”

“你倒是说呀：你干吗要瞒着我呢？”

“啊呀，我的上帝！为的是不把你吓坏呀。我想把一切亲自弄妥了以后再告诉你。嗯，是这样的，收到这封信后，父亲一回来，我的苦难便接踵而至。我作好了准备，我要坚定、明确、严肃地回答他，但不知怎的总没碰到机会。而他呢，连问也不问；真狡猾！相反，却摆出一副好像事情都已经解决了的样子，好像我俩之间已经不可能再有任何争执和误会了。听见没有，甚至不可能；他竟这么自信！对我则变得十分亲热和和蔼可亲，我简直



① 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于一七五五年发生大地震，死六万人，房屋坍塌无数。



纳闷。伊万·彼得罗维奇，您不知道他这人有多聪明！他什么书都读过，什么事都知道；您只要跟他见过一面，他就能如数家珍似的知道您的一切想法。大概正因为这个缘故，人家才管他叫伪君子，娜塔莎不喜欢我夸他。你别生气，娜塔莎。嗯，是这样的……说顺了口！他起先不给我钱，可现在给了，就昨天。娜塔莎！我的天使！现在咱俩的穷日子熬到头了！嗯，你瞧！这半年来他为了惩罚我，克扣我的钱，昨天都补齐了；你们瞧有多少啊；我还没数哩。玛夫拉，你瞧呀，有多少钱呀！现在咱们就不必再去当汤匙和领扣<sup>①</sup>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沓钞票，约有一千五百银卢布，放到桌上。玛夫拉高兴地看了看这沓钱，夸了阿廖沙几句。娜塔莎一个劲地催他快说。

“嗯，是这样——我想，怎么办呢？”阿廖沙继续道，“怎么能跟他对着干呢？也就是说，我可以向你们二位起誓，如果他对我很凶，而不是这样好说话，我就会不顾一切。我就会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我不愿意，我已经长大了，是大人了，可现在——都说定了。请相信我，我会坚持自己的主张的。可现在——我对他说什么呢？不过，你们也别怪我。我看得出来，你好像不满意，娜塔莎。你俩干吗面面相觑？大概，你们在想：瞧这家伙，说话就落进了人家的圈套，一点坚定性都没有。我很坚定，而且比你们想的还坚定！至于证据，证据就是，尽管我目前处境尴尬，但是我马上对自己说：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必须把一切，把一切都告诉父亲，于是我就说了，全说出来了，他也把我的话仔仔细细地听完了。”

“告诉他什么呢，你究竟告诉了他什么呢？”娜塔莎担心地问。

① 有钱人家的餐具和领扣都是银制的。

“我告诉他，我不要任何别的未婚妻，因为我有了——这人就是你。就是说直到现在我还没把这话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但是我已经让他心理上有了这个准备，我明天准说；我已经拿定了主意。我先对他说，跟金钱结婚是可耻的，也是不光彩的，我们自以为是贵族，简直蠢透了（我跟他完全开诚布公，就像弟弟对哥哥说话一样）。然后我立刻向他说明，我是第三等级，第三等级才是关键<sup>①</sup>；我还要说我感到自豪的是我跟大家一样，我不愿意跟任何人有什么两样……我说得很热烈，很动听。我自己对自己都感到敬佩。最后，我还向他证明，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算什么公爵？不过是托祖上的福吧了；实际上，我们身上哪有公爵的样子？首先，并不特别发财，而有钱最要紧。眼下，身居要津、首屈一指的公爵是罗斯柴尔德<sup>②</sup>。第二，在真正的上流社会里，我们早已默默无闻，最后一个稍有名望的人是伯父谢苗·瓦尔科夫斯基，连他也只是在莫斯科有点小名气，而那也只是因为他把变卖最后三百名农奴的钱都花光了。要不是父亲自己挣下了一笔钱，那他的子子孙孙说不定就只好自己种地了。现在就有不少这样号称公爵的公爵。因此我们没什么可以妄自尊大的。一句话，我把心里要说的话都说了——统统说出来了，既热烈又坦诚，甚至还添油加醋地说了一大堆。他甚至没提出反驳，只是责备我没去拜望纳因斯基伯爵家，后来又应当去奉承一下我的教母 K 公爵夫人，如果 K 公爵夫人欢迎我，对我好，我就会万事亨通，前程有望，他说呀说呀，说个没完！这些话无非是暗示，娜塔莎，自从我跟你好了以后，



① 原文是法文。第三等级指僧侣、贵族以外无任何特权的城市工商业者，后又包括农民和城市平民。

② 罗斯柴尔德（一七四三—一八一二），德国大银行家，金融巨头。十九世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银号遍布全欧洲，在俄语中，罗斯柴尔德已经成了金钱万能的同义语。

就把他们大家给抛弃了；可见，这都是受你的影响。但是话又说回来，直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直接谈到过你，甚至分明避开你。我俩都在耍滑头，都在等候时机，把对方抓住，你尽管放心，我们自会有拍手相庆的一天。”

“那太好了；结果怎样呢，他是怎么决定的呢？这才是最要紧的。你废话真多，阿廖沙……”

“只有上帝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闹不清他是怎么决定的；我压根儿没说废话，我说的是正经事：他甚至什么也没决定，只是对我的高谈阔论付之一笑，但是他笑得蹊跷，仿佛在可怜我似的。我心里明白，这带有侮辱性，但是我不以为耻。他说，我完全同意的你的看法，不过咱们还是先去看看纳因斯基伯爵吧，不过要注意，在那儿，千万别说这一类话。我是了解你的，可是他们不了解你。看来，连对他本人，他们的接待也并不十分热情；不知道因为什么在生他的气。一般说，在上流社会，大家好像不大喜欢父亲！伯爵起先对我架子十足。十分傲慢，甚至我是在他家长大的，也好像全忘了，想了老半天才想起来。真的！他对我的忘恩负义很生气，其实我一点也没忘恩负义；在他家里无聊透了——因此我才没去。他对父亲的态度也是待答不理地冷淡极了；而且冷淡到我甚至不明白，他怎么还总要上他那儿去。这一切都使我的气不打一处来。可怜的父亲必须在他面前卑躬屈膝；我明白，他这样做全为了我，可是我什么也不要。我本来想把我所有的感慨以后都告诉父亲，可是硬压下去了。何苦呢！我反正改变不了他的信念，只会使他恼火；我不去添乱，他心里就够烦的了。于是，我想我不如以计取胜，而且这计要超过他们大家，使伯爵尊重我，对我刮目相看——结果怎样呢？我立即如愿以偿，就在某一天的一天之中全部改观了！现在，纳因斯基伯爵都不知道请我上座究竟让我坐哪好了。这都是我做的，我一个人，由我开动脑筋，略施小计，因此连父亲也摊开了两手，



表示不可思议！……”

“我说阿廖沙，你还是说正经事吧！”娜塔莎不耐烦地叫道，“我还以为你要讲咱俩的事呢，可是你讲来讲去只想讲你在纳因斯基伯爵家怎样大出风头的事。我对你那位伯爵毫无兴趣！”

“毫无兴趣！你听见了吗，伊万·彼得罗维奇，她说毫无兴趣！最关键的事正好在这里。一会儿你自己会明白的；到后来，一切就不言自明了。不过，你们让我说下去嘛……而最后（为什么不开诚布公地说出来呢！），是这样的，娜塔莎，还有您，伊万·彼得罗维奇，我有时候也许的确太不懂事了；嗯，是的，甚至可以说（要知道，这情况也是常有的），简直很蠢。不过这一回，我向你们保证，我却计上心来，做了不少大家意想不到的事……嗯……而且，最后，甚至表现得很聪明；所以我想，你们看见我并不总是那么……笨，一定很高兴。”

“啊呀，你得了吧，阿廖沙！亲爱的！……”

娜塔莎最受不了人家说阿廖沙笨。有好多次，她绷起了脸，生我的气，虽然没有明说，原因是我太不客气地向阿廖沙证明他干了什么什么蠢事；这是她的一块心病。她受不了别人贬低阿廖沙，尤其是因为她在内心深处也意识到他傻。但是她从来没有向他说过她的这一看法，怕因此而损害他的自尊心。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感觉不知怎的特别敏锐，总能猜到她心中秘密的感情。娜塔莎看到这点后很伤心，便立刻对他说好话，跟他亲亲热热。现在，他这话之所以会在她心中引起痛感，其原因也就在此。

“得了吧，阿廖沙，你不过是不爱动脑筋罢了，你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她又加了一句，“你干吗要贬低自己呢？”

“嗯，好吧；那就让我把话说完吧。在拜会过伯爵以后，父亲甚至对我大为恼火。我想，且慢！当时，我们正坐车去拜访公爵夫人；我早就听说，她有点老糊涂了，再说耳朵也背，而且非常爱小狗。她养了一大群狗，喜欢得要命。尽管如此，她对上流



社会仍有很大影响，甚至连不可一世<sup>①</sup>的纳因斯基伯爵，也得登门向她请安<sup>②</sup>。因此一路上我就拟订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你们知道我拟订这计划根据什么？我根据的是所有的狗都喜欢我，真的！这点我早发现了。可能是我身上有一种吸引力，也可能因为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各种各样的动物，到底怎样，我就不得而知了，反正狗都喜欢我，就这么回事儿！顺便谈谈吸引力，我还没跟你说呢，娜塔莎，前几天我们去招魂了，我去拜会了一名招魂大师；简直太有意思了，伊万·彼得罗维奇，我甚至大吃一惊。我把恺撒<sup>③</sup>的魂给招来了。”

“啊呀，我的上帝！你把恺撒找来干吗呀？”娜塔莎大笑不止地嚷嚷道，“真是无奇不有！”

“为什么……倒好像我是什么……为什么我没权利把恺撒的魂给招了来？又少不了他半根毫毛！还笑哩！”

“当然，少不了他半根毫毛……啊呀，亲爱的！嗯，恺撒对你说什么啦？”

“什么也没说，我只是拿着一支铅笔，铅笔就自动在纸上移动，写出了字<sup>④</sup>。人家说，这是恺撒在写。这我可不信。”

“他究竟写什么了呢？”

“他写了果戈理剧本中类似‘奥勃莫克尼’这样的字<sup>⑤</sup>。……别笑啦！”

“你就接着说公爵夫人吧！”

“唉，可你们总是打断我的话呀。我们来到公爵夫人家，我从巴结咪咪下手，这咪咪是只又老又讨厌、坏透了的小狗，再加

① ②原文是法文。

③ 恺撒（公元前一〇〇—四四），古罗马统帅、政治家、作家。

④ 相当于我国的扶乩。

⑤ 源出果戈理的一个未完成的剧本《诉讼》（一八四二）：女地主在自己的遗嘱中把自己的名字“叶夫多基娅”写成了“奥勃莫克尼”，意为信笔涂鸦。

脾气特倔，还爱咬人。公爵夫人可喜欢它了，喜欢得要命；倒像跟它一般大似的。我先用糖果来喂咪咪，没出十分钟我就教会了它伸出爪子来跟人握手，可别人一辈子也教不会它握手等等的。公爵夫人那份高兴劲呀就没法提了；她高兴得差点没哭出来：‘咪咪！咪咪！咪咪会握手啦！’一有人来拜访，她就说：‘咪咪会握手啦！这是我的教子教会它的呀！’纳因斯基伯爵一进门，她就嚷嚷：‘咪咪会握手啦！’她边说边看着我，感动得几乎热泪盈眶。真是心肠好极了的老太太；甚至看着她都让人可怜。我抓紧时机，又对她百般奉承：她有一只鼻烟壶，壶上画了一幅她本人的肖像，还是六十年前她在娘家当闺女时画的。她一不小心把鼻烟壶掉到了地板上，我捡了起来，装作不知道似的说道：这幅画像太美啦<sup>①</sup>！简直是一种理想的美！嗯，这一来，她就心花怒放，骨头都酥了；跟我拉起了家常，问我从前在哪上学，常到谁家去，又说我的头发长得很美，诸如此类的话讲了一大堆。我也乘机给她逗乐，引她发笑，给她讲了一件丢人现眼的丑事。她就爱听这个；仅仅伸出一只手指头吓唬了我一下，然后便笑逐颜开，高兴极了。她让我走的时候，还亲吻了我，给我画了十字，让我每天都去她家给她解个闷。伯爵握着我的手，两眼显出一副巴结的样子。至于父亲，虽然他是一个十分善良、十分正直、十分高尚的人，但是你们爱信不信，我们俩回到家后，他高兴得差点哭出来；他拥抱我，跟我无话不谈，跟我说了一些神秘的心里话，什么前程呀，关系呀，金钱呀，婚姻呀，许多话我也没听懂。就在这时候，他给了我一笔钱。这事发生在昨天。明天我还要去公爵夫人家，不过父亲毕竟是个非常高尚的人——可别把他往坏处想，虽然他让我离开你，娜塔莎，但这是因为他财迷了心窍，因为他看中了卡佳的百万家私，而你偏偏没这些；他见钱眼



① 原文是法文。

开完全是为了我，他只是因为不了解你才对你不公平。话又说回来，哪个做父亲的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幸福呢？他已经习惯了，认为只要有了百万家私也就有了幸福，这不能怪他。他们那些人都这样。要知道，必须用这个观点，而不是用别的观点来看他——这样，他就立刻显得正确了。我特意赶来看你，娜塔莎，为的是说服你，让你相信这点，因为我知道你对他存有偏见，当然，这事错不在你。我并不怪你……”

“你在公爵夫人那儿受到了恩宠，这就是你自鸣得意，发生过的事吗？所谓略施小计云云就指这事吗？”娜塔莎问。

“哪儿呀！你怎么啦！这不过是开头……我之所以要讲公爵夫人，也就是要通过她把父亲抓在手里，你明白吗，我要说的最要紧的事，还没开头哩。”

“好吧，那你接着说吧！”

“今天，我还遇见一桩事，甚至是一件非常怪的事，直到现在我还在惊魂未定，”阿廖沙继续道，“必须向你们指出，虽然我们那门亲事，父亲和伯爵夫人已经商量好了，但是直到现在还未签订任何正式的婚约，因此哪怕我们立刻分手，也不会闹出任何乱子来；只有纳因斯基伯爵一人知道，但是这人是我家的亲戚和靠山。此外，虽说这两个星期来，我跟卡佳成了好朋友，但是直到今天晚上我还没跟她说过一句关于未来，也就是关于结婚的事呢，而且……也没谈到过爱不爱的问题。此外，还应先征得K公爵夫人的同意才行，因为我们想得到她各方面的庇护，而且巴望财源能由此滚滚而来。她的态度也就是上流社会的态度；她认识的人很多，而且都是高官显贵……他们肯定想把我领进上流社会并在那里站稳脚跟。但是特别坚持非这样做不可的是伯爵夫人，也就是卡佳的继母。问题在于，因为她在国外干的种种勾当，就目前看，公爵夫人不见得会接见她，如果公爵夫人不接见，别人也很可能不接待，因此，这是一个好机会——趁给我与

卡佳说媒之便与公爵夫人拉上关系。因此，过去一直反对这门亲事的伯爵夫人，一听说我今天在公爵夫人家旗开得胜，简直高兴坏了，但是先不谈这事，最主要的是：早在去年，我就认识卡捷琳娜·费奥多罗芙娜了；但是那时我还小，什么也不懂，因此也看不出她这人……”

“无非是你当时更爱我，”娜塔莎打断他的话道，“所以才看不出，可现在……”

“别说了，娜塔莎，”阿廖沙热烈地叫道，“你完全想错了，你在侮辱我！……我甚至都不想反驳你；你听下去就会了解一切的……唉，你太不了解卡佳了！你不知道，她有一颗多么温柔、明朗、鸽子般的心啊！但是过一会儿你会知道的；只要你把话听完！两星期前，她们到这里来以后，父亲带我去看卡佳，我开始仔细地端详她。我发现她也在端详我。这完全吸引了我的好奇心；且不说我想更好地了解她是另有企图的——这一企图还在我刚收到使我大吃一惊的父亲的信后就有了。我不想多说，也无意夸她，我要说的只有一点：她是这整个圈子里明显的例外。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人，她有一颗既坚强又诚实的心，她之所以坚强，正因为她纯洁和诚实，我在她面前简直成了个小孩，成了她的小弟弟，尽管她只有十七岁。我还发现一样东西：她心里藏着许多悲伤，就像心里有许多秘密似的；她不爱说话，在家里几乎总是一声不吭，似乎畏畏缩缩……她好像在思索什么。好像见到我父亲感到害怕似的。她不喜欢她的继母——这，我看得出来；伯爵夫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才到处散布她的继女非常爱她；这都不是真的：卡佳只是对她百依百顺而已，倒像她俩之间达成了什么君子协定似的；四天前，在我作了这一番考察之后，我决定把我的打算付诸实施，今天晚上我就把它付诸行动了。也就是把一切都告诉卡佳，向她承认一切，把她拉到咱们这边来。然后一了百了……”





“什么！告诉她什么，向她承认什么？”娜塔莎不安地问。

“一切，原原本本，一事不落，”阿廖沙答道，“我要感谢上帝，是他让我产生了这个想法；但是，听我说，听我说呀！四天前我决定这样：离开你们，由我自己来了结这一切。如果跟你们在一起，我就会动摇来动摇去，听从你们的劝告，永远也拿不定主意。如果我一个人，把自己置于这样的境地，我就会每分钟给自己念叨，必须结束，应当一了百了，于是我鼓足了勇气——果真一了百了啦！我决定有了结果以后再回来找你们，现在终于带着结果回来啦！”

“什么，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快说吧！”

“非常简单！我直截了当、光明正大而又坚定勇敢地走到她面前……但是，第一，在讲这以前，我要给你们讲一件事，这事使我大吃一惊。在我们出门之前，父亲收到了一封信。当时我正好走进他的书房，在门口站住了。他没有看见我。这信使他惊讶得不由得自己跟自己说起话来了。而且还连声惊呼，情不自禁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最后又突然哈哈大笑，而手里则拿着那封信。我甚至都不敢进去了，等了片刻，才走了进去。父亲好像因为什么事感到高兴似的，而且高兴极了；他开口跟我说话时，那神态也显得有点古怪；后来又突然打住，让我立刻准备出门，虽然时间尚早。她们家今天没一个人，只有我们俩，娜塔莎，你以为那里今天请客，举行晚会，你又想错啦。你听到的不对……”

“啊呀，你别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啦，阿廖沙，劳驾了；你就快说你怎么把一切都告诉卡佳的吧！”

“幸好我跟她单独待了两小时。我简简单单地告诉她，虽然人家有意把咱俩撮合在一起，但是我们的结合是不可能的；又说，我心里对她很有好感，因为只有她一个人能救我。这时我就对她公开了一切。你想想，她竟对咱俩的事什么都不知道，娜塔莎！你不知道她当时有多感动；一开始她甚至都害怕了。她脸色



变得煞白。我把咱俩的事都告诉她了：你怎么为了我离家出走，咱俩怎么同居，现在咱俩又多么痛苦，什么都怕，因此，现在，我们只能找她来帮忙了（我也是代表你说这话的，娜塔莎），希望她能站到咱们这边来，直截了当地告诉她继母，说她不想嫁给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救，此外我们别无它求，也无人可求了。她兴味盎然，而且非常同情地听着。当时她那眼睛有多美呀！好像她的整个灵魂都移注到她的这一目光中去了。她的眼睛蓝极了。她谢谢我，说我没有怀疑她的为人，并且保证，她一定竭尽全力来帮助我们。然后她又问起了你的情况，她说她很想跟你认识认识，她还让我转告你，说她已经像爱姐姐那样爱你了，当她听说我已经第五天没有见到你时，就立刻撵我走，催我快来看你……”

娜塔莎深受感动。

“在这以前，你居然能够大谈特谈你在一个耳朵聋的公爵夫人那里建立的丰功伟绩！啊呀，你呀，阿廖沙，阿廖沙！”她叫道，责怪地望着他。“那么卡佳怎样呢？让你走的时候，她高兴吗，快活吗？”

“是的，她很高兴，因为她做了一件高尚的事，可是她自己却哭了。因为她也爱我，娜塔莎！她承认她已经开始爱我了；又说，她很少见过什么人，还说她早就喜欢我了；她所以对我另眼相看，还因为周围全是欺诈和谎言，而我在她看来却是个诚实而又正直的人。她站起来说道：‘好吧，上帝保佑您，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我还以为……’她没把话说完就哭着走开了。我们商定，她明天就去告诉继母，说她不愿意嫁给我，明天我也要把一切告诉父亲，而且要坚定和勇敢地把话全说出来。她责怪我，为什么不早告诉她：‘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什么也不应当害怕！’她这人就这么高尚。她也不喜欢我父亲；说他是滑头，贪财。我为父亲辩护；她不相信我的话。万一我明天找父亲谈，谈不成功（她



十拿九稳地认为，一定谈不成功)，她就同意我去找 K 公爵夫人，求她帮忙。那时候，那就谁也不敢反对了。我跟她彼此保证保持兄妹关系。啊，可惜你不知道她的身世，不知道她有多不幸，她对自己在继母处的生活，对这整个环境又有多么反感……她没有直说，好像也有点怕我似的，但是我从她流露出来的只言片语里猜出来了。娜塔莎，我的宝贝！她要是看到你，准会欣赏你，喜欢你的！她的心有多好啊！跟她在一起就觉得十分轻松！你们俩生来就像一对亲姐妹，你们应当彼此相爱。我一直在想这事。真的：我真想把你们俩拉到一块儿，自己则站在一旁尽情地欣赏你们，你可别往坏处想呀，娜塔舍奇卡<sup>①</sup>，就让我谈谈她吧，我真想跟你谈她，跟她谈你，谈个没完，你是知道的，我最爱的是你，我爱你胜过爱她……你是我的一切！”



娜塔莎默默地望着他，既亲热，又有点凄凉。他的话好像既使她感到快慰，又好像有什么东西使她感到痛苦。

“很早，还在两星期前，我就看到卡佳这人不错，”他继续道，“要知道，我每天晚上都去看她们。回家的时候，就老想啊想啊，想你俩，总是把你俩放在一起，互相比较。”

“我俩谁更好呢？”娜塔莎微笑着问。

“有时候是你，有时候是她。但是到后来，总是你最好。我跟她说话的时候总觉得我自己也变好了，变聪明了，不知怎的也变高尚了。但是明天，明天一切就都解决了。”

“不爱她，你不觉得可惜吗？她不是爱你吗；你不是说你自己也注意到了这点吗？”

“是有点可惜，娜塔莎！但是，我们可以三个人彼此相爱呀，那时候……”

“那时候就再见啦！”娜塔莎好像自言自语地低声道。阿廖沙

① 娜塔莎的昵称。

莫名其妙地望着她。

但是我们的谈话蓦地被一个万万没有料想到的情况打断了。厨房（也就是外屋）里传来轻微的嘈杂声。好像有什么人走了进来。一分钟后，玛夫拉推开门，悄悄地向阿廖沙点了点头，让他出去。我们都转过头来看她。

“有人找你，请出来一下，”她用有点神秘的声音说道。

“这时候谁会来找我呢？”阿廖沙道，莫名其妙地望着我们。“我去看看！”

厨房里站着公爵（他父亲）的一名身穿号衣的仆人。原来，公爵坐车回家，路过娜塔莎的住处，让马车停了下来，让仆人进去问一下，阿廖沙是不是在她那儿？那仆人说完这话后就立刻出去了。

“奇怪！还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儿，”阿廖沙说，惊慌地注视着我们，“这是怎么回事呢？”

娜塔莎不安地望着他。蓦地，玛夫拉又推开门，走了进来。

“老爷来了，公爵！”她用急促的声音说，说完又立刻拉上了门。

娜塔莎的脸刷地白了，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蓦地，她的眼睛闪出了亮光。她站住了，微微支着桌子，激动地望着房门，那位不速之客将从这扇门进来。


“娜塔莎，别怕，有我呢！我不许他欺侮你，”惊慌不安，但还没有惊惶失措的阿廖沙悄声道。

门被推开了，门口赫然出现了瓦尔科夫斯基公爵。



## 第二章

他向我们投来迅速而又注意的一瞥。单凭这一瞥还不足以猜透他此来的用意：是敌人还是朋友？但是不妨让我先详细地描写一下他的外貌。这天晚上他使我特别吃惊。



我过去也见过他。此人四十五岁上下，不会更多，五官端正，异常英俊潇洒，他的面部表情视情况变化而不断变化；但是变化得很明显、很彻底，而且来得非常快，从最愉快的表情一变而为非常阴沉、非常不满，仿佛猛然开动了什么发条似的。他相貌端正，脸呈椭圆形，微黑，牙齿整齐，两片嘴唇小而薄，鼻梁挺直，鼻子很美，略带鹰钩，天庭饱满，前额上还看不出有一丝一毫的皱纹，一双灰色的大眼睛——这一切凑在一起，几乎算得上是个美男子。然而他的脸却不能使人产生愉快的印象。这张脸之所以让人反感，因为他的面部表情好像不是他自己的，总好像是装出来的、精心设计过的、从什么地方学来的，使您不由得产生一种盲目的信念，您永远也摸不透他的真正表情。您倘若再仔细看看他，您就会怀疑，在这副永远戴在头上的假面具下，是否隐藏着某种包藏祸心的、狡诈的和极端自私的东西。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双外表看去很漂亮的灰色大眼睛。好像只有这双眼睛才不肯完全听从他的意志。他也不想温和而又亲切地看人，但是他射出来的目光却似乎一分为二，在温和亲切的目光间闪烁着一缕残忍的、不信任的、刺探的和恶意的光……他的个子颇高，身材优美，略瘦，看去比他的实际年龄小得多。他那一头柔软的深褐色头发，几乎还没有开始斑白。他的耳朵、胳膊和腿都长得非常好看。这完全是一种出身名门的美。他穿得非常讲究，非常高雅，

而且十分新潮，但是略带年轻人的潇洒风度，然而，这跟他很般配。他就像是阿廖沙的哥哥。起码，谁也看不出他是这么大的儿子的父亲。

他一直走到娜塔莎跟前，凝神注视着，说道：

“我在这样的时刻冒昧前来，而且未经通报——这，有点奇怪，也有违惯例；但是我希望，请您相信，我的行为之有悖常情，我还是能够意识到的。我也知道我在同谁打交道；我知道您明察秋毫而又宽宏大量。请惠赐不才十分钟的时间，我希望您将懂得我的良苦用心，并将认为我的冒昧来访并非多余。”

他说这话的时候很有礼貌，声音也很有力，但又似乎带有某种固执。

“请坐，”娜塔莎说，她还没有摆脱最初的惊惶和某种恐惧。他微微一鞠躬，款款落坐。

“请您先允许我对他说两句话，”他指着儿子开口道。“阿廖沙，你没有等我一起走，也没有同我们告别，但是你刚走，下人便向伯爵夫人禀告说卡捷琳娜·费奥多罗芙娜不舒服了。她刚要跑去看她，但是卡捷琳娜·费奥多罗芙娜却忽然亲自枉驾进来，状极难过，而且十分激动。她对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她不能做你的妻子。她还说，她要进修道院，说你曾经请她帮忙，而且向她供认你爱娜塔利娅·尼古拉耶芙娜……卡捷琳娜·费奥多罗芙娜的这番令人难以置信的表白，而且又发生在这样的时刻，不用说，盖出于你同她那异乎寻常的倾心交谈。她那神态近乎失常。你一定懂得，我当时有多么惊讶和害怕。我刚才路过此地，发现尊府有灯光，”他向娜塔莎继续道，“于是早就萦回在我脑际的一个想法便完全支配了我，使我无法抗拒我油然而生的冲动，我便进来一睹芳颜。意欲何为？我将立刻奉告，但是我要预先提出一个请求，请万勿为我的解释的某种尖锐措词感到惊讶。这一切是那么突然……”



“我希望我定将懂得您将要说的话，并能给它以应有的……评价，”娜塔莎结结巴巴地说道。

公爵定睛注视着她，仿佛急于想在这一分钟之内把她研究个透似的。

“我指望您能够明察秋毫，”他继续道，“现在我之所以冒昧前来，正因为我知道我在同谁打交道。我早就知道您了，尽管我从前对您的看法不公平，因而对您于心有愧。您听我说：您知道，长久以来，我与令尊之间有些不愉快的事。我无意为自己辩护；也许，我更对不起他，甚至比迄今为止所能设想的更甚。如果此话不假，那我自己也受骗了。我为人多疑，并自知有此弱点。我习惯于先看别人的坏处，再看别人的好处——这是一颗冷酷的心固有的不幸特点。但是我这人不习惯掩饰自己的缺点。我听信了街头巷尾的闲言碎语，因此当您离开您的两位高堂之后，我着实为阿廖沙担心了一阵。但是当时我对您还不了解。我渐渐地作了一些调查，调查的结果使我深受鼓舞。我经过一番观察、研究之后，终于深信我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我获悉，您跟尊府吵翻了，我还知道，令尊极力反对您同小儿联姻。单凭这一点，即您拥有这样的影响，可以说吧，您拥有左右阿廖沙的无上权力，但是迄今为止你并未利用这一权力，并没有强迫他娶您——仅此一点便足以表明您这人太好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向您坦白承认，我当时曾下定决心要极力阻挠您跟小儿喜结良缘。我知道，我说得太坦率了，但是眼下我的开诚相见于您于事大有裨益；您倘若把我的话听完，您自己就会同意此言非虚。您离家出走以后不久，我就离开了彼得堡；但是我离开时已经不再为阿廖沙感到担心了。我寄希望于您的高尚的自尊心。我明白，在我们两家的不和结束之前，您自己也不愿结婚；您不愿破坏阿廖沙与我之间的父慈子孝，因为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他和您的结合；您也不愿意人家说三道四，说您想找个公爵做夫婿，攀龙附凤，与我

们家联姻。相反，您甚至会对我们不屑一顾，也许还等着，有朝一日我会亲自登门求亲，请您惠予应允下嫁犬子。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我固执己见，对您不怀好意。我无意为自己辩护，但是个中原因我也不想对您隐瞒。这原因就是您既非出身名门，又非广有资财。我虽然略有薄产，但是我们多多益善。我们家道中落。我们需要的是名亲贵戚和金银财宝。季娜伊达·费奥多罗芙娜伯爵夫人的继女虽然并非皇亲国戚，但很有钱。只要稍一迟误，就会出现其他求婚者，就会从我们手里把这姑娘抢走；而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尽管阿廖沙还太年轻，我还是决定给他说媒。您看，我对您毫无隐瞒。您可以蔑视我这父亲，这父亲居然自己承认他出于私利和偏见，竟然怂恿儿子去干坏事；因为抛弃一个为他牺牲了一切，他非常对不起她的舍己为人的姑娘，乃是一种卑鄙下流的行为。但是我无意为自己辩解。拟议中的犬子与季娜伊达·费奥多罗芙娜的继女喜结连理的第二个原因，是这姑娘非常值得爱和值得尊敬。她长得很好看，很有教养，脾气好极了，人也很聪明，虽然在许多方面还是个孩子。阿廖沙性格软弱，不爱动脑子，而且非常不懂道理，二十二岁了，还是一副小孩脾气，除非有个优点，就是心好——在有其他缺点的情况下，这品质甚至很危险。我早已经发觉了，我对他的影响开始减弱，浮躁、年轻人的冲动开始暴露无遗，甚至压倒了某些应有的责任感。也许我太爱他了，但是我逐渐认识到，仅有我一个人来指导他是不够的。与此同时，他还一定得处在某个人的经常不断的、良好的影响下。他天性听话、软弱、多情，不喜欢命令别人，宁可去爱别人和顺从别人。他一辈子恐怕也就这样了。您可以想象得出，当我发现卡捷琳娜·费奥多罗芙娜正是我希望小儿迎娶的这么一位理想的姑娘时，我有多么高兴啊。但是我高兴得晚了；他已被另一种影响——您的影响所笼罩，而且牢不可破。一个月前，我回到彼得堡，便开始仔仔细细地观察他，我惊讶地发现他竟





大大地变好了。他的轻浮和孩子气几乎原封未动，但是他身上却牢固地树立了某些高尚的情操；他开始感兴趣的已不仅仅是儿时的游戏，而是那些崇高的、高尚的、正经八百的东西。他的想法是奇怪的、不稳定的，有时候是荒谬的；但是愿望、爱好，但是心——却变好了，而这是一切的基础；他身上这一切好东西——无可争议地来自于您。您把他改造好了。不瞒您说，当时我就闪过一个想法，您可能比任何人都更能使他幸福。但是我赶走了这一想法，我不愿作如是想。我必须想方设法使他离开您；于是我开始行动，并自以为已经达到了我想要达到的目的。一小时前，我还自以为胜利在我这一边。但是在伯爵夫人家发生的事，一下子把我的如意算盘翻了个过儿，使我感到吃惊的首先是一件出乎意外的事：阿廖沙对您的眷恋的令人奇怪的严肃性和坚定不移，以及这种眷恋的执着和经久不衰。我向您再说一遍：您把他彻底改造好了。我忽地看到，他的这一变化甚至比我想象的还大。今天他忽然在我面前表现得他很有头脑，这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同时他又显示出一种非凡的胆大和心细。他选择了一条走出困境的最有把握的路。他触动并唤起了人心中最高尚的情怀，即宽容他人和以德报怨的情怀。他听凭受到他损害的女人处置，并向她请求同情和帮助。他触动了一个已经在爱他的女人的强烈的自尊心，直截了当地向她承认她有情敌，同时又在她心中唤起她对她的情敌的同情，使她宽恕了他，并答应与他保持无私的兄妹之情。要去进行这样的表白，同时又不使他人感到侮辱和委屈——甚至那些最工于心计的人，有时候也未必能做到这点。可是像他这样一颗初出茅庐、纯洁而又受到很好指点的心却做到了。我坚信，娜塔利娅·尼古拉耶芙娜，您并没有参与他今天的行为，既没有说过什么，也没有出过任何主意。说不定对于这一切您才刚刚听说，而且是他告诉您的。我没有说错吧？对不对？”

“您没有说错，”娜塔莎重复了他的话，她满脸通红，仿佛灵

感勃发似的两眼闪出一种奇异的光。公爵的雄辩开始起作用了。“我五天没有见到阿廖沙了，”她又加了一句，“这一切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也是他自作主张去做的。”

“一定是这样，”公爵肯定道，“但是尽管这样，他那出人意料的洞察力，他那当机立断和责无旁贷的意识，他那高尚的、忠贞不贰的情操——这一切都是因为您对他施加了影响。刚才，在回家途中，我思虑再三，终于彻底想明白了，我思前想后，突然感到我义无反顾，应该当机立断。我们跟伯爵夫人家的这门亲事已经吹了，而且也不可能恢复；即使可能——也一定办不成。既然我已经深信不疑：只有您才能给他幸福，他听您的话，您是他的主心骨，您已经为他未来的幸福奠定了基础——对此，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过去，我不曾对您隐瞒过任何事情，现在也无意隐瞒；我非常喜爱富贵、金钱、名望，甚至高官厚禄；非但意识到，而且一贯认为，其中许多都是偏见，但是我喜爱这些偏见，绝对无意把这些东西视同粪土。但是还有一些情况，使人不得不另作考虑。不能用一把尺子来衡量一切……，此外，我非常喜爱犬子。总之，我得出一个结论：阿廖沙决不能跟您分开，因为没有您他就完蛋了。能不承认这点吗？很可能，我这样决定已经有整整一个月了，不过我现在才知道，我这样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当然，为了把这话告诉您，明天我也可以登门拜访，用不着几乎在深更半夜前来打扰您。但是，我现在的匆忙，也许正足以向您表明，我对于做这件事是多么热诚，主要是多么真诚。我不是个孩子；我已经这把年纪了，我是不会心血来潮、冒冒失失地做任何事情的。当我到这儿来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决定，而且再三考虑过了。但是我感到，我还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让您完全相信我的真诚……不过，还是言归正传吧！要不要我现在来向您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的原因吗？我到这里来的目的，是要向您履行我应尽的义务——我要郑重其事地，怀着我对您的无限尊



敬，请求您玉成犬子的幸福，请惠予首肯下嫁犬子。噢，请您千万别以为我是个严父，终于决定饶恕自己的儿女，恩开格外地同意他们的美满婚姻了。不！不！如果您认为我会有这样的想法，您就在骂我了。也请您千万别以为，根据您对小儿作出的牺牲，我早就有把握，您一定求之不得；我又要说，此言差矣！我要头一个大声地说：他配不上您，而且……（他心好而又光明磊落）——他自己也会肯定这点的。但是，这还不够。在这么晚的时候吸引我到这里来的不仅仅是这个……我到这里来……（他恭恭敬敬而又带有几分庄重地从自己的座位上微微欠起身子）我到这里来的目的是想做您的朋友！我知道我没有这样做的丝毫权利，而是相反！但是——请允许我努力把力来赢得这种权利！请允许我抱有希望！”



他在娜塔莎面前恭恭敬敬地低眉俯首，等候她的答复。在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我一直在注意地观察他。他发现了这点。

他在作这一番讲演的时候，态度很冷淡，略有卖弄口才、哗众取宠之意，而在说某些话的时候甚至带有某种漫不经心之态。他作这番讲演的前后语调，有时候甚至同吸引他对我们进行初次拜访（而且来非其时，特别是他与我们还处在这样的一种关系下）的一时冲动很不协调。他的某些措词也有明显的矫揉造作之嫌，在说有些话的时候（他的讲演十分冗长，而且长得令人奇怪），他还故作姿态，似乎他是一位怪人，尽管百感交集，可是还极力装出一副幽默、随便和打趣的样子，来掩盖他那情不自禁的感情。但是这一切我都是在以后才明白过来的；当时则是另一种心情。最后几句话他说得那么慷慨激昂，那么富有感情，那模样又是那么真诚，充满对娜塔莎的尊敬之忧，因而把我们大家全都征服了。他的睫毛上甚至还有某种类似泪花的东西闪了一下。娜塔莎的那颗高尚的心完全被征服了。她紧随他之后，也从自己的坐位上微微起立，默默地、十分激动地把自己的手伸给了他。

他拿起这只手，温顺而又动情地亲吻了一下。阿廖沙兴高采烈，高兴得什么似的。

“我怎么跟您说的，娜塔莎！”他叫道，“你不相信我嘛！你不相信他是世界上最高尚的人嘛！现在您看见啦，亲眼看见了吧！……”

他扑向父亲，热烈地拥抱他。他也同样热烈地拥抱了他，但又似乎羞于表露自己的感情似的，急于缩短这一父慈子孝的动人场面。

“够啦，”他说道，拿起自己的礼帽，“我该走了。我本来只请求你们给我十分钟，可是却坐了整整一小时，”他微笑着加了一句，“不过，我虽然走了，但却热烈地和迫不及待地想跟您尽快地再次见面。您能不能允许我常来看您呢？”

“当然，当然！”娜塔莎回答，“请常来！我希望能够尽快地……喜欢您……”她有点尴尬地加了一句。



“您的感情多么真挚，您为人又是多么诚实啊！”公爵道，对她刚才说的话微微一笑。“您甚至都不想虚与委蛇地随意客套一番。但是您的真挚却比所有那些做作出来的客套更宝贵。不是吗！我意识到，我尚须花费很长很长时间才能博得您的垂爱！”

“好了。别夸我啦……够啦！”娜塔莎不好意思地悄声道。这时她显得多么美啊！

“那就这样！”公爵决定道，“不过，还有两句话，说件正经事。您不能想象我有多么不幸！要知道，明天我不能来看您，明天来不了，后天也来不了。今天晚上，我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对我很重要，他让我立刻去办一件事，这事我无论如何躲不开。明天一早我就离开彼得堡。请千万别以为我之所以这么晚还来看您，决不是因为明天没工夫，非但明天没工夫，后天也没工夫。您自然不会有此想法，但是您瞧，我这人心眼儿小，总爱疑神疑鬼！为什么我会觉得您一定会这样想呢？是啊，我这一生

中，我这疑心病给我添了不少麻烦，例如，鄙人跟尊府的争执，也许全是我这倒霉的性格所致！……今天是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我都不在彼得堡。至于星期六，我希望我一定能够回来，而且当天就来看您。请问，我能到您这儿来待上整整一个晚上吗？”

“能呀，还用问吗！”娜塔莎叫了起来，“星期六晚上，我等您！我将翘首以待，恭候光临！”

“我太高兴了！我要多多地、多多地了解您才是！不过……我该走了！但是，在走之前，我不能不握握您的手，”他蓦地向我转过身来，继续道，“对不起！我们现在说话老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我已经有好几次有幸见到过您，甚至有一次咱俩还互相作了介绍。在离开这里以前，我不能不向您表示，能够同您再次认识，我感到多么愉快。”

“咱俩的确见过面，”我握住他向我伸过来的手，答道，“但是，对不起，我不记得咱俩彼此介绍过。”

“去年在P公爵府。”

“对不起，我忘了。但是，我向您保证，这次绝对忘不了。今晚对于我特别难忘。”

“是的，足下言之有理，在下也有同感。我早知道您是娜塔利娅·尼古拉耶芙娜和小儿的心腹之交。我希望能是你们三人中忝列第四。不知您以为然否？”他转过身去，面向娜塔莎，又加了一句。

“是的，他是我们的挚友，我们大家都应当在一起！”娜塔莎深情地答道。可怜的姑娘！她看到公爵并未忘了跟我寒暄问好，高兴得什么似的。她多么爱我啊！

“您才华过人，我遇到过您的许多崇拜者，”公爵继续道，“我还认识两位最真诚地仰慕足下的女士。她俩都非常乐意结识足下，向您亲自讨教。她们是我的好友伯爵夫人和她的继女卡捷

琳娜·费奥多罗芙娜·菲利蒙诺娃。请允许我抱有希望，您不至于拒绝我的不情之请，让我高兴地把您介绍给这两位女士吧。”

“鄙人不胜荣幸之至，虽然我现在深居简出，很少与人来往……”

“但是，请示尊址！尊驾现住何处？我将高兴地……”

“我从来不在舍下接待来客，公爵，至少在目前。”

“但是我，我虽然无权享受例外……但是……”

“也罢，既然您一定要来，盛情难却。我住在某某胡同的克卢根公寓。”

“克卢根公寓！”他叫道，好像对什么事情大吃一惊似的。“什么！您……住那儿多久了？”

“不，不很久，”我答道，不由得定睛看了看他。“舍下是四十四号。”

“住四十四号？您住那儿……就一个人？”

“孤身一人。”

“是一是啊！我因为……好像，知道这座公寓。那就更好了……我一定来拜访足下，一定！我有许多话要跟您说。有许多事要向您请教。您可以在许多方面使我感激不尽。您瞧，我一开始便有事相求。但是失陪了，再见！再一次紧握您的手！”

他握了握我和阿廖沙的手，再一次亲吻了一下娜塔莎的小手，然后便走出门去，也没让阿廖沙跟他回去。

我们三人面面相觑，这一切来得那么意外，那么为始料所不及。我们大家感到，这一瞬间一切都改观了，开始了一种新的、难以逆料的局面。阿廖沙默默地坐到娜塔莎身旁，静静地亲吻着她的手。他间或抬起头来。看看她的脸，似乎在等待，看她究竟说什么？

“亲爱的阿廖沙，明天你就应当去看卡捷琳娜·费奥多罗芙娜，”她终于说道。



“我自己也这么想，”他答道，“我一定去。”

“也许她看到你会觉得难受……怎么办呢？”

“不知道，我的朋友。这点我也想到了。我看情况……再决定怎么办吧。娜塔莎，怎么样，要知道，现在咱们的情况全都变了呀！”阿廖沙忍不住开口道。

她微微一笑，抬起头来长久地、含情脉脉地看着他。

“他多么彬彬有礼啊。看见你住得这么寒碜，居然会不置一词……”

“什么不置一词？”

“嗯……劝您搬家呀……或者说点别的什么，”他面孔一红，加了一句。

“得啦吧，阿廖沙，哪儿跟哪儿呀！”

“所以我才说他非常讲礼貌，他把你那个夸呀！我不是早跟你说了……是不是！不，他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感觉得到！可是他说到我，就像我还是个孩子似的。而且他们大家也都这么看我！怎么说呢，其实我也真是这样。”

“你虽然是个孩子，可是看问题却比我们大家看得深，看得透。你的心真好，阿廖沙！”

“可是他却说，我的心肠太好害了我。他是什么意思呢？我真不明白。你听我说，娜塔莎。我是不是应该快点回去看看他呢？明天一早我就回到你这儿来。”

“去吧，去吧，亲爱的。你能想到这点，太好了。一定要跟他照个面，听见了吗？明天尽可能早点来。现在你不会再躲开我，一走就是五天了吧？”她含情脉脉地看着他，调皮地加了一句。我们全都处在一种喜不自胜的快乐中。

“咱俩一起走，好吗，万尼亚？”阿廖沙走出房间时叫道。

“不，他留下来；我还有话跟你说，万尼亚。注意了，明天一早！”

“一早！再见，玛夫拉！”

玛夫拉十分激动。公爵说的话她全都听见了，全偷听到了，但是许多话她听不懂。她很想弄个明白，很想问个究竟。但眼下她的神态很严肃，甚至很高傲。她也多少看出来来了，许多情况变了。

我们俩单独留了下来。娜塔莎抓住我的手，有若干时候沉默不语，似乎在琢磨究竟说什么。

“我累啦！”她终于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我说：你明天不是要上我们家去吗？”

“一定。”

“告诉我妈，别告诉他。”

“我从来就不跟他说你的事。”

“那敢情好；其实不说他也会知道的。你注意了，看他说什么？抱什么态度？主啊，万尼亚！难道他当真会因为这桩婚事而诅咒我吗？不，不可能！”

“一切都应当由公爵采取主动，”我连忙接口道，“他应当跟他言归于好，那时候就皆大欢喜了。”

“噢，我的上帝！能这样就好啦！”她祷告似的叫道。

“别担心，娜塔莎，会皆大欢喜的。大势所趋。”

她抬起头，注意地看了看我。

“万尼亚！你认为公爵这人怎么样？”

“如果他说的是真心话，我看，这人就太好了。”

“如果他说的是真心话，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可能说的不是真心话吗？”

“我也似乎这么感觉，”我答道。我又暗示思忖：“可见，她脑子里闪过了某种想法，怪！”

“你一直看着他……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是的，他的样子有点怪；我觉得。”





“我也这么感觉。不知怎的他说话总是那副腔调……我累啦，亲爱的。你猜怎么着？你也回去吧，明天你尽可能早点离开他们上我这里来。还有件事：我对他说，我想尽快地喜欢他，说这话是不是唐突了点？”

“不……有什么唐突的？”

“而且……也不显得浑？要知道，言外之意是我眼下还不喜欢他呀。”

“恰恰相反，这话说得太好了。既淳朴自然，又反应灵敏。当时你太美了！如果他用上流社会那一套居然不明白这道理，那混帐的是他。”

“你好像对他有气，万尼亚？话又说回来，我这也太坏了。疑心病太重，虚荣心也太强了！请别见笑；要知道，我什么事也不瞒你。啊呀，万尼亚，我亲爱的朋友！如果我又遭到不幸，我又大难临头，你知道，你一定会到这里来，待在我身边的；也许，那时候，就只有你一个人会来看我了！凡此种种，我怎么报答你才好呢！请你永远不要诅咒我，万尼亚！……”

我回到家后，便立刻脱衣上床，我那屋子就跟地窖里一样又潮又黑。许多奇奇怪怪的念头和感觉纷至沓来，使我久久不能入睡。

但是，这时候，想必有一个人（正在他那舒适的卧榻上恬然入梦）正在哑然失笑——话又说回来，如果他肯赏脸嘲笑我们的话！大概，他连这点面子也不肯给！

### 第三章

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我正要出门，想匆匆赶往瓦西里岛，

看望伊赫梅涅夫老两口，然后从他们家尽快去看娜塔莎。这时，在门口，我突然碰到了昨天来访的那女孩子，史密斯的外孙女。她是来找我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记得，看到她，我感到分外高兴。昨天我没来得及把她看清楚，因此今天白天她那模样就使我更加惊讶了。起码从外表看，实在很难遇到一个比她更古怪、更奇特的人了。她那小小的个儿，一双忽闪忽闪不大像俄国人的黑眼睛，一头浓密而又蓬乱的黑头发，谜一般地沉默而又执着的眼光，就足以引起街上任何一个过往行人的注意。使人尤为惊奇的是她那眼神：既透着聪明，与此同时，又闪烁着宗教审判官的不信任，甚至怀疑。她那又旧又脏的小衣服，在白天的亮光下，与昨天相比更像是一堆破烂。我觉得她似乎有病，患有一种慢性的痼疾，这病正在逐渐地，但却是无情地摧残着的她身体。她那又黑又苍白的脸上有一种不自然的黑里透黄，患有黄疸病的颜色。但是一般说，尽管她穷，又有病，显得很不像样，她还是长得甚至很不难看。她的眉毛又细又弯。非常漂亮；特别好看的是她那宽而稍低的前额，嘴的轮廓也很美，显得既傲气又勇敢，然而颜色苍白，只是微微有点儿红。

“啊，你又来啦！”我叫道，“我早料到你会来的。进来吧！”

她跟昨天那样慢慢地跨过门槛，走了进来，疑疑惑惑地打量着周围。她注意地看了看她外公住过的房间，仿佛在检查这屋子自从住进了新房客以后到底发生了多大变化。“真是的，有这样的外祖父，就有这样的外孙女嘛，”我想，“她该不会是疯子吧？”她仍旧一声不吭；我等她先开口。

“我来拿书的！”她终于垂下眼睛，看着地面，悄声道。

“哦，对了！你的书，这就是，拿走吧！我特意保管好，等你来取的。”

她好奇地看了看我，不知怎的奇怪地撇了撇嘴，仿佛想要怀疑地微微一笑。但是这丝笑意转瞬即逝，而且立刻换上了刚才那



副谜一般严峻的表情。

“外公难道跟您说起过我？”她问，嘲弄地、从头到脚地打量着我。

“不，他没有说起过你，但是他……”

“那您怎么知道我会来呢？谁告诉您的？”她迅速打断我的话，问道。

“因为我觉得您外公不可能举目无亲，独自住在这里。而且他又这么老，身体又这么坏；因此我想，一定有什么人常来看他。拿走吧，这是你的书。你在学这些书吗？”

“不。”

“那你要这些书干吗？”

“我到这儿来看外公的时候，外公教我。”

“难道后来就不来了。”

“后来就不来了……我得了病，”她仿佛自我辩解似的加了一句。

“你还有什么人，有家，有母亲、父亲？”

她突然皱起眉头，甚至带着某种恐惧瞥了我一眼。然后低下头，默默地转过身子，轻手轻脚地走出了屋子，完全跟昨天一样，仿佛不屑于回答我的问题似的。我诧异地目送着她。但是她在门口又停了下来。

“他生什么病死的？”她急促地问，就像昨天那样，完全以同样的姿态和动作向我微微转过身来——昨天她也是这样，正要出门，站在那里，面向房门，问起了阿佐尔卡。

我走到她身边，急忙把我所知道的情况告诉了她。她默默地竖起耳朵听着，低着头，背对我站着，我也告诉她，老人临死的时候提到了六条。“我猜，”我补充道，“那里一定住着他的什么宝贵的亲人，因此我才等着有什么人来打听他的情况。既然他在最后一分钟还提到你，一定很喜欢你吧。”

“不，”她似乎情不自禁地悄声道，“他不喜欢我。”

她的神态非常激动。我跟她说话的时候，向她微微弯下了身子，注视着她的脸。我发现她在拼命克制自己内心的激动，好像出于一种傲气，不愿意在我面前暴露自己的感情似的。她的脸变得越来越苍白，她紧紧地咬着自己的下嘴唇。但是使我尤为吃惊的是她那奇怪的心跳声。她的心跳得越来越猛烈了，因此，到后来，在两三步外都能听见她的心跳，她仿佛得了动脉瘤似的。我想，她可能会像昨天那样突然泪如雨下；但是她硬是克制住了自己，没让哭出来。

“那板墙在哪？”

“什么板墙？”

“他死在旁边的那道板墙呀。”

“出去后……我指给你看。对了，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呀？”

“别问了……”

“干吗别问？”

“别问就别问；我没名字……谁也不叫我，”她急促地、仿佛愠怒地说道，接着又挪动了下身子，想走。我拦住了她。

“等等，你这孩子真怪！要知道，我是为你好呀；自从昨天我听见你躲在楼梯角上哭，我就可怜你，一想到这事就难受……再说你外公是我看着他死的，当他说到六条的时候，一定在想你，他的意思似乎是托我照看你。我做梦都梦见他……瞧。我把你的书一直保管到现在，可你这样认生，好像怕我似的。你大概很穷，是个孤儿，也许还寄养在别人家里，是不是呀？”

我热情地说服她，我自己也不知道她有什么东西竟如此吸引我。在我的感情中，除了怜悯外，还有点别的什么。是整个环境的神秘性，是史密斯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还是我自己奇特的情绪——我也说不清，反正有某种东西使我对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看来，我的话打动了她；她有点古怪地瞅了瞅我，但是已经

不再板着脸了，而是温顺地、长久地盯着我；然后又若有所思地垂下了眼睛。

“叶莲娜，”她突然悄声道，既出人意料，声音又非常低。

“你叫叶莲娜？”

“是的……”

“那么，你以后会常常来看我吗？”

“不成……不知道……一定来，”她悄声道，似乎在斗争和思索。这时候什么地方的壁钟突然在打点。她哆嗦了一下，用一种难以形容的痛苦的哀伤看着我，悄声道：“几点啦？”

“大概十点半了。”

她吓得一声惊叫。

“主啊！”她说，猛地拔腿飞跑。但是在过道屋里我再一次拦住了她。

“我不能让你这样走，”我说，“你怕什么？回去晚了？”

“是的，是的，我是偷偷跑来的！让我走吧！她会揍我的！”她叫道，分明说漏了嘴。边说边使劲挣脱我的手。

“你听我说，别闹了；你要上瓦西里岛，我也要去那儿，上十三条。我也去晚了。我想雇辆车，坐车去。愿意同我一道走吗？我送你去。总比步行快……”

“您不能去我那儿，不能，”她又惊恐万状地叫了起来。仿佛一想到我可能到她住的地方去就怕得要命，甚至脸都吓歪了。

“我刚才告诉你，我要上十三条办自己的事，不是上你那儿！我也不会跟在你后面。坐车去很快就到了。走吧！”

我们俩急忙跑下楼。我随便要了一辆出租马车，这是一辆非常糟糕的马车。看得出来，叶莲娜既然同意跟我一道走，一定很着急。最令人纳闷的是我吓得都不敢向她问长问短了。当我问她在家她究竟怕谁时，她竟向我连连摆手，差点没从车上跳下去。“她究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我想。

她坐在马车里觉得很别扭。马车每一晃动，为了不致跌倒，她就伸出她那小小的、皴裂的、肮脏的左手抓住我的大衣。她的另一只手则紧紧地抱着她的那几本书；从各方面的情况看，这些书对她很宝贵。在她整理衣服的时候，突然露出了她的一只脚，使我万分惊讶的是，我看到，她竟穿着一双满是破洞的鞋子，没穿袜子。虽然我已下定决心决不开口，决不没完没了地问她任何事，但是这会儿我又忍不住了。

“难道你没袜子？”我问，“天这么潮湿，又这么冷，怎么能光着脚丫子走路呢？”

“没有，”她急匆匆地答道。

“啊，我的上帝，你不是住在别人家里吧！要出门就该向她们要双袜子嘛。”

“我自己愿意这样。”

“你会生病，会死的。”

“死了拉倒。”

她分明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在生我的气。

“瞧，他就死在这儿，”我向她指着老人在一旁去世的那栋房子。

她定睛看了看，接着又转过身来向我苦苦哀求：

“看在上帝分上，别跟着我。我一定来，一定！一有可能就来！”

“好吧，我已经说过决不到你那儿去，但是你到底怕什么呢！你大概很不幸吧。看见你，我就心疼……”

“我谁也不怕，”她的声音里带着某种愤懑回答道。

“你方才不是说：‘她会揍我的！’”

“揍就揍！”她答道，两眼闪出了光。“让她揍！让她揍！”她痛苦地重复道，而且有点鄙夷不屑地噘起了上嘴唇，开始发抖。

最后，我们到了瓦西里岛。她让马车停在六条的口子，边



担心地东张西望，边跳下了马车。

“快走开吧；我一定来。一定！”她非常担心地重复道，一再求我别跟着她。“快走吧，快呀！”

我走了。但是我坐车在滨河街上没走几步，就打发马车走了，然后回头走到六条，迅速跑到街对面。我看见了；她还没来得及跑很远，虽然走得很快，而且不时回头张望；甚至有一次还停下来，站了一会儿，以便看个仔细：我是不是跟在她后面？但是我躲进一家我恰好遇到的人家的大门里，她没发现我。她继续往前走，我一直躲在街对面，跟着她。

我的好奇心被激发起来了，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我虽然决定不跟她进去，但一定要弄清她进去的那栋房子在哪儿，以防不测。我处在一种既沉重又古怪的感情的影响下。我这时的感觉颇像阿佐尔卡死后，她外公在食品店里令我产生的那种感觉……

## 第四章

我们走了很久，一直走到小街<sup>①</sup>。她几乎撒腿飞跑；最后她走进一家小铺。我停下来等她。我想：“她总不致于住在这家小铺里吧。”

果然，过了一小会儿，她走了出来，但是她手里的书已经不见了。她手里原来是书，现在却端着一只陶碗。走了不多几步，她便进了一栋外观丑陋的楼房的大门。这楼不大，但却是砖瓦房，式样很老，两层，外墙漆着脏兮兮的黄色油漆。底层有三扇

<sup>①</sup> 彼得堡街名。东西向，横贯瓦西里岛，与一一二十九条成十字交叉的有三条街，即大街、中街和小街。

窗，其中一扇窗里摆着一口小小的红漆棺材——这是一家不大的棺材铺的招牌。上面一层的窗户小极了，是标标准准的正方形，安着绿颜色的毛玻璃，满是裂缝，透过这玻璃可以看到里面挂着粉红色的粗布窗帘。我穿过大街，走到楼跟前，看到大门上钉着一块铁皮，上面写着：小市民布勃诺娃寓此。

但是，我刚看清了门上的这行字，布勃诺娃家的院子里就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女人的尖叫声，接着便是声嘶力竭的叫骂声。我向栅栏门张望了一下；看到木头台阶上站着一个胖胖的婆娘，穿得像个市民，戴着头巾。披着一方绿色的披肩，长着一副令人生厌的紫酱色脸膛；一双小小的肉里眼，布满了血丝，在恶狠狠地闪着光。尽管现在还是午前，但是看得出来，她已经喝得醉醺醺的。可怜的叶莲娜捧着碗，木然地站在她面前，她则又叫又喊地冲着叶莲娜连声嚷嚷。在那紫酱色脸膛娘们背后的楼梯上，探头探脑地出现了一个女人，酥胸微露，衣衫不整，涂脂抹粉，脸蛋抹得红红的。少顷，从地下室楼梯通往底层去的那扇门也开了，楼梯上出现了一个衣着寒酸的中年妇女，大概她也是被喊叫声吸引来的，但是这女人的外表文雅而又素净。从半开着的门里又探头探脑地出现了几名住在底层的其他房客，一位老态龙钟的老人和一名姑娘。一名高大而又健壮的大汉，大概是看门的，站在院子中央，手里拿着扫把，在懒洋洋地看热闹。

“啊呀，你这杀千刀的，啊呀，你这吸血鬼，你这不要脸的死丫头！”那婆娘尖声叫道，一口气骂出了一连串脏话，大部分没有逗号，也没有句号，但是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对我的养育之恩你这样报答呀，你这蓬头鬼！刚打发她出去买点黄瓜，就溜了！刚打发她出去的时候，我心里就嘀咕，准溜。我的心都为你操碎啦，操碎啦！昨儿个黑价，我刚为这事揪住她的头发剋了她一通，今天又跑了！你要上哪，你这臭婊子，上哪呀！你去找谁，你这该死的蠢货，你这金鱼眼，你这孬种，你这害人





精，你究竟去找谁。说呀，你这烂货，要不，我说话就掐死你！”

于是这暴跳如雷的娘们便向那可怜的小姑娘扑去，但是她一眼瞅见底层的那个女房客，那个站在台阶上看她的女人，便突然停了下来，向她转过身去，又哭又嚎的，嚷嚷得比方才更刺耳了，呼天抢地的挥着两手，好像要请她作证，让她确认她那可怜牺牲品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似的。

“她妈咽气了！好心的人们，这事你们都知道：没依没靠的就剩下她一个人。我瞧你们大伙儿都穷，自己都没吃的，还要抚养她；我想，看在主的仆人圣尼古拉的分上，让我费点心，收养了这孤儿吧。于是我就收养啦，可是你们猜怎么着？瞧。我都养活她两个月了——在这两个月里，她喝干了我的血，吃尽了我的肉！她是个吸血鬼！响尾蛇！死不开窍的撒旦！你打她，她不吭声，甩手不管她吧，还是不吭声；倒像她嘴里含了口水没法开口似的——就是不吭声，我的心都操碎了，还是不吭声！你把自己当成什么人了？你有什么了不起，你这绿毛猢猻！要不是我呀，你非得在大街上饿死不可。你应当给老娘洗脚，喝老娘的洗脚水，你这恶棍，你这法国来的狗杂种。没老娘，你早冻死饿死了！”

“安娜·特里福诺芙娜，你干吗这么难受呢？她又干了什么惹您恼火的事啦？”与这个火冒三丈的泼妇说话的那女的恭恭敬敬地问道。

“干了什么。我的好心的大嫂，什么叫干了什么？我不愿意人家跟我对干！好事不要做，坏事跟我干<sup>①</sup>，我就是这脾气！可她倒好，今天差点没把我气死！我打发她去铺子里去买黄瓜，她过了仨钟头才回来！我打发她出去的时候，心里早有预感；心都操碎啦，操碎啦；操不完的心！她去哪儿啦？上哪儿去啦？给

① 此话选用自作者的《西伯利亚笔记》（其中记录了俄国民间的许多活的语言。）

自己找到什么靠山啦？难道我没有对她发过善心，行过好吗！我饶了她妈那贱货欠的十四卢布，自己掏腰包把她给埋了，还收养了她这小赤佬，我的好大嫂，你知道，你自己也知道的呀！请问，我这么行善积德，有没有权利管教她呢？她应当感恩戴德才是，可是她非但不知感恩，反而跟我对干！我希望她过上好日子。我想让这贱货穿上细布衣服，还给她在劝业场买了双皮鞋，把她打扮得像只花孔雀似的——心都乐开了花！好心的人们，你们猜怎么着！才两天就把衣服全扯破了，扯成了一块块，一片片，就穿着这身破烂走来走去！你们猜怎么着，她是故意扯破的呀——我不想说假话，这是我亲眼看见的；说什么我就要穿粗布，不要穿细布！嗯，当时，我气她不过，狠狠揍了她一顿，要知道，后来我几次请来了医生，给了他钱。真恨不得把你给掐死，你这不知好歹的死丫头，大不了一星期不喝牛奶——我为你应受的惩罚也大不了这样<sup>①</sup>！我罚她给我擦地板；你们猜怎么着：擦她倒在擦！这死丫头，擦呀，擦呀！擦得我心头的火都上来了——她还在擦！哼，我想：她会从我这里逃走的！我刚想到这，一看——她就跑啦，昨天就跑啦！好心的人们，你们都听见了，为这事，昨天我是怎么揍她的，把我的两只手都打肿了，我把她的鞋袜都给剥了下来——我想她光着脚丫子总不会逃走了吧；可她今天又跑了。上哪啦？说呀！你这小杂种，你向谁告状去了，你跟谁说我的坏话了？说呀，你这吉普赛人，你这二毛子，说呀！”

她气急败坏地向那被吓得半死的小姑娘扑去，一把揪住她的头发，把她摔到地上。盛黄瓜的碗飞到一边，摔得粉碎；这使这个喝醉酒的泼妇怒不可遏。她伸手便打自己的牺牲品，打她的脸，打她的脑袋；但是叶莲娜很倔，一言不发，一声不吭，一声

<sup>①</sup> 指守斋，向上帝祈求宽恕。俄俗：牛奶、鸡蛋等均属荤腥。

不叫，甚至挨打的时候，也没叫过一声疼，说过一句抱怨的话。我怒不可遏，一时忘形，冲进院子，直奔那个喝醉酒的臭娘们。

“您干什么？您怎么敢这样对待一个可怜的孤儿！”我叫道，过去抓住了这个泼妇的手。

“怎么回事！你是干什么的？”她撇下叶莲娜，双手叉腰，尖叫道。“到舍下来有何贵干？”

“我要说，您是个黑了心的人！”我叫道，“您怎么胆敢这样虐待一个可怜的孩子？她又不是您生的；我亲耳听见了，她不过是您的养女，一个可怜的孤儿……”

“主耶稣啊！”那泼妇哭叫道，“你是干什么的？到这儿来胡搅蛮缠！你难道是跟她一起来的？我这就去找警察局长！连安德龙·季莫费伊奇本人也敬重我，认为我是个上等人！她常常去找的莫非就是你？你是干什么的？竟跑到别人家来撒野。救命呀！”

她说罢便紧握双拳向我扑来。但是就在这工夫倏地发出一声尖锐刺耳的、非人的叫声。我一看，发现叶莲娜本来丧魂落魄地站在那里，这时突然发出一声可怕的、不自然的吼叫，一个倒栽葱，栽倒在地，像抽风似的扭动。她的脸扭歪了。她犯了羊痫疯。那个蓬头垢面、衣履不整的姑娘和住在地下室的那女人，跑上前来，把她抱了起来，急忙送到楼上。

“死了才好呢，死丫头！”那婆娘冲着她的背影尖叫道，“一个月已经发作了三次……滚蛋，愣头青！”她说罢又向我扑过来。

“看门的，傻站着干吗？你拿钱是干什么的？”

“走吧，走吧！别找不痛快啦，”看门人好像应付差事似的用低哑的嗓子说道，“不该管的事就别插手。鞠个躬，走人！”

我无可奈何地走出了大门，确信我这种冒冒失失的举动完全与事无补。但是我心中的怒火在燃烧。我面对大门，站在人行道上，望着栅栏门。我刚走出来，那臭娘们就快步上了楼，而看门人做完自己的事以后，也不知道上哪去了。过了不大一会儿，那

个帮忙抱叶莲娜上楼的女人走下了台阶，急着回家，向地下室走去。她看见我后便站住了，好奇地看了看我。她那善良的、老老实实的面孔给了我勇气。我再次跨进了院子，径直走到她面前。

“请问，”我开口道，“刚才这小姑娘是怎么回事，那个可恶的臭娘们要怎么她了？请千万别以为我仅仅出于好奇才问您这话。我见过这小姑娘，由于某种情况，我对她的遭遇很关心。”

“您关心她，那就最好把她领走，或者给她随便找个地方，总比她在这里受罪强，”那女人不乐意地说道，边说边迈开脚步要走。

“您不指点我一下，我又能做什么呢？跟您实说了吧，我一无所知。这娘们就是这楼的房东布勃诺娃吗？”

“正是房东。”

“这姑娘怎么会落到她手里的呢？她妈就是住在这里死的？”

“就这么落到她手里了呗……这不是咱们的事。”

“劳您驾了；跟您实说了吧，我很关心这事。也许我能做点什么也说不定。这小姑娘是谁？谁是她的母亲——您知道吗？”

“好像是外国人，国外来的；跟我们一起住在地下室；病得挺重；是痲病，后来就死了。”

“既然住在地下室，那么说，她很穷？”

“可穷啦！瞧着她都心里难过。我们的日子不好过，好歹还有点什么，可是她才住我们那儿五个月，竟欠了我们六卢布的债。我们好歹把她给埋了；我男人给她打了口棺材。”

“布勃诺娃怎么说，是她给埋的呢？”

“哪儿跟哪儿呀！”

“她姓什么？”

“我也说不好，先生，太绕口了；大概是外国姓。”

“史密斯？”

“不，不太像。于是，安娜·特里福诺芙娜就把她留下的这孤女要走了；说是收养。这事挺蹊跷……”

“收养她准有什么目的吧？”

“准没安好心，”那女的回答，似乎在寻思，拿不准：说还是不说？“我们倒没什么，我们是局外人……”

“你那张嘴最好找个把门的！”我们身后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这是一个穿着大褂的中年男子，大褂上还罩着件长外套，一副手艺人打扮——他是那女的丈夫。

“先生，咱跟您没什么可说的；这事咱管不着……”他也斜着眼，把我打量了一番，说道。“你快回去！再见了，先生；我们是打棺材的。要是用得着这门手艺，我们将非常乐意效劳……除此以外，咱没工夫伺候……”

我走出了那楼，思前想后，十分激动。我虽然不能有所作为，但又不忍心把这一切就这么撂下。棺材铺老板娘的某些话使我实在气愤难平。这事准有什么蹊跷：我预感到了这一点。

我低头沉思，信步走去，突然一个刺耳的声音在叫我的名字。我抬头一看——我眼前有一个喝得醉醺醺的人，站在那里，几乎是摇摇晃晃，穿得相当整洁，但披着一件蹩脚的军大衣，戴着一顶油渍麻花的鸭舌帽。这脸看去挺熟。我开始端详，琢磨。他向我挤了挤眼，嘲弄地微微一笑。

“认不出来了？”

## 第五章

“啊，是你呀，马斯洛博耶夫！”我叫道，突然认出了他原来是我过去在外省上中学时的同学，“嘿，真是巧遇！”

“可不是吗，太巧了！都五六年不见面了。也可以说见过面，但是您这位大人阁下对我不屑一顾。您当上了将军，驰骋文坛的将军，您哪！……”他边说这话，边嘲弄地微笑着。

“得啦，马斯洛博耶夫兄，你这可是说瞎话了，”我打断了他的话，“第一，将军根本不是我这种模样，哪怕搞文学的也一样，第二，请听我说，我倒的确想起来了，我曾在大街上遇到过你两次，可是你分明躲着我，看见人家躲着我，我还硬去套近乎？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要不是你眼下喝得醉醺醺的，现在你也不会叫我。对不对？嗯，你好！我说哥们，能见到你，我非常，非常高兴。”

“敢情！不会因为我……这副德行，有污你的令名吧？好啦，这无需多问；也没什么大不了，万尼亚老弟，我永远记得，你这小子够朋友。记得吗，你曾经为我挨了一顿揍？你硬不吭声，没把我供出来，可是我非但没感谢你，反把你取笑了一礼拜。你真是个大好人！你好，老伙计，你好！（我们彼此亲吻。）要知道，这么多年我一直一个人鬼混——一天加一夜——一昼夜就算混过去了，可是过去的事却没忘。想忘也忘不了！你咋样，过得好吗？”

“有什么咋样不咋样的，也是一个人鬼混呗……”

他长久地、深情地看着我——大凡贪杯的人，身心交疲，很容易动情。话又说回来，他本来就是個非常善良的人，不喝酒时也这样。

“不，万尼亚，你我没法比！”他最后用凄惻的声调说道，“我拜读过你的大作；拜读啦，万尼亚，拜读啦！……听我说：咱俩好好儿谈谈！你有要紧事吗？”

“是有点要紧事；实不相瞒，有件事使我心里很不痛快。我看这样吧：你住哪儿？”

“一会儿告诉你。但这不是办法；要不要我告诉你，最好干



什么？”

“嗯，干什么？”

“干这个！看见啦？”他边说边指了指离我们站的地方十步远的一块招牌，“看见没有：食品店兼营餐厅，说白了就是饭馆，但是地方不错，我预先声明，这是个规规矩矩的地方，至于伏特加，就甭说了！是从基辅运来的！我喝过，喝过多次，知道；在这里，他们根本就不敢给我拿坏酒。都认识我菲利普·菲利普奇。我可是菲利普·菲利普奇呀。怎么样？撇嘴？不，你让我把话说完嘛。现在是十一点一刻，我刚看过；这样吧，十一点三十五分我一准让你走。有这点时间足够咱俩痛饮一杯了。为老朋友浪费二十分钟——行不？”

“如果只要二十分钟，那行；因为，老伙计，我真有事……”

“行就好。不过是这么回事儿，我有两句话想先说说：你的脸色不好，好像刚才有什么事让你不痛快了，对不对？”

“对。”

“我一猜就着。老伙计，我现在会相面，多少也是一种消遣吧！好了，咱们进去好好谈谈。在这二十分钟里，首先我要把茶将军干掉<sup>①</sup>，灌上一杯白桦酒，然后再喝点苦味桔子酒，接着再来杯酸橙露酒，然后再喝杯‘甜蜜的爱情’<sup>②</sup>，接着再兴之所至随便喝点什么。我就爱吃点喝点，老伙计！只有在逢年过节，做礼拜之前，我才像个人样。你哪怕不喝也行。只要你陪陪我。你要是喝了，就会显得心地特别高尚。咱们走吧！随便聊聊，然后又要各分东西，一别十载。我说老伙计，万尼亚，咱俩不般配呀！”

“好啦，别瞎叨叨啦，要走就快走吧。给你二十分钟，到时

① 指喝茶。

② 酒名。原文是法文。

候得让我走。”

要上这饭店，还得爬上二楼，连同台阶得爬两段楼梯，不料在楼梯上我们突然遇见了两位喝得酩酊大醉的先生。他俩看见我们后就摇摇晃晃地让开了路。

其中一人是个非常年轻和面嫩的小伙子，还没长胡子，只隐隐约约钻出一些小胡茬，面部表情奇蠢。他的穿着很讲究，一副花花公子模样，但样子颇可笑：好像这衣服是租来的，手指上戴了几只贵重的宝石戒指，领带上别着贵重的别针，头发的式样梳得也其蠢无比，梳了一个飞机头。他一直笑容可掬，嘻嘻嘻地笑着。他的酒友已经五十上下，长得胖胖的，肚子大大的，穿得相当随便，领带上也别着一枚大别针，秃顶，长着稀稀落落的几根头发，麻脸，肌肉松弛，一副喝醉酒的模样，鼻子扁平，像枚纽扣，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这张脸上的表情既凶恶又好色，一双肉里眼，周围堆满了脂肪，眯成两条小缝，眼神凶相毕露，下作而多疑。看样子，他俩都认识马斯洛博耶夫，但是那个大肚子在遇见我们的时候做了一个扫兴的鬼脸，虽然这表情转瞬即逝，那年轻人则满脸堆笑，一副甜兮兮的阿谀奉承模样。甚至摘下了帽子。他戴着鸭舌帽。

“对不起，菲利普·菲利佩奇，”他巴结地看着他，口齿不清地说道。

“什么事？”

“很抱歉，您哪……这个……（他用手指弹了一下衣领）。米特罗什卡坐那边，您哪。菲利普·菲利佩奇，这家伙原来是个混帐东西，您哪。”

“到底怎么啦？”

“是这么回事，您哪……上礼拜，就是这米特罗什卡捣鬼，在一个下三流的地方，把他（他指了指他的酒友）抹了一脸酸奶油，您哪……嘿嘿！”





那酒友不高兴地用胳膊肘捅了捅他。

“菲利普·菲利佩奇，咱们该上杜索酒楼<sup>①</sup>痛饮半打，您肯赏光吗？”

“不，小老弟，现在不行，”马斯洛博耶夫答道。“有事。”

“嘿嘿！我也有点小事，要找您，……”那酒友又用胳膊肘捅了捅他。

“以后，以后再说吧！”

马斯洛博耶夫不知怎的分明极力不去看他们。我们走进第一个房间，横贯全屋摆着一长条相当整洁的柜台，柜台上摆满各种冷盘，烤制的各色馅儿饼，一瓶瓶五颜六色的露酒，等等——我们一进屋，马斯洛博耶夫就把我拉到一个犄角，说道：

“那个年轻人是个少东家，叫西佐勃留霍夫，是一位有名的粮商的公子。父亲死后，他得到五十万遗产，现在正在寻欢作乐。他去了一趟巴黎，在那里挥金如土，钱都花光了也说不定，可是他叔叔死后，他又拿到了一笔遗产，于是就从巴黎回来了；现在他正在这里把剩下的一点钱花光算数。不用说，再过一年，他准得去讨饭。笨得像只蠢鹅——见饭馆就上，经常在地下室<sup>②</sup>和小酒馆里鬼混，追女戏子，还想当骠骑兵——不久前刚递了申请书。另一个，上了年纪的，叫阿尔希波夫，也是个类似买卖人或者总管这样一号人物。走家串户地包收税款；是个滑头和骗子手，现在是西佐勃留霍夫的狐朋狗友，犹大和福斯塔夫<sup>③</sup>兼而有之，双料的破落户，而且是个让人作呕的大色鬼，干尽了坏事。在这方面，我知道他曾经犯过一桩刑事案；给他溜了；有桩事我真想找他，在这里碰到他，我很高兴；我恭候他多时了……”

① 彼得堡一家由法国人开设的著名酒楼。

② 指藏垢纳污之地，因为在旧彼得堡一些低级酒馆、妓院都设在地下室。

③ 犹大是出卖耶稣的叛徒。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的剧中人，以好色、吹牛、贪杯著称。

不用说，阿尔希波夫正在变着法地花西佐勃留霍夫的钱。他知道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见不得人的地方，因此这帮年轻人才倚重他，把他当成了宝贝。老伙计，我对这人早就恨得牙痒痒的。米特罗什卡也恨透了他。米特罗什卡就是站在那边窗口，穿一件华丽的紧身外衣、雄赳赳、气昂昂，一副茨冈人脸的那小伙子。他贩卖马匹，认识这里的所有骠骑兵。实话跟你说吧，他是个大骗子，哪怕在你眼皮底下做假钞票，即使你看在眼里，你也只好帮他把这张假钞票兑开。他穿着俄国式的紧身外衣，诚然这外衣是天鹅绒的，但是那模样就像个斯拉夫派<sup>①</sup>（我看，这身衣服倒跟他很般配），可是你如果立刻给他穿上一身十分考究的燕尾服和诸如此类的东西，把他带进英国俱乐部<sup>②</sup>，并且对那里说：这位是某某人，他是世袭罔替的巴拉巴诺夫伯爵，于是，在两小时内，那里就会毕恭毕敬地把他当成一名真伯爵——他会打惠斯特牌，还会像真伯爵一样高谈阔论，而且谁也看不出来；把大伙都给骗了。这家伙准不会有好下场。就是这个米特罗什卡对那个大肚子恨得咬牙切齿，因为米特罗什卡现在手头紧，那大肚子却从他手里把西佐勃留霍夫给抢走了。西佐勃留霍夫本来是他的朋友，他还没来得及把他的毛统统拔光。既然他俩在饭店里刚才碰上了，肯定大出洋相。我甚至知道出了什么洋相，并且早就预料到了，因为米特罗什卡（而不是任何其他其他人）亲口告诉过我，阿尔希波夫和西佐勃留霍夫肯定会到这里来，他俩经常在这一带乱窜，干一件什么坏事。既然米特罗什卡恨阿尔希波夫，我就想利用他一下，因为我自有道理；我之所以到这里来，也几乎是因为这个原因。不过我不想让米特罗什卡看见我，你也别老盯着他。

① 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叶，有一名斯拉夫派的理论家，名叫唐·阿克萨科夫，他带头不穿西服，而是蓄长须，穿俄罗斯民族服装。

② 贵族俱乐部。创建于一七一〇年。

等我们从这里出去的时候，他准会亲自来找我，把我想知的事告诉我……至于现在，咱们走吧，万尼亚，到那边那个房间去，看见啦？过来，斯捷潘，”他向一名跑堂继续说道，“你明白我要什么吗？”

“明白，您哪。”

“能办到吗？”

“能办到，您哪。”

“那就去办吧。坐下，万尼亚。我说，你干吗老这么瞅着我？要知道，你老瞅着我，我是看得见的。你觉着奇怪？不用奇怪嘛。一个人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甚至连做梦也从来没有梦见过的事也可能发生，特别是那时候……嗯，哪怕咱俩还在死记硬背科奈琉斯·奈波斯<sup>①</sup>的历史书那工夫吧！我说你呀，万尼亚，你就相信一点：我马斯洛博耶夫虽说走上了邪路，但是他那颗心依然跟从前一样，只是情况变了。我虽然形同猪狗，然而并不比任何人差。我当过医生，也曾经想去教祖国文学，还写过一篇关于果戈理的论文，也曾想去开采金矿，还曾经打算结婚——人活着总想图个财色温饱，她也同意了，虽然我家阔得连喂猫喂狗的东西都没有。我都准备结婚了，想去借双结实点的皮靴，因为我已经穿了一年半满是破洞的靴子了……但是我没结成婚。她嫁给了一个教员，我则到一家办事处当差，我说的不是商行，而是一家普普通通的办事处。唉，这就又当别论啦。光阴像流水一般过去，我现在虽说不当差，不做事，但是挣钱却很便当：既拿了贿赂，又秉公办事；对付绵羊我是好汉，对付好汉我是绵羊。我有一定之规：比如说，我知道，单枪匹马上不了战场，于是我就干我的事。我的事多半属于刺探别人的隐私……你明白了吗？”

<sup>①</sup> 科奈琉斯·奈波斯（公元前九九—三二年后），罗马历史学家和作家；他的书曾用作俄国中学的拉丁文教科书。

“你该不是什么私人侦探吧？”

“不，倒不是什么私人侦探，可是干的事也差不多，一部分是公事公办，一部分是我自己乐意。是这么回事，万尼亚：我爱喝酒。可是我从来不会因为喝酒而丧失理智，所以我知道这样干下去会有什么结果。我的时代过去了，黑马是洗不成白马的。我要说的只有一点：如果我不是人，万尼亚，我今天就不会上前来跟你打招呼了。你说得对，我遇见过你，过去也见过，许多次我都想过来跟你打招呼，老是没这个勇气，因此一拖再拖。我配不上你。你说得对，万尼亚，我之所以过来跟你打招呼，无非因为我喝醉了。虽然这一切都是不值得一提的无稽之谈，但是关于我，咱们说到这里就打住吧。还不如来说说你情况。我说老伙计：拜读啦！非但拜读，而且读完了。我是说你的处女作<sup>①</sup>，老伙计。读完之后，我差点没变成个老实本分的人！我是说差点；可是转面一想，还是宁可保持原样，做个不老实本分的人好。就这样……”

他还跟我说了许多话。他的醉意越来越浓了，开始百感交集，怆然而涕下。马斯洛博耶夫一直是个很不错的人，但是又一向成竹在胸，有点早熟；从学生时代起就是个滑头，诡计多端、无孔不入、一肚子坏水。不过他本质上倒不是个没心肝的人；只是堕落而已。这样的人在俄国人中间很多。这些人往往很有才能；但是这一切在他们身上却似乎弄得乱七八糟，此外，还因为在某些方面有弱点，他们会有意识地去干违背自己良心的事，不仅一再堕落，而且他们自己也心中有数，他们已积重难返，无法自拔。顺便说说，马斯洛博耶夫已经泡在酒缸里不能自拔了。

“现在还有一句话，老伙计，”他继续道，“我听说，你先是名噪一时；后来我又读到各种各样评论你的文章（不骗你，真读

① 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女作《穷人》。

了；你以为我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读吗)；后来我遇见你，看见你穿着破靴子，满街泥泞也不穿套鞋，戴着一顶破帽子，我心里也就猜到个八九不离十了。你现在给杂志写稿，聊以谋生吧？”

“是的，马斯洛博耶夫。”

“那么说，你成了一匹疲于奔命的驿马了？”

“有点像。”

“那么，老伙计，对此我有一言奉告：不如一醉方休！瞧我，痛饮以后，便自得其乐地倒在沙发上（我家的沙发可舒服了，有弹簧垫），我就想，譬如说吧，我就是什么荷马或者但丁，或者是什麼腓特烈大帝<sup>①</sup>——你爱怎么想都行。嗯，可是你却想象不出你就是但丁或者腓特烈大帝，第一，因为你洁身自好，我行我素，第二，你想为所欲为是被禁止的，因为你是匹疲于奔命的驿马。我可以胡思乱想，而你只有现实。请听为兄我的一句肺腑之言，要不就是你看不起我，把我不放在眼里，（哪怕再过十年我都对你有气）请问：你需要钱吗？我有的是。你别撇嘴嘛。把钱拿去，跟老板清下帐，甩掉这枷锁，然后干点什么，使自己一年的吃穿有个保证，再坐下来，爱写什么写什么，写一部大部头作品！怎么样？你意下如何？”

“我说马斯洛博耶夫！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现在我还什么都不能答复你，因为说来话长。有一些情况。不过，我保证以后一定统统告诉你，像亲兄弟一样告诉你。谢谢你的一片好意：我保证一定去看你，而且要去很多次。但是事情是这样的：既然你跟我无话不谈，因此我也想请你替我拿拿主意，再说干这些事你又是行家里手。”

于是我就把史密斯和他的外孙女的事，从食品店开始讲起，

① 腓特烈大帝（红胡子）（一一二三——一九〇），德意志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一一五五年加冕）。

原原本本地都告诉了他。不过说来也怪：当我告诉他这事的时候，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得出来，他对这事也略有耳闻。因此我便问他是怎么回事。

“不，也不尽然，”他答道，“不过，关于史密斯的事我倒略有耳闻，说有一个老头死在一家食品店了。至于那个布勃诺娃太太，我倒确实略知一二。两个月以前，我曾收下这太太给我的一笔贿赂。哪有好处，我就在哪伸手<sup>①</sup>，仅仅在这方面我有点像莫里哀<sup>②</sup>。不过，我虽然敲了她一百卢布，然而当时我就下定决心还要狠狠地再敲她一笔，那就不是一百卢布，而是五百卢布了。这娘们坏透了！净做一些天理难容的事。这本来也没什么，可是有时候做得太绝了。请别以为我是堂吉诃德。关键在于我又可以狠狠地捞上一笔了，因此半小时前我遇到了西佐勃留霍夫，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西佐勃留霍夫分明是有人带来的，也就是那个大肚子带来的，因为我知道那大肚子专搞什么勾当，所以我断定……我要把他当场拿获！我很高兴能从你这儿听到关于那小姑娘的事；现在我又找到了另一条线索。我说老伙计，我经常接受各种各样的私人委托，还认识一些三教九流的人！不久前，我曾经刺探过一件小事，替一位公爵，跟你实说了吧——这位公爵居然关心这样一件小事，真是匪夷所思。要不然，你要是爱听的话，我可以给你说说另一件有关一个有夫之妇的故事？我说老伙计，你可以常常到我家里去嘛，我已经准备下了许多故事，只要你把它写出来，肯定叹为观止……”

“那公爵姓什么？”我好像预感到什么似的打断了他的话。

“你问这干吗？好吧：姓瓦尔科夫斯基。”

“叫彼得？”

① 原文是法文。

② 据说，上面这句成语，源出莫里哀，故有此说。

“就是他。你认识？”

“认识，但不熟。好吧，马斯洛博耶夫，我要不止一次地来看你，请你谈谈这位先生，”我站起身来说道，“你让我太有兴趣了。”

“我说老伙计，你爱来多少次都行。我这人可会讲故事啦，但是有一定界限——明白吗？要不然的话，就会丧失信用和声誉，我是说做生意，以及其他等等。”

“好吧，能说多少说多少，保住声誉就成。”

我说这话时甚至很激动。他注意到了这点。

“嗯，刚才我告诉你的那事，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你有没有想起什么事？”

“关于你说的那事？先等我两分钟；算完帐再说。”

他向柜台走去，在那里，仿佛无心似的，突然跟那个穿紧身外衣，也就是被人不客气地叫做米特罗什卡的小伙子站到了一起。我觉得，马斯洛博耶夫跟他的关系比他自己向我承认的要深。起码看得出来，他俩卿卿我我，无话不谈，现在决不是第一次。从外表看，米特罗什卡这小伙子显得相当突出。他身穿紧身外衣，贴身穿着红绸衬衫，脸型粗犷，但十分英俊。看去还相当年轻，肤色黝黑，目光剽悍而又炯炯有神，他给人的印象是这人很有意思，而且对他毫无反感。他的一举一动仿佛故意摆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与此同时，眼下，他显然有所收敛，很希望装出一副非常能干而又办事稳重的样子。

“我说万尼亚，”马斯洛博耶夫回到我身边后说道，“今晚七点你上我家去，我能告诉你点什么也说不定。你知道吗，我一个人起不了大作用；过去倒能起点作用，而现在，不过是个醉鬼罢了，早就洗手不干了。但是我还有一些过去的关系；多少可以打听到点什么，私底下跟各种各样的行家里手还有点勾搭；就靠这点关系我还能干一气；当然，当我有空，在我清醒的时候，我自

己也干一点，也是通过熟人……多半是包打听……好了，不扯这个了！够啦……这是我的住址：在六铺街。可是现在，老伙计，我已经什么也干不了啦。再喝杯红葡萄酒就回家。躺会儿。你来了——我要介绍你跟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认识认识，有时间，再谈谈诗歌。”

“嗯，也谈谈那事吗？”

“嗯，谈也说不定。”

“行，我来，一定来……”

## 第六章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早已经在等我了。昨天我把娜塔莎写信来的事告诉了她，激起了她强烈的好奇心，她一直在等我，希望我一大早就去，最晚不要超过十点钟。可是我去看她的时候，已经是午后一点多钟了，可怜的老太太千等我不来，万等我不来，都急死了。此外，她还想向我宣布一个她从昨天起产生的新希望，同时她也想谈谈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他从昨天起就身染微恙，面色阴沉，与此同时却又对她特别温存，特别体贴。我来到后，她对我摆出一副不满和冷淡的表情，待答不理的，没露出一丝一毫的好奇心，似乎就差没说出口来：“你来干吗？你倒有兴致，先生，见天来这儿闲逛。”因为我来晚了，她在生我的气。但是因为我有急事，所以就不再拖延，而是一杆子插到底，把昨天在娜塔莎那儿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都告诉了她。老太太一听说老公爵去了，而且还郑重其事地向娜塔莎提出了求婚，她假装出来的那副愁眉苦脸就一下子烟消云散了。她那份高兴呀，我简直没法形容，她甚至有点儿手足无措，又是画十字，又是哭，又是



对着圣像连连磕头，她还一再拥抱我，想立刻跑去找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把这喜讯告诉他。

“哪能呢，小老弟，他那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完全是因为横遭别人欺压给气出来的呀，可现在好啦，他一知道娜塔莎已经如愿以偿了，霎时间就会忘掉一切的。”

我好不容易才劝住了她。这位善良的老太太尽管跟自己的丈夫已经共同生活了二十五年，还一点都不了解他。她也非常想跟我一起立刻去看娜塔莎。我让她懂得，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不仅不会赞成她的所作所为，说不定我们还会把整个事情搞糟的。她好不容易才改了主意，但是仍旧抓住我不放，硬留了我半个小时，而且净是她一个人说话。“这么大的喜事，一个人待在四堵墙里，你走了以后，现在，我有话跟谁说去呢？”她说。最后，我终于说服了她，让她明白，娜塔莎现在正在着急地等我。临走时，老太太给我连画了几个十字，并让我给娜塔莎带去她的特别的祝福，当我断然道，如果娜塔莎没有发生特别的事，那天晚上我就不再来了，她闻言差点没哭出来。这次，我没有看到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他一宿没睡，因此头痛，浑身发冷，现在他在自己书房里睡着了。

娜塔莎也等了我一上午。我一进屋就看见，她照老习惯正十指交叉，若有所思地在屋里走来走去。甚至现在，每当我想起她，她那孤独的身影犹历历在目：总是一个人，在一间贫寒的小屋里，抱着胳膊，低垂双眼，若有所思，被人抛弃而又有所期待，无目的地走来走去。

她一面仍在继续来回踱步，一面低声问我，为什么来得这么晚？我三言两语地告诉了她我今天的所有奇遇，但是她几乎没有听我说话。看得出来，她心里有什么事，十分焦急。“有什么新情况？”我问。“什么新情况也没有，”她答道。但是她那模样又让我立刻明白，她这里的确出了新情况，而她之所以等我，就为

了告诉我这件事，但是，按照老习惯，她不肯马上开口，而要等我快走时才说。我们之间一向这样。她这样做，我也习惯了，只好耐心等待。

不用说，我们先从昨天的事讲起。使我尤为惊讶的是，我们俩对于老公爵的看法所见略同：她打心眼里不喜欢他，而且大大超过了昨天不喜欢的程度。当我们俩逐一分析他昨天来访的整个情景时，她蓦地说道：

“我说万尼亚，如果你起初不喜欢一个人，几乎总是标志着一种征兆，说明你以后一定会喜欢他的。情况总是这样。起码，我碰到的情形常常是这样。”

“上帝保佑，但愿如此吧，娜塔莎。再说，我有一个看法，思虑再三后得出的看法：我分析了所有的情况，得出了结论，尽管公爵也许十分奸诈，但是他同意你们俩的婚姻却是真实的、严肃的。”

娜塔莎在房间中央站住了，板着脸瞅了我一眼。她整个脸都变了；甚至嘴唇都微微哆嗦了一下。

“他怎么能对这种事故弄玄虚，而且……撒谎呢？”她以一种高傲而又莫名其妙的语气问道。

“就是，就是！”我急忙点头称是。

“不用说，他没有撒谎。我觉得，考虑这点倒大可不必。甚至根本用不到找借口来故弄玄虚。最后，他这样公然取笑我，我在他眼里成什么人了？难道一个人能穷极无聊到这般地步吗？”

“当然，当然！”我肯定道，但是我私下里又想：“可怜的姑娘，现在你在屋里走来走去，大概思前想后地就在想这事了，也许你的疑心比我还重。”

“唉，我多么希望他快点回来啊！”她说，“他要在我这儿坐一晚上，那时候就……既然他撇下一切，立刻动身，想必有要紧事。你知道究竟是什么事吗，万尼亚？你没有听到什么吗？”

“他的事只有主才知道。他一直忙于发财。我听说，在这里，在彼得堡，有件包工活，他承包了一个工段。娜塔莎，这事咱们一窍不通。”

“当然一窍不通。阿廖沙昨天说到一封什么信。”

“信里说了一个什么消息。对了，阿廖沙来过吗？”

“来过。”

“来得早吗？”

“十二点：他睡过头了。坐了坐。我把他撵去看卡捷琳娜·费奥多罗芙娜了；不能老坐在我这里，万尼亚。”

“难道他自己不打算上那儿？”

“不，他自己也打算去……”

她本来还想说点什么，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望着她，等她开口。她的脸很忧伤。我本来想问她还有什么话要说，但是她有时候很不喜欢人家问长问短。

“这孩子真让人纳闷，”她微微撇了撇嘴，终于说道，好像竭力不看我的似的。

“怎么啦！大概，你们又出什么事了？”

“不，什么事也没有；随便说说……话又说回来，他还是很可爱的……就是有点……”

“不过，现在他的全部灾难和烦恼都结束了，”我说。

娜塔莎疑惑地定睛看了看我。她自己也许想回答我说：“即使在从前，他的灾难和烦恼也有限得很”；但是她觉得我的言外之意与她相同，倒生起闷气来了。

然而她很快又变得和蔼可亲起来。这一回她异常温存。我在她那儿坐了一个多小时。她很不安。公爵吓着了。我从她提的几个问题里注意到，她很想确确实实地知道，昨天她给他的印象究竟如何？她昨天的举止是否得体？她的快乐在他面前是不是表露过头了？是不是心胸太窄了？或者相反，是不是太迁就了？他

会不会有什么想法？会不会笑话她？会不会看不起她？……一想到这些，她的两颊就变得通红，像着了火似的。

“难道一个坏人会有什么想法值得你这么激动吗？他爱想什么由他！”我说。

“为什么你说他是坏人呢？”她问。

娜塔莎是多疑的，但是她心地纯洁，胸襟坦荡。她的多疑来自她的纯洁的心田。她的自尊心很强，但这是一种高尚的自尊心，她不能忍受她认为高于一切的东西当着她的面受人嘲笑。对于一个小人投来的轻蔑，她当然也只能报以轻蔑，但是对于她认为神圣的东西受人嘲笑（不管这人是谁），她心里毕竟感到很痛苦。这倒不是因为她不够坚强。这部分是因为她对这社会还知之甚少，对坏人使坏还不习惯，也因为她深居简出，太闭塞了。她整个一生都是在自己家里度过的，几乎足不出户。最后，有些心地极其善良的人有这样一个特点（也许是父亲遗传给她的），——喜欢过分夸奖一个人，硬认为这个人比他实际上要好，头脑一发热就过甚其词地夸大他身上的优点——这一特点也在她身上得到充分发挥。这种人一旦大失所望，就会觉得受不了；更加受不了的是他觉得他咎由自取。干吗要硬往人家脸上贴金呢？而时时刻刻等待着这种人的又总是大失所望。最好是他们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不要踏上社会；我甚至发现他们的确很爱自己的家，甚至足不出户，怕见生人。话又说回来，娜塔莎却经受了许许多多的不幸，许许多多的侮辱。她是一个遍体鳞伤的人，对她不能求全责备，如果我在言语之间确有责怪之意的话。

但是因为我有急事，便起身告辞。她看见我要走，吃了一惊，差点没哭出来，虽然我坐在那里的时候，她始终没有对我表示过任何一点特别的亲昵，相反，她对我好像比平时还冷淡。她热烈地亲吻我，不知道为什么久久地盯着我的眼睛。

“听我说嘛，”她说道，“阿廖沙今天真可笑，甚至都让我纳



闷。从外表看，他非常可爱，非常幸福，他像只小蝴蝶似的飞了进来，像个花花公子，老是转过来转过去地照镜子。他现在有点太熟不拘礼了……而且坐的时间也不长。你想想：还给我送来了糖果。”

“糖果？好嘛，这样做非常可爱，也非常单纯。哎呀，瞧你俩！现在你们已经开始互相观察，互相侦查，互相研究对方的脸了，看对方的脸上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想法（可是你俩研究了半天，什么也没看明白！）。他还没什么。他跟以前一样快快活活，像个中学生，可你呢，你呢？”

每当娜塔莎改变腔调，走到我身边，埋怨阿廖沙，或者为了解决什么棘手的事，或者要向我倾吐什么秘密，希望我听到她的只言片语后便能了然于胸的时候，我记得，她总是朱唇微启地看着我，似乎在央求我一定要设法把这事解决得让她一听就如释重负，心花怒放。但是我也同样记得，在这类情况下，不知怎的，我总是声色俱厉，仿佛在大声呵叱什么人似的，而且我这样做完全出于无心，但是居然屡试不爽。我的声色俱厉和俨乎其然总是恰到好处，因此也显得更有权威，要知道，有时候一个人会感到一种不可遏制的需要，但愿有人来把他狠狠地骂一顿。起码娜塔莎离开我时，有时候似乎宽心多了。

“不，你知道吗，万尼亚，”她继续道，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另一只握住我的手，秋波流动，讨好地望着我的双眼，“我觉得，他这人有点猜不透……我觉得他似乎已经是这样的丈夫<sup>①</sup>，——你知道吗，好像已经结婚十年，但是仍旧跟妻子亲亲热热的那种人。这是不是太早了点呢？……他笑逐颜开，围着我打转，但是这一切又好像只是这个……只是部分地由我而起，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他非常着急，急着要去看卡捷琳娜·费奥多

① 原文是法文。

罗芙娜……我跟他说话，可是他听而不闻，或者顾左右而言他，你知道吧，这种恶劣的上流社会习气，咱俩苦口婆心地一直劝他改掉。一句话，他成了这样的……甚至好像冷冰冰的……唉，我怎么说这话呢！一开口就唠叨开了！唉，万尼亚，咱俩的要求太高了，总对别人不依不饶的，求全责备！直到现在我才看清这点！人家脸上发生一些变化，根本无足轻重，我们就不依不饶，其实只有上帝知道他脸上为什么发生变化！万尼亚，你刚才责怪我是对的！一切全是我一个人的错！自寻烦恼和自讨苦吃，还要怪别人……谢谢，万尼亚，你让我完完全全地放心了。啊，他今天能来就好啦！什么呀！他为今天的事不高兴了也说不定的。”

“难道你俩吵架了！”我诧异地叫道。

“我没露出一声色！只是有点伤心，他来的时候本来是欢天喜地的，后来就突然变得若有所思了，我觉得他跟我分手的时候很冷淡。我要让人去请他来……万尼亚，今天你也来吧。”

“只要有一件事不把我耽搁了，一定来。”

“瞧，你能有什么事呢？”

“我自找的！不过，看来，我肯定能来。”

## 第七章

我于七时整到达马斯洛博耶夫家。他住在六铺街的一座不大的楼房里，住的是厢房，室内相当凌乱，共有三间屋，但是家具等陈设倒还不差。看得出来，家道小康，与此同时，一应家务却根本无人料理。给我开门的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长得非常漂亮，穿得很朴素，但是非常好看，人也十分整洁，眉目如画，十分善良而又非常活泼。我一下子就猜到这姑娘便是他不久前顺便

提到的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他曾经叫我上他家去，他要给我介绍的那一位。她先问我姓什么，听到我姓什么后便说，他正在等我，不过现在他在屋里睡觉，于是她便把我带进了那间屋。马斯洛博耶夫睡在一张非常漂亮的软沙发上，身上盖着他那件脏大衣，头下枕着一个磨破了的皮枕头。他睡得很警醒，我们一进去，他就立刻叫起了我的名字。

“啊！你来啦？一直在恭候大驾。刚才我还梦见你来了，在叫醒我。这么说，是时候了。咱们走吧。”

“上哪？”

“找一位太太。”

“什么太太？干吗？”

“布勃诺娃太太，先剋她一顿。真是个大美人儿！”他转身向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拖长了声音说，一想起布勃诺娃太太，他甚至亲吻了一下自己的指尖。

“又来了，亏你想得出来！”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说道，认为她责无旁贷，理应表示微嗔。

“不认识吧？认识一下吧，老伙计：这位是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我向你介绍一位文坛名将；他们一年就有一次让你白看，其他时间得买票。”

“得啦，别把我当傻瓜啦。劳驾，别听他瞎掰，老拿我开玩笑。哪是什么将军呀？”

“我要告诉您的正是这点：这些将军是特封的。将军大人，你别以为我们都很笨；我们比乍一看要聪明得多。”

“别听他瞎掰！老当着好人的面出我洋相，真没羞。哪怕带我上趟剧院也好呀。”

“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要爱自己的……要爱，是不是忘了？那词儿是不是给忘了？也就是我教您的那词儿？”

“当然没忘。肯定胡说八道。”

“那么您说说看，是什么词儿？”

“我才不当着客人的面丢人现眼呢。可能是什么见不得人的意思。我说出来，非让你的舌头烂掉不可。”

“那么真忘啦，您哪？”

“就没忘；珀那忒斯<sup>①</sup>！要爱自己的珀那忒斯……瞧他净胡编！说不定根本就没什么珀那忒斯；凭什么要爱他？净瞎掰！”

“可是布勃诺娃太太……”

“去你的布勃诺娃太太！”说罢，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非常恼火地跑了出去。

“是时候了！该走啦！再见，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

我们出了门。

“我说万尼亚，首先，咱俩坐这辆出租马车。好了。其次呢，今儿个我跟你分手后，又打听到了一些情况，这就不是猜测了，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留在瓦西里岛，又待了整整一小时。那大肚子是个可怕的坏蛋，肮脏、下流、刁钻古怪，而且趣味下流，无所不为。至于那个布勃诺娃，是干这类勾当的行家里手，早就出了名。前些日子，她拐骗了一名好人家的姑娘，差点没吃官司。她居然让那个孤女穿上细布连衣裙（也就是你今天告诉我的那事），使我十分担心；因为在这以前我已经略有耳闻。方才我又打听到了一些事，当然纯属偶然，但是看来千真万确。那女孩多大了？”

“看脸蛋大概有十三岁吧。”

“可是看个子年龄还小些。哼，她准会这样做。只要需要，她会说十一岁，要不就十五岁。因为这苦命的孩子既无人保护，又没有家，那……”



① 意为护神，罗马神话中的保护神，有家神和国家护神之分。家神的转义指家园、老家。



“当真？”

“你以为怎么着？要知道，仅仅出于同情，布勃诺娃太太是不会没来由地收养一个孤儿的。既然那大肚子也去插上一手，那就八九不离十了。今儿上午他跟她已经见过面。答应今儿给那大笨蛋西佐勃留霍夫弄个大美人，一个有夫之妇，一个校官太太。那些花天酒地的生意人的公子哥儿就爱这一套；总问人家是什么官衔。这就像拉丁文法里一样，记得吗：意义为重，词尾其次。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好像宿酒未醒。哼，布勃诺娃休想搞这一套。她连警察局都敢骗；但是休想！因此我才要吓唬她一下，因为她知道我这人爱记仇，……以及其他等等——明白吗？”

我听罢大惊失色。所有这些消息使我心惊胆战。我一直担心可别去晚了，因此拼命催马车夫快跑。

“你放心；已经采取了措施，”马斯洛博耶夫说，“那儿有米特罗什卡。西佐勃留霍夫会破财消灾，那个大肚子混蛋则宁可皮肉受苦。这还是今儿上午讲定了的。至于布勃诺娃则归我收拾……所以我不敢……”

我们到了，马车停在那家饭店门前；但是名叫米特罗什卡的那人不在里面。我们吩咐马车夫在那家饭店的台阶旁等我们，便跑去找布勃诺娃。米特罗什卡正在她家的大门口等我们。窗内灯火通明，可以听到西佐勃留霍夫醉醺醺的哈哈大笑。

“他们全在里边，待了差不多一刻钟了，”米特罗什卡报告说。“现在正是时候。”

“咱们怎么进去呢？”我问。

“大大方方进去，”马斯洛博耶夫说，“她认识我；而且也认识米特罗什卡。不错，全上了锁，不过不是为了对付咱们。”

他轻轻敲了敲大门，门立刻开了。是看门人开的门，他向米特罗什卡使了个眼色。我们轻手轻脚地走了进去；屋子里没听见我们进来。看门人领我们走上一段楼梯，敲了敲门。有人喊了他

一声：他答应说，就他一个人：“有事。”门开了，我们一拥而入。看门人乘机溜了。

“啊呀，谁呀？”布勃诺娃叫道，她衣衫不整，喝得醉醺醺的，双手捧着蜡烛，站在一个不点大的前室里。

“谁？”马斯洛博耶夫接口道，“安娜·特里福诺芙娜，您怎么连贵客都不认识了？不是我们还能是谁呢？……菲利普·菲利普奇。”

“啊呀，菲利普·菲利普奇呀！是您呀……真是贵客……你们怎么……我……没什么，您哪……请进，您哪。”

她说罢便手忙脚乱地忙活起来。

“进哪呀？这儿有墙……不，您得好好儿招待招待我们，我们要在您这儿喝点冷饮什么的，有没有可心的小姐<sup>①</sup>？”

老板娘霎时间眉开眼笑，来了精神。

“伺候这样的贵客，钻到地底下也得找来呀；哪怕上中国也得给你们去请呀。”

“就两句话，亲爱的安娜·特里福诺芙娜：西佐勃留霍夫在这儿吗？”

“在……在这儿。”

“我要找的就是他。这混帐东西怎么敢躲着我花天酒地？”

“他可没忘了您呀。他一直在等什么，想必是您。”

马斯洛博耶夫猛地推开门，于是我们就出现在一个不大的房间里，这房间有两扇窗，窗上放着天竺葵，屋里放着几把藤椅和一架十分蹩脚的钢琴；一切就那么回事罢了。但是，还在我们没有进来前，还在前室里说话的时候，米特罗什卡就溜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根本就没进来，而是站在门外等什么。他要给他开门。今天上午站在布勃诺娃背后探头探脑的那个衣衫不整而又把



① 原文为俄国化的法语，意为“我的亲爱的”，“我的可爱的小姐”。

脸蛋抹得红红的女人，原来是他的干亲家。

西佐勃留霍夫正坐在一张仿红木的小巧的沙发上，面前摆着一张小圆桌，铺着桌布。桌上放着两瓶温过的香槟酒和一瓶劣等的罗姆酒；还放着几盘从店里买来的糖果、蜜糖饼和三种果仁。桌旁，面对西佐勃留霍夫，坐着一名四十岁上下的令人作呕的麻脸妇女，穿着黑色塔夫绸裙，戴着古铜色的手镯和胸针。她就是那位校官夫人，显然是冒牌货。西佐勃留霍夫已经醉了，而且十分得意。他那大肚子同伴没跟他在一起。

“说得倒好听，做的又是另一套！”马斯洛博耶夫扯开嗓子嚷嚷道，“还请人家上杜索酒楼哩！”

“菲利普·菲利佩奇，太高兴了，您哪！”西佐勃留霍夫带着一副傻呵呵的神态站起来迎接我们，含混不清地说道。

“你喝酒？”

“对不起，您哪。”

“甭对不起，先招待客人。我们是来跟你一醉方休的。还带来了一位客人：我的朋友！”马斯洛博耶夫指了指我。

“欢迎欢迎，太高兴了，您哪……嘿嘿！”

“哼，这叫什么香槟！像酸菜汤。”

“您这是在骂我，您哪。”

“那么说，你是不敢去杜索酒楼喽；居然还邀请别人！”

“他刚才说他去过巴黎，”校官太太接口道，“肯定是胡诌！”

“费多西娅·季季什娜，您这是在骂我。就是去过嘛。真去过，您哪。”

“哼，这么一个乡巴佬，还去过巴黎？”

“就是去过嘛，您哪。真去过，您哪。我跟卡尔普·瓦西里伊奇在那儿可出风头啦。您总认识卡尔普·瓦西里伊奇吧？”

“我干吗要认识你的卡尔普·瓦西里伊奇？”

“也没什么，您哪……事情是从不礼貌引起的，您哪。我们

在那儿，在巴黎这地方，在茹伯尔太太家打破了一面镶在墙上的英国大镜子，您哪。”

“打破了什么？”

“一面大镜子，您哪。这镜子大极了，占了整整一面墙，由下往上，直到天花板；可是卡尔普·瓦西里伊奇喝醉了，因此就跟茹伯尔太太讲起了俄国话。他就站在那面大镜子旁边，还把胳膊肘支在镜面上。茹伯尔太太冲他嚷嚷，用的是本国话，意思是：‘这大镜子值七百法郎（一法郎合咱们的四分之一卢布），你会打破的！’他一声冷笑，两眼瞅着我；而我则坐在他对面的小沙发上，搂着个大美人儿，模样儿可不像这娘们——丑八怪，而是千娇百媚，说句得体的话，您哪。他嚷嚷：‘斯捷潘·捷连季奇，斯捷潘·捷连季奇！咱俩对半分，怎么样？’我说：‘行啊！’——于是他就抡起拳头猛击了一下大镜子——砰的一声！只看见碎片飞落。茹伯尔太太一声尖叫，冲着他的脸嚷嚷道：‘你这强盗，你干什么呀？’（没错，说的是他们本国话）。他就对她说：‘茹伯尔太太，把钱收下，我就是这脾气，别添乱’，当下就甩给了她六百五十法郎。少给了五十，您哪。”


这时，在什么地方，隔着好几道门，与我们待的那房间相隔两间屋，传来了可怕的刺耳的尖叫。我打了一个寒噤，也喊叫起来。我听出了这叫声：这是叶莲娜的声音。紧接着这声悲戚的喊叫之后，又传来了另一些喊叫声、骂声和扭打声，最后是几声清脆、响亮的耳光。这大概是米特罗什卡在大打出手，收拾那娘们。门砰的一声猛地推开，叶莲娜冲进了房间，她脸色惨白，泪眼模糊，穿着白色的细布连衣裙，但已经揉得稀皱，扯得稀烂，头发刚梳得整整齐齐，但像是刚经过一番搏斗似的都弄乱了。我面对房门站着，她冲过来，扑到我的怀里，用两手紧紧搂着我。大家都跳起来，情况一时大乱。她一出现，又发出了一片尖叫声和吵嚷声。她一进门，米特罗什卡就紧跟着出现在门口，一只手

揪住那个一副狼狈相的死对头大肚子的头发。他把他拽到门口，使劲一搯把他搯进了房间。

“把这家伙揪来了！听凭发落！”米特罗什卡得意洋洋地说道。

“我说万尼亚，”马斯洛博耶夫说，不动声色地走到我身边，拍了拍我的肩膀，“坐上咱俩的马车，带上这小姑娘，赶快回家，这儿的事你就甭管了。其余的明天办妥。”

我二话没说，一把抓住叶莲娜的手，就把她带出了这个卖淫窟。我不知道，那里，他们的事是怎么了结的。我们一路出去，并没有人阻拦。老板娘自顾不暇，都吓呆了。一切是那样迅雷不及掩耳，她想阻拦也办不到。马车夫在等我们，二十分钟后，我就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叶莲娜好像半死不活似的。我解开她的衣扣，往她脸上喷了些水，就把她放到沙发上。她开始发烧，说胡话。我望着她那苍白的小脸，她那没有血色的嘴唇，原先梳拢得很整齐，还抹了油，现在却歪到了一边的漆黑的头发，望着她那身打扮，以及衣服上还残留着的几个粉红色的蝴蝶结——我一下子全明白了，这事有多丑恶啊！苦命的孩子！她的病越来越重了！我寸步不离地守护着她，并且拿定主意今晚不去看娜塔莎了。有时候，叶莲娜抬起她那长长的睫毛，看着我，久久地、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仿佛在辨认我到底是谁似的。已经很晚了，大概有午夜十二点多了吧，她才睡着。我也躺在她身旁的地板上，睡着了。

## 第八章

我起得很早。整整一夜，几乎每隔半小时，我就醒来一次，

走过去看看我那可怜的小客人，仔细观察她的病情。她一直在发烧，迷迷糊糊，似乎在说胡话。但是快要天亮的时候，她睡着了，而且睡得很香。我想，这是个好征兆，但是早上醒来后，我决定，趁这可怜的孩子浓睡未醒，快跑去请位大夫来。我认识一位大夫，是个独身的、好心肠的老头，不知从何年何月起，他就住在弗拉基米尔街，他有个女管家，是德国人，两人住在一起，相依为命。我想去找的就是他。他答应十点钟上我那儿去。我去找他的时候才八点。我非常想顺路去看看马斯洛博耶夫，但是转而又改了主意：他大概从昨天躺下后还没醒，再说叶莲娜可能会醒的，醒来后看不见我，却看见自己睡在我的房间里，说不定会害怕的。因为有病，她可能会忘记：她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跑到我这里来的。

正巧，我进屋的时候，她醒了。我走到她身边，小心翼翼地问道：她觉得怎么样？是不是好些了？她没有回答，但是却用那双会说话的黑眼睛盯着我，看了很长时间。我从她的目光中看到，她什么都懂，什么都记得。她之所以不回答我，也许是因为老习惯。无论是昨天还是前天她来看我的时候，对于我的某些问题，她都不置一词，仅仅用她那执着的目光久久地看着我的眼睛，这目光中除了困惑和强烈的好奇以外，还有一种奇怪的自尊心。现在，我在她的目光中却发现一种刚烈，甚至好像不信任。我想伸过手去摸摸她的头，看她是不是发烧，但是她却默默地伸出自己的小手，把我的手轻轻推开了，接着便转过身子，面对墙壁，不再理我。为了不打扰她，我离开了她，走到一旁。

我有一个大铜壶。我早就用它来代替茶炊，用来烧水。我有木柴，看门人一下子给我背来了很多木柴，够烧四五天的。我点上炉子，弄来了水，坐上了铜壶。又在桌上摆上我的茶具。叶莲娜向我转过身来，好奇地看着这一切。我问她要不要吃点东西？但是她又别转了身子，一言不发，不理我。



“她究竟为了什么事在生我的气呢？”我想，“这小姑娘也真怪！”

我认识的那位老大夫果然如约在十点钟来了。他用德国人固有的办事认真、仔细的态度检查了病人，说虽然病人在忽冷忽热，但是并没有特别的危险，这就使我大大地放了心。他又补充说，她想必有其他慢性病，比如心律失常这一类，“但是这点须要进行特别的观察和检查，现在她并无危险。”他给她开了点药水和药面，多半出于习惯，而不是出于需要，并且立刻开始向我问长问短：她怎么会上我这里来的？与此同时，他又惊讶地打量着我的房间。这老头的话真多，把人烦死了。

叶莲娜对他的态度使他吃了一惊；他给她号脉的时候，她竟把手硬缩了回去，而且不肯把舌头伸给他看。他提了许多问题，她一句话也不回答，但是一直紧盯着他那挂在脖子上、晃来晃去的很大的斯坦尼斯拉夫勋章<sup>①</sup>。“她的头一定很疼，”老头说，“但是瞧她那副模样儿！”关于叶莲娜的身世，我认为无须告诉他，只推托说来话长，支吾过去了。

“如果有事，通知我一下就成了，”他临走时说，“而现在，并无危险。”

我拿定主意要整天陪着叶莲娜，并且要尽可能少地把她一个人留下，直到痊愈。但是我知道，娜塔莎和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在等我，因久候不至，她们一定十分焦急，因此我决定写封信经由市邮局寄去，告诉她我今天不能去看她了。可是写信给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却不行。有一次娜塔莎病了，我曾经写过一封信告诉她，后来她亲自求我从今以后永远不要再给她写信了。“老头一看到你的信就皱起了眉毛，”她说，“他很想知道信上说什么，但是，怪可怜见的，他又不好问，鼓不起勇气。因此一整天都闷

① 挂在脖子上的应是颁发给沙俄文职官员的二等斯坦尼斯拉夫勋章。

闷不乐。再说，小老弟，你的信只会使我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十来行字顶什么用呀！我要详详细细问你，你又不在这。”所以我只给娜塔莎一个人写了信，当我去药房买药的时候，就顺便把信给寄了。

这工夫，叶莲娜又睡着了。她在睡梦中微微呻吟，时不时发出一阵阵战栗。大夫猜对了：她的头在剧痛。有时候，还轻轻地喊出声来，不时惊醒。她睁眼看我时，甚至很懊恼，似乎对我的关切特别难受似的。说实话，我对此感到很痛苦。

十一点，马斯洛博耶夫来了。他心事重重，又似乎心不在焉；他仅是顺道来访，坐一会儿就走，他似有要事，急着到什么地方去。

“我说老伙计，我早料到你的小日子过得不怎么样，”他四下打量着，说道，“但是说真的，我没料到你会住在这么一口破箱子里。要知道，这是一口箱子，而不是房间。好吧，就算这没什么吧，最糟糕的是，你太爱管闲事了，这些不相干的事会使你分心，会影响你工作的。昨天我们去找布勃诺娃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点。我说老伙计，就我的天性和社会地位来说，我属于这样一类人，自己从来不做好事，可是偏爱教训别人，让别人去做。现在听我说：说不定明天或者后天我会来看你的，而你一定要在这个星期天的上午到舍下来一趟。我希望，在此以前，这小姑娘的事已经完全了结了；到时候我要跟你正经八百地谈谈，因为你的事也得好好管管。这样过日子是不行的。昨天我还只是捎带提了一下，而现在我要跟你一五一十地讲个明白。最后，你倒说说：你从我这里暂时拿点钱去有什么不光彩呢？”

“别吵啦！”我打断了他的话，“倒不如说说，你们昨天在那儿是怎么了结的吧？”

“那有什么，了结得十分顺利，目的也达到了，你懂吗？现在我没工夫了。我只是来打声招呼，说我暂时没工夫来管你的





事；同时顺便了解一下：怎么，你要把她送到什么地方去呢，还是想自己收养？因为这事应三思而行。”

“这事我还没想好，不瞒你说，我想等你来了商量商量再说。比如说，我有什么理由收养她？”

“唉，那有什么，哪怕当佣人呢……”

“求你了，声音放低点儿，她虽然有病，但是神志完全清醒，她一看见你，我发现，她好像打了个哆嗦。这说明，昨天的事她想起来……”

于是我就向他讲了她的性格，以及我在她身上发现的一切。我的话使马斯洛博耶夫发生了兴趣。我又补充说，我也许会把她送到一个人家去，并简略地跟他谈了谈我的那两位老人。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已经多少知道了一些关于娜塔莎的事，我问他从哪里听来的，他回答说：“说不上从哪听来的；很久以前，在办一件什么事的时候，不知怎么顺便听到了些。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我认识瓦尔科夫斯基公爵。你想把她送到那两位老人那里去——这样做很好。要不然，她在你这里，只会妨碍你。还有件事：必须给她随便弄张身份证：这事你就甭操心了；我包了。再见，请有空常来。她现在怎么样，睡着了？”

“好像是吧，”我回答。

但是他刚走，叶莲娜就立刻叫了我一声。

“他是谁？”她问。她的声音在发抖，但是她看我的那目光却跟方才一样，两眼紧盯着，似乎很高傲。此外，我就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了。

我把马斯洛博耶夫的姓名告诉了她，又附带说明，亏了他帮忙，我才把她从布勃诺娃那里抢救出来，又说布勃诺娃很怕他。她的小脸蛋突然涨得绯红，大概想起了过去。

“现在，她永远不会到这里来了吗？”叶莲娜狐疑地看着我，问道。

我急忙安慰她，叫她放心。她不作声了，用她那滚烫的小手指抓住我的手，但是又仿佛醒悟过来似的，立刻把我的手甩开。我想：“她不可能对我当真这么反感。这是她的一种作风，要不……要不就是这苦命的孩子遭到的不幸太多了，因此对世界上任何人都都不信任。”

我在规定的时间出去买药，同时又去了一趟我认识的一家小饭馆，我有时候就在那家饭馆吃饭，那里也信得过我，让我赊帐。这一回，我出门的时候随手提了一只饭盒，在饭馆里给叶莲娜要了一客鸡汤。但是她不想吃，因此这汤只能暂时放在炉子上。

让她吃完药以后，我就坐下来干自己的事。我以为她睡着了，但是我无意中抬头看了看她，忽地看到她微微抬起头，在用心看我写字。我假装没注意她。

最后她终于睡着了，而且使我非常高兴的是，她睡得很安稳，既没有说胡话，也没有呻吟。我不禁沉思起来；我想，因为我今天没有去看娜塔莎，她又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不仅会生我的气，甚至会因为我在这种时候居然不关心她，一定很伤心，也许，这时候，她非常需要我替她出出主意也说不定。现在，她甚至很可能出现了什么麻烦，有事要托我去办，可我却偏偏不在她身边。

至于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我真不知道明天见到她后该用什么托辞搪塞过去了。我想着想着，突然决定先上这两个地方跑一趟。就离开一小会儿，顶多两个小时。叶莲娜睡着了，她不会听见我出门的。我跳起来，披上大衣，拿起帽子，但是我刚要走，叶莲娜突然叫我过去。我感到奇怪：她莫非装睡？

我要顺便指出：叶莲娜虽然假装好像不愿意跟我说话，但是她常常喊我，一有什么疑惑不解的事就问我——这证明情况恰好相反，我看到这情形后甚至很高兴。



“您想把我送到哪去呀？”我走到她身边的时候，她问。一般说，她提的问题总是突如其来，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这一回，我甚至没有立刻听懂。

“您方才跟您的朋友说，想把我送给一个什么人家。我哪儿也不去。”

我向她俯下身去：她全身滚烫；她的寒热病又发作了。我开始安慰她，叫她尽管放心；我向她保证，如果她愿意留在我这儿，我决不会把她送到任何地方去。我一边说这话，一边脱下大衣和摘下帽子。在这种情况下，留下她一个人，我真放心不下。

“不，您要走就走吧！”她说，立刻明白了，我想留下。“我想睡觉；一忽儿就睡着了。”

“你一个人哪行呢？……”我犹犹豫豫地说，“不过，两小时后我一定回来……”

“好啦，您走吧。要不然，我病一整年，您总不能一整年都不出门吧，”她说罢，试着微微一笑，同时又有点古怪地瞅了我一眼，仿佛跟她心中激起的一种美好的感情作斗争似的。苦命的孩子！虽然她生性孤僻和分明挺倔强，但是她那颗善良而又温柔的心，却不时外露。

我先是匆匆跑去看望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她在急不可耐地等我，一见我就连声抱怨；她自己正处在可怕的不安中：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一吃完饭就出去了。可是到底上哪儿了呢，却不得而知。我估计，老太太一定是熬不住，按照老习惯，拐弯抹角地把什么都告诉了他。话又说回来，她倒是几乎直言不讳地向我亲口供认了这一点，她说，她熬不住不跟他分享一下这样的快乐，但是尼古拉·谢尔盖伊奇，用她的说法，却面色阴沉，比乌云还黑，一句话不说，他“始终一言不发，甚至连我的问题也不回答”，吃过午饭后他就突然拍拍屁股走了。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说这话的时候，怕得差点没发抖，她恳求我跟她待在一起，等尼古



拉·谢尔盖伊奇回来。我找了一个托辞，谢绝了她的邀请，并且几乎断然地对她说，说不定我明天也来不了，现在我之所以跑来找她，为的就是预先把这事告诉她。这回，我们差点没吵起来。她哭了；她言辞激烈而又伤心地连连责备我，直到我已经走出房门，她才猛地扑过来，搂着我的脖子，伸出两手紧紧地拥抱我，并且让我别生她这个“孤老婆子”的气，也别把她的话放在心上。

我出乎意料地又遇见娜塔莎独自一人——说来也怪，我觉得，这一回与昨天和过去几次相比，她对我的来访并不十分高兴。倒好像我有什么事扫了她的兴，妨碍了她似的。我问她，阿廖沙今天有没有来过？她答道：“当然来过，但来的时间不长。他答应今天晚上再来，”她加了一句，似乎在沉思。

“昨天晚上也来过吗？”

“没——没有。他有事，”她好像说绕口令似的加了一句。“好了，怎么样，万尼亚，你好吗？”

我看到，她不知为什么想顾左右而言他。我定睛把她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遍：她显然心情烦躁。但是，她发现我在注视她，端详她，突然急促而又略带愤怒地瞅了我一眼，她这一瞥是那么狠，好像用目光把我浑身上下烧着了似的。“她又出现了不幸，”我想，“只是不想告诉我罢了。”

因为她问我的情况，我就一五一十地把叶莲娜的事告诉了她。她听后非常感兴趣。我的故事甚至使她吃了一惊。

“我的上帝！你居然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而且还有病！”她叫道。

我说我本来想今天不来看她了，但是怕她会生我的气，说不定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呢。

“要帮忙，”她自言自语地喃喃道，仿佛在寻思什么，“倒是有件事要你帮忙，万尼亚，但是，下回再说吧。去看过两位老人



家了吗？”

我把经过情形告诉了她。

“是啊，只有上帝知道父亲听到这消息后会有什么反应。不过话又说回来，什么反应不反应的……”

“怎么能这样说呢？”我问，“这么急转直下！”

“倒也是……他又到哪儿去了呢？上回你们还以为他是来看我的呢。我说万尼亚，如果可能的话，明天你一定到我这里来一趟。我会告诉你点什么也说不定。我老打搅你，觉得很不好意思；现在你还是回去看你的小客人吧。你出门到现在大概有两小时了吧？”

“有两小时了。再见，娜塔莎。对了，阿廖沙今天对你怎么样？”

“阿廖沙又怎么啦，没什么呀……你的好奇心甚至叫人纳闷。”

“再见，我的朋友。”

“再见。”她有点随随便便地把手递给了我，我最后一次跟她握别的时候，她又扭过头去，躲开了我的目光。我有点诧异地离开了她。“不过话又说回来，”我想，“她的确有不少事情应当好好想想。这事可开不得玩笑。明天她准会先开口，一五一十全告诉我的。”

我闷闷不乐地回到家，一进门，使我大吃一惊。天已经黑了。我看到叶莲娜坐在长沙发上，低着头，似乎在深深地沉思。她没有抬起头来看我，似乎正想得入神。我走到她身边；她在自言自语，在悄声说着什么。“该不是说胡话吧？”我想。

“叶莲娜，好孩子，你怎么啦？”我坐到她身边，用手搂着她，问道。

“我想离开这儿……我想还是上她那儿去好，”她说，没有向我抬起头来。

“上哪？上谁那儿去？”我惊讶地问道。

“上她那儿，上布勃诺娃家。她老说我欠她很多钱，是她掏钱把我妈给埋了的……我不愿意让她骂我妈，我要去她家做工，挣钱还她……债还清后，我就自动离开她。而现在，我要再去找她。”

“你别急，叶莲娜，上她那儿去是不成的，”我说，“她会折磨你；她会把你毁了的……”

“让她毁了我，让她折磨我好了，”叶莲娜热烈地接口道，“我并不是头一个；比我好的人不是也在受难吗。这话是街上的一个叫花子告诉我的。我穷，我愿意穷。我要穷一辈子；我妈临死的时候就是这么叮嘱我的。我要去做工……我不要穿这衣服……”

“我明天去买，给你换一件。我把你的书也拿来了。你就住我这里吧。只要你自己不愿意，我决不会把你送给别人；你放心好了……”

“我要雇给人家当佣人。”

“好，好！不过你别急，先躺下，睡一会儿！”

但是这苦命的孩子边说边泪如雨下。渐渐地，她的眼泪变成了嚎啕大哭。我不知道拿她怎么办好了；我给她拿来一点水。给她打湿了两鬓和脑袋。最后她终于筋疲力尽地倒在沙发上，她的寒热病又发作了，先是浑身发冷。我把能找到的一切都盖在她身上，她终于睡着了，但是睡得很不安稳，时不时浑身哆嗦，惊醒过来。虽说这天我走的路不多，但是我感到非常累，因此决定尽早躺下。我心烦意乱，思虑万千。我预感到，这孩子肯定会给我带来许多麻烦。不过最使我放心不下的还是娜塔莎和她的近况。总之，我现在回想起来，很少有比这个倒霉的夜晚，我即将睡着的时候，心情更沉重的了。



## 第九章

我醒得很晚，大约上午十点左右，我病了。头晕加上头疼。我瞧了一眼叶莲娜的床：床上空空的。与此同时，我右边那间小屋子里却有一些声音传进了我的耳朵，好像有人用笤帚扫地。我走过去一看。叶莲娜正一手拿笤帚，另一只手提着她那件漂亮衣服（从昨天晚上起还没脱下来过）在扫地。烧炉子用的木柴也已码放整齐，堆在一个小旯旯里；桌子已经擦过，茶壶也擦得干干净净；一句话，叶莲娜在干活，做家务。

“我说叶莲娜，”我叫道，“谁让你扫地来着？我不希望你干这个，你有病；难道你是来给我当佣人的吗？”

“那么这儿谁来扫地呢？”她直起腰，两眼直视着我，答道，“现在我没病了。”

“但是我不是请你来干活的，叶莲娜。你好像怕我像布勃诺娃那样责备你，说你在我这儿吃白饭，是吗？这把不像样子的笤帚你又是打哪弄来的呢？原先我没有笤帚呀，”我诧异地望着她，加了一句。

“这是我的笤帚。我自己拿来的。我也在这儿替外公扫地。从那时起，这把笤帚就一直放这儿，在炉子下面。”

我回到房间，陷入沉思。也许我做得不对；但是我总感到，她对我的好客似乎感到一种压抑，极力想证明给我看，她决不会在我这儿吃白饭。“由此可见，这是一种多么发愤要强的性格啊！”我想。一两分钟后，她走了进来，默默地坐在长沙发上她昨天坐的那地方，疑惑地望着我。这时，我烧开了一壶水，沏上了茶，给她倒了一杯，外加一块白面包，递给了她。她默默地、

并不推诿地接了过去。整整一天两夜她几乎什么也没吃。

“瞧，这么一件好衣服都给你用笤帚弄脏了，”我看到她裙子边上有一长条污渍，说道。

她向周身看了看，突然，使我非常吃惊，她放下茶杯，用两手捏住（显然，冷静而又平心静气地）裙子的一幅布，刺拉一声把它从上撕到下。做完这事后，她又默默地抬起她那倔强而又闪亮的目光望着我。她的脸很苍白。

“你干什么呀，叶莲娜？”我叫道，以为她是疯子。

“这衣服不好，”她激动得几乎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干吗说这衣服好？我不要穿它，”她从座位上跳起来，突然说道。“我非把它撕了不可。我没请她替我打扮。是她自己硬替我穿上的。我已经撕破过一件衣服，这件我也要撕，撕！撕！撕！……”

她说罢便发狂似的抓住自己那件倒霉衣服。霎时间，她差点没把它撕成一块块碎片。她撕完以后，面色苍白，好不容易才站稳了，没有倒下。我惊讶地望着她那股倔强劲儿。她则用某种类似挑衅的目光望着我，好像我也有什么事对不起她似的。但是我已经知道我应该做什么了。

我决定，不能再拖了，今天上午就去给她买身新衣服。对于这个倔强的野孩子应当用善来感化。她那样子，好像她压根儿就没见过好人似的。已经有过一次，尽管会受到残酷的惩罚，她还是把自己头一件同样的衣服撕成了碎片，而现在，这身衣服又使她想起不久前如此可怕的时刻，她又该以多么大的狠劲儿来对待这身衣服啊。

在旧货市场可以很便宜地买到既漂亮又朴素的衣服。糟糕的是眼下我几乎没有一分钱。但是我还在头天晚上躺下睡觉的时候，就决定今天先到一个可以弄到钱的地方去，而且到那地方去正巧与旧货市场顺路。我拿起礼帽。叶莲娜定睛注视着我，似乎在等待什么。





“您又要把我锁起来？”当我拿起钥匙，又准备跟昨天和前天那样随手锁上房门的时候，她问道。

“我的孩子，”我走到她身边说道，“我这样做，请你不要生气。我所以要锁门是怕有人进来，你有病，说不定会害怕的。再说谁知道来的是什么人呢，说不定布勃诺娃灵机一动跑来了呢……”

我故意对她这么说。其实，我把她锁起来是因为我信不过她。我总觉得，她会突然想要离开我的。我想暂时还是谨慎点好。叶莲娜没有吱声，因此这一回我仍旧把她锁了起来。

我认识一个出书的老板，他出版一部多卷本的书，已经出到第三年了。每当我亟需钱用，我就去找他弄点活干。他付钱一直很规矩。我去找他，预支了二十五卢布稿酬，条件是一周后交给他一篇编写好的文章。但是我希望把这时间省下来，写我的长篇小说。每当我有急用的时候，我常常这样做。

拿到钱以后，我就到旧货市场去了。在那儿，我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我所熟悉的出售各种旧衣服的老太婆。我大致给她讲了讲叶莲娜的身高，她霎时就给我挑了一件浅颜色的印花布衣服，非常结实，至多洗过一次，价钱也非常便宜。我又顺便买了一条围巾。在付钱的时候，我想，叶莲娜还需要一件小号的皮大衣和斗篷，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现在天气冷，而她几乎什么也没有。但是我决定下一回再来买这些东西。叶莲娜很爱生气，自尊心又强。只有主知道她对这件衣服会抱什么态度，尽管我故意挑了一件能够挑到的尽可能朴素而又不起眼的最最普通的衣服。不过，我还是给她买了两双线袜和一双毛袜。我把这些东西交给她的时候，可以借口说，她有病，屋里又冷。她还需要几件内衣。但是这一切我准备留待将来，等跟她混熟了以后再说。此外，我还买了几幅把床隔开的旧帷幔——这东西是必需的，叶莲娜见了一定非常喜欢。

我拿着这些东西回家的时候已是下午一点了。我开锁的时候几乎没有一点声音，因此叶莲娜没有立刻听到我回来。我发现她正站在桌旁，翻阅我的书和文稿。她听到我走路的声音后就迅速把正在看的一本书阖上，满脸通红地离开了桌子。我看了这本书一眼：这是我第一本小说的单行本，扉页上印着我的名字。

“您不在的时候，有人到这儿来敲过门，”她说话的腔调像在逗我，似乎在说：干吗要锁上门呢？

“不会是大夫吧，”我说，“你没喊他，叶莲娜？”

“没有。”

我没有回答，拿起小包袱，把它解开，取出了买来的那身衣服。

“瞧，我的好孩子，叶莲娜，”我走到她身边，说道，“总不能像你现在这样穿着这身破烂吧。我给你买了这身普普通通的、最便宜不过的衣服，因此你也无须过意不去；它总共才一卢布二十戈比。你就随便穿吧。”

我把衣服放到她身边。她的脸涨得通红，睁大两眼看着我，看了好一会儿。

她感到非常惊奇，与此同时，我又觉得她不知为什么感到非常害羞。但是她眼里却闪出一种含情脉脉的表情。我看见她不吭声，就转身面向桌子。我的行为分明使她很吃惊。但是她使劲克制住自己，坐着，两眼低垂，看着地面。

我头疼头晕，有增无已。户外的新鲜空气并没有给我带来一丝好处。而那时我应当去看娜塔莎了。我对她的担心从昨天起就未尝稍减，反而有增无已。我突然觉得叶莲娜喊了我一声。我向她转过身来。

“您出去的时候别把我锁起来了，”她望着一边，小手指捏弄着沙发边儿，仿佛在专心致志地干这事。“我不会离开你的，我哪也不去。”

“好，叶莲娜，我同意。但是，要是来个陌生人怎么办？说不定，只有上帝知道他是谁，怎么办？”

“那您把钥匙留给我，我把门反锁上；有人敲门，我就说：家里没人。”她调皮地看了看我，仿佛在说：“这还不容易！”

“谁给你洗衣服呀？”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她又忽然问道。

“这公寓里有个女的。”

“我会洗衣服。昨天吃的东西，你打哪弄来的？”

“饭馆里买的。”

“我也会做饭。我可以给你做吃的。”

“得啦，叶莲娜；你哪会做饭呀？你说的这一切都无关紧要……”

叶莲娜低头不语。我说的话显然使她很伤心。过去了至少十分钟；我们俩都相对默然。

“汤，”她突然说道，也不抬头。

“汤怎么啦？什么汤？”我诧异地问。

“我会做汤。妈生病的时候，我给她做过。我还常常去菜市场。”

“我说叶莲娜，瞧你多高傲呀，”我说，走到她身边，挨着她坐在沙发上。“我的心让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待你。你现在是一个人，没有亲人，很不幸。我想帮助你。我倒霉的时候，你也会照样帮助我的。但是你不肯这样考虑问题，因此你才觉得难受，不肯接受我的最普通的礼物。你想立刻还帐，用干活来还帐，好像我是布勃诺娃，我会责怪你似的。如果这样，那就于心有愧了，叶莲娜。”

她没有回答，她的嘴唇在发抖。她似乎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但是她忍住了，没说出来。我站起身来，准备去看娜塔莎。这一次我把钥匙留给了叶莲娜，对她说，如果有人敲门，她就答应，问这人是谁？我深信，娜塔莎一定出了什么不好的事，暂时还瞒



着我，我们之间已经不止一次地发生过这样的事。无论如何，我拿定主意只到她那儿待一小会儿，否则我死气白赖地待那儿，她会发火的。

果然不出所料。她又用那种不满和生硬的目光迎接我，我本来应当立即告退才是；可是我的两腿发软。

“我只来一小会儿，娜塔莎，”我开口道，“想跟你讨个主意，我拿那个小客人怎么办呢？”于是我把关于叶莲娜的一切都告诉了她。娜塔莎默默地听完了我的话。

“我不知道给你出个什么主意，万尼亚，”她答道，“从各方面看，这是个非常怪的孩子。说不定她受尽虐待，给吓坏了。起码，先让她治好病。你想把她送到咱们那两位老人家那儿去吗？”

“她总说她不离开我，哪也不去。只有上帝知道那儿会怎么对待她，因此我也没把握。但是，我的朋友，你的情况怎么样？你昨天好像不很舒服似的！”我胆怯地问她。

“是的……今天也有点头疼，”她心不在焉地答道，“你是不是见到咱们那两位老人家中的哪一位了？”

“没有。我明天去。明天不是星期六吗？”

“那又怎样呢？”

“晚上公爵要来……”

“那又怎样呢？我没忘呀。”

“不，我不过随便说说……”

她在我的正对面停了下来，久久地注视着我的眼睛。她的眼神中有一种果断和不屈不挠；有一种狂热和害了热病的神态。

“我说万尼亚，”她说道，“你就行行好，走吧，你太妨碍我了……”

我从圈椅上站起来，以一种难以形容的惊讶望着她。

“我的朋友，娜塔莎！你倒是怎么啦？出了什么事？”我害怕地叫起来。



“什么事也没有出！明天你就全知道了，可现在我想一个人待着。听见了吗，万尼亚，你立刻走吧。我瞧着你心里难受，太难受了！”

“但是你起码得告诉我呀……”

“明天你什么都会知道的！噢，我的上帝！你倒是走不走呀？”

我走了出去，惊诧莫名，差点都控制不住自己了。玛夫拉紧跟着我进了外屋。

“怎么，生气了？”她问我，“我都不敢走近她。”

“她倒是怎么啦？”

“还不是因为我们那位少爷三天不露面啦！”

“怎么三天？”我惊愕地问，“昨天她还亲口告诉我，他昨天上午来过，而且昨天晚上还想来……”

“什么晚上！他上午压根儿就没来！跟你实说了吧，打前儿起就没露过面。难道她昨天亲自说他上午来过？”

“亲自说的。”

“唉，”玛夫拉沉思地说，“要是她都不愿意向你承认他没来过，说明这事狠狠地刺伤了她的心，哼，真有他的！”

“这到底唱的那一出呢！”我叫了起来。

“不管唱的那一出，反正我都不知道拿她怎么办好了，”玛夫拉摊开两手，继续道。“昨天还让我找他去，可两次都把我从半道上截了回来。而今天她连话都不肯跟我说了。哪怕你去看看他呢。我都不敢离开她了。”

我大惊失色地拔脚便往楼下跑。

“晚饭前，你还上我们家吗？”玛夫拉冲我的背影叫道。

“到时候再说吧，”我在半道上答道，“说不定我只能跑来看看你，顺便打听一下她的情况。只要我还活着。”

我感到我好像被人在心窝上捅了一刀似的，心如刀割。



## 第十章

我直接去找阿廖沙。他住在滨海小街他的父亲家。公爵尽管只有一人居住，却有一套相当大的住宅。阿廖沙在这套住宅里占用了两个非常漂亮的房间。我很少到他那儿去，这次以前，大概总共去过一次。他倒常来看我，特别是最初，他跟娜塔莎刚刚同居的时候。

他不在家。我穿堂入室，直接走到他的房间，给他写了这样一封短信：

“阿廖沙，您大概是疯了。因为星期二晚上令尊亲自请求娜塔莎惠予同意做您的妻子，您对令尊的这一请求也感到很高兴（我是目击者），所以，您得承认，您当前的行为实在令人费解。您知道您现在对娜塔莎做了什么吗？无论如何，我这封短信将会提醒您，您对您未来的妻子的这种做法是非常不妥的，也是有欠考虑的。我很清楚，我并无任何权利对您说三道四，但是我已经顾不了这许多了。

“又及：关于这封信的事，她什么也不知道，甚至您的近况都不是她告诉我的。”

我把信封好后就放在他桌上，一名佣人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说，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几乎从来不回家，即使现在回来，最早也得半夜，快要天亮的时候。

我好不容易才回到家里。我头晕，腿软，不住哆嗦。到我屋



里去的房门开着。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伊赫梅涅夫坐在我屋里等我回来。他坐在桌旁，默默地、诧异地看着叶莲娜，她也同样诧异地打量着他，虽然执拗地一言不发。“可不是吗，”我想，“他肯定觉得她很古怪。”

“我说小老弟，我等了您整整一小时了，不瞒你说，我怎么也没料到……您的情况是这样，”他打量着室内，又悄悄指着叶莲娜对我使了个眼色，继续道。他两眼流露出惊愕。但是凑近一看，我发现他的神态里有一种惊惶和忧伤。他的面色比平时更苍白。

“你坐下，坐呀，”他心事重重而又忙忙碌碌地继续道，“有件事，我急于来找你；你倒是怎么啦？你的面色这么难看。”

“有点不舒服。一早起来就头晕。”

“嗯，你得留神，这事可粗心不得。感冒了，是吗？”

“不，不过是神经性的一时发作。我有时候常常这样。您怎么样，身体好吗？”

“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大不了的，气头上，心里一时不痛快。有件事。你先坐下。”

我把椅子挪近了点儿，脸朝着他坐在桌旁。老人向我微微弯过身来，悄声道：

“留神，眼睛别瞧她，佯装我们似乎在谈不相干的事。坐在一边的你那小客人是谁呀？”

“以后我会一五一十地告诉您的，尼古拉·谢尔盖伊奇。这是一个可怜的小女孩，无依无靠，是那个曾经住在这里，后来死在一家食品店里的史密斯的外孙女。”

“哦，原来他还有个外孙女呀！我说小老弟，这孩子挺古怪！瞧她那模样，瞧她那模样！不瞒你说：过五分钟你再不来，我在这里就坐不住了。好不容易才开了门，直到现在一声不吭；跟她在一起简直让人发怵，不像是大活人。她怎么会到你这里来的



呢？啊，明白了，大概是来看外公的，不知道他已经死了。”

“是的。她的命很苦。那老人临死的时候还惦记着她。”

“嗯！有什么样的外公，就有什么样的外孙女。以后你把这一切好好给我讲讲。既然她这么命苦，也许我们能够想个法子帮助帮助她，好歹帮她点忙吧……嗯，小老弟，现在能不能够让她先走开呢，因为我有要紧事要跟您说。”

“她没地方可去呀。她就住我这儿。”

我尽可能三言两语地向老人作了说明，然后又加了一句，当着她的面说话谅也无妨，因为她还是个孩子。

“是啊……当然，还是个孩子。只是，小老弟，你可使我吃了一惊。跟你住在一起，主啊，我的上帝啊！”

于是老人又惊诧地再次看了看她。叶莲娜感到人家在谈论她，便低下头，默默地坐着，用手指拧着沙发边。她已经穿上了新衣服，而且穿着非常合身。她的头发也比平时更加仔细地梳过了，可能是因为穿了新衣服的缘故。一般说，要不是她的目光显得又怪又野，肯定是个非常可爱、非常漂亮的小姑娘。

“简单而又明了地说，小老弟，是这么回事，”老人又开始道，“这事说来话长，这事挺重要……”

他低头坐着，神态俨然，似乎在寻思。尽管他很着急，又预先声明要“简单而又明了”，可是却不知道从何说起，找不到词儿。“到底有什么事呢？”我想。

“我说万尼亚，我来找你有件要事相商。但是，在谈这事以前……因为现在我自己是这么考虑的，得先向你说明某些情况……非常微妙的情况……”

他清了清嗓子，匆匆瞥了我一眼；一瞥之后，他的脸就红了；脸一红，他就对自己的尴尬大生其气，一生气，也就豁出去了：

“唉呀，还有什么可解释的！不说你也明白。打开天窗说亮





话，我要找公爵决斗，我请你来安排此事，并做我的决斗证人。”

我猛地往椅背上一靠，大惊失色地望着他。

“唉呀，你看什么呀！我又没发疯。”

“但是，对不起，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你拿什么做借口呢，又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最后，怎么可以这样呢……”

“借口！目的！”老人叫道，“真太妙啦！……”

“好啦，好啦，我知道您要说什么；但是您这样做会有什么好处呢！决斗有什么用呢？说实在的，我什么也不明白。”

“我早料到你什么也不会明白的。告诉你吧：我们的官司结案了（或者说，再过几天就可以结案了；只剩下一些无谓的手续）；我败诉了。必须支付高达一万卢布的赔偿费；就是这么判决的。这钱就用伊赫梅涅夫卡村作抵。因此，现在，这卑鄙小人在钱上就有了保证，而我把伊赫梅涅夫卡村交出去后也就付清了钱，成了不相干的人。现在我就可以抬起头来了。我要如此这般地对他说：最最尊敬的公爵，您侮辱了我两年；您玷污了我的名声，败坏了我家的清白，而我对于这一切只能忍气吞声！当时我不能找你拼个你死我活。当时您会对我直截了当地说：‘啊，你这人真狡猾，你想打死我赖帐，因为你预感到，你肯定会败诉，迟早要付给我罚金！不，咱们先看看这场官司是怎么结案的，然后你再来找我决斗。’现在呢，尊敬的公爵，官司结案了，您有了保证，因此也就没有了任何障碍，所以请枉驾过来，上决斗场一决雌雄。就是这么回事。怎么样，依你看，说到底，我无权为自己，为一切的一切报仇雪恨吗！”

他两眼放光。我默默地看着他，看了很久。我想摸透他隐秘的思想。

“我说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我终于答道，决定向他一语道破，否则我俩没法相互了解。“您能跟我推心置腹地谈谈吗？”

“行啊，”他坚定地答道。

“请您打开天窗说亮话：您所以要决斗，为了要报仇雪恨呢，还是另有他图？”

“万尼亚，”他答道，“你知道，我从不允许任何人在跟我谈话的时候触及到某些问题：但是这一回我破一次例，因为你脑子灵，一下子就看透了，回避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是的，我另有他图。图的就是挽救我那误入歧途的女儿，使她不致于万劫不复，最近出现的一些情况正使她走上这条贻害无穷的道路。”

“但是，问题是您搞这个决斗又怎能挽救得了她呢？”

“决斗可以阻止他们眼下正在策划的一切。你听我说：你别以为我是出于某种父爱以及诸如此类的弱点。这一切全是扯淡！我不让任何人看到我的内心。连你也不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女儿抛弃了我，跟她的情人私奔了，于是我就把她从我心里给轰出去了，永远忘了她，就在那天晚上——你记得吗？你曾经看见我对着她的画像嚎啕大哭，但决不能由此断定我想饶恕她。即使当时，我也没有饶恕她。我哭的是失去的幸福、枉然的幻想，但决不是哭现在的她。我也许常常哭；我并不羞于承认这点，诚如我并不羞于承认我过去爱我的孩子胜过爱世界上的一切。这一切与我现在的举动似乎自相矛盾。你会问我：既然如此，既然您对那个您已经不承认是自己女儿的人的命运无动于衷，那您为什么还要干预他们现在正在策划的那件事呢？我的回答是：第一，为的是不让那个阴险的小人阴谋得逞，第二，出于人之常情——最普通的仁爱之心。她虽然已不是我的女儿，但她毕竟是个无人保护而又受骗上当的弱者，人家还在进一步骗她，想把她彻底毁了。我没法直接插手，但可以通过决斗来间接干预。如果我被他们一枪打死或者受伤流血，难道她能跨过我们的决斗场，说不定还跨过我的尸体，跟那个杀死我的凶手的儿子去举行婚礼吗？就像那个国王的女儿（记得吗，我们家有本书，你曾经用它来学法文的



那本书)居然驾着豪华的马车驶过她父亲的尸体<sup>①</sup>。再说,他若去决斗,那么咱们这两位公爵父子自己也就不想再举行什么婚礼了。一句话,我不愿意看到这门亲事,我将竭尽全力不让它成功。你现在明白我的用意了吗?”

“不明白。既然您希望娜塔莎好,您怎么狠得下这个心阻挠她的婚事呢,因为只有结婚才能恢复她的名誉呀?要知道,在这世界上,她来日方长;她需要有个好名声。”

“唾弃这些世俗之见,她应该这样来考虑问题!她应该意识到,对她来说,最大的耻辱莫过于这门婚事,莫过于跟这些卑鄙小人,跟这个可鄙的上流社会来往。她应当用高尚的自尊心来回答这个上流社会。到那时候,说不定我倒会向她伸出手来,我倒要看看,到那时谁还敢来糟蹋我的孩子的名声!”

这种极端的理想主义使我不胜惊愕。但是我立刻看出来,他心里不痛快,一时兴起,说了这些过头的话。

“这太理想化了,”我回答他道,“因此有点残酷。您要她拿出勇气来,可是您在她出生时并没有赋予她这种力量和勇气。难道她同意结婚是想当公爵夫人吗?要知道,她爱他;要知道,这是强烈的爱,这是天命。最后:您让她蔑视世俗之见,而您自己却屈服于它的压力。公爵让您蒙受了不白之冤,公然怀疑您想攀高枝,想用欺骗手段与公侯之家联姻,因此您现在便认为:如果现在,在他们正式提出求婚之后,她亲自拒绝他们,那,不用说,就会非常彻底、非常明显地推翻他们先前的诽谤。瞧,这就是您追求的目的,您屈从于公爵本人的意见,您孜孜以求的是让

① 指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的《罗马史》(此处指该书的法译本,一八三〇年巴黎版)所载罗马王政时代的第七王塔克文·苏佩布。他原是第六王塞维·图里乌的女婿,后杀岳父篡位,将岳父的尸体弃市。他的妻子(即前王之女)在宣布她丈夫为王之后,居然驱车从群众大会上回家,公然驶过她父亲的尸体,因而沿途留下斑斑血迹。

他自己认错。您一心向往的是嘲笑他，向他报仇雪恨，而且您为此不惜牺牲女儿的幸福。难道这不是自私吗？”

老人坐在那里，板着脸，双眉深锁，不置一词，这样继续了很长时间。

“你对我不公平，万尼亚，”他终于说道，一颗闪亮的泪珠挂在他的睫毛上，“我向你起誓，你这样说是不公平的，不过别谈它了！我没法把我的心掏出来给你看，”他微微站起身来，拿起帽子，继续道，“我要说的只有一点：你刚才提到我女儿的幸福。我压根儿不相信这会使她幸福，除非一点：我即使不加干预，这桩婚事也永远成不了。”

“怎么会呢？您为什么这样想呢？说不定您知道了什么吧？”我好奇地叫起来。

“不，什么特别的情况我也不知道。但是，这个该诅咒的老狐狸决不可能拿定主意这样做。这一切全是扯淡，无非是阴谋。我对此深信不疑，你记住我的话，肯定是这样。第二，即使这桩婚事办成了，那也仅仅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即这个卑鄙小人另有他自己特别的、任何人都不知道的秘密打算，即这桩婚姻对他有利——至于究竟是什么打算，我就一点不懂了，你自己说吧，你不妨扪心自问：这桩婚事会使她幸福吗？埋怨数落，低声下气，终身陪伴一个长不大的娃娃，而这娃娃现在就已经把她的爱视同累赘，一旦结了婚就会不尊重她，欺负她，凌辱她；与此同时，她的激情却随着对方的越来越冷淡变得越来越强烈；嫉妒、痛苦、心如刀割、离婚，说不定还有犯罪……不，万尼亚！如果你们在那儿马马虎虎地策划此事，你还从中帮忙，那我把丑话说在头里，你可是要对上帝负责的，但是到那时候已为时晚矣！再见！”

我拦住了他。

“我说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咱们这么办好吗：先等一等。您



要相信不是只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这件事，说不定这事会水到渠成，最好不过地解决的，用不着使用诸如决斗之类强制性的、人为的解决办法。时间是最好的解决者！最后，请允许我冒昧直言，您的全部计划是完全行不通的。难道您当真以为（哪怕就一分钟）公爵会接受您的挑战吗？”

“怎么不会接受？你说什么呀，犯糊涂啦！”

“我敢向你起誓，他肯定不会接受，请相信，他肯定会找到理由十足的借口；他会循规蹈矩而又俨乎其然把这一切办妥，与此同时，您却成了十足的笑柄……”

“哪能呢，小老弟，哪能呢！你这番话简直让我太震惊了！他怎么会不接受呢？不，万尼亚，你简直是诗人；可不是吗，一个真正的诗人！怎么，依你看，跟我决斗就不体面？我并不比他差。我是一个老人，一个被人败坏了名誉的父亲；你是一位俄国文人，也算得上是个有头有脸的人了吧，你可以当决斗证人，而且……而且……我真不明白，你还要什么呢……”

“您会看到的。他准会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让您自己先看到跟他决斗是万万不行的。”

“嗯……好吧，我的朋友，就按你的意思办！我少安毋躁，自然，只到一定的时间为止。我们倒要来看看，时间究竟能起什么作用。不过，我有一事相求，我的朋友：请你向我保证，你决不在那儿，也决不向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把我们的谈话内容张扬出去，行吗？”

“我保证。”

“第二，万尼亚，劳你大驾，从今往后，再不要向我提起此事。”

“好，我保证。”

“最后，还有一事相求：我知道，亲爱的，你在舍下也许觉得很无聊，但是请你常到舍下走走，只要你走得开。我那可怜的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非常喜欢你，而且……而且……你不去，她会想你的……万尼亚，你明白吗？”

他说罢紧紧握了握我的手。我真心实意地答应了他。

“而现在，万尼亚，最后，还有件事难于启齿：你有钱吗？”

“钱！”我诧异地重复道。

“对（老人的脸红了，低下了眼睛）；小老弟，我看你住的这房子……你这处境……我想，你也许会另有急用的（正是现在很可能有急用），那……给，小老弟，这是一百五十卢布，你先拿着……”

“一百五十卢布，还是先拿着，您自己不是刚刚打输了官司吗！”

“万尼亚，我看，你还没有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你也许会有急用的，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在某种情况下，钱有助于独立自主，独立自主地作出决定。也许你现在不需要，将来就不会有什么事需要吗？不管怎么说吧，我先把钱留你这儿。我凑来凑去就能凑到这些了。花不完就还我。而现在，再见了！我的上帝，你的脸色多苍白啊！你整个人都病恹恹的……”

我没有推辞，收下了钱，太清楚不过了，他留钱给我究竟要干什么。

“我差点都站不住了，”我回答他。

“这事别大意了，万尼亚，亲爱的，可别大意呀！今天哪也别去。你的情况，我会告诉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要不要请位大夫来？我明天再来看你；起码，我尽量来，只要这两条腿还走得动。而现在，你先躺下……好了，再见。再见，小姑娘；她扭过了头！听我说，我的朋友！这里还有五卢布，是给小姑娘的。不过别跟她说是我给的，花在她身上就是了，买双鞋呀，内衣呀，……需要什么就买什么！再见，我的朋友……”

我把他一直送到大门口。我要去请看门的给我去买点吃的来。叶莲娜到现在还没吃饭哩……



## 第十一章

但是我刚回到屋里，我的脑袋就一阵发晕，我摔倒在房间中央。只记得叶莲娜发出一声惊叫：举起两手一拍，就冲过来扶住了我。这是残留在我记忆中的最后一刹那……

我醒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床上了。叶莲娜后来告诉我，看门的正好这时候拿吃的来，她就跟他一起把我抬到沙发上。我几次醒来，每次都看到叶莲娜在俯身看我的那充满同情与关切的小脸蛋。但是这一切都恍恍惚惚，如在梦中，好像隔着一层雾，可怜的小姑娘的可爱面容，在我昏迷时不住在我眼前晃动，宛如一个幻影，宛如一幅画；她端水给我喝，给我盖被子或者坐在我面前，满面愁容，一副担惊受怕的样子，还不时用小手抚平我的头发。有一次，我记得她曾在我的脸上轻轻地吻了一下。另一次，半夜，我突然醒来，看见我面前放着一张小桌，小桌挪到了沙发旁，桌上点着一支蜡烛，已经结了烛花，在烛光下，我看到叶莲娜的脸贴着我的枕头，苍白的小嘴半张着，把手掌贴在自己温暖的脸颊上，提心吊胆地睡着了。清晨，我才完全清醒。蜡烛已经完全燃尽；旭日初升，明亮的、玫瑰色的霞光已经在墙上闪耀跳动。叶莲娜坐在桌旁的椅子上，疲倦的小脑袋伏在横放在桌上的左臂上，睡得正香，我记得，我凝视了一下她那稚气的小脸蛋，即使睡着了也充满一种似乎并非孩子所有的凄楚的表情，以及某种奇怪的病态美；她面容苍白，瘦瘦的脸蛋，长长的睫毛，浓密的黑发随随便便地绾成一个发髻，垂到一边。她的另一只胳膊放在我的枕头上。我轻轻地吻了一下这只瘦小的胳膊，但是这苦命的孩子没有醒，只有似乎一缕微笑掠过她那苍白的嘴唇。我望着

她，望着望着，就静静地睡着了，睡得很安稳，这睡眠对我的健康大有裨益。这一次我差点没睡到中午。我醒来后感到自己差不多完全康复了。只是浑身瘫软，四肢无力，这说明我不久前病了一场。这类忽然发作的神经性疾病，过去我也常犯。这病我很清楚。这病通常在一昼夜间就能几乎彻底康复，不过在这一昼夜间，这病却显得很严重，很凶险。

已经差不多中午了。我看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挂在墙角里一条带子上的帷幔，这是我昨天买回来的。叶莲娜自己动手，给自己在屋里隔出了一个小小的角落。她坐在炉子旁，正在烧开水。她发现我醒了，愉快地嫣然一笑，立刻走到我身边。

“好孩子，”我抓住她的手说道，“你看护了我一夜。我还不知道你的心肠这么好。”

“您怎么知道我看护您；也许我一夜都睡觉了呢？”她问道，和善而又羞怯地、同时又调皮地看着我，又因为自己这么说，羞答答地脸红了。

“我醒了好几次，看见了。直到快天亮的时候你才睡。”

“要茶吗？”她打断了我的话，仿佛难于把这样的谈话继续下去似的，大凡心地纯真而又洁身自好的人，每当人们夸他们心好，总免不了这样。

“要，”我答道，“但是你昨天吃午饭了吗？”

“没吃午饭，吃了顿晚饭。看门人拿来的。不过，您别说话，好好躺着：您的身体还没全好哩，”她又加了一句，把茶端给我，并且坐在我床上。

“还躺什么呀！不过，可以躺到天黑，天一黑，我就得出去。一定得出去，莲诺奇卡<sup>①</sup>。”

“哼，还一定呢！您去看谁？不会是去看昨天来的那客人

① 叶莲娜的小名。



吧？”

“不，不去看他。”

“不去看他，那敢情好。是他昨天让您不高兴了。那么去看他的女儿？”

“你怎么知道他有女儿呢？”

“昨天我都听见了，”她低下眼睛答道。

她双眉深锁，脸上布满了乌云。

“他是个坏老头，”后来，她又加了一句。

“你怎么知道他坏？相反，他是一个很和善的人。”

“不，就不；他坏；我听见了，”她热烈地回答。

“你究竟听到什么了呢？”

“他不肯原谅自己的女儿……”

“但是他爱她。她对不起他，他却关心她，为她痛苦。”

“那干吗不原谅她呢？现在，即使原谅了，女儿也不会回来找他的。”

“那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配让他的女儿爱他，”她热烈地答道，“倒不如让她永远离开他，最好让她去讨饭，就让他看到女儿在讨饭，让他痛苦。”

她两眼放光，脸蛋涨得通红。“看来，她这么说决不是无缘无故的，”我暗自寻思。

“您想把我送到他家去，是吗？”她沉默了一会儿以后又补充道。

“是的，叶莲娜。”

“不，我宁可到别处去当佣人。”

“啊呀，你说这话多不好呀，莲诺奇卡。真是胡说：谁来雇你呢？”

“雇给任何一个干粗活的人，”她不耐烦地回答道，头垂得越

来越低了，分明很焦躁。

“一个干粗活的人是用不着你这样的女佣人的，”我笑道。

“那就雇给老爷太太。”

“你这种脾气还能伺候老爷太太？”

“就这脾气。”她越激动，她的回答就越生硬。

“你会受不了的。”

“就受得了。骂我，我硬不还嘴。打我，就是不吭声，让他们打好了，就是不吭声，就是不哭。就不哭，气死他们。”

“你怎么啦，叶莲娜！你心中有多少怨恨啊；你又多么傲气！这说明，你受过很多痛苦……”

我站起身来，走到我那张大桌旁。叶莲娜仍旧坐在那张沙发上，若有所思地看着地面，小手拧着沙发边。她一声不吭。“她该不是因为我说了这话在生我的气吧？”我想。

我站在桌旁，无意识地翻开我昨天拿回来编写的几本书，渐渐地埋头于阅读。我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形，走过去打开一本书，不过随便翻翻，可是一看下去就把什么都忘了。

“您老在这里写呀写的，写什么呀？”叶莲娜悄悄走到桌旁，带着怯生生的微笑问道。

“随便什么，莲诺奇卡，样样都写。写了，人家就给我钱。”

“写报告？”

“不，不是写报告。”于是我就竭尽所能地向她解释，我在描写各种各样的人的各种各样的事；写好了就出书，这书叫小说。她非常好奇地听着。

“怎么，您写的都是真事？”

“不，虚构的。”

“您干吗要瞎编呢？”

“我说你呀，不妨先读读这本书；有一回，你不是看过吗。你会读书吧？”

“会。”

“那一看就明白了。这本小书是我写的。”

“您写的？我一定读……”

她心里好像有什么话很想跟我说，但又分明难以启齿，因此很激动。在她的问题里似有某种言外之意。

“您写书能挣很多钱吗？”她终于问道。

“这就要看运气了。有时候多，有时候分文没有，因为写不出来。这工作很难，莲诺奇卡。”

“那么说，您不是有钱人喽？”

“是的，我不是有钱人。”

“那我可以干活，帮助您……”她迅速瞥了我一眼，脸一下涨得通红，垂下了眼睛，接着又向我走近两步，突然伸出两手抱住了我，把脸紧紧地，紧紧地贴在我胸前。我诧异地望着她。

“我喜欢您……我并不傲气，”她说，“您昨天说我很傲气。不，不……我不是这样的……我喜欢您。只有您一个人爱我……”

但是她已泣不成声。一分钟后，眼泪夺眶而出，而且来势汹涌，就像昨天发病时那样。她跪倒在我面前，吻我的手和脚……

“您爱我！……”她重复道，“只有您一个人，一个人！……”

她伸出手，抽风似地搂紧我的双膝。她克制了这么长时间的整个感情，就像决了堤似的一下子倾泻出来，于是我开始懂得了一颗暂时纯洁地不让外露的心所表现出的这种奇怪的倔强，而且越倔，越死板，也就越强烈地要求一吐为快，于是这一切终于冲决出来，这时，这整个人便突然忘情地投身于这种对爱的渴望，内心充满了感激、眼泪和万般柔情……

她嚎啕大哭，终于哭到歇斯底里发作。我好不容易才掰开她搂住我的双手。我把她抱起来放在沙发上。她把头埋在枕头里又

哭了好久，好像不好意思抬起头来看我似的，但是她的小手紧紧抓住我的手，让我的手紧贴着她的心。

她慢慢地安静下来，但是仍旧不肯抬头看我。有两次，她的目光从我的脸上匆匆掠过，眼睛里含有那么多温柔、那么多胆怯而又重新藏而不露的感情。最后，她脸红了，对我嫣然一笑。

“你好受些了吗？”我问，“我的莲诺奇卡真多情，你这孩子也太让人可怜了，是吗？”

“不是莲诺奇卡，不是的……”她悄声道，她那小脸仍旧躲着我。

“不是莲诺奇卡？怎么会呢？”

“内莉。”

“内莉？为什么一定是内莉呢？不过，这名字很好听。既然你自己愿意，我以后就这么叫你得了。”

“妈妈就这么叫我的……除了她，从来没有人这么叫过我……而且我也不愿意人家这么叫我，除了妈妈……但是您可以叫；我愿意……我将永远爱您，永远爱……”

“一颗多情而又高傲的心，”我想，“我花了多大力气才得到你对我成了……内莉啊。”但是现在我已经知道，她那颗心将永远忠于我，至死不渝。

“我说内莉，”等她刚一平静下来，我就问道，“你刚才不是说只有妈妈一个人爱你，此外再没有别人了吗。难道你外公当真不爱你？”

“不爱……”

“可你在这里不是哭过他吗，记得吗，在楼梯上。”

她沉思少顷。

“不，他不爱我……他坏。”她脸上挤出一丝痛感。

“要知道，对他不能苛求，内莉。看来，他已经完全老糊涂了。他死的时候也像个疯子。我不是跟你说过他是怎么死的吗。”



“是的；但是他到最后一个半月才开始完全糊涂的。他常常一整天坐这里，如果我不来看他，他就会接连两天、三天地坐下去，不吃，也不喝。可是过去他要好得多。”

“过去指什么时候？”

“妈妈还没死的时候。”

“那么说，是你来给他送吃的和喝的啦，内莉？”

“是的，我送过。”

“你在哪拿的，布勃诺娃家？”

“不，我从来不拿布勃诺娃家的任何东西，”她声音发抖地、坚定地说。

“那你在哪拿的呢，你不是一无所有吗？”

内莉默然以对，面孔煞白；然后又紧盯着我看，看了好大一会儿。

“我上街讨钱……讨到五个戈比后就给他买个面包和一点鼻烟……”

“他竟让你去！内莉！内莉！”

“起先是我自己去的，没告诉他。后来他知道了，还自己催我，让我去。我站在桥上，向过往行人乞讨，他就在桥旁走来走去，等我；可是一看到人家给了我钱，他就向我冲过来，把钱抢走，倒像我要把钱藏起来，瞒着他似的，倒像我不是为了他才去求爷爷告奶奶似的。”

她边说边挖苦似的发出一声苦笑。

“这都是在妈妈死了以后的事，”她加了一句，“那时候他变得完完全全像个疯子了。”

“那么说，他很爱你妈妈喽？他怎么不跟她一起过呢？”

“不，他不爱……他坏，他不肯饶恕她……就跟昨天那坏老头一样，”她悄声道，几乎完全用低语，而且面色变得越来越苍白。

我打了个寒噤。整个小说的开场在我的想象中倏忽一闪。一个可怜的女人死在棺材匠家的地下室里，她的遗孤间或去看望诅咒过她妈妈的外公；一个神经失常的怪老头，在他的狗死后，在一家食品店里也已奄奄一息！……

“要知道，阿佐尔卡以前是妈妈的，”内莉突然说道，由于蓦地想起了某件往事在微笑。“外公过去很爱妈妈，妈妈离开他以后，他身边就只剩下妈妈的阿佐尔卡了。因此他才这么喜欢阿佐尔卡……他不宽恕妈妈，狗一死，他也就死了，”内莉板着脸又加了一句，笑容从她脸上倏忽消失。

“内莉，他过去是干什么的？”稍等片刻后，我问道。

“他过去很有钱……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她答道，“他曾经开过一家工厂……妈妈这么告诉我的。她起先认为我还小，因此没把情况全告诉我。她常常亲吻我，说道：到时候你什么都会知道的，可怜的、苦命的孩子！她老管我叫可怜的、苦命的孩子。有时候夜里，她以为我睡了（我睡不着，故意装睡），她老朝着我哭，边吻我边说：可怜的孩子、苦命的孩子！”

“你妈得什么病死的？”

“得痲病死的；现在都快六星期了。”

“外公有钱的时候，你还记得吗？”

“那时候我还没出生呀。还没生我以前，妈妈就离开外公了。”

“她跟谁走的？”

“不知道，”内莉回答，声音很低，仿佛若有所思。“她出国了，我是在国外生的。”

“国外？在哪儿？”

“在瑞士。我到过许多地方，到过意大利，到过巴黎。”

我很吃惊。

“你都记得，内莉？”

“许多事都记得。”

“你俄语怎么说得这么好呢，内莉？”

“还在国外的時候，妈妈就教我说俄语。她是俄罗斯人，因为外婆是俄罗斯人，而外公是英国人，但是也跟俄罗斯人差不多。半年前，我跟妈妈回到这里来以后，我就完全学会说俄语了。当时妈妈已经有病了。于是我们就变得越来越穷。妈妈老哭。起先她在这里，在彼得堡，拼命找外公，找了很久，老说她对不起他，而且老哭……哭得可伤心啦！当她打听到现在外公很穷时，哭得更伤心了。她还常常给他写信，可是他硬不回信。”

“妈妈为什么要回到这里来呢？就为了找外公吗？”

“不知道。我们在国外日子过得可舒心啦，”说时，内莉两眼发亮。“妈妈就一个人过，带着我。她有个男朋友，心很好，跟您一样……他还在国内的时候就认识她。可是他在国外死了，于是妈妈就回来了……”

“那么你妈是跟他一起私奔，离开外公的喽？”

“不，不是跟他。妈妈是跟另一个人私奔离开外公的，可那人把她给甩了……”

“那是什么人呢，内莉？”

内莉抬起头来瞥了我一眼，什么也没回答。她妈究竟是跟谁私奔的，她分明知道，而且说不定这人就是她父亲。甚至对我，一提到这人的名字，她就难过……

我不想刨根问底引起她痛苦。她的性格很怪，喜怒无常而又一触即发，但是她又极力把自己的冲动埋藏在心底；她很讨人喜欢，但又很傲气，令人可望而不可即。自从我认识她以来，尽管她全心全意地爱我，用一种最透亮、最明净的爱爱我，几乎把我摆在与她死去的母亲同等的地位（她甚至一想到她母亲就不能不痛苦）——尽管她很少向我敞开心怀，除了那天外，她也很少感到有跟我谈话的必要；甚至相反，总躲着我，对我讳莫如深。但

是那一天，长达几小时，她一面说一面痛苦地泣不成声，把她回忆中使她最激动、最痛苦的一切都告诉了我，我永远也忘不了这可怕的故事。但是她的主要故事还在后面……

这是一个可怕的故事；这是一个一度经历过幸福的弃妇的故事；她贫病交加，受尽折磨，众叛亲离；她可以指望的最后一个人——自己的生父，也对她闭门不纳。她父亲曾因她而受尽侮辱，后来又由于难以忍受的痛苦和凌辱丧失了理智。这是一个走头无路的女人的故事；她拉着她认为还是孩子的自己女儿的手，在寒冷而又肮脏的彼得堡沿街乞讨；这女人后来又接连好几个月躺在潮湿的地下室里奄奄一息，她父亲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都不肯宽恕她，直到最后一分钟他才猛然醒悟，急忙跑去宽恕她，可是他看到的已不是他爱她胜过爱世界上一切的女儿，而是一具冰冷的尸体。这是一个奇特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年迈昏聩的老人与他的小外孙女的神秘的、甚至近乎匪夷所思的关系；这外孙女虽小，但是已经明白他的苦衷，已经了解许多某些衣食无虞、生活优裕的人积数十年之经验都无法了解的东西。这是一个暗无天日的故事，在彼得堡阴沉的天空下，在这座大城市阴暗而又隐蔽的陋巷里，在那纸醉金迷、光怪陆离的生活中，在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愚钝中，在各种利害冲突中，在阴森可怖的荒淫无度，杀人不见血的犯罪中，在这由无聊而反常的生活组成的黑暗地狱里，像这类暗无天日而又令人闻之心碎的故事，却是那么经常地、不知不觉地、近乎神秘地层出不穷……

不过这故事还在后头……







# 第三部



## 第一章

夜幕早已降临，已是黄昏时分，直到这时，我才从阴森可怖的噩梦中清醒过来，想起眼前的事。

“内莉，”我说，“你现在有病，心情也不好，可是我却只能把你一个人留下，让你独自伤心流泪。我的孩子！请你原谅我，要知道，现在也有一个被别人所爱，却没有得到宽恕的人，她很不幸，蒙受了耻辱，而又众叛亲离。她在等我。现在，听了你讲的故事后，更使我觉得非马上见到她不可，如果我不能马上和立刻见到她，说不定我会急死的……”

我不知道内莉是不是听懂了我对她说的话。我所以焦躁不安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听了她的故事，二是我刚生过病；于是我急煎煎地去找娜塔莎了。天色已经很晚，我进她家的时候已经八点多了。

还在街上，还在娜塔莎住的那楼的大门口，我就注意到一辆带弹簧的四轮马车，我觉得这是公爵的马车。要上楼去找娜塔莎，必须从院子里进去。我刚踏上楼梯，就听到上面，高一段楼梯的地方，有个人正在小心翼翼地摸黑上楼，这人分明对这地方不熟悉。我想这人大概是公爵；但是我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想法。这个陌生人一面上楼，一面在骂骂咧咧地诅咒这段路，而且越往上爬，骂得越来越劲，越狠。不用说，这楼梯很窄，很脏，又陡，而且从来不点灯；但是从三楼开始的那样的破口大骂，我无论如何没法相信，这会出自公爵之口：正在上楼的那位先生骂起人来简直像马车夫。但是从三楼起就能看到灯光了；娜塔莎的门口点着一盏小小的路灯。直到门口我才追上这位陌生人，当我认出这



人正是公爵时，我简直惊讶极了。看来，他如此出乎意外地碰到我，感到非常不愉快。在最初一刹那，他并没有认出我来；但是他的整个脸骤然变了样。他先是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又霍地变得和蔼可亲而又笑容可掬，似乎大喜过望地向我伸出了两手。

“啊呀，是您呀！我刚才差点没跪下来祷告上帝，请他救苦救难，救我一命哩。您听见我骂街了吧？”

他说罢便开怀大笑。但是他脸上又忽地透出一副既严肃又关切的神态。

“阿廖沙怎么能让娜塔利娅·尼古拉耶芙娜住这样的房间呢！”他说道，连连摇头。“这些虽然都是鸡毛蒜皮，但也可以看出一个人。我真替他担心。他心好，有一颗高尚的心，但是却向您提供了一个例子：神魂颠倒地爱一个姑娘，却让自己所爱的女人住在这么一个狗窝里。听说有时候甚至连面包都没有，”他一面在寻找门铃拉手，一面低声加了一句。“我一想到他的将来，特别是安娜<sup>①</sup>·尼古拉耶芙娜的将来，如果她一旦成为他的妻子……我的脑袋就裂开了。”

他说错了娜塔莎的名字，居然没有发觉，因为找不到门铃，分明十分恼火。但是根本就没有门铃。我拉了拉门锁的把手，玛夫拉立刻给我们开了门，手忙脚乱地请我们进去。在不点大的外屋用道木板墙隔出了一间厨房，从开着的厨房门看进去，可以看到已经作了某些准备：一切都好像跟往常不一样，都擦洗过和清洗过了；炉子里生着火；桌上摆了一套新餐具。看得出来，正在等我们。玛夫拉急忙过来替我们脱大衣。

“阿廖沙在这里吗？”我问她。

“压根儿没来过，”她有点神秘地悄声道。

① 应为娜塔利娅。公爵把娜塔莎的名字说错了，足见不尊重娜塔莎，没把娜塔莎放在心上。



我们进去看娜塔莎。她屋里没有进行任何特别的准备；一切都是老样子。然而，她屋里一向十分整洁、十分美观，本来无须收拾。娜塔莎站在门前欢迎我们。她脸上病态的消瘦和异乎寻常的苍白，使我吃了一惊，虽然一刹那间在她那面如死灰的脸上也闪出了一抹红晕。她默默地、匆匆地向公爵伸出了手，明显地手忙脚乱和不知所措。她甚至连看也没看我，我站在那里默默地等待着。

“我这不是来了！”公爵友好而又快活地开口道，“我回来才几小时。这段时间，您一直没离开过我的脑海（他亲切地吻了吻她的手）——我翻过来覆过去地一而再，再而三地考虑您的问题！我有多少话要跟您说，想要一吐为快啊……好了，我们可以促膝长谈了！第一，我看，我那个糊涂虫还没到这儿来过……”

“对不起，公爵，”娜塔莎脸一红，有点慌乱地打断了他的话，“我有两句话想告诉伊万·彼得罗维奇。万尼亚，咱们去……说两句话……”

她抓住我的手，把我带到屏风后面。

“万尼亚，”她把我领到一个最暗的角落，悄声道，“你能不能原谅我呢？”

“娜塔莎，得啦吧，你说什么呀！”

“不，不，万尼亚，你总是原谅我，原谅我的次数太多了，但是要知道，任何忍耐总有个限度。我知道你永远不会不爱我，但是一定会认为我这个人忘恩负义，昨天和前天我对你就是忘恩负义的，只考虑自己，残忍……”

她突然泪如雨下，将脸紧贴在我的肩膀上。

“得了，娜塔莎，”我急忙劝慰她，“要知道，我病得很重，病了一夜：甚至现在，两条腿都站不稳，所以无论是昨天晚上还是今天，我都没能来看你，你却以为我生气了……我亲爱的朋友，难道我还不知道现在你心里在想什么吗？”




“那就好……这么说，像平常一样，你又原谅我了，”她说道，破涕为笑，紧紧握着我的手，把我的手都握疼了。“其余的咱们以后谈。我有许多话要跟你说，万尼亚。现在，咱们过去吧……”

“那快走，娜塔莎；咱俩这么突然地撇下他……”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会看到的，一定会看到的，”她对我匆匆地悄声道。“现在我已经知道了一切，不幸被我言中。罪魁祸首就是他。今晚就可以见分晓了。走！”

我没听懂，但是已经没时间问了。娜塔莎走出来见公爵时面容开朗。他还拿着礼帽站在那里。她笑容可掬地向他道歉，从他手里接过礼帽，亲自给他搬来一把椅子，于是我们仨就围坐在她的小桌旁。



“刚才说到我那糊涂虫，”公爵继续道，“我只见过他一面，也就一会儿工夫，而且还在街上，他正要上车去拜访季娜伊达·费奥多罗芙娜伯爵夫人。他行色匆匆，您想，分别四天后，他甚至都不肯站起来，下车陪我到屋子里去坐会儿。娜塔利亚·尼古拉耶芙娜，他现在还没来看您，而且我还先他而到，看来，这事全怪我；因为我今天不能去看伯爵夫人，所以我就利用这机会让他去替我办件事。但是，他立刻会来的。”

“他想必答应过您今天要来吧？”娜塔莎望着公爵，摆出一副十分老实的样子，问道。

“啊呀，我的上帝，他哪能不来呢；您怎么会问这话！”他注视着她，惊讶地叫道。“不过，我懂了：您在生他的气。他来得最晚，委实太不像话了。但是，我再说一遍，这全怪我。您就别生他的气啦。他不爱动脑子，是个糊涂虫；我决不护短，但是有些特殊情况，要求他现在不仅不能置伯爵夫人家于不顾，也不能丢开其他一些关系，而是恰恰相反，应当尽可能常去拜访。嗯，因为他现在大概已经跟您形影不离，把世界上的一切都置诸脑

后，那么，有时候我要差遣他去干一、两件事，至多也不过一两小时，那就只能请您多多包涵了。我相信，自从那天晚上起，他大概还一次都没去看过 K 公爵夫人，因此我感到不胜遗憾，方才竟没来得及问他！……”

我瞥了一眼娜塔莎。她脸上挂着一丝半含嘲弄的微笑，听着公爵的这一番高论。但是他又说得这么直率，这么自然。似乎不可能对他有丝毫怀疑。

“您竟当真不知道这几天他一次也没来看过我吗？”娜塔莎轻声而又安详地问道，仿佛在谈一件对她来说极其平常的事情似的。

“怎么！一次也没来过？对不起，您说什么呀！”公爵说，分明非常惊讶。

“您来看我是星期二深夜；第二天上午他顺道上我这儿来过一趟，就待了半小时，从那时起，我一次也没见过他。”

“但是，这不可能呀！（他越来越惊讶了。）我还以为他跟您形影不离呢，对不起，这太奇怪了……简直匪夷所思。”

“但是话又说回来，这是千真万确的，令人遗憾的是：我还特意等您光临寒舍，想跟您了解一下他到底在哪儿呢？”

“啊呀，我的上帝！要知道，他立刻就会到这里来的呀！但是，您告诉我的情况简直太使我吃惊了，我……不瞒您说，我原来认为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却没料到他会这样……这样！”

“瞧您那个惊奇样！我原以为您不仅不会感到惊奇，甚至早料到一定会这样的。”

“我早料到了！我？但是，我可以向您保证，娜塔利娅·尼古拉耶芙娜，我今天才看到他，而且就看到一会儿，此外，我也没向任何人问过他的情况；我感到奇怪的是您好像不相信我似的，”他把我俩看过来看过去地继续道。

“千万别这样想，”娜塔莎接口道，“我完全相信您说的是真





话。”

她又莞尔一笑，直视着公爵的眼睛，那神态简直使他如坐针毡。

“愿闻其详，”他尴尬地说。

“这是无须说得的。我说得很明白。他这人轻飘飘的，忘性又大——这，您是知道的。而现在一旦给了他充分自由，他就为所欲为了。”

“但是这样为所欲为是不可能的，这里一定有原因，等他来了，我一定要让他立刻把这事说清楚。但是使我最感到惊讶的是，您好像有什么事责怪我似的，其实这几天我压根儿就不在这里。话又说回来，娜塔利娅·尼古拉耶芙娜，我看，您对他很有气——这是可以理解的！您有这样做的一切权利，而且……而且……当然，头一个应当怪我，起码因为我头一个撞上您；不是这样吗？”他怒气冲冲地向我转过身来，面含嘲笑地继续道。

娜塔莎的脸刷的一下红了。

“对不起，娜塔利娅·尼古拉耶芙娜，”他神气地继续道，“我同意，这全怪我，怪我千不该万不该在咱俩相识之后的第二天就走了，而您的性格中，据我观察，多少有点疑心病，所以您就改变了对我的看法，再说促成这点的还有环境。我要是不走就好了——您就会更好地了解我了，加之，阿廖沙在我的监督下也就不会糊里糊涂，办事轻佻了。今天您就会听到我是怎么训他的。”

“实说了吧，您是想让他讨厌我。像您这么一个聪明人，我不相信您会当真以为，使用这样的手段会对我有所帮助。”

“您的意思该不是向我暗示，我是故意这样安排的，好让他讨厌您吧？您冤枉我了，娜塔利娅·尼古拉耶芙娜。”

“不管跟谁说话，我都尽量少用暗示，”娜塔莎回答，“相反，我一向尽可能地直来直去，说不定今天您就可以感受到这点了。我并不想冤枉您，也没这个必要，因为不管我对您说什么，您都



不会因我说了什么话见怪的。对于这点我有十分把握，因为我对我们的相互关系了解得一清二楚：您是不会认真对待这种关系的，不是吗？但是，如果我当真冤枉了您，我准备向您赔礼道歉，向您履行……一个主人应当做的一切。”

尽管娜塔莎说这话时口吻轻松，甚至半含戏谑，嘴上还挂着笑意，但是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样怒不可遏。现在我才懂得在这三天里她完全心碎了。她那谜一般的话，说什么她统统明白了，果然不出所料等等，把我吓坏了；这些话是直接对公爵说的。她改变了对他的看法，视他为敌——这是显而易见的。她分明把她跟阿廖沙关系上的种种失意和挫折统统归咎于他在丛中作祟，说不定她手中就有这方面的材料。我害怕他俩之间会突然吵起来。她那戏谑调侃的口吻太露骨了，也太不加掩饰了。她最后对公爵说的那几句话，说什么他决不会认真看待他们的关系的，因为她是主人，情愿向他赔礼道歉，她那形似威胁的许诺：这天晚上她就会向他证明她说话是直来直去的——这些话是如此尖酸刻薄，是如此直言不讳，凡此种种，公爵不可能听不懂。我看到他勃然变色，但是此公颇有自制力。他立刻装出一副他根本就没注意这些话，也没明白个中的真正涵义，不用说，打个哈哈也就搪塞过去了。

“千万别让我要求道歉！”他笑容满面地接口道，“我要的根本不是道歉，让一个女人道歉，也不符合我的为人之道。还在咱俩初次见面的时候，我就向您部分地说明我这人的性格，所以，我有一个看法，说出来您大概不会生我的气吧，再说这个看法是泛泛地针对所有女人说的；您大概也会同意愚见的，”他和蔼可亲地向我转过身来，继续道，“说白了吧，我发现女人性格中有这么一个特点，比如说吧，如果一个女人说错了什么或者做错了什么，她宁可后来，在事后，用千般温柔万般恩爱来弥补自己的过失，也不肯在眼下，在证据最确凿不过的时候承认自己错了，

并请求原谅。因此姑且假定您冤枉了我；但是现在，即眼下，我也故意不要您向我道歉；我认为还不如以后，当您认识到自己的错了以后，想……用千般温柔万般恩爱来对我弥补过失时候，对我更有利。您是那么善良，那么纯洁，那么娇艳欲滴，那么感情外露，我预感到，您一旦痛悔前非，肯定非常迷人。您先不用道歉，您还不如告诉我，今天我能不能够用什么办法来向您证明，我对您的所作所为远比您想象中的我要真诚得多和直率得多呢？”

娜塔莎的脸涨得通红。我也觉得公爵回答的口吻未免轻薄了点，甚至也太放肆了，是一种恬不知耻的调侃。

“您想向我证明，您对我是直来直去的，存心忠厚的，是吗？”娜塔莎摆出一副挑衅的姿态望着公爵，问道。

“是的。”

“如果是这样，鄙人有一事相求。”

“一定照办。”

“我的请求是：无论是今天还是明天，关于我，不要含沙射影地说任何话来使阿廖沙感到难堪。不要说任何话责备他忘了我；也不要说任何教训他的话。我希望看到他的时候就像我们俩之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要让他什么也看不出来。我需要这样。您能向我保证吗？”

“我非常乐意为您效劳，”公爵答道，“请允许我再向您说句掏心窝的话，我很少遇到什么人在处理这类事情上比您更明智、更有远见的了……但是，听，好像阿廖沙来了。”

果然从外屋传来了喧闹声。娜塔莎打了个寒噤，仿佛对什么事情已经准备好了。公爵则正襟危坐，静候下文；他定睛注视着娜塔莎。但是门开了，阿廖沙飞也似的跑了进来。

## 第二章

他正是飞也似的跑进来的，而且容光焕发，喜气洋洋。看得出来，这四天，他过得快活而又幸福。他脸上的表情似乎赫然写着，他有什么事要告诉我们。

“我这不是来了！”他向全屋庄严宣告，“我本该比谁都来得早。但是，你们马上就会知道一切，一切，一切的！爸爸，方才咱俩还没来得及说满两句话，而我有许多话要告诉你。他只有在称心如意的时候才允许我对他称呼你，”他又把话打断，对我说道，“真的，换了个时候，他就硬是不许！他的策略是不动声色：先开口对我说您。但是从今天起我希望他永远称心如意，我一定要做到这点！总之，这四天，我整个儿都变了，完完全全变了，我会原原本本地把一切都告诉你们的。不过这是后话，以后再说。现在先说最要紧的：我又看见了她！她！我们又见面了！娜塔莎，宝贝儿，你好，我的天使！”他说道，在她身边坐下，贪婪地亲吻她的手，“这几天我真是太想你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办不到，我没法面面俱到。亲爱的！你好像瘦了点，面色也显得有点苍白……”

他兴高采烈地用亲吻亲遍了她的双手，用他那双美丽的眼睛贪婪地看着她，好像怎么也看不够似的。我抬头望了一眼娜塔莎，从她的脸上可以看出，我俩所见略同：他完全是无辜的。再说，这个无辜的人什么时候会变得于心有愧呢？娇艳的红晕霎时布满了娜塔莎苍白的面颊，仿佛挤进她心脏中的血霎时都涌上了头部。她的两眼在闪闪发光，骄傲地瞥了一眼公爵。

“但是你……这么多天……到底上哪了呢？”她用克制的、时



断时续的声音问道。她呼吸沉重而又不均匀。我的上帝，她多么爱他呀！

“问题在于我真的好像在你面前于心有愧似的；我是说好像！不用说，我确实于心有愧，这，我自己知道，我来就因为我知道。卡佳昨天和今天都对我说，一个女人是不会原谅这种疏忽大意的（我们星期二在这里发生的事，她统统知道；我第二天就告诉她了）。我跟她争论，一再向她证明，我说这个女人叫娜塔莎，普天下也许只有一个人能够与她匹敌：这人就是卡佳；我到这里来，自然知道，在这场争论中我赢了。难道像你这样一位天使会不原谅我吗？‘他没来，一定有什么事使他来不了，决不是因为他不爱我了，’我的娜塔莎一定是这样想的！再说，怎能不爱你呢？难道可能吗？我整个儿的心都在想念你。不过我还是于心有愧！可是当你知道一切以后，你一定会头一个宣布我是无辜的！我这就原原本本地告诉你，我须要向你们大家一吐心曲；这也就是我到这儿来的目的。今天（曾有半分钟的空闲），我本想插翅飞来，为的是来匆匆地亲吻你一下，但是事与愿违：卡佳因有要事让我立刻上她那里去一下。这事还在我坐上马车之前，爸爸，你不是看见我了吗；这是另一次，当时我去看卡佳是她另有短笺相邀。要知道，现在我们的信差可忙啦，整天价从这家跑到那家地来回送信。伊万·彼得罗维奇，您的那封短信我昨天夜里才拜读，您在信里说的话完全正确。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分身乏术啊！于是我想：明天晚上我就可以证明我是无辜的了；因为今天晚上我不能不来看你，娜塔莎。”

“什么短信？”娜塔莎问。

“他去看过我，我自然不在家，于是他就在留给我的一封信中把我臭骂了一通，为的是我没有常常来看你。他骂得完全对。这是昨天的事。”

娜塔莎瞥了我一眼。

“既然你从早到晚都有时间待在卡捷琳娜·费奥多罗芙娜身边……”公爵开口道。

“我知道，我知道你要说什么，”阿廖沙打断他的话道，“‘既然你能去卡佳那里，那你就有加倍的理由到这里来。’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甚至还要补充一点：不是加倍的理由，而是一百万倍的理由！但是，第一，生活中常常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意料不到的事，把一切都弄乱了，搞了个底儿朝天。嗯，我也发生了这样的事。实话告诉你们吧，这几天我完全变了，从头到脚整个儿都变了；由此可见，确有要事！”

“啊呀，我的上帝，你倒是出了什么事呢！你就别卖关子啦！”娜塔莎叫道，微笑地看着阿廖沙那副心急火燎的样子。

他那样子确实有点可笑：他急于把什么都说出来；说起话来像打鼓点似的又快又急，全乱了套。他想一股脑儿把所有的话全说出来。但是他一面说一面始终没有松开娜塔莎的手，不停地把她的手凑到嘴边，好像怎么也亲不够似的。



“问题就在于我出了一连串的事，”阿廖沙继续道，“啊呀，诸位！我看见了什么，我做了什么，我认识了一些怎样的人啊！首先是卡佳：简直是个十全十美的女人！而在此之前我居然对她一无所知！当时，星期二，我曾经跟你谈到过她，娜塔莎——记得吗，我说的时候还那么兴高采烈，唉，即使当时，我对她也几乎一无所知。她一直对我藏着掖着，直到最近。但是现在我们彼此已经完全了解了。现在我跟她已经你我相称了。但是我还是从头说起吧：第一，娜塔莎，你不知道她对我说了你一些什么，因为我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三，把我们这里发生的事统统告诉她了……顺便提一下：我记起来了，那天上午，也就是星期三，我来看你的时候，我在你面前显得多蠢啊！你兴冲冲地迎接我，你一门心思想虑的全是我们的新情况，你想同我说说这一切；你心事重重，与此同时，又跟我打呀闹呀，我却故作正经，一副俨乎其

然的模样！噢，笨蛋！笨蛋！要知道，说真格的，我当时想要炫耀一番，吹嘘一通，因为我很快要做丈夫了，要做个正经八百的人了，我居然想在你面前吹嘘和卖弄，岂非太可笑了吗！啊呀，还用说吗，你当时曾经笑话我，我这是活该，活该受到你的嘲笑！”

公爵坐着默然不语，带着一种得意而又嘲弄的微笑望着阿廖沙。儿子表露的这种既浮躁而又可笑的观点，他似乎看了很高兴。整个这天晚上，我一直在用心观察他，并且坚信，他根本就不爱自己的儿子，尽管有人说他这个做父亲的太溺爱他了。

“见过你以后，我就去看卡佳，”阿廖沙滔滔不绝地说道，“我已经说过，我们仅仅在今天上午才彼此完全相知；这事怎么发生的，真奇怪……我都记不得了……几句热烈的言词，坦率陈述的几点感觉和想法，我们就心心相印，成了终身知己。你应当，应当认识她，娜塔莎！她对我说到你，说得多么好，多么中肯啊！她向我解释，说你对我来说是个无价之宝！渐渐地、渐渐地她向我说明了自己的一切想法和自己的人生观；这是一个非常严肃而又热情的姑娘！她讲到我们的天职，我们的使命，并说我们大家都应当为人类服务，因此，在这么五六个小时的谈话中，我们就完完全全心心相印了，最后我们就互相向对方起誓：永远保持友谊，我们要终生在一起，共同奋斗！”

“奋斗什么呀？”公爵诧异地问。

“我完全变了，父亲，当然这一切一定会使你感到奇怪，我早预感到你会品头论足地反对我的，”阿廖沙庄重地回答道，“你们都是讲究实际的人，你们有许多陈规陋习，既俨乎其然，又刻板守旧；你们对一切新事物，对一切年轻的、新鲜的东西都抱着不信任的、敌对的、嘲笑的态度。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是几天前你知道的那个我了。我成了另一个人！我敢于直面世界上的一切人和事。如果我知道我的信念是对的，我就要坚持到底，海枯石

烂，决不回头，只要我不迷路，不晕头转向，那我就是一个光明正大的人。这对我就足够了。今后你们爱说什么只管说去，我坚信自己是对的。”

“是吗！”公爵嘲笑地说。

娜塔莎不安地看了看我们。她替阿廖沙担心。他经常一说话就信口开河，忘乎所以，因而使自己处于很不利的地位，这，她是知道的。她不愿意看到阿廖沙在我们面前，特别是在他父亲面前，暴露他可笑的一面。

“你怎么啦，阿廖沙！这不是在谈玄之又玄的哲理吗，”她说，“一定是什么人教你的……你还是谈自己的事吧。”

“我是在说嘛！”阿廖沙叫道，“你知道吗：卡佳有两位远亲，大概是什么表亲吧，一位叫列文卡，另一位叫鲍林卡，一位是大学生，另一位则是普普通通的年轻人。她跟他俩有联系，而这两位简直是了不起的人。他俩几乎不去看望伯爵夫人，因为这是原则问题。当我和卡佳谈到一个人的天职、使命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的时候，她向我提到了他们俩，并且立刻给了我一封写给他们的短笺；我马上飞也似的跑去拜望他们。当天晚上我们仨就成了莫逆之交。那里有二十来个人，出身不一，有大学生，有军官，有画家；还有一位作家……他们都认识您，伊万·彼得罗维奇，就是说都拜读过您的大作，并且在将来对您寄予很大希望。这话是他们亲口对我说的。我告诉他们，我认识您，并且答应他们介绍您去跟他们认识。他们大家都像亲兄弟一样张开双臂欢迎我。初次见面，我就告诉他们，我很快就要结婚了；因此他们也就把我当作一个有家室的人看待。他们住在五层楼，紧挨着屋顶；他们尽可能地常常聚会，但大半在星期三，在列文卡和鲍林卡的住处。这全是一些富有朝气的年轻人；他们大家对全人类都抱着火热的爱；我们大家谈了我们的现在和将来，科学和文学，我们谈得那么好，那么直率和随便……上那儿去的还有一位中学生。他



们彼此相亲相爱，他们是多么高尚啊！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像他们这样的人！在此以前，我待的是什么地方啊？我看到过什么？我又是在什么思想影响下长大的？娜塔莎，只有你一个人跟我谈论过这一类问题。啊呀，娜塔莎，你一定要跟他们认识认识；他们已经认识卡佳了。他们谈到她的时候都十分敬佩，而且卡佳已经对列文卡和鲍林卡说过，等她一旦有权支配自己的财产，她一定立刻捐赠一百万做公益事业。”

“支配这一百万的人肯定就是列文卡和鲍林卡及其全体同伙喽？”公爵问。

“不对，不对；父亲，你这么说是可耻的！”阿廖沙热烈地叫起来，“我对你的想法表示怀疑！关于这一百万我们倒的确谈论过，而且讨论了很长时间：该怎么使用这笔钱？最后决定首先用于社会启蒙……”

“是的，在此以前我的确不完全了解卡捷琳娜·费奥多罗芙娜，”公爵仿佛自言自语地说道，仍旧带着原先的嘲弄的微笑。“然而，我对她曾经寄予很大希望，但是却没料到这……”

“什么这！”阿廖沙打断他的话道，“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难道这有点不合乎你们的处世之道？就因为至今还没有一个人慷慨解囊，捐赠过一百万，而她竟要慷慨捐赠？难道就因为这个吗？但是，既然她不愿依靠他人生活，那又怎么办呢；因为靠这几百万过日子，也就是依靠他人生活（我也是现在才明白过来的）。她想有益于祖国，有益于大众，她想为公益事业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关于慷慨捐赠一事，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但是一捐一百万，这就非同小可了！我曾经深信不疑的、备受人们赞颂的有利有节等等，又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你干吗这么看着我，父亲？好像你看到站在你面前的是个小丑，是个傻瓜似的！哼，当傻瓜又怎么样？娜塔莎，你最好听听卡佳对这事是怎么说的吧：‘要紧的不是头脑，而是指导这头脑的人的气质、心、高



尚的情操和修养。’但是，主要的是别兹梅金对此有一个天才说法。别兹梅金是列文卡和鲍林卡认识的一位朋友，而且，不瞒诸位，这是个人物，是个真真的天才！大概就昨天吧，他在谈话时提到：一个傻瓜一旦认识到自己是傻瓜，就已经不是傻瓜了<sup>①</sup>。说得对呀！这样的金玉良言在他那里几乎随时可以听到。他出口就是真理。”

“的确是句至理名言！”公爵说。

“你总是取笑人。但是，我从来就没有听你说过这一类话；也从来没有听你们那伙人说过这一类话。正好相反，你们那伙人总是把一切藏着掖着，贬低一切，以便使所有的身材，所有的鼻子务必要符合一定的尺寸，一定的规格——似乎这是办得到的。殊不知这样做比我们说的和想的要难办一千倍。可有人却管我们叫乌托邦！你真该听听他们昨天对我是怎么说的……”

“那你们说的和想的究竟是什么呢？你说吧，阿廖沙，我听来听去好像还没听明白似的，”娜塔莎说。

“一般说，导致进步、人道和爱的一切，我们都谈，都想；我们谈论这一切都是由当代的种种问题引起的。我们谈到新闻自由，谈到刚刚开始进行的改革，谈到对人类的爱，还谈到一些当代活动家；我们分析他们，读他们的著作。但是最主要的是我们互相保证，要彼此开诚相见，直言不讳地彼此说出有关自己的一切，不要怕难为情。只有开诚相见，只有直言不讳才能达到我们要达到的目的。特别努力希望做到这点的是别兹梅金。我把这事告诉了卡佳，她非常赞赏别兹梅金。因此我们大家在别兹梅金的领导下都保证一生光明磊落，坐得正，立得直，不管人家怎么说我们，怎么对我们品头论足，都不为所动，决不因我们的热情、我们的追求、我们的错误而感到羞耻，要一往无前。你倘若希望



<sup>①</sup> 据研究者称，这句话似在影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杜勃罗留波夫。

人家尊重你，那首先和最要紧的是你应当尊重你自己；只有这样，只有自己尊重自己，才能让别人尊重你。<sup>①</sup> 这话是别兹梅金说的，卡佳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总之，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共同的信念和一致的看法，并且决定先分头研究自己，然后再一起交流彼此的心得……”

“真是胡说八道！”公爵不安地叫道，“这个别兹梅金是干什么的？不，不能让这事这么下去……”

“不能让什么这么下去？”阿廖沙接口道，“我说父亲，为什么我现在要当着你的面说这一切呢？因为我想，我希望吸收你加入我们的圈子。我已经在那里替你打了保票。你笑啦，我早料到你会笑我的！但是你听我把话说完嘛！你心地善良，品德高尚；你会明白的。无非因为你不知道这些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人，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的情况罢了。姑且假定，这一切你都听说过了，也曾经研究过，你很博学；但是你没见过他们本人，没去过他们那儿，因此你又怎能对他们作出正确的评价呢！你仅仅是自以为知道他们。不，你得先到他们那儿去待一会儿，听听他们说什么，那时候——那时候我敢替你打保票，你一定会成为我们的人的！而最要紧的是，我想使用一切手段使你得以在你恋恋不舍的那伙人里面免遭毁灭，使你幡然悔悟，抛弃你的信念。”

公爵一言不发并且带着一种十分刻薄的嘲笑听完了这个奇谈怪论；他脸上一副刻薄的表情。娜塔莎以一种毫不掩饰的憎恶观察着他。他看到了这个，但不动声色。但是，阿廖沙一说完，公爵就猛然放声大笑。甚至仰靠在椅背上，仿佛忍俊不禁，无法控制自己似的。但是这笑声完全是做作。看得太清楚了，他之所以发笑，完全是为了狠狠地羞辱一下自己的儿子。阿廖沙果然十分难受；他的整个脸都显得异乎寻常地伤心。但是他仍旧耐心地等

① 以上的话也是对杜勃罗留波夫说过的话的讽刺性模拟。

待父亲那乐不可支的表演结束。

“父亲，”他伤心地开口道，“你取笑我这又何苦呢？我对你是直言不讳和坦诚相见的。如果，在你看来，我说的净是傻话，你开导我不就成了吗，何必取笑我呢。再说你取笑的又是什么呢？你取笑的是我现在视为神圣、高尚的东西！好吧，就算我误入歧途，就算这一切都不对，都是错的，就算我是个傻瓜，你已经不止一次地这样称呼过我了；但是，我即使误入歧途，那我也是真诚的和光明正大的；我并没有辱没自己的贵族门第。我为崇高的思想而感到振奋。即使这些思想是错误的，但是产生这些思想的基础却是神圣的。我刚才对你说过，你和你们那伙人还没有说过这一类足以指导我，足以让我跟你们走的话。倘若这些思想不对，你可以反驳呀，你说点什么比他们更高明的话给我听听，我就跟你走，但是请你不要取笑我，因为这使我十分伤心。”

阿廖沙说这番话的时候襟怀坦白，而且带有强烈的自尊心。娜塔莎同情地注视着他。公爵甚至诧异地听完了儿子的表白，立刻改变了自己说话的腔调。

“我丝毫没有侮辱你的意思，我的孩子，”他答道，“相反，我替你感到惋惜。你准备在人生中迈出这样的一步，我看，你也该自己动动脑子了，别像个愣头青似的。这就是我的想法。我笑是无意的，丝毫没有侮辱你的意思。”

“那么，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呢？”阿廖沙痛心地说道，“为什么我早就感到你对我心怀敌意，对我冷嘲热讽，全无父子之情呢？为什么我感到，如果我换了是你，决不会像你现在对我这样，公然取笑和侮辱自己的儿子呢。我说这样吧：咱们现在就摊开来说个明白，马上就说，一了百了，再不要留下丝毫误解。而且……我要有一说一，决不隐瞒：我进来的时候，我感到这里也发生了某种误解；我没料到会遇到你们在一起，你们全在这里，而且是这副模样。难道不对吗？如果是这样，倒不如各人都

把自己的感觉说出来，好吗？只有开诚布公才能防患于未然！”

“你说吧，说吧，阿廖沙！”公爵道，“你刚才的建议提得很水平，说不定就应当这么开头，”他瞥了一眼娜塔莎，加了一句。


“我要完完全全地开诚布公，不过请你不要生气，”阿廖沙开口道，“你自己愿意这样，是你自找的。那你就听着。你同意我和娜塔莎结婚；你把这幸福给了我们，为此你克服了自己的偏见。你宽宏大量，而且我俩都高度评价你的这一高尚行为。但是你现在为什么又喜滋滋地不断向我暗示，我还是个可笑的孩子，根本不适合做丈夫呢。此外，你似乎还想在娜塔莎面前取笑我，贬低我，往我脸上抹黑。你只要能够抓住什么，暴露我的可笑的一面，你总是特别高兴；这，我不是现在才注意到，而是已经发现很久了。不知道因为什么你好像极力要向我们证明，我俩的婚姻是可笑的、荒唐的，我俩根本不般配。说真格的，你好像自己都不相信你为我们作的安排；你似乎把这一切都看成是玩笑，是个有趣的异想天开，是一出可笑的滑稽剧……我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仅仅根据你今天说的话。我在那天晚上，即星期二，当咱俩离开这里回到你那里去以后，我听到你的几个奇特的说法，使我十分惊讶，甚至使我很伤心。星期三，你临走的时候，又对我们俩现在的状况作了某些暗示，你也说到了她——倒不是出口伤人，而是相反，但是总有点异样，跟我想从你嘴里听到的不大一样，有点过于轻薄，有点缺乏爱，对她不很尊重……这情况很难说清楚，但你说话的口吻是清楚的；我的心感觉到了。如果我说错了，请明示。请解除我的疑虑，给我……给她以鼓励，因为你也使她伤透了心。我进来的时候一眼就看出了这点……”

阿廖沙说这番话的时候，口气热烈，态度坚定，娜塔莎喜形于色地听着他，神情十分激动，面孔像着了火似的，她在他说话

的过程中有两三次自言自语地喃喃道：“是的，是的，是这样！”公爵显得很尴尬。

“我的孩子，”他答道，“我当然记不住我对你说过的所有的话；但是你这样来理解我的话就十分奇怪了。我将竭尽所能消除你的所有疑虑。我方才笑也是可以理解的。不瞒你说，我甚至想用这笑来掩饰我内心的痛苦。现在我一想到你很快就要做丈夫了，总觉得这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荒唐的，请恕我直言，甚至是可笑的。因为我笑，你指责我，我要说，这一切全由你而起。我也有错：也许最近以来我对你注意不够，因此直到现在，直到今晚，我才清楚你会做出怎样荒唐的事来。如今我一想到你跟娜塔利娅·尼古拉耶芙娜的将来，我就不寒而栗：我太性急了；我看到你们俩太不相同了。任何爱情都会过去的，而彼此的差异却会永远存在。现在，我且不说你的将来，但是你想想，如果你仅有好的愿望，那你非把娜塔利娅·尼古拉耶芙娜连同你自己一起给毁了不可！瞧你方才谈了整整一小时，谈论对人类的爱，谈论高尚的信念，谈论你所结识的一些正人君子；可是你倒问问伊万·彼得罗维奇，方才我俩在这里糟糕透顶的楼梯上，爬上四楼，停在这儿门口的时候，我对他说了些什么？亏了上帝保佑，才保全了我们的两条命和四条腿。你知道吗，当时什么思想立刻出现在我的脑海？我感到奇怪，你对娜塔利娅·尼古拉耶芙娜爱得这么深，怎么能容忍让她住在这样的房间里？你怎么就没想到，如果你没钱，如果你没能力履行自己的义务，你就没资格做一个丈夫，你就没资格承担任何责任。光有爱情是不够的；爱情必须用行动来证实；而你是怎么来考虑问题的呢：‘哪怕跟我一起受罪，这日子你也得跟我一起过’——要知道，这是不人道的，也是不高尚的。侈谈什么博爱，兴高采烈地侈谈什么全人类问题，与此同时却对爱情犯了罪而不自觉——这简直匪夷所思！娜塔利娅·尼古拉耶芙娜，请您不要打断我的话，让我把话说完；我感到太





痛心了，我要全说出来。阿廖沙，你刚才说，这些天来，你沉湎于一切高尚的、美好的、光明正大的大事，你还指责我，说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就没有这种追求，而只有干巴巴的世事洞明和人情练达。试看：一面在追求崇高的、美好的东西，另一方面却在星期二这里发生的种种事情之后，接连四天忽略了你似乎应该视作世界上无价之宝的那个姑娘！你甚至承认你同卡捷琳娜·费奥多罗芙娜争论过，说娜塔利娅·尼古拉耶芙娜非常爱你，她是那么宽宏大量，她肯定会原谅你的疏忽和有失检点的。但是你有什么资格指望得到这样的宽恕，并且还敢于跟别人打赌呢？难道你竟一次也没有想到，这些天来你促使娜塔利娅·尼古拉耶芙娜产生多少痛苦的想法，多少怀疑和猜疑啊？难道说就因为你在哪里沉湎于什么新思想，你就有资格忽略你的最重要的义务吗？娜塔利娅·尼古拉耶芙娜，请原谅我违背我刚才的诺言。但是现在的事比这诺言更严肃：您自己会明白这道理的……阿廖沙，你知道吗，我遇见娜塔利娅·尼古拉耶芙娜的时候，她正处在这样的痛苦中，这是可以理解的，你把这四天变成了对于她怎样的一座地狱啊！而这四天，本来应当成为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一方面是这样不负责任的行为，另一方面却是空话，连篇的空话……难道我说得不对吗。你干了这一大堆荒唐事之后，居然好意思责备我？”

公爵说完了。他甚至非常欣赏自己的口才，喜形于色，并不掩盖。当阿廖沙听到娜塔莎这些天来非常痛苦时，他又心疼又伤心地瞥了她一眼，但是娜塔莎已经拿定了主意。

“得啦，阿廖沙，别伤心啦，”她说，“人家还不如你呢。你坐下，先听听，我现在有话要对令尊说。是了结的时候了！”

“请道其详，娜塔利娅·尼古拉耶芙娜，”公爵接口道，“劳您大驾了！我已经两小时洗耳恭听这一大堆哑谜了。简直让人受不了，我承认，在这里受到这样的接待，是我始料所不及的。”

“也许吧，因为您想用花言巧语来迷惑我们，让我们看不出您的秘密打算。对您有什么好解释的！您心里全知道，全明白。阿廖沙说得对。您最希望的就是拆散我俩。星期二，在那天晚上之后，这里将会发生什么，你心中早就一清二楚，早就了如指掌，早就估计到了。我已经对您说过，您无论对我，还是对您导演的这出所谓提亲，都是不严肃的。您在跟我们开玩笑；您在耍我们，您心中自有您的良苦用心。您要的这一套还真灵。阿廖沙说得对，他指责您把这一切都看成一出滑稽戏。您不应该苛责阿廖沙，相反应该高兴才是，因为他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做了您希望他做的一切；说不定甚至还超出了您的想望。”

我惊讶得目瞪口呆。我早料到今晚一定会出现某种悲剧性的急转直下。但是娜塔莎太不客气的开门见山以及她言语间那毫不掩饰的轻蔑口吻，却使我惊愕到了极点。我想，由此可见，她的确知道了什么，而且断然决定从此跟公爵一刀两断。说不定她甚至还焦急地等候公爵的到来，以便直陈胸臆，向他一下子说出一切。公爵的脸微现苍白。阿廖沙的脸上则流露出一副天真的恐惧和焦急的期待。

“您别忘了您刚才责怪我的是什么！”公爵叫道，“您应当好好想想您说的究竟是什么，多少想想嘛……真是莫名其妙。”

“啊！那么说，您不愿意我仅仅点到为止喽，”娜塔莎说，“连他，连阿廖沙对您的看法也与我相同，我跟他并没商量，甚至没见过面！连他也觉得，您在卑鄙无耻地耍我们，而他是把您当作天神般爱您，相信您的。您并不认为有必要必须对他谨慎些、狡猾些；您满心以为他决不会识破您的伎俩。但是他有一颗敏锐、温柔和多情善感的心，正如他所说，您的话以及您说话的口吻，已经深深地印在他的心坎上了……”

“简直，简直莫名其妙！”公爵一再重复道，并装出一副非常吃惊的模样望着我，仿佛要我替他作证似的。他很生气，也很烦



躁。“您太多疑了，犹如惊弓之鸟，”他对她继续道，“您无非出于嫉妒卡捷琳娜·费奥多罗芙娜罢了，因此您就诬罪于全世界，而我则首当其冲……让我把心里想说的话全说出来吧：您这人的脾气太古怪了……这么吵吵闹闹，哭哭啼啼的，我不习惯；要不是事关我儿子的利益，您这么撒泼，我在这里连一分钟也待不下去……我仍旧在等待，您的话能否惠予澄清？”

“那么说，尽管您对这一切一清二楚，您还是固执己见，不愿意我仅仅点到为止吗？您一定要我把所有的话一股脑儿全说出来吗？”

“我想要您做的正是这个。”

“好吧，那您就竖起耳朵听着，”娜塔莎叫道，两眼燃起了怒火，“我把一切的一切全说出来！”

### 第三章

她站了起来，开始站着说话，因为激动都没有发觉这点。公爵听着听着也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整个场面变得十分庄严肃穆。

“请您自己想想您在星期二说过的话吧，”娜塔莎开口道，“您说：我需要钱，需要平坦的道路，需要上流社会的地位——记得吗？”

“记得。”

“好，就为了这个，为了得到这笔钱。为了得到正在从您手里溜走的所有这些成就，星期二您才枉驾光临寒舍，异想天开地前来提亲，您认为开一次这样的玩笑就能帮助您捉住正在从您手里溜走的东西。”

“娜塔莎，”我叫道，“你想想，你在说什么呀！”

“开玩笑！如意算盘！”公爵摆出一副自尊心受到极大损害的模样，一再重复道。

阿廖沙伤心欲绝地坐在那儿看着，几乎一点也听不懂。

“是的，是的，别打断我的话，我发誓要把心里的话全说出来，”娜塔莎怒气冲冲地继续道，“您总该记得：阿廖沙曾经不听您的话。有整整半年时间，您一直在他身上下功夫，让他离开我。他没有向您屈服。蓦地，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时不我待。错过这机会，未婚妻呀，钱呀，主要是钱，整整三百万卢布陪嫁，就会从您的手指下面溜走了。只剩下一个办法：让阿廖沙爱上那个您看中给他做未婚妻的姑娘；您满以为，他一旦爱上了，说不定就会疏远我……”

“娜塔莎，娜塔莎！”阿廖沙伤心地叫道，“你说什么呀！”

“于是您就这么做了，”她没有因为阿廖沙的喊叫而停下来，继续道，“但是这时又出现了与过去同样的情况，一切本来可以如愿以偿，可是我又使这事功亏一篑！只有一样可以给您以希望：您是一个老于世故和老谋深算的人，说不定您当时就发现了，阿廖沙有时候似乎对昔日的眷恋厌倦了。您不可能没有注意到，他开始不把我放在心上了，跟我在一起觉得无聊了，他会接连五天不来看我。他说不定会彻底嫌弃，并且抛弃我，可是这星期二，冷不防，阿廖沙采取了断然行动，把您完全弄懵了。您怎么办呢！……”

“对不起，”公爵叫道，“正好相反，这事……”

“让我说下去，”娜塔莎固执地打断了他的话，“那天晚上您就问自己：‘现在怎么办呢？’——于是您决定：就让他娶我好了，然而并非当真，不过随便说说，给他个安慰。您想，婚期可以任意拖延，拖多长都行；到时候他就会另有新欢；您注意到了这点。于是您的全部打算就建筑在这个另有新欢上了。”

“想入非非的爱情故事，”公爵悄声道，仿佛在自言自语，



“独处空闺，想入非非，爱情小说读多了！”

“是的，您的全部打算就建筑在这个另有新欢上了，”娜塔莎又重复了一遍刚才说过的话，没有听见，也不去理会公爵刚才说的话，整个人处在激动的狂热中，而且越说越激动，“若要另觅新欢，现在正是机会难得！要知道，还在他不知道这位姑娘的所有美德之前，这新欢就开始滋长了！那天晚上，当他向这姑娘畅所欲言，告诉她，说他不能爱她，因为他的天职和另有所爱不许他这样做，就在那一分钟里，这姑娘突然在他面前显示出那么多高尚的情操，对他以及她的情敌显示出那么多的同情，那么多发自内心的宽容，过去，他虽然也相信她心地很美，但是她的心灵居然会这么美，却是他始料所不及的！当时他就来找我，说来说去都是说她；她给他的印象太深了。是的，第二天，他情不自禁地感到非得再去看看她这个十全十美的人不可，哪怕仅仅为了感谢呢。再说又为什么不能去看她呢？要知道她，过去那人儿已经不再痛苦了，她的命运已经决定了，他将跟她白头偕老，而现在不过是一小会儿罢了……如果娜塔莎连这么一小会儿都要嫉妒，那她岂不是太不近人情了吗？于是他不知不觉从这个娜塔莎那里夺走的就不是一小会儿了，而是一天，两天，三天了。与此同时，在这段时间里，这姑娘却以一种完全意料不到的新面貌出现在他面前；她是这样高尚，这样热心于公益事业，与此同时，她又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在这点上她与他的性格是这样相似。他俩互相发誓，要保持友谊，要亲如兄妹，要一辈子不分离。‘在这么五六个小时的谈话中’，他的整个心扉都为新的感受敞开了，他的心整个儿被征服了……您满以为这一天总将到来，他会把自己的旧情与自己的刚刚得来的新感受作一番比较：在旧情中，一切都是熟悉的，千篇一律的；在旧情中，大家都那么严肃，对他那么苛求；在旧情中，人家老骂他，为他而争风吃醋，看到的净是眼泪……即使也跟他打闹，那也不是平等相待，而是

跟哄孩子似的……主要是：一切都是老一套，都是已经熟悉的……”

眼泪和喉头痛苦的抽搐，使她一时喘不过气来，但是娜塔莎还是暂时克制住了。

“以后会怎样呢？以后就由时间来决定了；要知道，跟娜塔莎的婚礼并没有规定马上要举行呀；有的是时间，一切都会变的……而在这事上起作用的还有您的告诫、暗示、开导和巧舌如簧……甚至还可以诽谤一下这个让人恼火的娜塔莎呀；可以把她诋毁一番，至于……这一切将如何解决——我不知道，但是您肯定会胜利的！阿廖沙！请不要怪我，我的朋友！不要说我不懂得你的爱，我对它不够珍惜。你现在还在爱我，这我知道，我也知道此时此刻你可能并不理解我的抱怨。我知道我现在把一切和盘托出，做得非常非常不好。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就因为这一切我统统了解，而且越来越爱你了……爱得……神魂颠倒！”

她伸出手来，捂住脸，跌坐在圈椅上，像孩子般失声痛哭。阿廖沙一声惊呼，向她冲了过去。他看到她流泪，也总是眼泪汪汪。

她的失声痛哭好像倒帮了公爵的大忙：娜塔莎在这长篇说明中所表露的一片痴心，她对他的尖锐抨击（哪怕出于礼貌也应当表示不悦），这一切现在却可以明显地归结为由嫉妒而产生的疯狂冲动，归结为被愚弄的爱情，甚至可以归结为一种病态。甚至应该表现出同情才是……

“不要难过啦，把心放宽些，娜塔利娅·尼古拉耶芙娜，”公爵安慰道，“这一切都是一时想不开，想入非非，独守空闺的缘故……您对他有失检点异常恼怒……但是，要知道，对他来说，无非是有失检点而已。您方才特别提到最主要的事实，即星期二发生的事，本应向您证明他对您的一片痴心，而您却适得其反，认为……”

“噢，您别说啦，起码现在别折磨我啦！”娜塔莎伤心地哭着打断他的话道，“我的心已经告诉了我一切，而且早就告诉了我！难道您以为我就不明白，他的旧情已经‘俱往矣’吗……这里，在这间屋子里，我独自一人……当他撇下我，把我忘了的时候……这一切我全都感受到了……一切我都思前想后地考虑过了……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并不怪你，阿廖沙……您骗我又算得了什么呢？难道您以为我就不曾试着自己骗自己吗？……噢，有多少次，多少次啊！难道我就不曾仔细倾听过他说话的每个声音吗？难道我就不曾学会根据他的脸部表情，根据他的眼神来判断一切吗？……一切的一切都俱往矣，一切都被埋葬了……噢，我的命真苦啊！”

阿廖沙跪在她面前，哭。

“是的，是的，都是我不对！都是因为我！……”他痛哭流涕地反复道。

“不，你甭怪自己，阿廖沙……这，另有其人……我们的死对头。这是他们……他们在作祟！”

“但是，对不住得很，”公爵略显不耐烦地开口道，“您根据什么把这些……罪过硬加到我头上来呢？这不过是您的猜测，毫无根据……”

“根据！”娜塔莎从圈椅里迅速站起身来，叫道，“给您根据，您这个笑里藏刀的人！您到这里来提亲，是因为您舍此别无他法，不能不这样做！您必须使令郎宽心，麻痹他，使他不受到良心的谴责，让他有可能更自由、更心安理得地完全投身于卡佳的怀抱；您不这样做，他就会老想着我，不肯听从您的摆布，而您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怎么，难道这不对吗？”

“我承认，”公爵脸上挂着挖苦的微笑答道，“倘若我想骗您，我倒真会这么考虑的；您很有点……小聪明，但是这必须拿出证据来，然后才能用这样的责难对他人横加侮辱……”

“拿证据！您想让他甩掉我，您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是证据吗？一个人为了跻身上流社会，为了金钱，不惜教导自己的儿子无视和玩弄自己应尽的义务——这种人只会使他堕落！你方才对楼梯，对糟糕的住房说什么了？不是你取消了过去一直都给他的津贴吗？其目的就是为了利用贫穷和饥饿迫使我俩分手！就是因为您，才有这住房和这楼梯，可现在您却责备起他来了，十足的两面派！那天晚上，您突然冒出一股热情，突然冒出一大堆非您所有的全新的观点——这又从何而来呢？您究竟因为什么突然需要起我来了呢？这四天，我一直在这里走来走去；我把一切都翻来覆去地考虑过了，一切都掂量过了，掂量了您说过的每句话，您脸上的每个表情，我于是坚信不疑，这一切都是佯装的，是开玩笑，是演戏，真是欺人太甚，卑鄙下流而又廉耻丧尽……要知道，您的为人我是知道的，早就知道了！每当阿廖沙从您那儿回来，我从他脸上就可以猜出您究竟对他说了一些什么和提醒了他一些什么；您对他施加的一切影响我都研究透了！不，您骗不了我！说不定您心里还有什么鬼主意，也许我现在还没把主要的东西说出来；但是这无所谓！您骗了我——这才是主要的！我要向您当面说明的也正是这话！……”

“就这些？这就是全部证据？但是您想想，您这气疯了的女人：我这个一反常态的举动（正如您对我星期二的求亲所称呼的那样）倒反过来捆住了我的手脚，使我寸步难行。我这样做实在太冒失了。”

“究竟，究竟是什么东西捆住了您的手脚呢？在您看来，骗我又算得了什么？欺负一个姑娘又有什么大不了！要知道，她不过是个跟人私奔的苦命的姑娘，连父亲都不要她了，她无依无靠，自己败坏了自己的名声，道德堕落！跟她客气，她配吗！只要这个玩笑对我有好处，哪怕一丁点好处也成！”

“您自己把自己放在什么地位了，娜塔利娅·尼古拉耶芙娜，



您想想！您硬说我侮辱了您，但是，要知道，这侮辱很重大，也很丢人现眼，这倒使我不明白了，怎么可以无中生有地假定有这种事，更不必说坚持这一看法了呢。请恕我直言，除非您信口雌黄惯了，才会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地血口喷人。我倒有权责备您，因为您挑唆我的儿子起来反对我：即使他现在并没有站出来为您而反对我，他的心也是反对我的……”

“不，父亲，不，”阿廖沙叫道，“我没有站出来反对你，那是因为我相信你不可能侮辱她，而且我也没法相信可以这么侮辱一位姑娘！”

“您听见啦？”公爵叫道。

“娜塔莎，都是我不好，不能怪他。这样说是罪过的，太可怕了！”

“听见啦，万尼亚？他倒责怪起我来了！”娜塔莎叫道。

“够啦！”公爵说，“这种令人痛心的场面应该结束了。因妒火中烧而产生的这种盲目而又强烈的冲动，倒使我对您刮目相看了，看透了您的性格。我算领教了。我们太性急了，真是太性急了。您侮辱了我甚至都没有发现；对您来说，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太性急啦……太性急啦……当然，我说话是算数的，但是……我这当爸爸的也希望我儿子幸福……”

“您说过的话想不算数了，”娜塔莎忘乎所以地大叫，“您很高兴能抓住这样的机会！但是您放心，还在两天前，在这里，我独自一人，就拿定了主意，解除他承诺的这桩婚事，我现在要当着大家的面重申这一决定。我谢绝这门亲事！”

“说不定您想利用这办法重新唤起他过去的一切不安、责任感、‘为自己应尽的义务感到内疚’（您方才就是这么说的）吧，这样您就可以照旧把他跟您拴在一起了。要知道，这是根据您的理论推断出来的呀；所以我才这么说；但是够啦；时间会说明一切的。我要等您比较心平气和了，再跟您表明我的心迹。我希

望，我们的关系总不致于彻底决裂吧。我也希望您能学会较好地评价我。今天我本来想告诉您我对您的双亲的处理方案，您将会从中看到……但是够啦！伊万·彼得罗维奇！”他走到我面前，补充道，“能跟足下进一步结识，我感到现在比任何时候更珍贵，更不用说鄙人有心于此久矣。希望您能理解我。我不日将登门拜访；足下能惠予首肯否？”

我鞠了一躬。我心里感到，现在我已不能回避同他结识了。他握了握我的手，向娜塔莎默默一鞠躬，然后带着一副自尊心受到损害的模样走出了房门。

## 第四章



有好几分钟，我们大家都一言不发。娜塔莎若有所思地坐着，凄楚而忧伤。她好像一下被压垮了似的。她两眼直视前方，抓住阿廖沙的一只手，仿佛出神似的什么也看不见。阿廖沙还在泪眼婆娑地伤心哭泣，间或好奇而又胆怯地看看她。

他终于开始怯生生地安慰她，央求她不要生气，说什么都是他不好；看得出来，他很想替父亲开脱，而且心心念念地老想着这事；他有好几次想开口说话，但又不敢明明白白地说出来，怕再惹娜塔莎发火。他向她发誓永远爱她，决不变心，又热烈地替自己对卡佳的好感辩护；一再说，他之爱卡佳，不过是把她当作妹妹，当作一个可爱的好妹妹罢了，他总不能完全不理她吧，如果他这样做，既没有礼貌，也太狠心了，他还一再劝娜塔莎，如果她能认识卡佳，她俩一定会一见如故，永不分离的，到时候她也就不会有任何误解了。他一想到这点就眉飞色舞。这个小可怜倒是一点没撒谎。他不明白娜塔莎到底担心什么，总之他压根儿



就没听懂，方才她对他父亲究竟说了些什么。他听懂的只有一点，他俩吵架了，正是这个像块石头似的压在他心头，使他特别难受。

“我对令尊这么不客气，你不怪我吧？”娜塔莎问。

“我哪会怪你呢？”他以一种痛苦的感情回答道，“我是造成这一切的祸根，都怪我不好！是我惹你发这么大火；而你在气头上就怪起他来了，因为你想替我开脱；你总是帮我说话，可是我不配。必须找出替罪羊，于是你就以为是他。而他，真的，他是无辜的！”阿廖沙叫道，越说越起劲。“他到这里来哪会是因为这个呢！他哪会有这种想法呢！”

但是，他看见娜塔莎以一种悲哀和责备的神情望着他，他又立刻害怕了。

“好，我不说，不说了，请你原谅我，”他说，“我是这一切的祸根！”

“是的，阿廖沙，”她感情沉重地继续道，“现在他从我们中间走了过去，破坏了我们的整个安宁，今生今世我们都不会有安宁了。过去，你相信我总是超过相信任何人，现在，他却把对我的怀疑和不信任注入了你心中，你开始怪我了，他把你的心的一半从我这里拿走了。一只黑猫从我们中间跑过去了<sup>①</sup>。”

“别这样说，娜塔莎。你干吗说‘黑猫’呢。”他听到这话后伤心起来。

“他用假仁假义和虚假的宽宏大量把你引诱过去了，”娜塔莎继续道，“现在，他会变本加厉地让你对我产生反感的。”

“我向你起誓：不会的！”阿廖沙更加热烈地叫道，“他说‘我们太性急了’是说的气话——你会亲眼看到的，到明天，就这两天吧，他会醒悟过来的，如果他真有气，当真不同意咱俩的

① 西俗：指两人发生了齟齬和不和。

婚姻，那我向你起誓，我决不听他摆布。说不定，我就有这个勇气……你知道谁会帮咱俩的忙吗，”他一想到这事便霍地兴高采烈地叫道，“卡佳会帮咱俩的！你会看到的，你会看到的，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人呀！你会看到，她是不是想做你的情敌，把咱俩拆开！你方才说，我是那种婚后第二天就会喜新厌旧的人，你这话说得多没道理啊！我听到这话后心里有多难过啊！不，我不是那种人，即使我常常去看卡佳……”

“好啦，阿廖沙，你什么时候想看她尽管去看好啦。我方才说的并不是这事。你没完全听懂。你跟谁在一起都成，只要你幸福。我不能要求你的心给我超过它能够给的东西……”

玛夫拉进来了。

“怎么啦，要不要上茶？茶炊都开两小时了，可不是闹着玩的；十一点了。”她问这话时，态度粗鲁，火气很大；看得出来，她心情很不好，在生娜塔莎的气。问题在于，这几天来，从星期二开始，她就欢天喜地，因为她家小姐（她非常爱她）就要出嫁了，她已经嚷嚷得整座公寓都知道了，无论是周围的街坊，还是卖东西的小铺，乃至看门人，几乎无人不知。她大吹大擂和得意洋洋地说，公爵是一位重要人物，是将军，而且非常有钱，居然亲自登门向她的小姐求亲，而且这事是她玛夫拉亲耳听见的，可是忽然间，现在，一切都灰飞烟灭。公爵气冲冲地走了。茶都没上，不用说，这全怪小姐不好。玛夫拉听见了，她跟他说话时态度一点也不恭敬。

“也好……你上吧，”娜塔莎回答。

“那么，冷盘上不上呢？”

“嗯，冷盘也上吧，”娜塔莎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准备了好几天！”玛夫拉继续道，“从昨天起，我就跑断了腿。为了买酒都上了趟涅瓦大街，这会儿倒好……”她怒气冲冲地砰的一声带上门，走了出去。

娜塔莎的脸红了，她略显异样地瞅了我一眼。这时茶端上来了，紧接着冷盘也端来了；有野味，有鱼，还有两瓶叶利谢耶夫<sup>①</sup>的上好葡萄酒。“准备了这么多东西，干吗呢？”我想。

“你瞧，万尼亚，我这又是何苦呢，”娜塔莎说，她走到桌旁，甚至在我面前也感到不好意思起来。“我早料到今天会这样，可是总想，说不定，也许，不会这样收场呢。阿廖沙来了，便开始和解，我们又言归于好了；原来，我的所有怀疑都是没道理的，他们让我消除了疑虑，于是……为了万全之计，我就准备了几样吃的。我想，说不定我们会坐下来，推心置腹地作一番长谈的……”

可怜的娜塔莎！她说这话的时候，满脸通红。阿廖沙则变得欢天喜地。

“你瞧，娜塔莎！”他叫道，“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两小时前你还不相信自己的怀疑！不，这一切应该赶快改过来；我不对，这都是我的错，因此一切应当由我来改。娜塔莎，你让我立刻去找我父亲吧！我必须立刻见到他；他有气，他受了冤枉；应当去安慰他，我要告诉他，把心里的话全说出来，一切都由我出面，完全由我一人出面；决不牵连到你。我会把一切办妥的……我这么急着要去见他，撇下你，你可不要生我的气呀；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可怜他；他会向你证明他是无辜的；你会看到的……明天，天一亮，我就来看你，而且整天待在你身边，不去看卡佳……”

娜塔莎没有阻拦他，甚至还亲自劝他去。她最担心的就是，阿廖沙现在会故意地、勉为其难地、整天整天地陪着她，因而对她产生厌倦。她只请他做到一点，让他不要用她的名义说任何话，而她在跟他告别的时候则尽可能扮出一副笑脸。他已经准备

① 叶利谢耶夫是彼得堡的一家著名副食店老板。

走出房门了，但是突然又回到她身边，抓住她的两只手，挨着她坐了下来。他以一种难以形容的柔情蜜意望着她。

“娜塔莎，我的朋友，我的天使，别生我的气，咱们从此再也别吵了，你答应我，以后不管什么事都要相信我，我也相信你。我的天使，我现在有件事要告诉你：有一回，不记得因为什么事咱俩吵架了；是我不对。咱俩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我不肯头一个认错，心里十分难受。我在城里跑来跑去，到处闲逛，去看朋友，可心里很难受，难受极了……我当时忽发奇想：比如说吧，你要是因为什么生病了，死了，那怎么办呢。我想到这情况后，顿时悲痛万分，好像我当真永远失去了你。越想越难受，越想越可怕。于是，慢慢地、慢慢地，我又开始想，似乎我走到你的坟头，跪在你的坟前，失去了知觉，我抱坟大哭，昏倒在地。我想象，我在亲吻这座坟，呼唤你，让你从坟里走出来，哪怕就出来一分钟呢，我还祈祷上帝，让他创造奇迹，让你在我面前哪怕复活一刹那也好。我不由得想象，我怎么扑过去拥抱你，紧紧地搂着你，亲吻你，恨不能幸福得立刻死去，我真想跟从前一样，哪怕就一刹那，把你紧紧地搂在怀里。当我想象着这些的时候，蓦地想到：瞧我心血来潮，想要请求上帝把你赐给我，而且就赐给我一刹那，可是我跟你在一起已经六个月了，在这六个月中我们吵了多少回啊，我们有多少天互相不理睬啊！我们整天整天地呕气，身在福中不知福，而这会儿我只请你从坟墓里走出来一小会儿，而为这一小会儿我不惜以整个生命作代价！……一想到这一切，我就再也忍不往了，我急忙回来找你，跑到这儿后发现你正在等我，在争吵之后我们又拥抱在一起了，我记得，我把你紧紧地搂在胸前，好像我当真就要失去你似的。娜塔莎！咱俩再也不要吵架了！每次吵架我都觉得非常难过！主啊！你怎么会想到我会离开你呢！”

娜塔莎哭了。他俩互相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于是阿廖沙又向



她发誓永远不离开她。接着他就一溜烟似的跑去找他爸了。他十拿九稳地相信，一切肯定会办妥，一切肯定会安排好的。

“万事皆休！一切都完了！”娜塔莎说，手忙脚乱地攥住我的手。“他爱我，永远不会不爱我；但是他也爱卡佳，过一段时间，他爱卡佳就会胜过爱我。而公爵这条毒蛇是不会错过这机会的，那时候……”

“娜塔莎！我也相信公爵的做法不地道，但是……”

“你还不相信我对他所说的一切！这点我从你脸上就看得出来。但是你等着吧，你会亲眼看到我的判断是否正确的。我还只是一般说说，只有上帝知道他脑子里还在打什么鬼主意！这是一个可怕的人！我在这屋里来来回回地走了四天，已经看穿了一切。他需要的就是使阿廖沙内心释然，减轻他的心理负担，让他不再愁眉不展，这妨碍他生活，这样做也可以解除他必须爱我的义务。他想出登门求亲这个高招，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利用他的影响跻身到我们中间来，用他的高尚和宽宏大量来迷惑阿廖沙。这是真的，不会错，万尼亚！阿廖沙就是这种性格。这样，他就对我放心了；他对我的担心也就烟消云散了。他会想：要知道，她现在已经是我的妻子了，将同我白头偕老，于是他也就会不由得更关心起卡佳来了。公爵分明研究过卡佳这姑娘，看出她跟他是一对儿，她会比我更有力地吸引他。唉，万尼亚！现在我的整个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他不知为什么想跟你相识，结交。请勿推辞，亲爱的，而是应该看在上帝分上尽快去拜会伯爵夫人。跟这个卡佳认识认识，把她好好看个清楚，然后告诉我：她这人到底怎么样？我需要你在那儿替我看看。谁也不如你了解我，我需要了解什么你一定明白。还要请你替我观察一下，他俩好到什么程度，他俩现在怎么样了，他俩都谈些什么；最要紧的是替我把卡佳好好看个清楚……我亲爱的好人万尼亚，你要再一次向我证明，再一次向我证明你对我的友谊！现在我就指望你



了，只有指望你了！……”

.....

我回家时已是半夜十二时许。内莉睡眼惺忪地给我开了门。她粲然一笑，神情开朗地看着我。这可怜的孩子因为睡着了对自己非常恼火。她一直想等我回来再睡。她说，有人来找过我，跟她坐了一会儿，在桌上留了张条就走了。这条子是马斯洛博耶夫写的。他让我明天中午十二时许去找他。我很想向内莉问个明白，但是我想，拖到明天再说吧，我坚持要她马上去睡觉；这可怜的孩子因为等我本来就累了，直到我回来前半小时，实在熬不住，才睡着了。

## 第五章



第二天早上，内莉告诉我昨天有人来访的情况时，说了一些颇为奇怪的事。话又说回来，马斯洛博耶夫居然想到这天晚上来访已经够令人奇怪的了：他明明知道我不在家；在我们最近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亲自告诉过他这事，而且这事我记得一清二楚。内莉说，起先她不想给他开门，因为害怕：已经晚上八点了。但是他隔着房门死气白赖地求她，说什么如果他现在不给我留张条，明天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非常糟糕。她让他进门后，他就立刻写了张条子，走到她跟前，在她身边的沙发上坐了下来。“我站起身来，不想理他，”内莉说，“我很怕他；他就跟我说起布勃诺娃的事，说她现在可生气啦，不过她现在已经不敢再叫我回去了，接着他就开始夸您；说他是您的好朋友，从小就认识您。于是我就跟他说起话来了。他摸出了糖果，让我随便拿；我不要；他就好说歹说地劝我，说他是好人，还会唱歌跳舞；说罢，他就

立刻站起来，开始跳舞。我觉得挺逗乐的。后来他说，他再坐一小会儿——等万尼亚回来，说不定会回来呢——接着他又好说歹说地劝我，让我别怕，尽管坐到他身边来。我坐下了；但是我什么话也不想跟他说。于是他就告诉我，他认识妈妈和外公，于是……我就开口说话了。他坐了很久。”

“你们到底说了什么呢？”

“说妈妈……说布勃诺娃……说外公。他坐了大约两小时。”

内莉好像不愿意告诉我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似的。我也没追问，希望回头能从马斯洛博耶夫嘴里打听到一切。不过我总觉得马斯洛博耶夫是故意的，故意趁我不在，就内莉一人在家的时候去看她，“他这样做要干吗呢？”我想。

她把他给她的三块糖拿给我看。这是用红纸和绿纸包着的水果软糖，非常差劲，大概是从卖菜的店里买来的。内莉把糖果给我看的时候，笑了。

“这糖，你为什么不吃呢？”我问。

“我不想吃，”她皱起眉头，一本正经地答道。“我没拿他的；他自己硬放在沙发上的……”

这天我要去很多地方。我开始跟内莉告别。

“你一个人闷得慌吗。”临走时，我问她。

“又闷得慌又不闷得慌。闷是因为您出去的时间太长了。”

她说完这话后，深情地看了看我。这天上午，她一直用非常温柔的目光看着我，显得非常快乐，非常亲切，同时她身上又有一种羞羞答答，甚至怕兮兮的神态，仿佛生怕说了什么使我不高兴，失去我对她的好感似的……而且生怕说过了头，羞人答答的。

“怎么又不闷得慌呢？你不是说‘又闷得慌又不闷得慌’吗，”我情不自禁地对她微笑着问，我觉得她变得越来越可亲可爱了。

“我心里知道因为什么，”她嫣然一笑，答道，似乎又有什么事觉得羞答答起来。我们站在门口，站在敞开的房门旁说话。内莉低着头，站在我面前，一只手抓住我的肩膀，另一只手揪着我上衣的袖子。

“怎么，这是秘密？”我问。

“不……没什么……我——您不在的时候，我开始看您的书来着，”她向我抬起她那温柔而又犀利的目光，低声道，满脸涨得通红。

“啊，原来是这样！怎么，你喜欢吗？”我是这书的作者，被人当面夸奖，感到不好意思，但是倘若我能在这时候亲吻她一下，上帝知道我愿意付出多大代价。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吻又不敢吻。内莉沉默片刻。

“他为什么，为什么死了呢？<sup>①</sup>”她以一种异常悲哀的神态问道，匆匆瞥了我一眼，又忽地垂下了眼睛。

“谁死了？”

“就是那个，年轻人，得了痲病……在书里？”

“那怎么办呢，势必要这样嘛，内莉。”

“根本不对，”她几乎用低语答道，但回答得有点突然，有点生硬，几乎是怒气冲冲地，噘起了小嘴，两眼更加死死地盯着地板。

又过了一分钟。

“那她……嗯，我是说他们……那个姑娘和那个小老头<sup>②</sup>，”她低声道，继续使劲揪着我的袖子，“他俩会在一起过吗？会很穷吗？”

① 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穷人》中小公务员老波克罗夫斯基之子小波克罗夫斯基之死。

② 指《穷人》中的主人公瓦尔瓦拉·陀勃罗谢洛娃和马卡尔·杰符什金。





“不，内莉，她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嫁给一个地主，他则一个人留下，”我非常遗憾地答道，我的确感到很遗憾，我没法对她说些让她宽心的话。

“哼，瞧……你瞧！怎么会这样呢！唉呀，太那个了！……现在我都不想看它了！”

她说罢生气地把我的手推开，迅速扭过身子，走到桌旁，面对墙角，两眼看着地面。她满脸通红，气呼呼的，好像遇到了一件非常伤心的事。

“得了，内莉，你生气啦！”我走到她身边，开口道，“要知道，这些都不是真的，书上写的都是我编的；好啦，这有什么可生气的呢？你真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女孩！”

“我不生气了，”她怯怯地说道，向我抬起了她那异常明朗、异常多情的目光；然后又猛地抓住我的一只手，把脸紧紧地贴在我胸前，不知道为什么哭了。

但是她立刻又笑起来——又哭又笑——同时并举。我也感到好笑，同时又感到心里……甜丝丝的。但是她怎么也不肯向我抬起头来，当我把她的小脸蛋从我的肩膀上掰开的时候，她倒贴得更紧了，而且越笑越来劲了。

最后这个多愁善感的场面结束了。我们互相道了再见；我有急事。内莉满脸娇羞，好像还有点羞人答答似的，睁着两只灿若晨星的大眼睛，跟在我后面一直跑到楼梯上，然后请我早点回来。我答应她一定在午饭前赶回来，而且尽可能早点回来。

我先去看两位老人家。他俩都病了。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病得很重；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坐在自己的书房里。他听见我来了，但是我知道，按照老习惯，起码要过一刻钟他才会出来，让我俩先谈个够。我不愿意使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太难过，所以尽可能把昨天晚上的事说得委婉点，但是说的是真相；使我感到奇怪的是，老太太虽然也很伤心，但是听到关于他俩的关系可能破裂似



乎并不特别吃惊。

“嗯，小老弟，我早就料到啦，”她说，“您上回走了以后，我想了很久，终于想明白了，这是办不到的。我们没这福气受到上帝的恩宠，再说这人是个卑鄙小人；他哪会大发善心呢。他要白白地拿走我们一万卢布，这是开玩笑吗，他明知道不该拿，还要拿。连最后一块面包都要抢了去；他们会卖掉伊赫梅涅夫卡的。娜塔舍奇卡<sup>①</sup>不相信他们的甜言蜜语，这做得对，做得聪明。小老弟，还有件事您知道不？”她压低了声音继续道，“我家那位，我那老头子！根本就反对这婚礼。他无意中对我说：我不愿意！我起先以为他在呕气；不，是真的。到时候拿她，拿我那小鸽子怎么办呢？要知道，那时他会彻底诅咒她的。嗯，那一个呢，我是说阿廖沙，他怎么样？”

她又问长问短地问了我好多话，照老习惯，我每回答她一个问题，她都要长吁短叹一番，发一通牢骚。总之，我发现最近以来她有点六神无主似的。任何消息都会使她大惊小怪。她对娜塔莎的痛心的思念，使她心碎，也摧残着她的健康。

老爷子进来了，穿着睡衣，趿着便鞋；他觉得忽冷忽热，但是满怀柔情地看了看妻子，我在他们那里的时候，他一直像个保姆似的照顾她，注视着她的眼睛，在她面前甚至有点胆怯。他的目光饱含着那么多的柔情蜜意。他被她的病吓坏了；感到如果失去了她，他就会在生活中形单影只，一无所有了。

我在他们那儿坐了大约一小时。与我告别时，他跟着我走到外屋，并且谈起了内莉。他真想把她领到自己家来做他们的女儿。他同我商量，怎样才能让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也同意这样做。他非常好奇地问了我许多关于内莉的事，又问我是否打听到了她还有什么新情况。我的叙述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sup>①</sup> 即娜塔莎。娜塔莎和娜塔舍奇卡都是娜塔利娅的小名。

“这事咱们以后再谈，”他断然道，“而眼下……不过，只要身体稍微好点，我自己会去找你的。到时候再决定吧。”

十二点整，我已经在马斯洛博耶夫家了。我感到万分惊讶的是，我进门后头一个遇到的居然是公爵。他正在外屋穿大衣，马斯洛博耶夫则在忙前忙后地给他帮忙，把手杖递给他。他过去就跟我说过他认识公爵，但是这回不期而遇，倒使我吃惊不小。

公爵看到我后，似乎很尴尬。

“啊，原来是阁下！”他有点过分热情地叫道，“您想，真是不期而遇！话又说回来，我刚才已从马斯洛博耶夫先生那儿获悉，您跟他相识。很高兴，很高兴，能够遇到阁下感到非常高兴；我正想能够见到阁下，并希望尽快到府上去拜望阁下，您能惠予应允吗？我有一事相求：请助在下一臂之力，请阁下帮我弄清在下目前的处境。阁下一定明白我说的是昨天那事……您在那里是知交，一直注视着这事的全过程：您有影响……非常抱歉，我现在不能同阁下……俗事缠身！但是日内，甚至说不定更早，在下将有幸到府上拜谒阁下。而现在……”

他握了握我的手，似乎握得特别紧，接着便向马斯洛博耶夫递了个眼色，走了出去。

“看在上帝分上，请告诉我……”我走进屋子时开口道。

“无可奉告，”马斯洛博耶夫打断了我的话，急匆匆地拿起帽子向外屋走去，“我有要事！老弟，我得赶快，迟到了！……”

“不是你自己约我十二点来的吗？”

“约了又怎么样呢？昨天约了你，今天人家又约了我，搞得我脑袋都快炸了——十万火急！在等我。请你多多包涵，万尼亚。为了使你满意，我能向你提供的一切，就是让你狠狠地揍我一顿，因为我无谓地惊动了足下。你如果想满足一下，那就揍吧，不过看在基督分上，得快！别耽误我的时间，我有事，有人在等我……”

“我揍你干吗？你有事就快去吧，任何人都难免有预见不到的事。不过……”

“不，关于这不过我倒有话要说，”他打断了我的话，一个箭步冲进外屋，穿上了大衣（我也跟着他穿起了衣服）。“我找你也有事；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我叫你来就是为了这事；与你直接有关，与你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因为这事现在不是一分钟说得清的，因此，看在上帝分上，请答应我今晚七点整上我这儿来，别提前，也别迟到。我在家恭候。”

“今天，”我犹豫不决地说，“我说老伙计，今晚，我本来想到……”

“你晚上要去的地方，现在去不就成了啦，亲爱的，晚上再到我这儿来。因为，万尼亚，你简直想不到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事。”

“那好吧，依你；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不瞒你说，你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这时我们已走出公寓大门，站在人行道上。

“那么你一定来？”他紧盯着问道。

“我说过我来。”

“不，你用人格担保。”

“唉，真是的！好，用人格担保。”

“好极了，而且很高尚。你上哪？”

“这边，”我指着右边回答道。

“嗯，那我往这边，”他指着左边说，“再见，万尼亚！记住，七点。”

“奇怪，”我望着他的背影想道。

晚上我想去看娜塔莎。但是因为现在答应了马斯洛博耶夫，所以决定现在就去看她。我确信一定会在她那儿遇见阿廖沙。他果然在那儿，而且看见我进来高兴极了。



他显得十分可爱，对娜塔莎也分外温柔，我一来，他甚至欢天喜地。娜塔莎虽然也极力装出一副很开心的样子，但是看得出来，神态很勉强。她满面病容，脸色苍白；夜里没睡好。她对阿廖沙显得有点过分亲热。

阿廖沙虽然说了许多话，讲了许多事，显然想让她开心，逗她发笑，可是她嘴上总不由得挂着一丝苦笑。阿廖沙在谈笑中明显地避免提到卡佳和他父亲。他昨天想要和解的企图大概没有成功。

“你知道吗？他非常想离开我，”等他出去一小会儿，想对玛夫拉说什么话的时候，娜塔莎对我匆匆地悄声道，“可是不敢说，我自己也怕对他说，让他走，如果我这样说，说不定他就会故意不走，我最怕的就是他觉得厌烦，因而对我完全变冷！怎么办呢？”

“上帝啊，你们自己把自己弄到什么地步了啊！你俩互相猜疑，互相防备！开门见山，把话说清楚，不就结了吗。这种疑神疑鬼的局面，说不定会让他当真感到厌烦的。”

“怎么办呢？”她吓坏了，叫道。

“等等，我会替你们把一切办妥的……”于是我走进厨房，借口请玛夫拉把我的一只满是污泥的套鞋擦洗干净。

“说话要小心，万尼亚！”她在后面向我叫道。

我刚一进去找玛夫拉，阿廖沙就向我奔了过来，仿佛在等我似的。

“伊万·彼得罗维奇，亲爱的，您说我怎么办呢？给我拿个主意吧：我昨天就答应今天这时候一定去看卡佳。总不能不去吧！我爱娜塔莎爱得什么似的，简直愿意为她赴汤蹈火，但是，您也得承认，那边的事总不能完全撂开不管吧……”

“那有什么，去不就得了……”

“那娜塔莎怎么办呢？我会让她伤心的，伊万·彼得罗维奇，



您想想法子救救我吧……”

“我看您还是去好。您知道，她是多么爱您，她会总觉得您跟她在一起很无聊，您坐在这里陪她是勉强的。还是随便点好。不过，咱们还是走吧，我来帮您。”

“亲爱的，伊万·彼得罗维奇！您真是个大好人！”

我们进去了；过了不大一会儿，我对他说：

“我刚才看见令尊了。”

“在哪？”他害怕地叫道。

“在街上，不期而遇。他停下来跟我聊了一会儿，又说要与我交朋友。他问起了您：我是不是知道您现在在哪？他非常需要见到您，有话要跟您说。”

“啊呀，阿廖沙，快去吧，快去找他，”娜塔莎明白我说话的用意，连忙接口道。

“但是……现在，我能在哪儿遇到他呢？他在家里？”

“不，记得他好像说过，他要去看伯爵夫人。”

“啊呀，那怎么办呢……”阿廖沙天真地说，伤心地看着娜塔莎。

“哎呀，阿廖沙，那有什么！”她说，“难道为了使我宽心，你当真要跟她视同陌路，再不交往了吗？简直是孩子气，首先这不可能，其次，你这样做，对卡佳就太俗气了。你们是朋友；难道能这样无礼地一刀两断吗？最后，你如果以为我会吃你的醋，你也太看轻我了，快去吧，马上去，我求你了！再说，这样，你父亲也就放心了。”

“娜塔莎，你是天使，我连你的小指头也抵不上！”阿廖沙欢天喜地而又悔恨不已地叫道，“你这么好，可我……我……不瞒你说吧，我刚才还在那里，在厨房里，请伊万·彼得罗维奇帮忙呢，请他帮助我离开你这里。他就想出了这一高招。但是你不要怪我，娜塔莎，我的天使！也不能全怪我，因为我爱你胜过爱世



界上的一切，胜过一千倍，因此我才想出了这个新主意：向卡佳坦白一切，把我们目前的处境和昨天发生的一切统统告诉她。她一定会想出办法来救咱们的，她是一心一意向着我们的……”

“那就快去吧，”娜塔莎微笑着回答，“还有，我的朋友，我自己也很想认识认识卡佳。该怎么安排这件事呢？”

阿廖沙的高兴劲儿简直没了边。他立刻开始筹划怎么见面。照他看来，事情很简单：卡佳会想办法的。他热烈地发挥了他的想法。他答应今天，再过两小时，就把答复带来，而且一晚上都在这儿陪娜塔莎。

“你真来？”娜塔莎让他去的时候问道。

“难道你怀疑？再见，娜塔莎，再见，我心爱的人儿——我永远心爱的人儿！再见，万尼亚！啊，我的上帝，我无意中管您叫万尼亚了<sup>①</sup>；我说伊万·彼得罗维奇，我爱您——我们干吗不你我相称呢。我们以后就互相称呼你吧。”

“好，就互相称你。”

“谢谢上帝！要知道，我这样想已经有一百次了。但是我总也不敢对您说。瞧，现在又说您了。说这个你字还真难。这好像在托尔斯泰的哪本书里十分生动地描写过：两人互相约定彼此称你。但是总难以启齿，于是就一直避免使用带代词的句子。啊，娜塔莎！什么时候咱俩再来读一遍《童年和少年》<sup>②</sup>；这书写得多好啊！”

“你就快走吧，快走吧，”娜塔莎笑着撵他走，“一高兴就叨叨个没完了……”

“再见！再过两小时我准回来！”

① 万尼亚是小名。大名应为伊万。

② 以上情节源出托尔斯泰的小说《童年》（第二十三章）。一八五六年，《童年》与《少年》合成一册，出版了合订本。

他吻了吻她的手就匆匆走了。

“你看见啦，看见啦，万尼亚！”她泪流满面地说道。

我陪她坐了约莫两小时，安慰她，从各方面说服她。不用说，她完完全全是对的，她的种种顾虑也是对的。我一想到她目前的处境，心里就不免忧愁和闷闷不乐起来；我替她担忧。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阿廖沙这人也让我感到纳闷：他爱她并不亚于过去，甚至由于悔恨和感激，也许比过去还强烈，还折磨人。但与此同时这新欢也牢牢地占据了我的心坎。这事会怎么收场——实在令人难以逆料。我也非常想去看看这个卡佳。我再一次答应娜塔莎一定去跟她认识认识。


末了，她甚至变得很开心了。顺便提一下，我把有关内莉、马斯洛博耶夫、布勃诺娃和今天我在马斯洛博耶夫家与公爵的不期而遇，以及定在今晚七点会面的事，统统告诉了她。这一切使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关于两位老人家的事，我跟她说得不多，至于伊赫梅涅夫来访的事，则只字未提，到时候再说；尼古拉·谢尔盖伊奇要跟公爵决斗的事会把她吓坏的。公爵跟马斯洛博耶夫的交往，以及他非常想跟我交朋友这事，她也觉得奇怪，虽然看现在这种态势，这一切也是说得通的。

大约三时许，我回到了家。内莉笑逐颜开地欢迎我回来……

## 第六章

晚七时整，我已经在马斯洛博耶夫家了。他大呼小叫，张开双臂，热烈地欢迎我。不用说，他已经半醉。但是最使我惊讶的是，为了欢迎我准备了那么多好吃的东西。看得出来，他们是真





心实意地等我来。小圆桌上放着一只很漂亮的铜合金茶炊，茶炊已经烧开了，小桌上则铺着一块上好的桌布。茶具也在熠熠发光，有水晶的，有银的，也有瓷器的。另一张桌子换了花样，但是桌上铺的桌布也同样富丽堂皇，桌上摆着果盘，果盘里盛着上好的糖果和基辅果酱，既有稀的，也有稠的，有水果软糖、果糕、果冻、法国果酱、橙子、苹果和三四种果仁，一句话，简直像水果铺了。第三张桌上则铺着雪白的桌布，放着品种繁多的各种冷菜：鱼子、奶酪、大肉丸子、香肠、熏火腿、鱼，还有一溜排列整齐的水晶玻璃瓶，瓶里是多种多样的露酒，绿色的、红宝石色的、棕色的、金色的——颜色漂亮极了。最后，在靠边的一张小桌上也铺着白桌布，摆着两大瓶香槟酒。长沙发前面的桌上则引人注目地放着三瓶酒：索丹的葡萄酒，拉斐特的红葡萄酒和白兰地——这几样酒都是从叶利谢耶夫那儿买来的，非常昂贵。小茶桌旁则端坐着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她的穿戴虽然很朴素，但是，显然经过精心设计，十分雅致；的确美不胜收。她明白她穿戴什么最合适，而且分明以此自豪；她在欢迎我到来的时候，微微起立，态度端庄。她那娇艳的脸蛋上闪耀着一种得意和快活。马斯洛博耶夫坐在那儿，穿着一双非常漂亮的中国布鞋，身穿价值昂贵的长袍和崭新的、非常讲究的内衣。他那衬衣上，凡是可钉扣的地方，到处都缀满了时髦的领扣、袖扣和钮扣。头发上抹了发蜡，梳得整整齐齐，留了小分头，十分时髦。

我莫名其妙地站在房间中央，张大了嘴，一会儿看着马斯洛博耶夫，一会儿看着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她那份得意劲儿已变成了无上的幸福。

“这是怎么回事，马斯洛博耶夫？难道你今晚请客？”我终于不安地叫起来。

“不，就你一个人，”他庄重地回答。

“那，这又是怎么回事（我指着一样样冷菜），这里的東西足

够一团人吃的？”

“还有喝的——把主要的给忘了：还有喝的哩！”马斯洛博耶夫又加了一句。

“这一切就为了我一个人？”

“也为了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呀。这一切都是她精心安排的。”

“哎呀，又来了！我早料到你会说这话的！”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脸一红，叫了起来，但丝毫没有失去她那副得意的神态。“替你体体面面地招待客人不好呀：又是我不对！”

“一大早，你想呀，一大早，听说你晚上要来，她就忙开了，那份愁呀……”

“又瞎掰了。根本不是从一大早，而是从昨天晚上。昨天晚上你一回来就对我说，他要来作客，待一晚上……”

“这话您听错啦，您哪。”

“根本没听错，你就是这么说的。我从来不撒谎。为什么不能欢迎客人？老这么待着，谁也不上咱家来，可咱们啥都有呀。也让各位嘉宾看看，咱们跟大家一样，日子过得也蛮好嘛。”

“最要紧的是让大家都知道，您是一位非常能干的主妇，善于治家，”马斯洛博耶夫加了一句。“你想想，老同学，我作了什么孽竟落到了这地步。硬让我穿上一件荷兰衬衫，还给我钉上了领扣和袖扣，穿上中国布鞋，中国长袍，还硬给我梳了头，抹了发蜡；香柠檬油，您哪；她还想给我喷上香水：法国的，我实在受不了啦，起来造反，摆了摆做男人的威风……”

“根本不是香柠檬油，而是一种最好的法国发蜡，装在彩绘的瓷瓶里！”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满脸通红地接口道，“您倒给评评理，伊万·彼得罗维奇，既不让去剧院，也不让去跳舞，那儿也不让去，就知道送我衣服，我穿上衣服给谁看呀？打扮好了，只能一个人在屋里走来走去。前些日子求爷爷告奶奶的，总



算说动了他，已经完全准备好了，要上剧院去看戏了；我刚转过身去别胸针，他就跑到酒柜旁：一杯又一杯地喝了个酩酊大醉。只好留下来不去啦。没一个人，没一个人，没一个人到我们家来作客；仅仅在上午，有那么几个人来办事；还得把我轰出去。然而茶炊呀，茶具呀，我们都有，茶杯也是上好的——全是人家送的。也有人给我们送吃的来，几乎只有酒要花钱买，还有发蜡什么的，至于那边的冷菜——大肉丸子呀，火腿呀，还有糖果呀，那是为您买的……哪怕让人家来看看咱们是怎么生活的呢！我足足想了一年：一旦来了客人，真正的客人，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全拿出来，好好招待一下：听到人家夸你，自己心里也乐不是；至于给这傻瓜抹了点发蜡，他还不配呢；他就配上上下下总是脏兮兮的。您瞧他身上穿的那长袍，人家送的，他配穿这样的长袍吗？他最要紧的事是先喝个烂醉。瞧着吧，他一定先请您喝酒。”

“那有什么！不过倒也言之有理：干，万尼亚，先喝红的和白的，然后再神清气爽地喝其他酒。”

“哼，我早料到啦！”

“您放心，萨申卡<sup>①</sup>，我们会喝茶的，对上白兰地，为您的健康干杯。”

“哼，果不其然！”她举起两手一拍，叫道。“这茶是东方的，六卢布一磅，前天有个商人送给我们的，可他喝茶还要对上白兰地。您别听他的，伊万·彼得罗维奇，我这就给您倒茶……您会看到的，会亲自看到的，这茶多好呀！”

于是她就在茶炊旁张罗起来。

他们显然打算让我在这里待一晚上。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盼望客人来已经盼了整整一年了，现在准备在我身上大展宏图，竭尽好客之道。这一切都为我始料所不及。

① 亚历山德拉的小名。

“我说马斯洛博耶夫，”我边就座边说道，“我可不是到你家来作客的；我来有事；你自己让我来，说有事要告诉我的……”

“嗯，有事归有事，朋友之间的促膝谈心也不妨照常进行嘛。”

“不，老伙计，别指望啦，到八点半咱就再见。有事；我作过保证……”

“不行。哪能呢，你怎么向我交代呢？你怎么向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交代呢？你瞧她那模样：都吓傻啦。她给我抹了那么多发蜡为的是啥：我头上抹的可是香柠檬油呀；你好好想想！”

“你净开玩笑，马斯洛博耶夫。我向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发誓，下星期，那怕是星期五<sup>①</sup>，我一定来府上吃饭；而现在，老伙计，我有约在先，或者不如说，我必须到一个地方去。你最好还是说说：你要告诉我什么吧？”

“您难道只能到八点半！”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用害怕而又可怜兮兮的声音叫道，差点没哭出来，同时把一杯上好的香茗递给我。

“您放心，萨申卡；这一切都是扯淡，”马斯洛博耶夫接口道，“他走不了；这是扯淡。万尼亚，你倒不如给我老实交代，你一个劲地净往哪儿跑？你有什么事？可以告诉我吗？你不是每天都要跑到什么地方去吗，也不工作……”

“你管这干吗？不过，也许我以后会告诉你的。你倒是先给我说说，你昨天来找我干什么？记得吗，我不是早告诉过你我不在家吗？”

“后来我才想起来，昨天我忘了。我的确想跟你说一件事，但是眼下最要紧的是应当先安慰一下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她说：‘这就有个人，而且还是朋友，干吗不叫他来呢？’于是，

<sup>①</sup> 西俗：星期五这天不吉利，因为耶稣在这天被钉上十字架。



老伙计，为了请你，她软磨硬泡地磨了我四天四夜。由于抹了这种香柠檬油，哪怕在阴曹地府，有四十件罪过<sup>①</sup>，也会宽恕我的；但是，我想，干吗不能友好地坐下来谈谈心，消磨它一个晚上呢？于是我就略施小计：写了张条子，说什么有要事相告，如果你不来，咱们的舰队就会全军覆没。”

我请他以后务必不要再做这种事了，还不如如有话直截了当地先说清楚。不过，这一解释并没有使我完全满意。

“嗯，那么你今天中午干什么从我身边逃走呢？”我问。

“今天中午确实有事，决不相瞒。”

“该不是跟公爵的事吧？”

“您喜欢我们这茶吗？”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声音甜美地小声问道。

她等我称赞他们的茶已经等了五分钟了，我竟没想到。

“好极了，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太好了！我还从来没喝过这样的好茶。”

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高兴得满脸通红，又急忙跑去给我倒茶。

“公爵！”马斯洛博耶夫叫道，“老伙计，这公爵是个大滑头，大骗子……哼！老伙计，我跟你实说了吧：我虽然自己也是骗子，但是，仅仅因为洁身自好，我也不愿意跟他同流合污，共披一张皮！不过够了；就此打住！关于他，我能说的也就这么点。”

“我特意来找你，就为的是顺便打听一下他的情况。但这是后话。昨天你趁我不在的时候给了我那叶莲娜几块水果软糖，而且还在她面前跳舞，你这是要干什么？你有什么事能跟她一谈就是一个半小时呢！”

“叶莲娜，这是一个小姑娘，大约十一二岁，暂时借住在伊

<sup>①</sup> 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喜欢用四十这个数字，因为耶稣在被钉死后的第四十日升天。

万·彼得罗维奇家，”马斯洛博耶夫突然转过身来向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解释道。“你瞧，万尼亚，你瞧，”他用手指着她继续道，“她一听到我给一个不相识的姑娘带水果糖去了，就满脸绯红，腾的一下脸涨得通红，而且打了个哆嗦，倒好像咱俩猛地开了一枪似的……瞧她那双眼睛，像两枚火炭似的在发光。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没必要隐瞒嘛！您就爱吃醋。要是我不予说明，这是一个十一岁的小姑娘，她非立刻过来揪住我的头发不可：连香柠檬油也救不了我的命！”

“它现在也救不了你的命！”

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说这话时便一个箭步从茶桌旁向我们跳过来，马斯洛博耶夫还没来得及护住自己的脑袋，她就伸手一把揪住他的头发，狠狠地扯了一下。

“叫你说，叫你说！不许你在客人面前说我爱吃醋，不许，不许，就是不许！”

她甚至满脸涨得通红，虽然在笑着说话，但是马斯洛博耶夫却着着实实地挨了一顿剋。

“任何见不得人的事他都说！”她对我正儿八经地加了一句。

“看见了吧，万尼亚，我过的就是这日子！有鉴于此，那就非喝伏特加不可了！”马斯洛博耶夫断然道，一面整理头发，一面几乎是一个箭步，直奔酒瓶而去。但是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却抢先一步：她快步走到桌旁，亲自倒了一杯，递给了他，甚至还亲热地拍了拍他的脸蛋。马斯洛博耶夫自豪地向我挤了挤眼，吧哒了一下舌头，洋洋得意地把那杯酒一饮而尽。

“关于水果糖的事，实在匪夷所思，”他开口道，挨着我在沙发上坐下。“这糖我还是前天买的，喝得醉醺醺，在一家蔬菜店——也不知道买它干什么用。话又说回来，为了支援祖国的工商业也说不定——到底怎样，我也说不清；只记得当时我喝醉了，走在大街上，在烂泥里摔了个跟头，我扯着自己的头发，大发悲

声，哭自己是个窝囊废，什么能耐也没有。不用说，我早把水果糖的事忘了，所以这糖就一直留在我口袋里，直到昨天，我在你那长沙发上坐下，才一屁股坐到这几块糖上。关于跳舞，也是同样的情况，因为宿酒未醒：昨天，我醉得够呛，我一醉就对命运感到心满意足，有时就会不由得跳起舞来。这就是全部情况，除此以外，这孤儿激起了我的一片恻隐之心；再说，她根本不愿意跟我说话，好像在生气。因此我就跳舞，逗她开心，还请她吃水果糖。”

“该不是收买她吧，想从她嘴里套出点情况，你老实交代吧：你明知道我不在家，却故意去找我，就为了能跟她面对面地单独谈谈，套出点什么东西来，是不是这样呢？我很清楚，你跟她坐了一个半钟头，还要她相信你认识她死去的妈，还向她打听了一些什么事。”

马斯洛博耶夫眯上眼睛，狡猾地微微一笑。

“这想法倒不坏，”他说，“不，万尼亚，非也。也就是说，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问个清楚呢；但是这非也。听我说，老同学，现在，我虽然颇有醉意，但是要知道，菲利普永远不会怀着恶意欺骗你，我是说，怀着恶意。”

“嗯，那么不怀恶意呢？”

“对……即使不怀恶意。但是让这见鬼去吧，咱们一醉方休，言归正传，这事嘛，不足挂齿，”他干了一杯，继续道，“这布勃诺娃没有任何权利收养这女孩；我都打听清楚了。其中没有任何收养关系以及其他等等。女孩子的母亲欠了她点钱，她就将这女孩据为己有了。布勃诺娃虽然是个骗子，虽然是个坏蛋，但是跟所有的娘们一样，是个蠢货。死者有本好护照；因此，一切都清清白白。叶莲娜可以住你那儿，虽然最好是有个积德行善的好人家能够正式收养她。但作为权宜之计，让她先住你那里也行。这没什么，我会替你一切办妥的：布勃诺娃连手指头都不敢动她

一下。至于那个已死的母亲，我几乎一无所知。她大概是什么人的遗孀，娘家姓萨尔茨曼。”

“对，内莉也是这么告诉我的。”

“好了，该谈的都谈完了，现在呢，万尼亚，”他略带庄重地开口道，“我对你有个小小的请求。你必须照办，请你尽可能详细地告诉我，你在忙什么，你东跑西颠地上哪，整天价待哪？我虽然多少也听说了一些和知道了一些，但是我必须知道得更详细，而且要详细得多。”

他那种俨乎其然的模样使我很惊讶，甚至使我很不安。

“这是怎么回事？你要知道这个干吗？你那么俨乎其然地问……”

“是这么回事，万尼亚，闲话少说：我想帮你点忙。你瞧，老同学，我要是跟你耍滑头，即使不摆出俨乎其然的样子来，也能从你嘴里套出话来。可你却疑心我在跟你耍滑头：方才你提水果糖什么的；我心里有数。但是既然我煞有介事地跟你说话，那就表示我打听这事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你。因此你不必疑神疑鬼，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有一说一……”

“帮我什么忙？我说马斯洛博耶夫，你干吗不肯告诉我一点关于公爵的情况呢？我需要这样。这才是帮我的忙。”

“公爵的情况！嗯……好吧，干脆告诉你吧：我就是因为公爵才来向你打听的。”

“怎么？”

“是这么回事：老伙计，我注意到了，不知怎么他掺合到你这件事情里去了；再说，他还向我问起你的情况。至于他怎么会知道咱俩认识——你就不用管了。不过最要紧的是：你对这公爵





可要提防着点。这是一个出卖耶稣的犹大<sup>①</sup>，甚至比犹大还坏。因此，当我看到他插手你的事，就不由得替你捏了把冷汗。话又说回来，我对你的事一无所知，所以才请你告诉我，这样我才能作出判断……我今天让你上我这儿来甚至也是为了这事。这才是我要说的那件要事；跟你说白了吧。”

“起码你也得跟我说说，比方说，我为什么要提防公爵呢？”

“好吧，一不做二不休；一般说，老伙计，我是受人之托替人家办事的。但是你想想：人家所以信得过我，就因为我不会出去乱说。我怎么能随随便便地告诉你呢？因此，如果我只能笼而统之地说说，说得太笼统了，请勿见怪，因为我只是为了说明：他是一个非常卑鄙的小人。好，你先开始，先说你自己。”

我想，我的事简直没什么可向马斯洛博耶夫隐瞒的。娜塔莎的事并不是秘密；再说我还指望马斯洛博耶夫能对她有所帮助。不用说，我说给他听的时候，对有些事还是尽可能避而不谈。有关公爵的一切，马斯洛博耶夫听得特别用心；在许多地方他还让我先停停，许多事他都不厌其详地问了又问，因此我说得相当详细。我讲了足有半小时。

“嗯！这妞的脑子很聪明，”马斯洛博耶夫认定道，“即使她也许还没完全识破公爵的为人，但是她一开始就懂得她在同什么人打交道，并断绝了同他的一切瓜葛，能做到这点就很好了。娜塔利娅·尼古拉耶芙娜还真行！为她健康干杯！（他一饮而尽。）为了不受骗上当，光有聪明是不够的，还需要有颗心，这颗心没有骗她。不用说，她是输定了：公爵一定会坚持己见，于是阿廖沙就会抛弃她。只可惜一样，只可惜伊赫梅涅夫白给了这小人一万卢布！他那案子是谁经手的，是谁张罗的？大概是他自己！唉！”

<sup>①</sup> 见《新约·福音书》：犹大原为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曾为三十枚银币把耶稣出卖给祭司长。

这些头脑发热、思想高尚的人统统是这样！这种人真窝囊！对付公爵这种人，这样做是不行的。要是我呀，我就会给伊赫梅涅夫找一位手眼通天的律师——唉！”他说罢懊恼地一拍桌子。

“好了，现在公爵到底怎么样了？”

“你就知道惦着公爵。对于他有什么可说的；我悔不该主动谈到他。万尼亚，我只是想给你提个醒，不要上这骗子的当。比如说吧，不要受他的影响。谁要跟他拉扯上了，谁就免不了危险。你呀，耳朵放灵点；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你还以为我有什么重要的巴黎秘密要告诉你呀<sup>①</sup>。看得出来，你不愧是小说家！唉，关于一个卑鄙小人有什么可说的呢？卑鄙小人就是卑鄙小人……嗯，也好，比如说吧，我可以说件关于他的小事，自然，没有地点，没有城市，也无名无姓，就是说，不像日历那样一是一，二是二。你知道他还在青春年少，不得不依靠办事员那份薪俸混日子的时候，就娶了一位富商的千金为妻。嗯，他对这位商人女儿并不十分客气，虽然现在并不是谈她，但是我要指出，万尼亚老同学，他这辈子就喜欢在这一类事情上投机钻营。接着又来了个机会：他出国了，在国外……”

“等等，马斯洛博耶夫，你是说哪次出国？在哪年？”

“整整九十九年零三个月以前<sup>②</sup>。听我说呀，您哪，他在国外从一位高堂老父那儿拐走了他的女儿，把她带到了巴黎。手段巧妙极了！那位高堂好像是什么工厂主，或者是某个企业的董事。到底是什么，我也说不清。要知道，就算我说给你听吧，我也是根据其他材料推测和想象出来的。于是公爵就把他骗了，也

① 源出法国作家欧仁·苏描写巴黎社会底层的小说《巴黎的秘密》（一八四二——一八四三）。

② 从这里开始，基于上面的理由，马斯洛博耶夫在自己的叙述中，在谈到时间、地点、人名时，故意用调侃的做法混淆视听。但他说的关于公爵的事，均系事实，并非杜撰。

钻进了这企业，跟他一起共事。把他完全给骗了，还借了他的钱。关于借钱的事，老人手头自然有借据。公爵想既借钱又不还钱，用我们的说法——干脆叫偷。老人有个女儿，这女儿是个大美人儿，而这个大美人儿又有个理想的男人爱上了她，他是席勒<sup>①</sup>的兄弟、诗人，同时又是个商人、年轻的幻想家，一句话——一个地地道道的外国人，叫费费库亨什么的。”

“费费库亨是他的姓吗？”

“嗯，不叫费费库亨也说不定，让鬼抓了他去，问题并不在这人。不过公爵却钻了这孔子，想方设法地去接近这女儿，而且手段十分巧妙，她居然像疯子一样爱上了他。公爵当时想一箭双雕：既占有女儿，又占有向老人借这笔款子的借据。这老人所有抽屉的钥匙全掌握在他女儿手里。老人爱女儿爱得要命，爱到甚至不肯把她嫁出去的地步。这可是说正经话。谁来提亲，他都妒忌，他不明白怎么能跟女儿分手，连费费库亨也给撵走了，这个英国人真是怪人……”

“英国人？这一切到底发生在哪儿呢？”

“我也不过是随便一说，说他是英国人，打个比方，你倒好，拾到鸡毛当令箭了。这事发生在桑塔—费—德—波哥大<sup>②</sup>，也许在克拉科夫<sup>③</sup>，但最可能是发生在拿骚公国<sup>④</sup>，就跟在塞尔查矿泉水的瓶子上印的一模一样，就是在拿骚；你该满意了吧？于是，您哪，公爵就把这姑娘拐跑了，撇下高堂，离家出走，由于公爵的一再要求，这姑娘把一些借据也随身带走了。要知道，这样的爱情也是常有的，万尼亚！哎呀，我的上帝，可是这姑娘却

① 席勒（一七五九——一八〇五），德国大诗人和大剧作家。此处意为好心肠的幻想家和理想主义者。

② 哥伦比亚首都。

③ 波兰克拉科夫省首府。

④ 德意志的一个小公国，一八六六年加入普鲁士王国。

是个诚实、高尚的人！是的，很可能她也不大懂这些单据究竟有什么用。她担心的只有一点：生怕父亲诅咒她。即使对于这事，公爵也应付裕如；他给她立了一张正式而又合法的笔据，保证一定跟她结婚。这样一来，她也就信以为真了，真以为他们只不过暂时出去玩玩，等到老人的怒气一消，他们就会回到他的身边来，这时他们非但已经结婚，而且要三个人永远住在一起，一块儿发家赚钱，以及其他等等，以至无穷。她私奔后，老人果然诅咒了她，而且破产了。弗劳因米赫没奈何也跟着她赶赴巴黎，抛弃了一切，连买卖也不做了；对她真是一往情深。”

“等等！什么弗劳因米赫？”

“就是他呀，他不就叫这名字嘛！费尔巴哈呀……呸，该死：费费库亨！哼，不用说，公爵是不会娶她的：赫列斯托娃伯爵夫人<sup>①</sup>会说什么呢？波莫伊金男爵对这事又会有什么看法呢？因此必须骗人。哼，他骗起人来呀也太不要脸了。第一，他差点没打她，第二，他故意把费费库亨请到家里来，因此他常来看他们，成了她的朋友，于是他俩就在一起相对落泪，每到晚上两人就对坐而泣，恸哭自己的不幸，他则极力安慰她：当然喽，两人都是菩萨心肠。公爵则故意设下这圈套：有一次，他很晚回来，碰上他们，硬说他俩私通，没碴找碴：说什么这是他亲眼看见的。于是就把他俩撵出了大门，他自己则上伦敦暂住。她即将分娩；把她赶出去以后，她就生了个女儿……哦，不是女儿，是儿子，是个胖小子，施洗礼的时候取名叫沃洛季卡。费费库亨做了孩子的教父。于是她就跟费费库亨走了。费费库亨小有积蓄。她走遍了瑞士、意大利……不用说，所有那些富有诗意的地方她都到过。她老哭，费费库亨也陪着她伤心落泪，于是许多年就这么



<sup>①</sup> 源出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聪明误》。赫列斯托娃是法穆索夫的小姨子，是一个爱作威作福的老太婆。

过去了，小姑娘也长大成人了。对公爵来说，一切都称心如意，只有一件事他放心不下：保证娶她的那张笔据没能从她手里要回来。‘你这卑鄙的东西，’她跟他分手时说，‘你把我弄得倾家荡产，使我名誉扫地，现在又要遗弃我，那就再见！但是这笔据我决不还给你。倒不是我想有朝一日嫁给你，而是因为你怕这个笔据。那就让我手里永远捏着这张笔据吧。’一句话，她气得要命，但是公爵却处之泰然。一般说，这样的卑鄙小人最善于跟这一类所谓高尚的人打交道了。因为他们太高尚了，所以要骗他们就太容易了，其次，他们总是崇高而又高尚地对这类事情嗤之以鼻，即使可以诉之法律，他们也不屑去实际运用这法律。嗯，就譬如这个母亲吧：虽然她身边留下了他的笔据，她却对此高傲地不屑一顾，但是公爵却知道，她宁可去上吊，也不会去利用这张笔据：因此他心里暂时不着急。她虽然在他那卑鄙的脸上狠狠地啐了一口，可是却把沃洛季卡留在自己身边：她倘若死了，孩子怎么办呢？但是当时却无暇及此。布鲁德沙夫特也一再给她打气，他也没想过这问题；闲来他们就读读席勒<sup>①</sup>。最后，布鲁德沙夫特不知道为什么蔫了，然后就死了……”

“你是说费费库亨吧？”

“可不是吗，真见鬼！而她呢……”

“等等！他俩一共漂泊了多长时间？”

“整整二百年。好了，您哪，于是她回到了克拉科夫。她父亲闭门不纳，还诅咒了她，她死了，于是公爵高兴得画了个十字。我参加了葬礼，喝了蜜酒，蜜酒顺着胡子往下流，就是不进嘴巴不进口，给了我一顶尖顶帽，我却噌的一下溜进了门洞……干杯，万尼亚老弟！”

“马斯洛博耶夫，我怀疑，你现在替他办的就是这事。”

<sup>①</sup> 意为不切实际的幻想。

“你一定想知道这个吗？”

“不过，我不明白，你在这件事上能做什么呢！”

“你知道吗，她在离乡别井十年之后回到了马德里<sup>①</sup>，而且从此隐姓埋名，这一切都必须打听清楚，布鲁德沙夫特怎么样了，老头怎么样了，她是不是当真回来了，那只小鸟，她是不是死了，有没有什么文书单据，以及其他等等，没完没了的事情。还有一些其他应该打听的事。万尼亚，这是一个坏透了的家伙，对他可要提防呀。至于我马斯洛博耶夫，你放心好了：他永远不会做卑鄙小人，无论如何不会！就算他是个卑鄙小人吧（我看，那就没有一个人不是卑鄙小人了），但也决不会害你。我醉得很厉害。但是你听我说：如果有朝一日，早也罢，晚也罢，现在也罢，明年也罢，如果你感到我马斯洛博耶夫在什么事情上跟你耍滑头（请别忘了耍滑头这词儿），那你就记住，我决无歹意，马斯洛博耶夫一直在监视你的行动。所以你千万不要疑神疑鬼，倒不如干脆来像亲哥们似的跟我马斯洛博耶夫开诚布公地说说清楚。好了，你现在想喝酒吗？”

“不。”

“吃点菜呢？”

“不，老同学，请原谅……”

“嗯，那你就滚吧，差一刻九点，你也太难伺候了。现在，你该走啦。”

“什么？干吗呀？喝得醉醺醺的，撵客人走！他总是这样！啊呀，真没羞！”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叫道，差点没哭出来。

“走路的和骑马的就不了伴儿！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咱俩还是留下来，卿卿我我，你恩我爱吧。他是大将军！不，万尼亚，我这是瞎掰；你不是大将军，我倒是个大坏蛋！你瞧，我现



① 西班牙首都。

在像什么了？我在你面前成什么了？请原谅，万尼亚，请别见怪，让我一吐为快……”

他眼泪汪汪地拥抱了我。我起身告辞。

“啊呀，我的上帝！我们连晚饭也准备好了呀，”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说，她伤心极了。“那么，您星期五一定来吗？”

“一定来，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我保证，一定来。”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老是醉醺醺的，您兴许看不起他吧。别看不起他，伊万·彼得罗维奇，他是个好人，心肠很好，而且非常爱您！他现在对我没日没夜地净谈您。还特意替我买了几本您写的书；我还没读呢；明天开始读。您要是能来，我别提多高兴啦！我谁也看不到，谁也不上我们家来坐坐。我们什么都有，可是老孤孤单单地干待着。刚才，我坐在一边，你们说的话我全听见了，统统听见了，这多好啊……那么星期五再见……”

## 第七章

我匆匆走回家去；马斯洛博耶夫的话使我大吃一惊。只有上帝知道我当时想到些什么……偏巧我回家后又碰到一件事，犹如电击一样，使我惊骇莫名。

我住的那座公寓的大门正对面，有一盏路灯。我刚跨进大门，蓦地从路灯下有个奇怪的人影向我猛扑过来，吓得我甚至发出一声惊叫；一个大活人吓得浑身发抖，像疯子似的惊叫着抓住了我的手。我毛骨悚然。这是内莉！

“内莉！你怎么啦？”我叫道，“你倒是咋啦！”

“那儿，楼上……他坐着……在咱们家……”

“倒是谁呀？走；跟我一起上去。”

“我不上去，不上去！我等一会儿，等他走了……在外屋……我不上去。”

我带着一种奇怪的预感上楼回屋，我一打开门就看见了公爵。他坐在桌旁，在看小说。起码书是翻开了的。

“伊万·彼得罗维奇！”他快乐地叫道，“您终于回来了，我感到非常高兴。我刚要走。等了您一个多小时。因为伯爵夫人坚决请求，我答应今晚一定带您去见她。她请求再三，一再表示要跟您认识认识！因为您曾经答应过我，因此我决意来亲自拜访，趁您还没来得及外出，就棋先一着，先邀请您随我同去。您想想，我有多么失望；刚来：您的女仆就说您不在家。怎么办？我可是下了保证，要跟您一起去的呀；因此我就坐下来等您，决定等您一刻钟。但是转眼间一刻钟就过去了：翻开您的小说就看上了瘾。伊万·彼得罗维奇！大作简直尽善尽美！发表了这样的大作，人们却不理解您！读了您的书，我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我都哭了，我可不是常常哭的……”

“那么您要我跟您同去喽？不瞒您说，现在……虽说我很乐于从命，但是……”

“看在上帝分上，咱们就走一趟吧！要不，您怎么向我交代呢？我可等了您足足一个半小时啊！……再说，我非常想与您，非常想与您谈谈——您明白我要谈什么吗？这事的来龙去脉，您比我还清楚……也许，咱俩可以谈出个结果来，谈出个门道来的，请三思。看在上帝分上，万勿推辞。”

我想反正早晚都是要去的。即使娜塔莎现在一个人，她需要我，但是，要知道，是她自己拜托我，让我尽快去了解一下卡佳的呀。再说，也许，阿廖沙也在那儿……我知道，如果我不把关于卡佳的消息带给娜塔莎，她是不会安心的，所以我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去了。但是内莉的情况却使我犹疑不定。

“等等，”我对公爵说，然后走出去，跑到楼梯上。内莉就站





在这里的一个杳晃里。

“为什么你不肯上去呢，内莉？他对你干吗啦？跟你说什么了？”

“什么也没说……我不上去，就是不去……”她重复道，“我怕……”

不管我怎么劝她，也毫无用处。我跟她说定等我和公爵一出去，她就回房间，把门锁上。

“任何人也别让进来，内莉，不管人家怎么求你。”

“您跟他一起出去？”

“跟他一起出去。”

她打了个寒噤，抓住我的两只手，仿佛想求我别跟他去似的，但是她没说一句话。我决定明天再详细地好好问她。

我向公爵表示抱歉后便开始穿衣服。他对我说，到那儿去根本无须换装，也完全用不着打扮。“除非有什么衣服可以显得更精神点的！”他加了一句，像个宗教审判官似的把我从头打量到脚，“要知道，说到底，这些都是上流社会的偏见……可是又无法彻底摆脱这些偏见。在我们这个上流社会里，这种理想的境界，您一时半忽儿是找不到的，”他满意地看到我居然还有一套燕尾服，便感慨系之地说道。

我们走了出去。但是我让他在楼梯上稍等片刻。我又返回房间，这时，内莉已经溜进去了，我跟她再次道了再见。她显得异常激动。脸色铁青。我对她实在放心不下；把她一个人留下，我很难过。

“您这个女佣人真怪，”公爵下楼时对我说道，“这小姑娘是您雇的女佣人吧？”

“不……她不过是……暂时住在我这里。”

“古怪的小姑娘。我相信，她一定是疯子。您想想，起先她还好言好语地回答我，可是后来，她把我看清以后就向我猛扑过

来，一声尖叫，浑身发抖，揪住我不放……想说什么——又说不出。不瞒您说，我吓坏了，想逃跑，躲开她，但是谢谢上帝，她自己倒先离开了我，逃跑了。我感到愕然。你们怎么能住在一起，相安无事的？”

“她有癫痫病，”我回答。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嗯，这就不足为奇了……如果是她老毛病发作。”

我猛地感到蹊跷：昨天，马斯洛博耶夫明知道我不在家却故意来访，今天我去回访马斯洛博耶夫时，马斯洛博耶夫又讲了那个故事（他讲那故事的时候喝醉了酒。而且说话时吞吞吐吐），他又邀请我今晚七点务必上他家去，又一再要我相信他决不会耍阴谋诡计，最后是这公爵，等了我一个半小时，也许他明知道我在马斯洛博耶夫家，当时内莉又猛一下甩开他，逃到街上——凡此种种，相互间都似有某种联系。有许多事值得深思。

他的马车就在大门口等候。我们上车后就驱车前往。

## 第八章

走不多远就是卖买桥。起先我俩相对默然。我老在想：看他怎么开口跟我说话？我觉得他一定会旁敲侧击地试探我，摸我的底。但是他丝毫也没绕弯，就直截了当地言归正传。

“我现在非常担心一个情况，伊万·彼得罗维奇，”他开口道，“我想先跟您谈谈这事，请您给我拿个主意：我早就决定放弃我赢得的这场官司，把有争议的一万卢布退还给伊赫梅涅夫了。您说应该怎么办？”

“应该怎么办，你不可能不知道，”我脑子里倏忽一闪，“你

该不是跟我打哈哈吧？”

“不知道，公爵，”我尽可能老实巴交地答道，“另一件事，也就是关于娜塔利娅·尼古拉耶芙娜的事，我倒可以告诉您一些您我都必须知道的情况，但是这件事您当然比我清楚。”

“不，不，我当然不如您。您跟他们认识，说不定，娜塔利娅·尼古拉耶芙娜本人也不止一次地告诉过您她对这事的想法；而这是我做事的主要准则。您能够帮我个大忙；这事十分棘手。我准备退还给他，甚至不管其他事怎么了结，我也拿定主意退还给他；您懂吗？但是怎么退，用什么方式退，这就成问题了？这老头高傲，固执；我的好心会得不到好报的，他会把这钱扔还给我的。”

“但是对不起，您对这笔钱是怎么看的呢？理应属于您呢，还是本来就是他的？”

“官司我打赢了，因此，理应属于我。”

“但是，扪心自问呢？”

“不用说，我认为理应归我所有，”他回答道，我说得很不客气，多少刺激了他，“不过，我看，您还不了解这事的全部关键。我无意指控老头蓄意欺骗，不瞒您说，我可从来没有说过这话。是他故意装出一副受了老大委屈的样子，那是他愿意。他错在失职，错在玩忽职守，而按照我们从前的协定，对这类事情中的某些事他必须负责。但是您知道吗，甚至问题也不在这儿：问题在于我们的反目和争吵，当时，彼此都说了一些伤人的话；一句话，双方的自尊心都受到了伤害。当时，我也许根本就没有在意这区区一万卢布；但是这事到底因为什么，到底是怎么闹起来的，您自然是清楚的。我承认自己生性多疑，我也许做得不对（就是说当时不对），但是我当时对此没有察觉，我很恼火，他出言不逊，我觉得受了侮辱，不能错过这机会，于是就打起了官司。您也许会觉得我这样做不太高尚。我无意置辩；我要向您指出的

是，愤怒，主要是被刺痛的自尊心——这不能说缺少高尚的胸怀，而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是人之常情，不瞒您说，我再说一遍，我几乎根本不了解伊赫梅涅夫，我既然完全相信了有关阿廖沙和他的女儿的种种流言蜚语，因此也就相信了他蓄意盗用钱款……但是，这就不谈它了。主要是我现在应该怎么办？我可以不要这笔钱；但是我同时又要说，我现在还认为我的起诉是对的，那，这不等于说：我把这笔钱赠予了他吗。如果这事加上娜塔利娅·尼古拉耶芙娜目前这种微妙的状况……他非把这笔钱甩回来，掷还给我不可。”

“瞧，您自己也说会甩回来；可见，您自己也认为他是个诚实的人，因此您一清二楚，他并没有盗用您的钱。既然是这样，那您为什么不去找他，直截了当地宣布，您认为您的起诉是诬告呢？这才显得高尚，到时候伊赫梅涅夫说不定也就不会感到为难了，因为他收下的这笔钱本来就是他自己的。”

“哼……这钱本来就是他自己的；问题不就出在这儿吗；您使我何以自处呢？去找他，向他宣布，我认为我的起诉是诬告。既然你知道你的起诉是诬告，为什么还要起诉呢？——大家都会指着我的鼻子这么说。可是这就冤枉我了，因为我的起诉是有道理的；我在任何地方都没说过，也没写过，说他盗用了我的钱；但是对于他的玩忽职守、马虎大意、不善经营，即使现在，我也深信不疑。这笔钱理应归我所有，因此把诬告的罪名自己加在自己头上，不亦强人之所难乎，最后，我还要说一遍，老头装出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您倒要我去请他原谅——这也太强人所难了吧。”

“我觉得，如果两个人愿意言归于好的话，那……”


“那就很容易，您这样想吗？”

“对。”

“不，有时候并不容易，特别是……”



“特别是与此有关还有一些其他情况。这点我倒与您所见略同，公爵。娜塔利娅·尼古拉耶芙娜与令郎的问题，在取决于您的一切方面都应当由您来解决，而且要解决得令伊赫梅涅夫夫妇完全满意。只有这样，您才能完全真诚地跟伊赫梅涅夫把打官司的事说清楚。现在呢，因为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您只有一条路可走：承认您的起诉是没有道理的，公开承认，如果需要的话，还必须当众承认——这就是拙见；我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因为是您自己来征求我的意见的，您大概并不希望我跟您虚与委蛇吧。这也给了我勇气，我想请问阁下：您在把这笔钱退还给伊赫梅涅夫这点上，干吗要忧心忡忡，忐忑不安呢？既然您以为您的起诉是对的，干吗要退还给他呢？请原谅我的好奇，因为这跟其他情况也有很大关系……”



“您看呢？”他突然问道，好像根本没听到我提的问题似的，“您有把握吗，伊赫梅涅夫老头果真会拒绝这一万卢布吗，如果我退给他钱的时候不说任何附带的话，而且……而且……也不作任何这一类赔礼道歉的话？”

“肯定拒绝！”

我腾的一下满脸通红，甚至气得打了个哆嗦。这个放肆地表示怀疑的问题，使我的气不打一处来，就好像公爵当面啐了我一口似的。更可气的是还不止此：他回答我的问题时摆出一副粗鲁无礼的上流社会作风，好像他根本就没同意我提的问题，而且用另一个问题来打岔，大概他想让我明白，我太放肆了，也太自作多情了，竟敢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很不喜欢这种上流社会的派头，而且对之深恶痛绝，我过去就曾极力劝阿廖沙改掉这种坏习气。

“哼……您的火气也太大了嘛，世界上有些事是不能照您的想象去办的，”公爵对我的惊呼镇定自若地说道，“不过，我想，这问题一部分也可以由娜塔利娅·尼古拉耶芙娜来解决；请您把

这事转告她。她也可以出出主意嘛。”

“休想，”我粗暴地答道，“您不肯赏脸听完我方才对您说的话，您把我的话打断了。娜塔利娅·尼古拉耶芙娜会懂得的，如果您还钱不是出于真心，而且不作任何这一类像您所说的赔礼道歉的话，那就意味着，您是给父亲付买女儿的钱，给她付买阿廖沙的钱——一句话，用钱来补偿……”

“哼……原来，我的大好人伊万·彼得罗维奇，您是这么理解我的呀。”公爵笑了。他为什么要笑呢？“然而，”他继续道，“我们还有许多事，许多事都需要在一起好好商量。但是现在没工夫了。我只请您明白一个问题：这事直接关系到娜塔利娅·尼古拉耶芙娜以及她的整个未来，这一切多少要看咱俩对这一问题怎么解决以及采取何种对策了。这事非您莫属——您会亲眼看到的。因此，只要您不能忘情于娜塔利娅·尼古拉耶芙娜，您就不能拒绝与我恳谈，尽管您对我很少好感。但是咱们到了……回见<sup>①</sup>。”



## 第九章

伯爵夫人住得非常好。房间陈设得很舒服，很雅致，虽然丝毫不华丽。然而，一切都带有一种暂住性质，这不过是一个相当好的临时住所，而不是富贵人家那种已经定居下来的永久性府第，因此它既没有那种地主贵族的气派，也没有那些被认为必不可少的稀奇古怪的摆设。风传伯爵夫人每年都到自己的庄园（业已破败，而且数度典押出去），到辛比尔斯克省消夏，并由公爵陪同前往。我已听说过此事，同时伤心地想道：如果卡佳也要跟

<sup>①</sup> 原文是法文。此处意为回头谈。

伯爵夫人一起去，阿廖沙怎么办呢？我还没跟娜塔莎说过这事，我怕；但是根据某些迹象看，她大概对这一消息也已耳闻。但是她又绝口不提，暗自痛苦。

伯爵夫人非常客气地接待了我，向我和蔼可亲地伸出手来，一再说她早就想在自己家里见到我了。她从一只非常漂亮的银茶炊里亲自给我斟了茶，我们就围坐在这只茶炊旁：我，公爵，还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很有上流社会风度的先生，他佩带着星形勋章，衣服浆洗得毕挺，一副外交官派头。看来，他们对这位客人很尊重。伯爵夫人从国外回来后，在这个冬天还没来得及按照自己的心愿和打算在彼得堡广为交际，确立自己的地位。除了这位客人外，并无其他人，整个晚上都没有人来。我用眼睛寻找卡捷琳娜·费奥多罗芙娜；她跟阿廖沙在另一个房间里，可是她一听说我们来了，便立刻走出来欢迎我们。公爵巴结地吻了吻她的手，伯爵夫人则向她指指我。公爵便立刻介绍我俩认识了。我迫不及待地、用心地打量着她：这是一个温文尔雅的金发女郎，身穿白衣白裙，身材不高，面部表情既文静又安详，就像阿廖沙说的那样，有一双碧蓝碧蓝的眼睛，具有一种青春美，其实也不过如此而已。我本来以为会看到一位绝色美人，谁知她并不美。一张端正的、轮廓柔和的椭圆形的脸，五官也还端正，一头浓密的秀发倒的确很美，发型普普通通，一副家常打扮，文静的、专注的目光；如果在外面什么地方遇到她，我肯定与她擦肩而过，决不会特别注意她；但是，这不过是第一眼的印象，后来，在这天晚上，我总算把她看清楚了点。她向我伸出一只手来，一句话也不说，而是用一种天真的、专注的目光不断望着我的眼睛——仅此一点，就使我吃了一惊，觉得她怪，也不知因为什么，我不由得向她微微一笑。可见，我立刻感到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心地纯洁的人。伯爵夫人定睛注视着她。卡佳跟我握了握手后就匆匆离开了我，跟阿廖沙一起坐到房间的另一头去了。阿廖沙向我问好

时对我悄声道：“我就在这里待一小会儿，马上到那边去。”

“外交官”（我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但是总得有个称呼吧，因此姑且称他为外交官）在高谈阔论地说明什么问题，他说话安详而又派头十足。伯爵夫人注意地听着他说话。公爵则赞同地、谄媚地微笑着；这位高谈阔论的外交官常常冲他说话，大概认为他才是知音，只有他才配听他说话，下人给我端来了茶，从此再没来打搅我，我对此真是求之不得。于是我就利用这机会开始端详伯爵夫人。按照她给我的第一眼印象，我竟情不自禁地对她产生了好感。也许，她已经不年轻了，但是我觉得她决不会超过二十八岁。她的脸色还很娇嫩，想当年，正当妙龄的时候，她一定很漂亮。深褐色的头发还相当浓密；她的目光异常善良，但有点轻佻，同时带有一种顽皮的嘲弄人的模样。但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她显然有所克制。这副眼神也显示出她很聪明，但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善良和快活。我觉得，她的主要品德是有点轻佻，追求享受和某种温厚的自私，甚至于，也许这种自私还很严重。她完全听命于公爵，公爵对她具有非常大的影响。我知道他俩关系暧昧，我还听说，他俩在国外期间，他虽然忝居情夫之列，但一点也不吃醋；但是我总觉得（现在也觉得），把他俩联系在一起的除了过去的关系外，还有某种别的、有点神秘的东西，建筑在某种打算上的类似于相互承担义务一类的东西……一句话，一定有某种类似东西。我也知道，公爵眼下觉得她是个累赘，然而他们的关系却并未中断。也许当时把他俩特别拴在一起的是打卡佳的主意，不用说，这事的始作俑者应是公爵。正是基于这一理由，公爵才托辞没有同伯爵夫人结婚（她倒的确提出过要同他结婚），而且终于说服了她，让她玉成阿廖沙同她继女的婚事。起码，根据阿廖沙过去说过的话，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些话虽然说得没心眼儿，但是我还是从中多少看出了点名堂。我还总觉得（这多多少少也是从阿廖沙同样的谈话中听来的），尽管伯爵夫人对





公爵百依百顺，公爵不知什么原因还是有点怕她。甚至阿廖沙也注意到了这点。后来我才了解到，公爵非常想把伯爵夫人嫁出去，随便嫁给什么人都行，也部分出于这一目的，他才送她到辛比尔斯克省去消夏，他的如意算盘是替她在外省寻觅一位合适的郎君。

我坐在那儿听他们说话，不知道怎样才能尽快同卡捷琳娜·费奥多罗芙娜单独谈谈。外交官在回答伯爵夫人的问题，正大谈当前的政局，大谈即将开始实行的种种改革<sup>①</sup>，以及应不应当害怕改革，等等。他像个有权势的人那样，夸夸其谈，而且泰然自若。他在阐明自己的观点时，说得很精辟，也很聪明，但是这观点却令人作三日呕。他反复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这种改革和变革精神非常快就会带来一定的后果；人们看到这些后果后就会动脑筋好好想一想，这种新精神不仅会在社会上（不用说，是在社会的某一部分）消失，而且人们根据经验就会看到这样做是错误的，于是他们就会以加倍的劲头重新开始支持旧事物。经验，即使是可悲的经验，也是大有裨益的，因为它可以教会人们怎样维护这个救国救民的旧事物，并为此提供新的材料；因此，甚至应该希望现在这种冒冒失失的改革赶快走到极端。“离开我们是不行的，”他作结论道，“离开了我们还从来没有一个社会站得住脚。我们不会失去什么，而是相反，我们肯定能赢；我们将会卷土重来，卷土重来，我们当前的口号是：‘越糟糕越好’<sup>②</sup>。”公爵以一种令人生厌的赞许神态向他微微一笑。这位夸夸其谈的外交官见状得意极了。我也太蠢了点，居然想要提出反驳；我心里火烧火燎的，但是公爵不怀好意地瞪了我一眼，使我及时打住；

① 指一八五八—一八六〇年间俄国报刊的热门话题：即将废除农奴制、司法公开和新的书报检查条例等一系列改革。

② 原文是法文。

他向我这边匆匆瞥了一眼，我觉得，公爵盼望的正是我会做出某种稀奇古怪的、血气方刚的举动；说不定他想看到的正是这个，于是他就可以欣赏我是怎样丢人现眼的了。与此同时，我深信，外交官肯定不会理睬我提出的反驳，说不定甚至对我这个人也不屑一顾。跟他们坐在一起，我觉得恶心极了；倒是阿廖沙救了我。

他悄悄走到我身边，拍了拍我的肩膀，请我过去说两句话。我猜一定是卡佳打发他来的。果然。一分钟后，我已经坐她身旁了。她先是把我从上到下仔仔细细地端详了一遍，仿佛在暗自说道：“你原来是这样呀，”，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俩都没找到词儿来开始交谈。但是我相信，只要她一开口，就会口若悬河地停不下来，哪怕一直说到天明，阿廖沙所说的“就这么五六个小时的谈话”，倏地闪过我的脑海。阿廖沙就坐在我俩身旁，急切地等待我俩开口。

“你俩怎么不说话呀？”他微笑地看着我们，开口道。“坐到一块儿了，又不说话。”

“啊呀，阿廖沙，你怎么这样……我们马上，”卡佳答道，“伊万·彼得罗维奇，要知道，我们在一起有许多话要说，但是我又不知从何说起。我们真是相见恨晚，早一点认识多好，虽然我很早就听说过你。我多么想见到您啊。我甚至还想写信给您……”

“信上谈什么呢？”我不由得微笑着回答道。

“可谈的事还少吗？”她严肃地答道，“哪怕就这事呢，他说的娜塔利娅·尼古拉耶芙娜的情况是不是真的？——他说他在这样的時候撇下她一个人，而她并不见怪。唉呀，难道能像他那样做事吗？嗯，你干吗现在待在这里呀，这不是岂有此理吗？”

“啊呀，我的上帝，我说话就走。我早说过，我在这里只待一小会儿，看看你俩，看看你俩在一起怎么说话，然后我就到娜



塔莎那儿去。”

“我们不是坐到一块儿了吗——看见啦？他总是这样，”她两腮微红，伸出手指，向我指着他，加了一句。“说什么‘一小会儿，就一小会儿’，可瞧，都坐到半夜了，那时候就晚啦。说什么‘她不会生气的，她心肠好’——瞧，他就是这么说的！唉呀，这好吗，这高尚吗？”

“看来我得走了，”阿廖沙悲悲戚戚地答道，“只是我非常想跟你俩待一会儿……”

“你跟我们在一起干吗呀？相反，我们有许多事想要单独谈谈。我说你也别生气；必须这样——要听话。”

“既然必须这样，那我马上……有什么好生气的呢。我这就去列文卡，就待一小会儿，然后立刻去看她。还有件事，伊万·彼得罗维奇，”他拿起礼帽，继续道，“您知道吗，父亲打算放弃他打官司从伊赫梅涅夫手里赢到的那笔钱。”

“知道，他跟我说了。”

“他这样做多高尚呀。卡佳还不相信他会做得这样高尚呢。您跟她说说这事。再见，卡佳，请你不要怀疑我是爱娜塔莎的。你们干吗总把这些条条框框硬加在我头上，老是责备我，监视我——好像我在你们的监视之下似的！她知道我有多么爱她，她相信我，我也坚信她是相信我的。我无条件地爱她，不附加任何责任。我都不知道我爱她有多深。只是爱就是了。因此没必要把我当犯人似的问过来问过去。不信你问伊万·彼得罗维奇，他现在就在这里，他会向你证明娜塔莎生性嫉妒，虽然她爱我，但是在她的爱中有许多自私的成分，因为她不愿意为我牺牲任何东西。”

“什么？”我惊讶地问道，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倒是怎么啦，阿廖沙？”卡佳举起双手一拍，差点没叫出来。

“可不是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伊万·彼得罗维奇知道。”

她总让我陪着她。虽然她嘴上不说，但看得出来，她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你怎么不害臊，怎么不害臊呢！”卡佳说道，气得满脸通红。

“有什么可害臊的？真的，你倒是怎么啦，卡佳！要知道，我比她所设想的还要爱她，如果她能够像我爱她那样真正地爱我，那她一定会为我牺牲她的快乐。不错，是她自己让我来的，但是我从她脸上看得出来，她这样做很难受，因此对我来说，她等于不让我来。”

“不，这不是没来头的！”卡佳叫道，她又用她那闪烁着怒火的目光对他说道。“你坦白，阿廖沙，立刻坦白，这都是你父亲教你的，是不是？今天教的，是不是？你呀。别跟我要花招了：我马上就可以打听出来！是不是这样？”

“是的，他说了，”阿廖沙扭扭捏捏地答道，“这有什么大不了呢？他今天同我说话可亲了，像同朋友说话一样，老向我夸她好，夸得我都觉得奇怪了：她这么侮辱他，他还这么夸她。”


“而您，您就相信了，”我说，“她把能够给您的一切都给了您，甚至现在，今天，她最关心的还是您，怕您见不着卡捷琳娜·费奥多罗芙娜会感到无聊！这话是她今天亲口跟我说的。可您却突然相信起了这种假话，鬼话！您怎么不害臊呢？”

“忘恩负义！那有什么，他从来不知道害臊！”卡佳说道，对他挥了挥手，仿佛他这人完全不可救药了似的。

“你们倒是怎么啦，真是的！”阿廖沙用抱怨的口吻继续道，“你总是这样，卡佳！你总是怀疑我，把我往坏处想……我就不说伊万·彼得罗维奇了！你们都以为我不爱娜塔莎。我说她自私不是那意思。我只是想说，因为她太爱我了，所以常常爱得没分寸，把我和她都弄得挺难受。父亲永远也骗不了我，虽说他倒想骗。我不会上他的当的。他根本没说她自私，就是说也并无恶



意；我是懂得他的意思的。他说的跟我刚才告诉你们的分毫不差：因为她太爱我了，爱得那么强烈，所以简直有点自私了，因此无论是我还是她都觉得挺难受，以后我还会觉得更难受。怎么啦，他说的是大实话，因为他爱我，这根本说不上他冤枉了娜塔莎；相反，他在她身上看到的是最强烈的爱，没有分寸的爱，爱到无以复加程度的爱……”



但是卡佳打断了他的话，不让他说下去。她开始愤激地责备他，并且一再说，他父亲之所以一再夸娜塔莎，是想用一种表面的善良来欺骗他，这一切都另有企图，目的是为了拆散他俩的关系，神不知鬼不觉地引起阿廖沙本人对她的反感。她热烈而又聪明地推断出娜塔莎有多么爱他，他对她的所作所为，是任何爱也不能饶恕的，因此真正自私的是他自己，是阿廖沙。慢慢、慢慢地，卡佳把他说得非常难过，悔恨不已；他坐在我们身旁，望着地面，已经一句话也答不上来了，他被驳得体无完肤，满脸都是痛苦的表情。但是卡佳仍旧对他铁面无情。我以一种强烈的好奇注视着。我真想快点了解这个奇特的姑娘。她还完完全全是个孩子，但却是一个有点奇特的、思想坚定的孩子，她有坚定的做人准则，对善、对公道有一种热烈的、与生俱来的爱。如果当真可以把她称之为孩子的话，那她应当归入我国家庭中为数相当多的那一类有思考能力的孩子。她显然已经思考过许多问题。真想看看这个爱思索的小脑瓜里到底在想些什么，真想看看这个小脑瓜里怎么把完完全全是孩子的想法和观念同那些严肃的为人处世之道和生活经验（因为卡佳已经有了一定的生活经验）搀杂在一起；此外她脑瓜里一定还有一些她所不熟悉，也不曾体验过的思想，但是这些思想因为很抽象和富有书卷气，使她感到很有意思；这些思想在她脑瓜里一定很多，可能她还以为这些都是她亲身体验过的呢。这天的整个晚上以及后来，我觉得，我相当透彻地了解了她。她有一颗热烈而又敏感的心。在有些情况下，她似

乎无意克制自己，而是把是非曲直放在首位，把任何处世之道和自我克制都看成虚伪的偏见，而且还以具有这种信念而自傲；许多热血青年都有这样的情况，甚至一些人不很年轻了，亦然。但是正是这点使她具有一种特别的美。她非常爱思考，爱探索真理，但又毫不迂腐，而是行为突兀，充满稚气和孩子气，使人乍一看就喜欢上了她身上的那种与众不同之处，因而也就听之任之，不予计较了。我想起了列文卡和鲍林卡，于是我觉得，这一切都十分自然。奇怪的是：她那张脸，乍一看，我并没发现其中有什么特别美的地方，可是那天晚上，这脸却时刻都在变化，我觉得它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有魅力了。这是一种朴素的二重人格，集孩子气和爱思考的女性于一身，这种充满孩子气而又高度真实的对真理和公道的渴望，这种对自己的追求不可动摇的信心——这一切都使她的脸焕发出一种真诚的美，赋予她以一种高尚的精神美，于是您就会逐渐明白，这种美的全部意义并不是一下子都能发掘出来的，它也不是每一个普通人和无动于衷的人一下子都能全部领会的。于是我懂了，阿廖沙一定是迷上她了。既然他自己没有能力思考和判断，那他就一定会爱上那些能够替他思考，甚至替他希望的人——而卡佳已经把他置于自己的监管之下了。他的心是高尚的、令人倾倒的，它一下子屈从于一切真诚的和美的东西，而卡佳已经在他面前以非常真诚的稚气和同情说了许许多多话。他没有一丁点自己的意志；她却有许多执着、强烈和火一般炽烈的意志，而能使阿廖沙爱慕的只会是那些能够支配他，甚至命令他的人。而娜塔莎在他们相好之初之所以能够吸引他，一部分也是由此，但是卡佳较之娜塔莎有一个大的优越性——她自己还是孩子，而且看来，即使过很长时间以后，她还仍旧是个孩子。她的这种稚气，她那灿烂夺目的聪明，与此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缺少理智——这一切不知怎的却使阿廖沙感到更亲切。他感觉出了这一点，因此卡佳对他的吸引力也就越来越



大。我相信，当他俩在一起单独谈话的时候，除了卡佳严肃的“宣传性”谈话以外，他俩谈来谈去说不定会变成一场儿戏。虽说卡佳也许经常数落阿廖沙，而且已经把他捏在手心里，但是他显然觉得跟她在一起比跟娜塔莎在一起要自在些。他俩彼此更般配，这才是主要的。

“得啦，卡佳，得啦，够啦；说来说去，你永远正确，我永远不对。这是因为你的心比我纯洁，”阿廖沙说，他站起身来，伸出手，跟她握别。“我马上就去看她，不去看列文卡了……”

“你反正到列文卡那儿也没事；你现在能听话，肯去看娜塔莎，这就很可爱嘛。”

“而你比大家都可爱一千倍，”阿廖沙闷闷不乐地答道。“伊万·彼得罗维奇，我想跟您说两句话。”

我们离开两步，走到一边。

“今天我的做法很无耻，”他对我悄声道，“我做得很卑鄙，我对不起世界上所有的人，更对不起她们两位，今天午后，父亲介绍我跟一位叫亚历山德林娜的女人认识（一个法国女人）——这女人很迷人。我……我都动了心……嗯，现在不说它了，我不配跟她们在一起……再见，伊万·彼得罗维奇！”

“他这人心肠好，心地也高尚，”当我重新坐到卡佳身旁后，卡佳匆匆开口道，“但是，关于他，我们以后再详谈吧；而现在咱俩先要取得一致：您认为公爵这人怎么样？”

“一个很坏的人。”

“我也抱有同感。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咱俩的观点是一致的，以后咱俩说话就容易了。现在先谈娜塔利娅·尼古拉耶芙娜……要知道，伊万·彼得罗维奇，我现在两眼漆黑，我一直在等您，希望您有以教我。请您把这一切跟我说说清楚，因为在最主要的问题上我的看法只能根据揣测，根据阿廖沙告诉我的情况来判断。此外，我就没有别的消息来源了。请您告诉我，第一（这

是最主要的)，在您看来，阿廖沙和娜塔莎在一起会不会幸福？这是我作出最后决定，以便自己弄清楚究竟应该怎么办以前，必须首先弄清楚的。”

“这事怎么说得准呢？……”

“是的，自然，说不很准，”她打断道，“那您觉得呢？——因为您是个很聪明的人。”

“我看，他俩不会幸福。”

“为什么？”

“他俩不般配。”

“我也这么想！”她说时把两只小手抱在胸前，似乎陷入深深的悲哀之中。

“说详细一点。听我说：我非常想见见娜塔莎，因为我有许多话要跟她说，我觉得，我俩在一起，就能决定一切应该怎么办。现在我老在脑子里想象她的模样：她一定非常聪明、严肃、真诚，而且非常美。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

“我也相信是这样。嗯。她既然是这样，她怎么会爱上阿廖沙这样的毛孩子呢？请给我解释一下个中道理；我常常在想这个道理。”

“这是说不清，也没法解释的，卡捷琳娜·费奥多罗芙娜；很难想象为什么会爱上一个人，又是怎么爱上的。是的，他还是个孩子。但是您知道怎么才能爱上一个孩子吗？（她那双眼睛是那么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我，表情是那么深沉、严肃和急切，我瞧着她，瞧着她那双眼睛，我的心软了。）娜塔莎自己越是不像孩子，”我继续道，“她越是严肃，她就会越加迅速地爱上他。他诚实，真诚，天真极了，有时候简直天真得可爱。她之所以爱上他，也许是……——这话怎么说呢？似乎是出于一种怜悯。一颗宽宏大度的心是会出于怜悯而爱上一个人的……话又说回来，我





觉得，我对您什么也说不清，但是我倒想问问您自己：您不是也在爱他吗？”

我向她大胆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我感到，这样的问题虽然提得性急了点，但是决不会搅乱这颗晶莹的心的、赤子般的无限纯洁。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她向我低声答道，她那双明亮的眼睛望着我，“但是，好像，非常爱……”

“瞧，这不结了。您能说明您为什么爱他吗？”

“他身上没有虚伪，”她想了想答道，“当他直视着我的眼睛，又同时对我说什么的时候，我很喜欢这样……我说伊万·彼得罗维奇，我居然跟您说这种事，我是一个大姑娘，您是一个大男人；我这样做好吗？”

“这有什么要紧呢？”

“可不是吗。当然，这有什么要紧呢？可是他们（她用眼睛指了指坐在茶炊旁的那帮人），他们肯定会说这样做不好，他们的看法对吗？”

“不对！既然您心里并不觉得您这样做不对，可见……”

“我一向我行我素，”她打断了我的话，显然急于想跟我尽可能地说个痛快，“每当我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我就立刻问自己的心，如果我于心无愧，也就处之泰然了。一个人的一言一行，要永远这样才好。我之所以跟您完全开诚布公，就像我自己跟自己说话一样，就是因为：第一，您是一个非常好的人，而且我也知道您在阿廖沙之前跟娜塔莎过去的关系，我听的时候都哭了。”

“谁告诉您的？”

“自然是阿廖沙，他是含着眼泪告诉我的：他能有这样的态度，这就很好，我很高兴。我觉得，他爱您胜过您爱他，伊万·彼得罗维奇。也正因为有这些事我才喜欢他。嗯，其次，我之所以跟您直来直去，就像我跟自己说话一样，还因为您是一个非常



聪明的人，您可以在许多事情上给我出出主意，教我应当怎么做。”

“您凭什么知道我已经聪明到能够教您了呢？”

“唉呀，真是的；您倒是怎么啦！”她沉思起来。

“我也无非这么一说罢了；咱俩还是谈最主要的吧。请有以教我，伊万·彼得罗维奇：现在我感到，我已经成了娜塔莎的情敌了，我是知道这个的，我该怎么办呢？因此我才来问您：他俩会不会幸福。我日日夜夜都在想这个问题。娜塔莎的处境是可怕的，太可怕了！要知道，他已经根本不爱她了，对我则爱得越来越深。难道不是这样吗？”

“好像是这样。”

“要知道，他并没有骗她。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已经不再爱她了，而她肯定知道。她该多痛苦啊！”

“您打算怎么办呢，卡捷琳娜·费奥多罗芙娜？”

“我脑子里有许多方案，”她一本正经地答道，“然而，我还是理不出个头绪。因此我才迫不及待地等您来，帮我解决这一切。对于这一切，您比我清楚得多。要知道，您现在对于我简直跟什么神似的。您知道吗，我起先是这么想的：如果他们彼此相爱，为了使他们幸福，我就应当牺牲自己，助他们一臂之力。必须这样！”

“我知道您已经牺牲过自己了。”

“是的，我牺牲过，后来他又来找我，而且越来越爱我，因此我私心深处又开始琢磨，老在想：要不要牺牲自己呢？要知道，这很不好，不是吗？”

“这很自然，”我回答，“这是人之常情……您没错。”

“我可不这么想；您说这话是因为您心好。可我觉得我的心并不十分纯洁。如果我有一颗纯洁的心，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但是咱们先不谈这个！后来，我对他俩的关系从公爵，从妈妈<sup>①</sup>，从阿廖沙本人那儿了解得更多了，我才看出他俩不般配；刚才您又肯定了这点。这一来，我想得就更多了：现在咋办呢？要知道，如果他俩不会得到幸福，还不如干脆分手好；可后来我又决定：关于这一切再详细地问问您，再自己去找一趟娜塔莎，然后同她一起解决这整个问题。”

“但是怎么解决呢？问题在这儿。”

“我准备对她这这么说：‘既然您爱他胜过一切，因此您关心他的幸福也应当胜过关心自己的幸福；所以您必须跟他分手。’”

“是的，但是她听到这话后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呢？如果她同意您的看法，她是不是能够做到这点呢？”

“这也正是我日夜思量的一个问题，而且……而且……”她说到这里突然哭了起来。

“您没法相信我是多么可怜娜塔莎，”她泪眼模糊，嘴唇发抖，悄声道。

描写至此，也不必再添加什么了。我默然以对，我看着她，自己也想与她同声一哭，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出于一种怜爱之情吧。这是一个多可爱的孩子啊！至于她为什么自认为能使阿廖沙幸福，我倒没问她。

“您一定很喜欢音乐吧？”她问道，已经多少平静了些，但是因为刚哭过，神态若有所思。

“喜欢，”我略带诧异地回答道。

“如果有时间，我倒想给您弹弹贝多芬的第三协奏曲。现在，我心里就在弹它。所有的感情，里面全有……跟我现在的感觉一样。我这么觉得。但是下次再弹吧；现在要说话。”

于是我们就开始商量她怎么同娜塔莎见面，这事应该怎么安

① 原文是法文。

排。她告诉我，有人在监视她，虽然她的继母为人很好，也爱她，但是她无论如何不会答应，让她去跟娜塔利娅·尼古拉耶芙娜认识的；因此她只能略施计谋。清早，有时候，她常常坐车到外面去兜风，几乎总是跟伯爵夫人一起。有时候，倘若伯爵夫人不能跟她一起出去，她就让一个法国女人（她有病）陪她。遇到伯爵夫人头疼就常常这么做；因此必须等她头疼。而在这以前，她可以说服那个法国女人（一位有点类似于充当陪伴女的老太太），因为那个法国女人心肠很好。由此可见，无论如何没法预先确定，到底哪天可以去拜访娜塔莎。

“认识娜塔莎您肯定不会后悔的，”我说，“她也很想了解您，哪怕仅仅为了晓得她到底把阿廖沙交给谁了。这事您就甭发愁了。即使您不操这份闲心，时间也会解决问题的。您不是要到乡下去吗？”

“是的，很快，说不定过一个月就走，”她答道，“而且我知道，公爵坚持要去。”

“您认为阿廖沙会跟你们一起去吗？”

“我也想过这问题！”她说，定睛注视着我。“我看他肯定会去。”

“肯定会去。”

“我的上帝，我不知道这一切会造成什么结局。听我说，伊万·彼得罗维奇。我会给您写信的，我要常常写信给您，写很多很多。我现在标上您了。您会常常到我们家来吗？”

“不知道，卡捷琳娜·费奥多罗芙娜。这得看情况。说不定我压根儿不会再来了。”

“为什么？”

“这取决于许多原因，主要取决于我跟公爵的关系。”

“这不是一个光明正大的人，”卡佳断然道，“我说伊万·彼得罗维奇，如果我来看看您，怎么样？这样做好吗？”



“您自己认为呢？”

“我认为好。也不因为什么，就来看看您……”她笑了笑，又加了一句。“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我除了尊敬您以外，还很喜欢您……可以向您学到很多东西。我喜欢您……我把这一切都告诉您，是不是不知羞耻呢？”

“有什么羞耻的？我觉得您很可亲，就像我的亲妹妹一样。”

“您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啊，当然，当然！”我答道。

“嗯，他们准会说，一个年轻姑娘这么做是不知羞耻，是不应该的，”她又向我指了指围坐在茶桌旁聊天的那帮人，说道。在这里，我要说，公爵仿佛故意让我俩在一起聊个够似的。

“我心里一清二楚，”她又补充道，“公爵想要我的钱。他们认为我完完全全是个孩子，甚至当着我的面也这么说。我倒不以为然。我已经不是孩子了。这些人也真怪：他们自己才像孩子呢；哼，也不知道他们成天价忙些什么？”

“卡捷琳娜·费奥多罗芙娜，我忘了问您：阿廖沙经常去找他们的那两位，列文卡和鲍林卡，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他们是我的两房远亲。非常聪明，也非常正派，但是爱空谈……我了解他们……”

她说罢微微一笑。

“您打算以后捐赠给他们一百万，有这事吗？”

“嗯，瞧，就说这一百万吧，他们唠唠叨叨地说个没完，让人烦死了。对一切有益的事我当然很高兴捐助，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对不对？但是什么时候捐献还不知道哩；可他们现在已经在那里分来分去，又是讨论，又是嚷嚷，又是争论：到底把这钱用到什么地方好，甚至为这事发生了争吵——这岂非咄咄怪事。也太性急了嘛。但是他们毕竟非常真诚，而且……很聪明。在学习。这总比有些人纸醉金迷，混日子强。对不？”

我跟她还谈了许多。她几乎把自己的一生经历都说给我听了，同时又非常用心地听我说话。她还总要求我多说点关于娜塔莎和阿廖沙的事，而且越多越好。当公爵过来找我，告诉我应该告辞了的时候，已经是午夜十二点了。我告了别。卡佳同我热烈地握了握手，别有深意地望了我一眼。伯爵夫人请我有空常来；我跟公爵一起走出了大门。

我忍不住要谈一个奇怪的也许与这事完全无关的看法。我跟卡佳谈了三个小时，我无形中得出一个奇怪的、但同时又很深刻的想法：她还完全是个孩子，对男女关系的种种奥秘还全然不知。这就使得她的某些言论，以及她在谈许多十分重要的问题时所使用的那种一般说很严肃的口吻，显得异常滑稽。



## 第十章

“我说，”公爵同我一起坐上马车时对我说道，“现在咱俩去吃点消夜怎么样？您意下如何？”

“真的，我不知道，公爵，”我犹疑不定地答道，“我从不吃消夜……”

“嗯，自然，咱俩一边吃消夜一边可以谈谈，”他加了一句，狡猾地定神注视着我，看着我的眼睛。

怎能不明白呢！“他想发表他的高见，”我想，“我真是求之不得。”我同意了。

“那就说定啦。到海洋大街的B饭庄<sup>①</sup>。”

“上饭馆？”我有点惶惑地问道。

① 指彼得堡的博雷尔饭庄。

“是啊。那又怎么啦？我很少在家吃消夜。难道您就不肯让我请您？”

“但是我已经跟您说过，我从来不吃消夜。”

“破回例也没关系嘛。再说，这是我邀请您的……”

他的意思是说我替你付帐；我相信，他加上这话是故意的。我答应陪他去饭馆，但是我决定自己付钱。我们到了。公爵要了个雅座，很内行地点了三两道菜，菜点得也很有味道。菜价很贵，他还要了一瓶高级的开胃酒，价钱也很贵。这一切都不是我付得起的。我看了看菜单，要了半只松鸡和一小杯拉斐特酒。公爵一听便大声抗议。

“您不愿意跟我一起吃消夜！这甚至很可笑。对不起，我的朋友<sup>①</sup>，但是，要知道，这是……令人愤慨的洁身自好。简直是最渺小的自尊心在作怪。这里还几乎搀杂有等级偏见，我敢打赌，一定是这样。跟您老实说了吧，您这是看不起我。”

但是我固执己见。

“话又说回来，随您便，”他加了一句。“我不勉强您……请问，伊万·彼得罗维奇，我可以跟您友好地随便谈谈吗？”

“这是我求之不得的。”

“那就好，我看，这种洁身自好对您有害无益。你们这些人都有这毛病，因此也一样，都对自己有害。您是搞文学的，您应该知道上流社会，可是您却敬而远之。我现在说的不是松鸡，我说的是您完全谢绝同我们这个圈子的人有任何交往，这样做的害处就非常大了。此外，您还会失去很多东西——嗯，一句话，您会失去飞黄腾达的机会——此外，即使说这个吧，您描写的那些东西也应当亲自去体验一下嘛，在你们那些小说里既有伯爵，也有公爵，也有小花厅……话又说回来，我扯哪儿啦？你们现在写

① 原文是法文。

的净是贫穷，丢失的外套，钦差大臣，寻衅闹事的军官、官吏，过去的岁月以及分裂派教徒的生活<sup>①</sup>，等等，我知道，都知道。”

“但是阁下此言差矣，公爵；我之所以不去您称之为‘那个上流人士的圈子’，那是因为，首先，那里很无聊，其次，那里无事可做！但是说到底，那里我毕竟还是常去的……”

“知道，一年去一趟 P 公爵家，我就是在那里遇到您的。而在这一年剩下的时间里，您就沉湎于您那民主主义的自尊自豪里，在你们那阁楼上为伊消得人憔悴，虽然你们那帮人并不个个都这样。也有那么一些人，偏好猎奇，连我都觉得恶心……”

“我求您了，公爵，换一个话题，别再提我们那些阁楼了，好不好。”

“啊呀，我的上帝，您居然见怪了。话又说回来，是您允许我跟您友好地说话的。但是，对不起，我还没做什么来配得上您对我的厚爱。这酒还行，您尝尝。”

他从他的酒瓶里给我倒了半杯。

“瞧，我亲爱的伊万·彼得罗维奇，我很清楚，硬跟人家交朋友是有失体面的。要知道，我们当中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您想象的那样对您无礼而放肆；嗯。我也很清楚，您屈尊跟我坐在一起，并非出于您对我有什么好感，而是因为我答应过跟您谈谈。不是吗？”

他笑了。

“因为您在照管某个小姐的利益，因此您想听听我说什么。是这样吗？”他带着刻薄的微笑加了一句。

“您没说错，”我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我发现他属于这样

<sup>①</sup> “丢失的外套”、“钦差大臣”和“官吏”，分别指果戈理的《外套》和《钦差大臣》。“寻衅闹事的军官”指谢德林的《外省散记》。“过去的岁月”、“分裂派教徒的生活”指梅利尼科夫（一八一八—一八八三）的反农奴制小说。



一种人，这种人只要看到有人哪怕只有一丁点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他们就会立刻让他感觉到这点。当时我就处在他的掌握之中，不听完他打算说的一切，我就走不了，他对此是一清二楚的。他说话的口吻突然变了，而且变得越来越狎昵和放肆，越来越充满嘲弄)。“您没说错，公爵；我正是为了这事才到这儿来的，否则，说实话，我才不会……这么晚坐这儿呢。”

我本来想说：否则我才不会留下来陪您呢，但是我没说，而是换了一种说法，倒不是因为怕，而是出于我那该死的弱点和讲究礼貌。怎么能当着人家的面出言不逊呢？尽管此人就配这样对待他。尽管我也很想说几句挖苦他的话！我觉得公爵从我的眼神中已经看出了这一点，他在我说这话的时候一直讥讽地看着我，仿佛在欣赏我的怯懦，又好像在用眼神故意挑逗我：“怎么，你不敢，你害怕了，可不是吗，小老弟！”想必是这样，因为我一说完他就哈哈大笑起来，并且用一种既宽容大度又不失亲切的神态拍了拍我的膝盖。

“你真逗，小老弟，”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出这样的意思。“且慢！”我暗自寻思。

“我今天很开心！”他叫道，“而且，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的，是的，我的朋友，是的！我想说的正是这妞。心里有话，就应当彻彻底底地说出来，说出一个结果来，我希望这一次您能完全明白我的意思。到伯爵夫人家之前，我曾经跟您说到这笔钱的问题，说到那个傻瓜蛋父亲，一个六十岁的老小孩……哼！现在就不必提他啦。我也无非是随便说说而已！哈哈，要知道，您是搞文学的，应该明白我说这话的意思……”

我诧异地望着他。看来他还没醉。

“嗯，至于说到那妞，说真格的，我尊敬她，甚至喜欢她，真的；她有点小脾气，但是正如五十年前人们所说：‘没有不带刺的玫瑰’，又说，而且说得好：虽说刺扎人，但是正因为扎人

才迷人，虽说我那阿列克谢是个大笨蛋，但是我已经多多少少原谅他了——这小子有眼力。简而言之，这种姑娘我喜欢，再说我（他意味深长抿紧嘴唇）甚至另有打算……好啦，这是后话……”

“公爵！我说公爵！”我叫道，“我不明白您怎么这样出尔反尔，但是……还是换换话题吧，求您了！”

“您又急了！嗯，好吧……换换话题，换换话题！不过我倒想问您个问题，我的好朋友：您很尊敬她吗？”

“自然，”我无礼而又不耐烦地答道。

“嗯，您也爱她？”他接着问道，令人厌恶地龇牙咧嘴，眯起了眼睛。

“您忘乎所以了！”我叫道。

“好了，不了，不了！请少安毋躁嘛。我今天心情特别好。好久都没这样开心了。咱们要不要喝点香槟！您意下如何，我的诗人？”

“我不喝酒，不想喝！”

“快别这么说！您今天一定要陪我。我今天的情绪特好，因为我的脾气已经好到多愁善感的程度，因此我不能独自开心，幸福应该同享嘛。谁知道呢，咱俩喝来喝去，竟会喝成个莫逆之交也说不定，哈哈！不，我的年轻朋友，您还不知道我的为人！我相信，您一定会喜欢我的。我希望您今天能跟我同欢乐，共忧愁，同快乐，共落泪，虽然我希望我至少不会哭出来。怎么样，伊万·彼得罗维奇？您只要想想，如果您不照我的意思办，我的灵感就会不翼而飞，烟消云散，您就什么也听不到了；嗯，您之所以待在这里无非是想听到些什么。不对吗？”他又放肆地向我挤眉弄眼地补充道，“那，请您选择吧。”

这威胁决不能等闲视之。我同意了。“该不是他想把我灌醉吧？”我想。趁此机会，我想提一下关于公爵的一则传闻，而这传闻我早就听说了。据说他在社交界虽然彬彬有礼，温文尔雅，



可是有时候却喜爱夜间纵酒作乐，直喝得烂醉如泥方才罢休，他喜欢偷偷摸摸地寻花问柳，丑恶而又神秘地淫乱无度……我听说过一些有关他的可怕传闻……据说，阿廖沙也知道父亲有时酗酒，可是却对大家讳莫如深，尤其不让娜塔莎知道。有一回，他对我说漏了嘴，但是又立刻把话岔开了，对我的追问避而不答。然而，这事，我并非从他那里听来的，老实说，我起先还不信。现在则静观下文。

堂倌送来了酒；公爵倒了两杯，一杯给自己，一杯给我。

“一个可爱的，非常可爱的小姐儿，虽然她骂了我！”他继续道，津津有味地呷着酒，“但是这些可亲可爱的小姐正是这时候才显得分外可亲可爱，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她没准还以为狠狠地奚落了我呢，记得那天晚上吗，把我奚落得汗颜无地！哈哈！她脸上的红晕多美呀！您玩女人是行家吗？您有没有注意到，有时候脸陡地一红，会给本来苍白的脸蛋儿平添无限春色？啊呀，我的上帝！您大概又在生气啦？”

“是的，我很生气！”我叫道，已经按捺不住自己了，“我不愿意听到您现在谈娜塔利娅·尼古拉耶芙娜……就是说，用这样的口吻谈她。我……我不许您放肆！”

“哎哟！嗯，好吧，依您，换个话题。我这人最好说话不过了。就谈谈您吧。我喜欢您，伊万·彼得罗维奇，您不知道我有多友好和多真挚地同情您啊……”

“公爵，好不好言归正传，”我打断他的话。

“您想说谈谈咱们的事。您一张嘴我就明白您想说什么，我的朋友<sup>①</sup>，您大概没料到，当然，如果咱们现在来谈您，而您又不打断我的话的话，咱们就差不多言归正传了。因此，听我接着说下去：我想告诉您，我最最尊敬的伊万·彼得罗维奇，像您这

① 原文是法文。

样过日子，无疑会毁了您自己的。请允许我触及一下这个微妙的话题；我说这话是出于友谊。您穷，您向您的老板预支稿酬，拿来还债，用剩下的钱来苦度岁月，也仅够半年花销，还只能喝清茶一杯，您在您那阁楼上战战兢兢地等着，何时才能写完您那部小说，然后向您那位老板的杂志投稿；难道不是这样吗？”

“就算这样吧，但是这一切毕竟……”

“毕竟比偷盗，比奴颜婢膝，比收受贿赂，比玩弄阴谋诡计，等等，等等要光彩。我知道，我知道您想说什么；这一切早写在报刊和书本上了。”

“因此您也就不必谈我的事啦。公爵，难道还要我来教您怎么保持礼貌不成。”

“嗯，当然喽，不敢有劳大驾。但是我们偏偏触及到了这根微妙的弦，那有什么办法呢。总不能绕开它吧。好吧，话又说回来，咱们先不谈阁楼。我本人对此也毫无兴趣，除非是在某种情况下（他又令人生厌地哈哈大笑起来）。不过我感到奇怪的是：您怎么甘愿扮演配角呢？当然，记得，你们一位作家在什么地方说过：一个人如果能在生活中限于当配角，那他就立了一大功<sup>①</sup>……好像是这么说的吧！关于这点，我好像还在什么地方听说过，但是，要知道，阿廖沙抢走了您的未婚妻，这，我是知道的，而您却像个什么席勒<sup>②</sup>，甘愿为了他们而被钉上十字架，讨好他们，向他们献殷勤，差点没成了他们的跑腿……请恕我直言，我的亲爱的，但这不过是一种将舍己为人引以为乐的可恶的游戏……说真的，您怎么不嫌恶心呢！甚至可耻。我要是您，非气死不可；主要是：可耻，可耻！”

① 指屠格涅夫的《前夜》第一章中的伯尔森涅夫与舒宾争论时说过的一句话：“可是，依我看，我们的生命的整个意义倒是应该把自己放在第二位呢。”（人文版《前夜父与子》第十二页）

② 指好心肠的理想主义者。

“公爵！看来您是存心带我到这里来侮辱我的！”我被他气疯了，叫道。

“噢，不，我的朋友，我这就人爱有一说一，我希望您幸福。一句话，我想来挽救这事。但是整个事情咱们先不谈，请您先把我要说的话听完，请您尽量别发火，哪怕就听我说这么三两分钟呢。嗯，如果您结婚，您意下如何？要知道，我现在说的是一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您干吗大惊小怪地看着我？”

“我在等您把话说完，”我答道，我的确惊讶地看着他。

“不必再说了。我仅仅想知道，如果您有个朋友，希望您好，希望您幸福，而这幸福应当是牢靠的、真正的，而不是什么转瞬即逝的，为此，他给您介绍一位姑娘，这姑娘既年轻又漂亮，但是……已经尝过某种味道了，足下有何高见；我说这话只是打个比方，但是您一定明白我的意思，比如说吧，像娜塔利娅·尼古拉耶芙娜这样的姑娘，不用说，还可饶上一笔可观的报酬……（请注意，我说的是不相干的事，而不是说咱们这事）；嗯，足下有何高见呢？”

“我会对您说，您……疯了。”

“哈哈！哎呀！您差点要动手打我了吧？”

我真恨不得向他身上扑过去。我已经忍无可忍。他给我的印象就像一条大爬虫，一只很大的蜘蛛，我真恨不得把它一脚踩死。他嘲弄了我而自以为得计；他像猫玩耗子似的玩弄了我，自以为他能够任意摆布我。我觉得（这，我是明白的），他在这种卑鄙无耻中，在这种无赖行径和终于在我面前撕下了假面具的恬不知耻中，他找到了一种快感，甚至是极大的满足。他想要欣赏我的惊讶，欣赏我的恐惧。他打心眼儿里看不起我，当面嘲弄我。

我一开始就预感到，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但是我当时所处的地位，使我无论如何必须把他的话说完。

为了娜塔莎，我必须硬着头皮忍受这一切，因为整个问题也许就要在现在解决。但是对于这种恬不知耻而又卑鄙透顶的对她的人身攻击又怎能听得下去，又怎能平心静气地给予容忍呢？再说他心里很清楚，我不能不洗耳恭听他的这套谬论，这就更加叫人觉得可气了。“然而，不是他也需要我吗，”我想，因此我也就毫不客气和话中带刺地不断回敬他。这，他也是懂得的。

“我说，我的年轻朋友，”他又严肃地看着我，开口道，“咱们这样谈下去是不成的，因此不如咱们先说好条件。您要明白，我有话要对您说，因此，不管我说什么，您都必须屈尊听下去。我希望，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说真的，也应该这样。嗯，怎么样，我的年轻朋友，您有耐心听下去吗？”

我强忍住心头的怒火，没有言语，尽管他带着一种挖苦的嘲笑望着我，仿佛在挑逗我提出最坚决的反对似的。但是他明白我已经同意留下了，于是他又接着说道：



“请您别生我的气，我的朋友。您究竟因为什么大生其气呢？对表面情况而已，不是吗？要知道，说实在的，您就不曾指望过我会说出别的什么话来，不管我对您说话的态度如何：客客气气，彬彬有礼呢，还是像现在这样。您鄙视我，不是吗？要明白，我身上还是有很多优点的：我随便，我坦率，我心肠好<sup>①</sup>。我对您什么都不隐瞒，甚至我那孩子般的为所欲为，也对足下直言不讳。是的，我的亲爱的<sup>②</sup>，是的，如果您也能多些好心肠<sup>③</sup>，咱俩就能谈到一块儿了，彻底达成谅解，最后咱俩也就能彻底地互相了解了。您也无须对我大惊小怪：我简直讨厌透了所有这些天真烂漫，所有这些阿廖沙式的田园牧歌，所有这种席勒式的想入非非，在同这个娜塔莎（话又说回来，这小姐还是怪可爱的）的该死的关系中所有这些高尚和崇高，我真恨不得有机会

① ②③原文是法文。

能对所有这些东西扮个鬼脸，尽情地嘲弄一番。机会还真来了。再说我也想在您面前一吐心中的块垒。哈哈！”

“您使我感到惊讶，公爵，我简直认不出您了。您说话的腔调就像个玩杂耍的小丑；这种意想不到的坦率……”

“哈哈！要知道，这也不无道理嘛！这比喻太妙了！哈哈！我这人就爱大吃大喝，我的朋友，我这人就爱大吃大喝，我快活，我心满意足，嗯，您呢，我的诗人，您应当对我尽量迁就些。但是，咱俩还不如喝酒好，”他说道，完全心满意足，一边往杯里倒酒。“我说，我的朋友，在一个愚蠢的晚上，您记得吗，在娜塔莎屋里，可把我整惨了。说真的，她本人挺可爱，但是我从她那里出来的时候简直气坏了，我忘不了这件事。忘不了，也不想掩饰。当然，总有咱们扬眉吐气的一天，甚至已经为时不远，但是现在咱们先不去谈它。此外，我还想对您说明一点：我性格中还有这么一个您不知道的特点——我对所有这些庸俗不堪、分文不值的天真烂漫和田园牧歌深恶痛绝，我的最大享受就是永远装腔作势，先是自己装成这副模样，采取这种腔调，接着便百般抚慰和鼓励某个永远年轻的席勒，然后突然给他一记当头棒喝；在他面前突然掀开假面具，在洋洋得意的脸上突然给他做个鬼脸，在他最意想不到我会来这一手的时候，向他吐舌头。什么？您不明白这道理，您也许认为这可恶、荒唐，而且不高尚，是不是呢？”

“当然是的。”

“您倒很坦率。唉，有什么办法呢！他们总让我不得安生嘛！我也坦率得蠢了点，但是我生就这脾气。不过我倒想同您说说我一生中某些值得注意的事。这样，您就会更了解我，而且这听起来也蛮有意思的。对，我今天也许当真像个玩杂耍的小丑也说不定；可是要知道小丑是坦率的，不是吗？”

“我说公爵，现在夜深了，真的……”

“什么？上帝啊，您真没耐心！你有什么急事呢！好啦，咱们坐会儿，友好地、推心置腹地谈谈嘛，您知道吗，咱们跟好朋友似的边喝酒边谈心。您以为我喝醉了，没事儿，这倒更好。哈哈！真的，这种友好的促膝谈心永远令人难忘，一想起来就叫人心旷神怡。您这人不好，伊万·彼得罗维奇。您心肠太硬，没感情。唉呀，拿出个把小时来跟我这样的朋友谈谈，在您又算得了什么呢？再说这也跟咱俩要谈的事情有关嘛……唉呀，个中道理您怎么就不明白呢？还是文学家呢；碰到这样的机会，您应该千恩万谢才是。要知道，您可以把我当一个典型来描写嘛，哈哈！上帝啊，今天我坦率得多可爱呀！”

他分明有了醉意。脸都变了样，现出一副凶狠的表情。他显然想挖苦人，刺儿人，咬人，尽情嘲弄人。“喝醉了倒好，”我想，“醉鬼话多，话多必失。”但是他心怀鬼胎，分明留了后手。



“我的朋友，”他又开口道，分明在自我欣赏，“刚才，我向您承认，也许说得欠妥，我说有时候我憋不住真想在某种情况下对什么人吐一下舌头。因为我过于坦率，过于天真，也过于老实了，因此您才把我比作小丑，这话使我不禁捧腹。但是，如果您责怪我，对我觉得惊奇，似乎现在我跟您说话很粗鲁，说不定还像个下人似的有失体统——一句话，我跟您说话突然变了腔调，那么我要说，足下此言差矣。首先，我愿意这样，其次，我不在自己家里，而是跟您在一起……我的意思是说，咱俩现在是两个好朋友在一起开怀畅饮，第三，我这就人爱胡闹。您知道吗，我有时候会异想天开，甚至变成一个空想家和满嘴仁义道德的人，差点跟您一样，成天价想入非非。话又说回来，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我青春年少，风华正茂的时候。我记得，在当时，我曾怀着人道主义的目的回到乡村，不用说，我觉得无聊透了；您简直没法相信我当时干了些什么？因为无聊，我开始结识一些漂亮的小姐儿……您该不是在做鬼脸吧？噢，我的年轻朋友！现在咱



俩可是在友好地谈心啊。开怀畅饮之际，也正是敞开胸怀之时！我是地地道道的俄罗斯性格，货真价实的俄罗斯性格，爱国主义者，我就爱敞开胸怀，再说流光易逝，青春不再，应该及时行乐。死了拉倒！嗯，于是我就追起姑娘来了。记得一个牧羊女有个丈夫，是一个很帅的年轻庄稼汉，我把他痛打了一顿，想把他送去当兵（这都是过去的恶作剧，我的诗人！）但是没有送成。他死在我办的那家医院里了……我在村里办了一家医院，有十二张病床——设备好极了；又干净又整洁，还有镶木地板。话又说回来，这家医院我早停办了，然而当时却引以自豪：我是个慈善家，可是一个庄稼汉却因为妻子差点被我打死……啊呀，您怎么又做鬼脸了？您不爱听，恶心？触怒您那高尚的感情了？好了，好啦，请少安毋躁！往事如烟，俱往矣。我做这事的时候，满脑子全是理想，想造福人类，建立一个慈善社会……当时我就走上了这条路。我打人也就在这时候。现在我不打人了；现在该装腔作势了；现在，咱们大家都在装腔作势——时局使然……但是现在我感到最逗的还是那个大傻瓜伊赫梅涅夫。我有把握，这老家伙肯定知道这庄稼汉故事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可是那又怎么样？他由于心地善良，他的心好像蜜糖做的，再加上他当时爱上了我，把我夸得连他自己都信以为真了——他拿定主意什么也不信，他也果然不信，就是说硬不相信事实，而且十二年来硬是袒护我，替我撑腰，直到引火烧身，烧着了他自己。哈哈！好了，这一切全是扯淡！来，干杯，我的年轻朋友。我说：您喜欢玩女人吗？”

我什么也没有回答。我只是听他说话。他已开始喝第二瓶酒了。

“我就爱一边吃消夜一边谈女人。吃完消夜后，我给您介绍

一位菲莉贝尔特小姐<sup>①</sup>，如何？足下尊意？您倒是怎么啦？您都不肯瞅我了……唉呀！”

他若有所思。但是又突然抬起头来，别有用意地瞅了我一眼，继续道。

“是这么回事，我的诗人，我想对您公开造化的一个秘密，您对这个秘密大概一无所知。我相信，此刻您一定管我叫有罪的人，甚至管我叫卑鄙小人和大色鬼也说不定。但是在下有一言奉告！只要能够办得到（不过，按人的天性，这是永远办不到的），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全部隐私描写出来，但是要不怕说出不仅是自己怕说和无论如何不肯为他人道的东西，要不怕说出不仅是怕对自己的好友说，甚至有时也怕对自己承认的东西——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世界上就会升起一团臭气，非把我们大家憋死不可。顺便说说，我们上流社会的规矩和礼节之所以好，就好在这里。其中自有深意在——倒不是道德上的深意，但却具有简单的预防作用，使人较为称心如意，不用说，这更好，因为道德云云实际上就是称心如意，也就是说发明道德仅仅是为了使人称心如意。但是关于礼节云云，咱们以后再谈，我现在有点语无伦次了，请以后提醒我。我的结论是：您责备我贪淫好色，道德败坏，可是现在我错就错在比别人坦白，如此而已；我错就错在正如我从前所说，我不隐瞒换了别人对自己都要隐瞒的事……这事我做得很下流，但是我现在偏要这样。话又说回来，您不用担心，”他又面带嘲笑地加了一句，“我虽然说‘我错了’，但是我完全无意请求人们原谅。还请您注意一点：我既无意让您难堪，也无意问您：您本人是不是有什么秘密，以使用您的秘密来为我开脱……我的做法体面而高尚。总的说来，我的所作所为一向很高尚……”

① 原文是法文。

“您说得也太没边了，”我轻蔑地看着他，说道。

“太没边，哈哈！您要我说您现在在想什么吗？您在想：我干吗要带您到这里来，而且没来由地突然对您推心置腹，大谈不应当谈的事？对不对？”

“对。”

“嗯，您以后会明白的。”

“最简单的道理是您喝了差不多两瓶酒了，而且……有了点醉意。”

“干脆说我喝醉了不就成了。这是很可能的。‘有了点醉意！’——这比喝醉委婉点。噢，一个多么彬彬有礼的人啊！但是……咱们又似乎开始吵架了，咱们本来谈的是一个饶有兴趣的对象。是的，我的诗人，如果说世界上还有什么漂亮的、甜蜜的东西的话，那就是女人。”

“我说公爵，我还是不明白，您怎么会想到偏偏挑选我来做您的秘密和追求……情爱的心腹的呢？”

“嗯……我不是对您说过您以后会明白的吗。放心；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使毫无目的，并无任何原因也行嘛；您是诗人，您会了解我的，而且我已经跟您说过这点了。这种突然撕下假面具，这种恬不知耻地突然在别人面前暴露自己真面目的玩世不恭，能使人获得一种特殊的快感。我来告诉您一件趣事：巴黎有名官吏，发了疯；后来当人们确信他是疯子后便把他关进了疯人院。每当他疯病发作的时候，他就想出一个办法来给自己取乐：他在家脱光了衣服，像亚当一样一丝不挂，只在脚上留了双鞋，然后披上一件宽大的斗篷，长及脚踵，在身上裹紧后便神气活现、大摇大摆地上了大街。嗯，从一旁看去——他跟大家一样是个人，穿着宽大的斗篷，在独自溜达，消闲散心。但是只要他在什么地方单独遇到一个行人，而周围阒无一人，他就不言不语地向他走去，一本正经而且若有所思，然后突然在他面前停住，

掀开自己的斗篷，展示自己……全裸的躯体。这情况持续了一分钟，然后他又裹上斗篷，不言不语地，脸上的肌肉也纹丝不动地从那个惊讶得目瞪口呆的看客身旁扬长而过，就像《哈姆雷特》中的鬼魂<sup>①</sup>。他对所有的人都这样：对男人，对女人，对孩子，而他的全部乐趣就在于此。在一个席勒式的人物始料所不及的情况下猛地给他一记当头棒喝，并向他吐舌头，这也多少能体验到一些同样的乐趣。‘当头棒喝’——这词多妙啊？我还是在你们当代文学的某本书里读到这个词的哩。”

“唉，那不是说疯子吗，可您……”

“心怀鬼胎？”

“是的。”

公爵哈哈大笑。

“此言有理，我的亲爱的，”他脸上带着一种极其无耻的表情加上了这一句。

“公爵，”我说，被他的无赖行径气得火冒三丈，“您恨我们，其中也包括我，因此您现在就来报复我，为了一切人和一切事。您干的这一切全都出于您那渺小已极的自尊心。您心狠手辣，心眼也太小了。我们把您惹翻了，也许您最恼火的是那天晚上。不用说，您除了用这个彻头彻尾的蔑视回敬我以外，再也找不到更厉害的办法了；您甚至不顾我们人人必须遵守的通常礼貌。您想明明白白地向我表示，您甚至可以对我无羞耻，如此坦率和如此出人意料之外地扯下您那丑恶的假面具，公然表露您在道德上是这样卑鄙而且无耻……”

“您向我说这一套又是干什么呢？”他粗鲁地、恶狠狠地望着我，问道。“表示您的目光敏锐？”

“表示我了解您，并向您公开申明这点。”

<sup>①</sup> 这一情节源出法国作家卢梭的《忏悔录》。

“您想哪儿去了，我的亲爱的<sup>①</sup>，”他继续道，又突然改变腔调，换成过去那种快活的、既和善而又唠叨的腔调。“您岔开了我的话题，打断了我的思路。干杯，我的朋友<sup>②</sup>，让我给您满上。我刚才本来想给您讲一件异常美妙而又十分有趣的艳遇。现在就大致给您说说吧。从前，我认识一位小姐；她已经不是妙龄女郎，已经有二十七八岁了；真是一个头号大美人，多么迷人的胸部，多么婀娜的腰肢，多么美丽的步态！她的目光像鹰隼一样锐利，但是永远严厉而又威严；她举止庄重，令人可望而不可即。她以冷若冰霜著称，冷得像正月里的大冷天，她那高不可攀的、令人望而生畏的嘉言懿行，把所有的人都镇住了。真是令人望而生畏。在她那圈子里，没一个人像她那样执法森严，简直揉不进一粒沙子。她不仅严惩淫乱，甚至别的女人身上哪怕有最微小的弱点，她也严惩不贷，她在自己那个圈子里拥有很高的威望，那些最自以为了不起、在奉行嘉言懿行上最可怕的老太婆也都崇敬她，甚至拍她的马屁。她对所有的人都铁面无情，就像中世纪修道院的女院长。年轻的女人遇到她的目光和听到她的宏论的时候都吓得战战兢兢。她的一个意见，她的一个暗示，就足以使人身败名裂——她在社会上颐指气使；连男人都怕她。后来她投身于一个主张修行的神秘教派，不过这教派也是清心寡欲和道貌岸然的……结果怎样呢？没有一个荡妇比这女人更淫荡的了，而我有幸取得了她的完全信任。一句话，我是她的神秘而又秘密的情夫。我俩的媾合安排得很巧妙，简直是行家里手，天衣无缝，甚至她家也没有一个人会产生一丝一毫的怀疑；只有她的一名非常漂亮的法国侍女知道她的所有秘密，但是对这名侍女可以完全放心；因为她也参与其事——怎样参与法呢？现在且略而不

① ②原文是法文。

谈。我的这位太太其淫无比，连德·萨德侯爵<sup>①</sup>也得拜她为师。但是在这性快感中最强烈和最令人销魂的地方则在于它的神秘性和恬不知耻的假正经。这是对伯爵夫人在上流社会宣扬为崇高、可望而不可即和牢不可破的一切的公然嘲笑，再加上这是内心里魔鬼的大笑，以及这是有意识地践踏不应践踏的一切——而且这一切又干得毫无节制，简直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甚至连最狂热的想象都不敢望其项背——这种淫乐的最鲜明的特点也主要在此。是的，她是化身为肉欲的魔鬼，但是这魔鬼却使人神魂颠倒，欲罢不能。甚至现在，我一想起她都不能不欣喜若狂。在竭尽房事之乐的高潮中，她会突然像疯子似的哈哈大笑，而我懂得，完全懂得这一狂笑意味着什么，于是我也哈哈大笑起来……甚至现在，每念及此，我还气喘吁吁的，虽然这已是多年前的事了。一年后，她把我甩了，换了个人。即使我想加害于她，也无能为力。试想，谁会相信我的话呢？多厉害的尤物？我的年轻朋友，足下对此有何高见？”

“呸，真下流！”我厌恶地听完他的这段自白后，答道。

“您要是不这么说，您就不是我的年轻朋友了！我早料到您会说这话的。哈哈！且慢，我的朋友<sup>②</sup>，再多几年经历，您就会明白个中乐趣了，现在您还需要蜜糖饼这种甜甜蜜蜜而又冠冕堂皇的东西。不，不这样您就不是诗人啦：这女人懂得生活，而且善于享受生活。”

“干吗要过这种猪狗不如的生活呢？”

“什么猪狗不如？”

“就是这女人，您跟她搞的这一套。”

① 德·萨德（一七四〇—一八一四），法国色情小说家，以描写男女淫乱及性虐待见长。

② 原文是法文。

“啊，您把这叫猪狗不如——这说明您还在让人牵着鼻子走。当然，我承认，独立不羁也会适得其反，但是——咱们不妨谈简单点，我的朋友<sup>①</sup>……您自己也会承认，要知道，这一切全是扯淡。”

“什么不是扯淡呢？”

“不是扯淡的东西——就是具有七情六欲的人，就是我自己。一切都是为了我，整个世界都是为我创造的。听我说，我的朋友，我还相信，在这世界上还是有好日子过的。这是一种最好的信仰，因为没有这种信仰，那就连苦日子也过不下去了；只好服毒自杀。据说，有个大笨蛋就是这么干的。他大谈哲理，谈到后来，终于否定了一切，一切，甚至否定一切正常而又自然的人的责任的合理性，最后他终于什么也没剩下；只剩下了个零蛋，于是他便宣布，人生在世最好的东西是氢氰酸<sup>②</sup>。您会说：那是哈姆雷特，那是一种可怕的绝望——一句话，这是一种我们连做梦都从来不会梦见的神乎其伟的东西。但是您是诗人，而我却是个普通人，所以我要说，凡事都应该用最普通、最实际的观点去看。比如说，我早已经自我解放了，没有任何羁绊，甚至不受任何义务的约束。只有当某事能给我带来好处的时候，我才认为自己责无旁贷。不用说，您对凡事凡物决不会这么看；您的手脚被捆住了，您的口味是病态的。您追求的是理想，是美德。但是，我的朋友，我倒挺乐意承认您惠予宣示的一切；但是，倘若我十拿九稳地知道，人类一切美德的基础乃是彻头彻尾的自私自利，我怎么办呢？一件事越高尚，其中自私自利的成分就越多。爱你自己——这是我承认的唯一准则。人生是一笔交易；不要做冤大

① 原文是法文。

② 一种使人全身中毒的毒剂。人由呼吸道吸入，即产生恶心，呕吐，头痛头晕，呼吸困难，全身痉挛，乃至死亡。

头，不要虚掷金钱，但是，当有人为您做了什么事，倒也不妨略予酬劳，这样做，您也就为他人尽了自己的全部责任——如果您硬要说什么道德不道德，这就是我的道德，虽然，不瞒您说，依愚见，还是不付给他人报酬为好，要迫使他人为您白干。我没有理想，也不想有理想；我从来也没有感到有追求理想的必要。人生在世，即使没有理想，也能过得很开心，很美……总之<sup>①</sup>，我很高兴，因为我用不着氢氰酸。要是我的品德稍微高尚点，说不定没有它我就不行，就像那个大笨蛋哲学家（这人无疑是德国人）一样。不！人生在世，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我喜欢地位、高官厚禄、饭店宾馆以及打牌时下很大的赌注（我酷爱打牌）。但是最要紧的还是女人……各种各样的女人；我甚至喜欢偷鸡摸狗，越希奇古怪，越花样翻新越好，因为常常换口味，甚至还多少得了点脏病……哈哈！我望着您这副尊容：现在，您多么鄙视我啊！”

“您说对了，”我答道。

“嗯，就算您说的也有点道理吧，但是，要知道，退一万步说，得脏病总比闻氢氰酸强。不对吗？”

“不对，闻氢氰酸也比这强。”

“我故意问您：‘不对吗’？为的就是要欣赏您的回答；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不，我的朋友：如果您当真对人满怀仁爱之心，您就应当希望所有的聪明人都跟我是一样的口味，甚至得点脏病也无伤大雅，否则一个聪明人在世上就会觉得活着没意思，结果剩下的全是清一色的傻瓜。这样倒好，他们有福了！殊不知现在就有这么一句谚语：傻瓜有福了，您知道吗，再没有比跟傻瓜生活在一起，并对他们连声称是，拍手叫好更叫人开心的了！您别以为我重视偏见，墨守成规，追求名利；要知道，我们生活在一

① 原文是法文。





个空虚的上流社会，这，我是看到的；但是周旋其中暂时也还蛮惬意的，因此我对之唯唯诺诺，甚至挺身而出，大力维护它的存在，但是时候一到，我会头一个对它掉头不顾。你们那些新思想我统统知道，虽然我从来也没追求过这些思想，再说也没必要。我从来也不曾于心有愧过，对任何事都这样。只要我过得好，我什么都同意，像我这样的人多得数不胜数，而且我们也的确过得很好。世界上的一切都会毁灭，只有我们永远不会消灭。开天辟地以来，我们就存在于这世上。整个世界都可能崩塌，化为乌有，但是我们会沉渣泛起，重新浮到上面来。顺便说说，您就看看哪怕这一点吧，像我们这样的人生命力多顽强啊。您看，我们的生命力大概顽强得少有少见；您从前可曾对此叹为观止呢？这说明，连造化也庇护我们，嘻嘻嘻！我一定要活到九十岁。我不爱死，也怕死。因为只有鬼知道您会怎么死！但是这就不必谈它了。那个服毒自杀的哲学家惹得我气不打一处来，如骨鲠在喉，非一吐而后快。让劳什子的哲学见鬼去吧！干杯，亲爱的<sup>①</sup>！记得，开头我们谈漂亮女郎来着……您上哪！”

“我要走了，您也该走啦……”

“得了，得了！我可以说把我整个的心都掏给您了，而您甚至都没感觉到我的友谊的这一明证。嘻嘻嘻！您少了点爱心，我的诗人。但是等等，我还要来一瓶酒。”

“第三瓶？”

“第三瓶。关于美德，我的青年弟子（请允许我用这个甜蜜的称呼叫您：谁知道呢，说不定我这些训诫会对您有用的）……总之，我的高徒，关于美德云云，我已经对您说过了：‘一个人

① 原文是法文。

品德越高，这人就越自私’<sup>①</sup>。我想就这个问题给您讲一个非常美妙动人的故事：有一回，我爱上了一个姑娘，几乎是真诚相爱。她甚至为我作了很多牺牲……”

“是不是被您弄得倾家荡产的那姑娘？”我粗鲁地问道，再也不想克制了。

公爵打了个寒噤，脸色陡地变了，他两眼布满血丝，紧盯着我；他的目光中有一种莫名其妙和疯狂的表情。

“等等，”他仿佛自言自语地说道，“等等，让我好好想想。我还真醉了，竟琢磨不透……”

他闭上了嘴，探究地、依然恶狠狠地望着我，他的一只手抓住我的手，仿佛怕我逃走似的。我深信，当时，他正在考虑和思索，这事我到底是从哪听来的，这事几乎谁也不知道呀，在这整个事情中有没有什么危险呢？这样继续了大约一分钟；但是他的脸部表情又陡地变了；他那眼睛里又出现了过去那种嘲弄的、醉意盎然的快活表情。他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塔莱朗<sup>②</sup>，您不过是塔莱朗罢了。那又怎么样呢，她大言不惭地指责我，说我使她倾家荡产的时候，我还真是蒙受了不白之冤！她大喊大叫，像泼妇骂街似的！这女人是疯子，而且……爱撒泼。但是，请足下评评理：第一，我根本没有像您刚才所说的那样使她倾家荡产。这钱是她自己白送给我的，因此这钱已经属于我了。嗯，比如说吧，您把您这件最好的燕尾服送给了我（他说这话时，瞧了一眼我身上穿的那件唯一的和相当蹩脚的燕尾服，这还是三年前一位名叫伊万·斯科尔尼亚金的裁缝做的），我对您很感激，穿上了它，突然，过了一年，您跟我吵架

① 这可能是对俄国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启蒙运动者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伦理学说“合理的利己主义”的讽刺性攻击。

② 塔莱朗·夏尔·莫里斯（一七五四—一八三八），法国外交家，以不讲原则和不择手段著称，是一个玩弄阴谋的行家里手。此处意为聪明人和目光锐利的人。

了，想把衣服要回去，可我已经把衣服穿旧了。您这样做就不地道了；当初干吗送给我呢？第二，尽管这钱已经属于我，我还是一定会把钱如数奉还的，但是您替我设身处地想想：我上哪一下子凑到这么大一笔款子呢？而主要是我最讨厌这种哭哭啼啼的席勒作风，我跟您说过——嗯，这才是我拉下脸来的原因。您简直没法相信，她怎样在我面前撒泼，一个劲地嚷嚷，说什么她把钱（话又说回来，这钱已经归我了嘛）送给了我。我一下子火了，我突然灵机一动，对事态作出了非常正确的判断，因为我这人一向冷静；我想到，如果我还她钱，说不定反而会使她不幸。我这样做就会使她完全因为我而享受不到成为一个不幸的人的乐趣，因此她也就享受不到因此而一辈子诅咒我的乐趣了。请相信，我的朋友，在这类不幸中甚至会使人产生一种极度的陶醉，这可以使她意识到她自己是完全正确的、宽宏大量的，而且有充分权利把那个欺负自己的人称之为卑鄙小人。不用说，这种因恨而产生的陶醉，在席勒笔下经常可以遇到；也许她后来连饭都吃不上了，但是我相信她是幸福的。我不想剥夺她的这一幸福，因此我没有还她钱。这样一来，也就完全证实了我的一个准则，一个人越舍己为人，喊得越响亮，做得越彻底，也就越自私，越可恶……难道连这点道理您也不明白吗？但是……您却想来挖苦我，哈哈！……好啦，您就承认吧，您是不是想挖苦我？噢，塔莱朗！”

“再见！”我站起身来说道。

“慢！还有两句结束语，”他叫道，突然改变了那可恶的腔调，变得一本正经。“请您听完我的最后结论：从我告诉您的所有这些话里，您应该能够明白，而且清楚地看到（我想您自己一定看到了这点），我从来不肯为任何人放弃自己的利益。我爱钱，我需要钱。卡捷琳娜·费奥多罗芙娜有很多钱；她父亲包揽了十年酒税。她有三百万，而这三百万对我的用处可大了。阿廖沙和

卡佳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这两人都是彻头彻尾的傻瓜；我要的正是这个。因此我一定要让他们的婚事办成功，而且越快越好。再过两三个礼拜，伯爵夫人和卡佳就要到乡间去消夏，阿廖沙应该陪她们去。请您给娜塔利娅·尼古拉耶芙娜捎个信，不要哭哭啼啼，不要来席勒那一套，不要存心跟我作对。我这人爱记仇，爱玩命，我认定的事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不怕她：无疑一切都会照我说的去办，因此我现在把丑话说在头里，说到底，我是替她本人着想。您注意了，不要让她干傻事，让她放聪明点。不然的话，没她的好，而且很不好。我没有照规矩办事，没有将她法办，她应该对我千恩万谢才是。您要知道，我的诗人，法律是保护家庭和睦的，法律是保障父命不可违的，倘若有人胆敢挑唆子女不去尽他们对父母应尽的神圣义务，法律是不会熟视无睹的。最后，请足下三思，我结交官府，认识很多人，她谁也不认识，而且……难道您还不明白我能怎么对付她吗？但是我没这么做，因为她至今还算聪明，很识时务。请放心：这半年来，他俩的一举一动，每时每刻都有锐利的眼睛监视着，我对一切，甚至最不起眼的事，都了如指掌。所以我很放心，我在等阿廖沙自己把她甩了，这事已经露出了苗头；现在我就先让他开开心，消遣消遣。我在他的心目中一如既往，仍旧是慈父，而我也需要他保持这一想法。哈哈！我猛地想起，那天晚上，我差点没恭维她，说她没嫁给他是多么宽宏大量，多么大公无私；我倒真想知道，她真要嫁给他到底是怎么个嫁法！至于那天我所以去看她，完全是因为他俩的关系已经到了结束的时候了。但是我必须去亲眼看看，凭自己的经验亲自验证一番……嗯，您该满意了吧？也许您还想知道，我带您上这儿来究竟要干什么？我干吗在您面前装腔作势，无缘无故地向您打开天窗说亮话，其实，要说明这一切，压根儿不必说实话——不是吗？”

“是的，”我强压住心头的怒火，竖起耳朵听着，我根本无须

再回答他的问题。

“仅仅是因为，我的朋友，我发现您比我们那两个小傻瓜更识时务，看问题也更清楚些。您可能早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早就在对我进行揣测和假设，但是我想免得您劳神费力，因此我决定向您现身说法，让您懂得您现在跟什么人打交道。亲身体验一下是难能可贵的。您要懂得我的用心，我的朋友<sup>①</sup>。您知道您在跟什么人打交道，因为您爱她，因此我希望您能施加您的全部影响（您对她毕竟是有影响的），别让她遇到某些麻烦。要不然的话，实话告诉您，麻烦是少不了的，而且这麻烦非同小可。嗯，您哪，这最后嘛，我向您直言不讳的第三个原因，那是……（您不是自己也猜到了吗，亲爱的），是啊，我真想对这整个事啐几口唾沫，而且当着您的面啐……”



“您的目的达到了，”我气得发抖地说道，“我同意，除了这种恬不知耻的坦率以外，您再也无法在我面前表露您的全部狠毒以及您对我和我们大家的全部轻蔑了。您不仅不担心您的直言不讳可能在我面前使您名誉扫地，而且您甚至不怕在我面前丢人现眼……您真像那个穿斗篷的疯子。您压根儿不把我当人。”

“您猜对了，我的年轻朋友，”他站起身来说道，“您统统猜对了：您不愧是文学家。我希望我们能和和美地分手。咱俩要不要喝杯订交酒<sup>②</sup>呢？”

“您醉啦，仅仅因为这样我才没有正儿八经地回答您……”

“又是不肯明言的暗示手法——您没有规规矩矩地回答我，哈哈！我作东您又不让。”

“甬费心，这帐我自己付。”

“嗯，那是没有疑问的。咱俩不是同路吗？”

① 原文是法文。

② 西俗：彼此挽臂喝酒，从此你我相称，成为朋友。

“我不会跟您一道走的。”

“再见，我的诗人。我希望您已经懂得我的意思了……”

他走出了门，步态有点踉跄，并没有回过头来看我。下人扶他上了马车。我管自走了。已是凌晨二时许。下着雨，夜，黑黑的……





# 第四部





## 第一章

我就不来描写我的满腔愤怒了。尽管这一切都不出我之所料，我还是感到很震惊；倒像他那丑恶已极之态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似的。话又说回来，我记得，我当时的感觉是一片迷惘：我心头感到一种压抑、一阵刺痛，一种无比的烦恼越来越厉害地吮吸着我的心，我替娜塔莎捏了一把冷汗。我预感到她前途堪忧，将会遭到许许多多苦难，我神思恍惚，忧心忡忡，怎样才能逢凶化吉呢？怎样才能减轻整个事情彻底收场之前这最后的打击呢？这事就要收场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它已渐渐逼近，但是怎样收场呢，却颇费揣测！

我没有留意我是怎么走到家的，虽然雨下个不停，淋了我一路。已是凌晨三时许。我还没来得及去敲我的房间的门，便听到了呻吟声，房门急匆匆地打开了，好像内莉根本没睡，一直在门口守着，等我回来。蜡烛还点着。我看了一眼内莉的脸，吓了一跳：她的脸整个儿变了；两眼像发热病似的烧得通红，而且神态也有点古怪，好像她认不出我来似的。她在发高烧。

“内莉，你怎么啦，你病了？”我向她俯下身去，用一只手搂着她，问道。

她哆哆嗦嗦地偎依着我，好像害怕什么东西似的，她说了一些话，说得很快，断断续续，仿佛就等着我回来告诉我这件事似的。但是她的话语无伦次，听起来很怪；我一句也没听懂，她在说胡话。

我急忙让她躺到床上。但是她却一个劲地扑到我身上来，紧紧地偎依着我，好像很害怕，在请求什么人保护她似的，她已经



钻进被窝，还仍旧抓住我的一只手，而且抓得很紧，仿佛怕我又跑了似的。我受到极大的震动，神经受到极大刺激，我看着她那模样都哭了。我自己也有病。她看到我的眼泪后，便一动不动地使劲儿注视着我，看了很长时间，仿佛在努力思索和考虑什么事似的。显然，她这样做费了很大力气。最后，她仿佛想明白了什么似的，脸部豁然开朗；每当她的癫痫病剧烈发作之后，她通常在一段时间内不能想问题，话也说不清楚。现在就是这样：她费了老大劲想对我说些什么，但是她看到我听不懂，便伸出自己的一只小手替我擦眼泪，然后又搂着我的脖子，把我拉到她身边，吻我。

很清楚：我不在家的時候，她那老毛病又发作了，而且就在她站在房门旁那会儿发作的。发病后清醒过来，她可能很长时间都不能恢复原状。这时，现实与谵妄交织在一起，她肯定想到一件十分可怕的事，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与此同时，她又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我快回来了，一定会敲门，因此就躺在门旁的地板上，警觉地等候我回来，我一敲门，她就一骨碌爬了起来。

“但是她为什么偏偏出现在门口呢？”我想，接着我忽地诧异地发现她穿着小皮袄（这是我刚买的；一个我认识的做买卖的老太婆上门兜售，有时候还答应赊帐，于是我就买下了它）；由此可见，她正准备出门，到什么地方去，或许都已经把门打开了，可是这时癫痫病突然向她袭来。她想上哪呢？当时，她是不是已经神志不清了呢？

然而，她的烧并没有退，很快又陷入了神志不清的状态，说起了胡话。她住到我这里来以后已经发过两次病，但是每次都平安无事，现在她倒像发热病似的。我陪她坐了大约半小时，后来我搬了几把椅子靠在沙发旁，挨着她和衣躺下，以便她一旦叫我，可以很快醒来。我没有把蜡烛吹灭。我入睡前，又抬起头来看了她许多遍。她面容苍白；嘴唇因发烧而干裂了，嘴上还有血

迹，大概是摔倒时碰伤的；她脸上惊惧的表情和某种痛苦的忧伤尚未退去，甚至睡梦中也仿佛满脸痛苦，一脸忧伤。我拿定主意，如果她的病情恶化，明天一定尽早去请大夫，我担心她可别当真害起热病来。

“一定是公爵把她吓坏了！”我想，浑身不寒而栗，猛地想到公爵所说把钱甩到他脸上去的那女人。

## 第二章

过了二星期；内莉逐渐康复。她没有害热病，但是病得很重。她病愈下床，已是四月底，那天阳光灿烂，风和日丽。正当复活节的前一周。

可怜的孩子！我没法按以前的顺序来继续说这个故事了。时至今日，当我把所有这段往事记载下来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然而至今，每当我想起这张又瘦又黄的小脸蛋，想起她那黑黑的眼睛射出的锐利的、久久的目光时，我就不由得心如刀割。当时，我们常常两相厮守，她躺在床上看着我，久久地看着我，仿佛在叫我猜她的小脑瓜里到底在想什么似的；但是，她看到我不肯猜，看到我依旧是那种莫名其妙的样子，就悄悄地，仿佛在心中莞尔一笑，突然亲切地向我伸出手来，她的小手发烫，小手上长着干瘦的手指头。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明白了，可是至今我也不清楚这颗病态的、受尽折磨和受尽侮辱的小家伙的心的全部秘密。

我觉得我说着说着就要离题了，但是这时我愿意想的只有一个内莉。说来也怪：现在，当我独自躺在病床上，被我挚爱和深深爱着的所有人抛弃——现在，有时候，有一件当时对我来说常



常很不起眼，而且很快就被遗忘的小事，却会陡地浮上我的心头，而且蓦地在我心中取得完全不同的意义，这意义是完整的，它向我说明了我至今无法理解的事。

她犯病的最初四天，我和大夫非常替她担心，但是到第五天，大夫把我拽到一边，对我说不用担心了，她一定会好起来的。这大夫就是我早先认识的那个老单身汉，他既是个老好人，又是个怪人，也就是在内莉第一次发病的时候我请他来看病，脖子上挂了一枚其大无比的斯坦尼斯拉夫勋章，因而使内莉感到非常吃惊的那大夫。

“那么说，根本用不着担心啦！”我欢天喜地道。

“是的，她马上就会好起来的，但是以后会非常快就死的。”

“怎么会死呢！究竟为什么呢！”我叫道，被这样的判决简直吓傻了。

“是的，她一定会非常快就死的。这女孩有先天性心脏病，一有风吹草动，一出现不利情况，她就会重新躺倒。那时候说不定还会好，但是以后又会病倒，直到死去。”

“难道就没法救她了吗？不，这不可能！”

“不过，这是肯定的。然而，倘使能够除去种种不利情况，过一种安逸而又平静的生活，心情舒畅，这孩子也许会死得晚一点，甚至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意料不到的……非正常的和奇怪的……一句话，她的病也许还有救，但是，这必须综合许许多多有利情况才会出现，但是要彻底得救——办不到。”

“但是，我的上帝，现在怎么办呢？”

“遵从医嘱，过平静的生活，按时服药，我发现这姑娘很任性，说翻脸就翻脸，甚至会挖苦人；她硬不肯按时服药，刚才她就斩钉截铁地拒绝服药。”

“是的，大夫。她的确有点怪，但是我认为，这都是疾病刺激所致。昨天她就很听话；可是今天我让她吃药的时候，她好像

无意中把汤匙给碰翻了，药也全洒了。当我想重新调药的时候，她竟把一盒药全从我手里抢了去，使劲摔到地上，接着便眼泪汪汪地哭了起来……不过，看来，好像不是因为硬让她吃药的缘故，”我想了想，又加了一句。

“嗯！刺激<sup>①</sup>。过去遭受过种种大的不幸（我曾经把内莉遭受过的许多事详细而又坦率地告诉了大夫，我讲的情况使他感到很吃惊），这一切都有关系，这病即由此而来。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服药，她必须服药。我这就去再一次努力开导她必须听从医嘱……说得一般点……就是必须吃药。”

我们两人从厨房里走了出来（我俩谈话就是在那里进行的），大夫又走到病人床边。但是内莉好像听见我们说话了：起码，她从枕头上抬起头来，向我们侧过耳朵，一直在注意听。我从半开着的门缝里发现了这点；当我们向她身边走去时，这小滑头便噌地钻进了被窝，并且带着一种嘲讽的微笑看了看我俩。在发病的这四天，这可怜的孩子瘦多了：眼睛塌了下去，高烧仍旧没有退。她那副淘气的样子，以及寻衅找碴的闪闪发光的眼神，跟她那脸显得很般配，也显得更怪了，这使大夫（彼得堡所有德国人中心肠最好的一位）感到十分惊讶。

他一本正经地，但是又尽可能地使自己的声音显得温和些，用一种既亲切又非常和蔼可亲的口吻来说明为什么必须服药，以及服了药后就会好起来的道理，因此每个病人都应当服药，等等。内莉本想抬起头来，但是突然，看来，完全无意似的，手一动，碰着了汤匙，于是一勺药又统统洒到地上。我相信，她这样做是故意的。

“这样不小心可不好，”老头心平气和地说道，“不过我怀疑，您这样做是故意的，这就没法夸您了。但是……一切还可以挽

① 原文是外来词（源出法文）。

救，药还可以再调。”

内莉冲他的脸格格格地笑起来。

大夫胸有成竹地摇了摇头。

“这就很不好了，”他一面重新调药，一面说道，“很，很不好。”

“请您别生我的气，”内莉回答，欲罢不能地极力不让自己再笑出来，“我一定吃药……那您爱我吗？”

“您要是规规矩矩吃药，我会非常爱您的。”

“非常？”

“非常。”

“那现在不爱？”

“现在也爱。”

“我想亲亲您，您肯亲我吗？”

“是的，您听话，我就亲您。”

这时内莉又憋不住笑了起来。

“病人的性格很活泼，但是现在——这是一种神经质和任性，”大夫板着脸，一本正经地对我悄声道。

“唉，好啦，我喝药，”内莉蓦地用虚弱的声音叫道，“但是将来我长大了，成了大人，您会娶我做妻子吗？”

大概，她对这个异想天开的淘气觉得很好玩；在等候不无惊讶的大夫作出回答时，她的两眼在闪闪发光，两片小嘴唇堆满了笑意。

“是的是的，”他答道，对这个新的任性的想法不由得微微一笑，“是的是的，如果您能成为一个既善良又有教养的姑娘，非但听话，而且……”

“吃药？”内莉接口道。

“啊！对极了，吃药。这姑娘真好，”他又对我悄声道，“她身上有许多，许多……好的和聪明的东西，但是，话又说回来

……娶她为妻……多么古怪的想入非非啊……”

他又让她吃药。但是这一次她甚至都不要滑头了，而是干脆一扬手把汤匙打翻了，把一匙子药全泼在可怜的老头的胸衣和脸上。内莉哈哈大笑，但是已不是过去那种淳朴和愉快的笑了。她脸上掠过一丝残忍的、恶狠狠的表情。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她的目光一直躲着我，只看着大夫，面含嘲笑，但是这嘲笑中又透着几分不安，她在等着这个“可笑”的老头现在要做什么。

“啊！您又……多糟糕呀！但是……药还可以再调，”老头说，一面掏出手帕擦自己的脸和胸衣。

这使内莉感到十分惊讶。她原以为我们会发火，会骂她，责备她，也许她在无意识中就希望我们在这时候痛骂她一顿——这样就有了借口，她就可以借此立即大哭，跟歇斯底里发作一样嚎啕大哭，可以像方才那样再把药洒了，甚至在气头上可以砸盆子，摔碗，从而用这一切来排遣她那任性的痛定思痛的心。这样随心所欲地胡作非为，不仅病人有，也不仅内莉才有。我也常常有类似的情形，我经常在屋里走来走去，下意识地希望能够有人快点来欺负我或者说一句看来似乎是气人的话，这样我就可以随便找个缘由发泄一通。至于女人，她们在这样“发泄”的时候，还会嚎啕大哭，痛哭失声，而最多愁善感的女人甚至会闹到歇斯底里的程度。这事很普通，也最平常不过了，每当心里别有苦楚，无人知道的苦楚，想一吐为快，但又无人可说的时候，就常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形。

但是，内莉突然震惊于那个被她欺负的老人的天使般的善良和耐心（他又耐心地给她调起了第三汤匙药，而且没说一句责备她的话），忽然规规矩矩地不言声了。她那讥讽的表情从她嘴上不翼而飞，她陡地满脸涨得通红，眼眶也潮湿了；她匆匆瞥了我一眼，又立刻扭过头去。大夫又拿起汤匙让她吃药。她老老实实而又怯生生地喝完了药，一把抓住老人那红红的、胖乎乎的手，





慢慢地望了望他的眼睛。

“您……生气了吧……我坏，”她开口道，但是她没把话说完，就一头钻进被窝，歇斯底里地大哭起来。


“啊，我的孩子，快别哭……这没什么……这是一种神经质；喝点儿水吧。”

但是内莉不听。

“别哭啦……别难过啦，”他继续道，自己差点没因她而流下泪来，因为他也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我原谅您啦，我一定娶您，只要您规规矩矩，老老实实，而且……”

“吃药！”从被窝里传出一串尖细的、像银铃般的神经质的笑声，她的笑声又不时为痛哭失声所打断——这笑，我很熟悉。

“真是一个好心肠的懂得好歹的孩子，”大夫庄重地说道，眼里差点没噙满了泪水。“可怜的小姑娘！”



从那时起，他和内莉之间就发生了一种奇妙的互怜互爱的关系。对我则刚好相反，内莉变得越来越忧郁，越来越神经质，越来越爱生气了。我不知道这到底因为什么，对她感到很诧异，尤其因为她的这一变化发生得很突然。她在生病之初对我非常温存，非常亲切；好像对我怎么也看不够似的，不让我走，用自己的发烫的小手抓住我的手，硬要我坐在她身旁，如果她发现我神态忧郁、焦虑不安，就尽量逗我开心，跟我开玩笑，跟我闹着玩，冲我笑，她这样做时，分明强压住自己心头的痛苦。她不让我在夜里工作，也不让我坐在一旁陪她，当她看见我不听她的劝告时，就很伤心。有时候我发现她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她开始向我问长问短，刨根问底地问我为什么不高兴，到底在想什么；但是奇怪，只要我一提到娜塔莎，她就立刻不再言语，或者岔开话题，谈别的。她好像故意躲避，不愿意谈娜塔莎，这使我很吃惊。我一回到家里，她就欢天喜地。我一拿起礼帽，她就不高兴，甚至有点古怪地看着我，仿佛责备似的目送我出门。

她生病的第四天，我整晚都坐在娜塔莎那儿，而且一直坐到午夜以后很久。我们当时有很多话要谈。我出门时对卧病在床的内莉说，我很快就回来，因为我以为不会耽搁很久。我待在娜塔莎那里几乎是无心的，我对内莉很放心：她并不是独自一人。有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陪着她。马斯洛博耶夫曾上我家小坐，她听到马斯洛博耶夫说内莉病了，我忙得不可开交，而且又孤身一人。我的上帝，好心眼的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这下子可忙开啦：

“这么说，他到咱们家吃饭也来不了啦！……啊呀，我的上帝！而且，他怪可怜见的，还是一个人，一个人啊。好，现在，这就给他看看咱们对他有多好。现在机会来了，这机会可不能错过呀。”

她说话就来到我们那儿，还雇了辆马车，拉来一大包东西。一开口就宣布现在她不走了，就留我这儿了。她是来给我帮忙的，说罢便解开了包袱。包里是给病人吃的糖浆和果酱，几只童子鸡和一只母鸡（这是为病人开始康复时准备的），用来烘制饼干用的苹果，橙子，以及基辅蜜饯（这是为大夫允许吃时预备的），此外则是内衣、床单、餐巾、女式衬衫、绷带、敷布——倒像用来装备一个设备齐全的医务所似的。

“我们家什么都有，”她向我说道，每句话都说得很快，而且说得急急忙忙，倒像要赶到什么地方去似的，“瞧您光棍一个，过的这日子。这些东西您都缺。那就让我……菲利普·菲利佩奇这么吩咐来着。唉呀，现在怎么办呢……快，快！现在该做什么呢？她怎么样啦？清醒了吗？啊呀，她这么躺着多不舒服呀，得把枕头调正一下，让脑袋枕低点。我说……不能用皮枕头吗？皮枕头能降温。啊呀，我这人真笨！竟没想到带一只来。我这就回去拿……要不要生火呀？我让我认识的一个老妈子上您这儿来。我认识一个老妈子。要知道，您这儿连个女佣人都没有……嗯，



现在做什么呢？这是什么？草药……大夫开的？大概是用来熬解热清肺用的汤药的吧？我这就生火去。”

但是我劝她别忙了，她觉得很奇怪，甚至很伤心，因为要做的事并不多。然而这并没有使她完全泄气。她立刻跟内莉好上了，而且在内莉整个生病期间帮了我很多忙，她几乎每天都来看我们，而且每次来都好像丢了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东西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必须把它赶快速回来似的。而且她每次总要加上一句，说什么菲利普·菲利佩奇也这么吩咐来着。内莉非常喜欢她。她俩好像亲姊妹似的相亲相爱，我觉得，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在许多方面也跟内莉一样是个孩子。她给她讲各种故事，逗她发笑，每当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回家去了，内莉就想她。当她头一回出现在我们家的时候，我的小病人感到很奇怪，但是她立刻明白了这位不速之客的来意，她按照老习惯，甚至皱起了眉头，变得沉默寡言，对她很不友好。

“她上咱们家来干吗？”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走后，内莉一脸不高兴地问。

“帮助你和侍候你呀，内莉。”

“何必呢？……干吗呢？我又不曾替她做过任何事。”

“好人做事并不是因为别人过去替他们做过什么，内莉。虽说人家没有替他们做过什么，他们也乐意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得了，内莉；世界上有许许多多好人。这是你的不幸：你没有遇到过好人，当需要帮助的时候又没有遇到他们。”

内莉没有言语；我离开她走到一旁。但是过了一刻钟，她又用虚弱的声音自己叫我过去，她说要喝水，可是却突然紧紧地搂住我，趴在我胸前，而且很长时间不肯放我走开。第二天，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来了，她带着快乐的微笑对她的到来表示欢迎，但是不知为什么见了她总好像有点羞答答似的。

## 第三章

也就是在这天，我在娜塔莎那儿待了整整一个晚上。我回到家已经很晚了。内莉睡了。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也很困，但是她仍旧陪着病人，等候我回来。她一见到我回来后就立刻急匆匆地悄声告诉我，内莉起先非常开心，甚至笑个不停，但是后来又闷闷不乐起来，她看到我还没回来，就闭上了嘴，沉思起来。“后来她又说头疼，说着说着就哭了，而且嚎啕大哭，哭得伤心极了，当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加了一句。“她又跟我谈到娜塔利娅·尼古拉耶芙娜，但是我对她什么话也说不上来；她也就不再问了，后来她总是哭，哭着哭着就含着眼泪睡着了。好了，再见啦，伊万·彼得罗维奇；我发现她总算好些了，我要回家了，菲利普·菲利佩奇也这么吩咐来着。不瞒您说，这一回，他只让我出来两小时，是我自己硬要留下的。不过也没什么，您甭替我担心；他不敢发脾气……除非……啊呀，我的上帝，亲爱的伊万·彼得罗维奇，我怎么办呢：现在，他每天回来都是醉醺醺的！他好像在忙什么事，可忙啦，又不跟我说，一个人发愁，他脑子里肯定在想什么要紧事；这，我看得出来；可是一到晚上，老是喝得醉醺醺的……我只担心一点，他现在回到家，谁来伺候他，让他睡觉呢？好了，我走了，再见。再见，伊万·彼得罗维奇。我翻了翻您的书：您的书可真多，这些书想必挺高深吧；可是我是个大笨蛋，从来不读书不看报……好啦，明儿见……”



但是，第二天，内莉醒来时却变得愁眉不展、落落寡欢，对我待答不理。她一句话也不肯跟我说，似乎在生我的气。我注意

到她似乎偷偷地瞟了我两眼；在这眼神里有许多内心的隐痛，但是其中仍旧透露出一种柔情，这是她向我直视的时候不曾有过的。大夫让她吃药她不肯吃的那场纠葛也发生在这天；我不知道对这个变化究竟应该怎么看。

但是内莉对我的态度却彻底变了。她的古怪、任性，有时候差不多是恨我——这一切一直继续到她不再跟我同住的那天为止，一直到我们这部小说收场前发生的那场悲剧性的大转变为止。但这已经是后话了。

不过有时候她也会在某时某刻对我跟过去一样非常亲热。在这些瞬间，她似乎对我加倍亲热；最经常的是在这些时候她哀哀恸哭。但是这些时刻就像昙花一现一样很快就过去了，于是她又陷入过去那种苦恼之中，又恶狠狠地看着我，要不就像对大夫那样发脾气，或者当她发现我不喜欢她的某个新的顽皮行为时，便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而且笑到后来几乎总是以眼泪汪汪告终。

甚至有一次她还跟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吵起来，对她说，她什么东西也不要她的。后来我当着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的面责怪她的时候，她一下子火了，把郁积在她心头的恨一股脑儿地全发泄出来，并以此回敬我，但是说着说着又忽然闭上了嘴，然后连着两天不跟我说一句话，什么药也不肯吃，甚至不吃不喝，只有老大夫能劝阻她，让她感到羞愧。

我已经说过，在大夫和她之间从吃药那天起就开始了某种令人诧异的互敬互爱。内莉深深地爱上了他，不管在他来之前她怎么愁眉苦脸，总是笑逐颜开、欢天喜地欢迎他到来。就老头这方面来说，他也开始每天来看我们，有时候一天来两次，甚至当内莉已经能够下床了，已经完全开始复元的时候也是这样，内莉好像把他迷住了，只要一天听不到她的笑声，一天听不到她对他那常常十分逗乐的玩笑，他就活不下去。他开始给她带各种画书来，性质完全是劝人为善的。有一本书还是他特意为她买的。接

着就给她带来各种各样的甜点和装在漂亮的小盒子里的糖果。每逢这样的时侯，他就像过生日似的喜气洋洋地走进来，于是内莉立刻猜到他肯定带礼物来了。但是他又不肯把礼物马上拿出来，只是笑容可掬，端坐在内莉身旁，绕着弯说，如果一个小姑娘表现好，当他不在的时候殊堪赞赏，那么对这个小姑娘就该好好嘉奖。说这话的时候，他总是十分淳朴而又和善地瞧着她，以致内莉虽然也笑他，发出十分爽朗的笑声，但这时她那双豁然开朗的眼睛里却流露出一种发自内心的对老人的亲热和依恋。最后老头才从椅子上庄严地站起来，取出一盒糖果，把她交给内莉，而且总要加上一句：“送给我未来的好夫人。”这时，他大概比内莉还幸福。

然后他俩就开始说话，每次他都严肃地、语重心长地劝她要保重身体，并且每回都向她提出一些恳切的医嘱。

“最要紧的是要保重身体，”他以说教的口吻说道，“第一，也是最要紧的，为了活下去，第二，为了永远保持健康，这样才能享受到人生的乐趣，我亲爱的孩子，如果您有什么伤心事，就忘掉它，或者最好根本不去想它。如果说您没有任何伤心事，那么……也不要去想它，应当尽量想些开心的事……想些使人愉快的事，好玩的事……”

“想些什么愉快的事，好玩的事呢？”内莉问。

大夫立刻被问住了。

“嗯，比如说吧……想点什么合乎您的年龄的天真活泼的游戏；再不，比如说……嗯，这一类，随便什么都行……”

“我不想做游戏；我不爱做游戏，”内莉说，“我最喜欢新衣服。”

“新衣服？嗯。这就不怎么好啦，应当在一切方面安贫乐道，自奉节俭。不过话又说回来……也许……喜欢新衣服也无不可。”

“我嫁给您以后，您会给我做很多很多新衣服吗？”

“真是想入非非！”大夫说，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内莉狡猾地微笑着，甚至有一次，一时忘形，还微笑着看了看我。“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您表现好，我一定给您做新衣服，”大夫继续道。

“我嫁给您以后，还要每天吃药吗？”

“嗯，那时候就不要总是吃药了，”大夫也笑了起来。

内莉发出格格的笑声，打断了谈话。老人也跟着她笑，充满爱怜地注视着她的快活。

“这孩子真淘气！”他对我说，“不过，总还看得出有点任性、古怪和烦躁。”

他说得对。我真不知道她到底怎么啦。她好像压根儿不愿意跟我说话，仿佛我做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情似的。我对此感到很伤心。我自己也愁眉不展，闷闷不乐，有一回我一整天都没跟她说话，但是第二天我不禁羞赧起来。她常常哭，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才好了。然而，有一天，她对我打破了自己的沉默。

有一天，傍晚前，我回到家，看见内莉把一本书急忙藏到枕头底下。这是我写的一本小说，我不在家的時候，她就从桌上拿来阅读。干吗要瞒着我把书藏起来呢？倒像难为情似的——我想，但是却装出一副什么也没有看见的样子。一刻钟后，我因为要去厨房，出去了一小会儿，她就从床上很快爬起来，把书放回老地方；我回来后，看到书已经在桌上了。一分钟后，她叫我过去；她的声音听得出来有点激动。她已经有四天几乎不跟我说话了。

“您……今天……要去看娜塔莎吗？”她声音时断时续地问道。

“是的，内莉；今天我很需要见到她。”

内莉默然。

“您很爱她吗？”她又用虚弱的声音问道。

“是的，内莉，很爱。”

“我也爱她，”她低声加了一句。接着又默然不语。

“我想到她那儿去，陪她同住，”内莉胆怯地看了看我，又开口道。

“这不成，内莉，”我有点诧异地答道，“难道你住在我这里感到不好吗？”

“为什么不成？”她蓦地脸红了。“您不是劝我去找她父亲，住在他那儿吗；可是我不肯去。她有女佣人吗？”

“有。”

“那好，让她把自己的女佣人辞了，我去伺候她。什么都给她做，一文钱不要；我要爱她，给她做饭。您今天就把这话告诉她。”

“但是，又何必呢，这不是想入非非吗，内莉？你怎么会这么看她呢：难道你认为她会同意你去给她做饭吗？就算她要你吧，那也是平等相待，把你当作妹妹。”

“不，我不愿意平等相待。我不愿意这样……”

“为什么呢？”

内莉不言语。她的小嘴抽动了两下：想哭。

“她爱的那男人不是就要离开她，撇下她一个人了吗？”她终于问道。

我很惊奇。

“你怎么会知道这事的呢，内莉？”

“您自己全跟我说了，再说前天上午，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的丈夫来，我问过他：他也统统告诉我了。”

“难道马斯洛博耶夫前天上午来过？”

“来过，”她垂下眼睛，答道。

“他既然来过，你干吗不告诉我呢？”

“不干吗……”





我想了片刻。只有上帝知道这个马斯洛博耶夫东窜西跳地干什么，而且神出鬼没。他到底在搞什么名堂？最好去看看他。

“嗯，就算这男人抛弃了她，这关你什么事呢？”

“您不是很爱她吗，”内莉答道，没有向我抬起眼睛。“既然您爱她，那人一走，您就娶她。”

“不，内莉，她爱我并不像我爱她那样，再说我……不，这是不可能的，内莉。”

“这样我就可以做你俩的佣人，伺候你俩了，你们就可以和和美、快快乐乐地过日子了，”内莉不看着我，几乎用很低的声音说道。

“她是怎么啦，她倒是怎么啦！”我想，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内莉闭上了嘴，从此整个晚上没说过一句话。后来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告诉我，我走了以后，她就哭了，哭了整整一晚上，后来就眼泪汪汪地睡着了。甚至半夜，在睡梦中，她还哭，夜里还说胡话。

但是从这天起，她变得更忧郁，更沉默寡言了，而且变得根本不同我说话了。诚然，我也注意到她曾偷偷地瞥了我两三眼，而且在这目光中包含有多少温柔啊！但是这很快就与唤起这种突然的柔情的那一瞬间一并逝去，而且仿佛要反戈一击这一突然的冲动似的，内莉几乎随着每一小时变得更忧郁了，甚至跟大夫也这样，大夫对她性格的这一变化感到很奇怪，与此同时，她却已经几乎完全康复了，于是大夫允许她可以到户外去散散步，不过时间不能太长。当时阳光明媚，风和日丽。正当基督受难周，这一年它来得特别晚<sup>①</sup>；我一早就出去了；我一定要到娜塔莎那里

<sup>①</sup> 即大斋期的最后一周和复活节的前一周，以纪念基督受难。复活节在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故时间不定，或早或晚（约在俄历三月二十一日至四月二十五日之间）。

去一趟，但是我决定早点回来，好带内莉出去，跟她一起散散步；因此把她一个人暂时留在了家里。

但是我简直无法表达在家等着我的竟是怎样的打击。我急忙赶回家。回来后一看，房门外插着一把钥匙。进门一看：没有一个人。我傻了。再一看：桌上放着一张纸条，上面用铅笔写着几行粗大的、歪歪扭扭的字：

“我走了，离开您了，而且永远不会再回到您身边来了。但是我很爱您。

您的忠实的内莉”

我吓得一声惊呼，拔脚跑出了屋子。



## 第四章

我还没来得及跑上大街，还没来得及想清楚现在怎么办，蓦地看见在我们那座公寓的大门旁停下来一辆轻便马车，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拉着内莉的手正从车上下来。她把她抓得紧紧的，好像生怕她再次逃跑似的。我急忙向她们奔去。

“内莉，你怎么啦！”我叫道，“你上哪啦，干吗呀？”

“等等，您别急嘛；快到您屋里去，到那里以后就全知道了，”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叽叽喳喳地说道，“我要告诉您的事可悬乎啦，伊万·彼得罗维奇。”她在半道上匆匆说道，“非让您大吃一惊不可……快走，您说话就知道了。”


她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她有非常重要的新闻相告。

“快点，内莉，快去躺一会儿，”我们进屋后，她说道，“你

不是累了吗；跑了这么多路，可不是闹着玩的；病刚好，看把你累的；快躺下，宝贝儿，快躺下。咱俩先离开这里一会儿，别打搅她，让她先睡一觉。”她说罢向我挤了挤眼，让我跟她一起到厨房去。

但是内莉并没有躺下，她坐到沙发上，伸出两手捂住了脸。

我们出去了，于是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便急匆匆地告诉了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又打听到了更多的细节。这事的经过是这样的。



内莉在我回家前约莫两小时给我留了张条子，离开了我，她先跑去找老大夫。他的住址她早打听到了。大夫告诉我，他一见到内莉上他家去，简直吓呆了，当她待在他家的时候，他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直到现在，我也不相信，”他把自己的故事讲完后又加了一句，“而且永远也不会相信竟会有这种事。”然而，内莉的确上他家去过。他当时正静静地坐在自己的书房里，坐在圈身椅上，穿着睡衣，在喝咖啡，这时她跑了进来，他还没来得及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就跑过去搂住他的脖子，她哭着，拥抱他，吻他，吻他的两只手，并且恳切地，虽然是前言不对后语地，请他收留她，让她跟他住在一起；她说，她不愿意，也不能够再跟我住在一起了，因此才离开了我；她说她受不了；又说她以后再也不取笑他了，再也不提新衣服的事了，她以后一定规规矩矩，好好学习，一定要学会“给他洗烫胸衣”（她可能路上就想好了她要说的所有的话，也许更早就想好了也说不定），最后，她又说她以后一定听话，哪怕每天吃药都成，随便吃什么药。至于她过去说她要嫁给他，那是说着玩的，她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这事。这德国老人惊愕得一直张着嘴坐在那儿，举起了手，手里拿着雪茄，把雪茄都忘了，雪茄灭了，他也不知道。

“小姐<sup>①</sup>，”他好歹恢复了说话能力，终于说道，“小姐，据我了解，您的意思是想请我让您在我家找点事做。但这是不可能的！您瞧，我的日子过得很紧，收入也不多……再说，连想都不想就这么直截了当地……这太可怕了！最后，依我看，您是从自己家里逃出来的。这不足称道，也是办不到的……再就是，我只允许您出来稍微散散步，在大晴天，但必须在您的恩人的监护下，可是您却撇下自己的恩人，跑来找我，而这时候，您本来应当保重自己的身体……而且……而且……要吃药。而且，最后……最后，我什么也不明白……”

内莉没让他把话说完。她又开始哭，又开始求他，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老人越来越感到惊讶，越来越什么也弄不明白。最后内莉只好撇下他，叫道：“啊呀，我的上帝！”——边说边跑出了房间。“那天我病了一整天，”大夫在结束自己的叙述时又加了一句，“临睡前还服了一剂汤药。”

而内莉直奔马斯洛博耶夫家。她身边留下了他们的住址，终于找到了他们，虽然也没少费劲。马斯洛博耶夫正好在家，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一听到内莉请求他们收留她，让她跟他们住在一起后，惊讶得举起两手一拍。她问内莉：为什么她要这样，住在我那里，她是不是觉得难受？——内莉什么也没回答。而是扑到椅子上嚎啕大哭。“她哭得死去活来，”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告诉我说，“我想，这样哭下去，她会哭死的。”内莉苦苦哀求，哪怕让她当女佣人，哪怕让她做厨娘都成，她说她会扫地，而且一定会学会洗衣服（她把自己的希望特别寄托在这个洗衣服上，不知为什么她认为这是让人家收留她的一个最富吸引力的理由）。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的意见是先把她留在他们家，等事情搞清楚后再说，同时通知我内莉在他们家。但是菲利普·菲利

① 原文为外来词（源出法文）。

佩奇坚决反对这样做，并且命令把这个逃兵立刻送回去，交给我。半道上，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又是拥抱她，又是吻她，这倒使内莉哭得更厉害了。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看着她也哭开了。就这样，两人哭哭啼啼的哭了一路。

“内莉，你为什么不愿意住在他那里，为什么呢；难道他欺负你了？”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眼泪汪汪地问。

“没有，没有欺负我。”

“嗯，那么为什么呢？”

“不为什么，反正我不愿意住在他那里……我不能……我对他总是那么凶……可他却那么好……可是在你们家，我一定不凶了，我要干活，”她说，一面歇斯底里地嚎啕大哭。

“那你为什么对他那么凶呢，内莉？”

“不为什么……”

“我问了她半天就问出了这个‘不为什么’，”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擦着眼泪结束道，“这孩子多苦命呀？该不是得了急惊风吧？伊万·彼得罗维奇，您看呢？”

我们走进屋去看内莉；她躺着，把头埋在枕头里，在哭。我跪在她床前，拿起她的两只手开始亲吻。她把她的手使劲抽了回去，又嚎啕大哭，而且哭得更厉害了。我不知道跟她说什么才好。就在这当口，伊赫梅涅夫老人走了进来。

“伊万，我找你有事，你好！”他说，他打量了一下我们大家，惊奇地看到我跪在地上。最近以来，他老人家一直在生病。他瘦了，而且脸色煞白，但是他好像对什么人不服输似的，不顾自己疾病缠身，也不听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一再规劝，硬是不肯躺下，而是继续为自己的事四处奔走。

“我先告辞了，”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定睛看了看老人后说道，“菲利普·菲利普奇让我尽可能早点回去。我们还有事。到晚上，天快擦黑的时候，我再来看你们，坐一两个小时。”

“她是什么人？”老人悄声问我，他分明想到别处去了。我作了解释。

“哦，伊万，我找你有事。……”

我知道他此来所为何事，而且一直在等他来访。他是来找我和内莉商量，想把她从我这里要过去。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好说歹说终于同意了收养这孤女。这是因为我跟她进行了几次秘密的谈话，她才同意的：我说服了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我告诉她，这孤儿的母亲也受到她父亲的诅咒，看到这孤儿，也许会使他老人家改弦易辙，回心转意的。我十分生动地向她说明了自己的计划，现在反过来是她自己缠着丈夫要收养这孤女了。老头非常乐意地开始操办这事：他想，第一，借此可以讨好一下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第二，他另有打算……但是这一切我以后会详细讲的……

我已经说过，从老人第一次来访时起，内莉就不喜欢他。后来我又发现，每当有人在她面前提到伊赫梅涅夫的名字的时候，她脸上就流露出憎恨。老人立刻开始谈正事，并不转弯抹角。他一直走到内莉身边（内莉仍旧把脸埋在枕头里躺着），拿起她的一只手，问道：她肯不肯搬到他家去住，做他的女儿？

“我有过一个女儿，我曾经爱她胜过爱我自己，”老人最后道，“但是现在她不跟我在在一起了。她死了。你愿不愿意到我们家……而且在我心里取代她的位置呢？”

他那双漠然以及因发高烧而布满血丝的眼睛噙满了眼泪。

“不，我不愿意，”内莉回答，没有抬起头。

“为什么呢，我的孩子？你没一个亲人。伊万总不能永远让你待在他身边吧，而你到我家去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

“我不愿意，因为您坏。对，您坏您坏，”她抬起头来又加了一句，面对他老人家，坐到床上。“我也很坏，比谁都坏，但是您比我还坏！……”内莉说这话时脸色发白，两眼闪出了光；甚



至她那发抖的嘴唇也变得煞白，而且由于某个强烈的感觉猛地袭来而变得口角歪斜。老人惶惑地看着她。

“对，比我还坏，因为您不肯宽恕您的女儿；您想把她完全忘了，因此您才想收养另一个孩子，难道自己的亲生孩子能忘掉吗？难道您会爱我吗？您一看到我就会想到我不是您的亲生孩子，您有自己的女儿，可是您自己把她忘了，因为您这人心狠。我不愿意住在狠心的人家，不愿意，就是不愿意！……”内莉呜咽起来，匆匆瞥了我一眼。

“后天基督就复活了<sup>①</sup>，大家都会互相亲吻，互相拥抱，大家都会言归于好，所有的过错都会得到原谅……我早知道了……就您一个人，就您……哼！狠心的人！给我走开！”

她说罢泪流满面。这一段话她好像早想好了，而且早背熟了，就准备老人再一次请她住到他家去的时候说出来。老人闻言吃了一惊，脸色变得煞白。他脸上流露出一种痛定思痛的表情。

“干吗大家都这么替我担心？何苦呢？干吗呢？我不愿意，就是不愿意！”内莉蓦地在一片迷狂状态中叫道，“我要去讨饭！”

“内莉，你怎么啦？内莉，我的朋友！”我不由得叫道，但是我的喊叫只是火上加油。

“是啊，我还不如去沿街乞讨好，我决不留这儿，”她一面痛哭，一面叫道。“我母亲也乞讨过，她临死的时候亲口对我说过：宁可穷，宁可乞讨，也不要……向人乞讨并不可耻：我不是向一个人乞讨，而大家并不是一个人；向一个人乞讨——可耻，可是向大家乞讨，并不可耻；一个女乞丐这么跟我说过；因为我小，我没地方挣钱。因此我要去向大家乞讨。可待在这儿，我不愿意，不愿意，不愿意，我就是坏；我比所有的人都坏；瞧，我多坏！”

① 指后天就是复活节了。

说罢，内莉蓦地、完全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地从小桌上抄起一只茶杯，猛一下摔到地上。

“瞧，现在摔破了，”她以一种挑衅般的洋洋得意的神情看着我，加了一句。“一共有两只茶杯，”她又加了一句，“我要把另一只也摔碎……看您用什么喝茶？”

她像发狂一般，仿佛在这疯狂中感到一种快感，她自己也好像意识到这样做是可耻的，这样做不好，与此同时，又仿佛在给自己火上加油，继续胡闹。

“这孩子有病，万尼亚，我看这样吧，”老人说，“要不就……我真弄不懂这孩子到底怎么啦，再见！”

他拿起帽子，跟我握了握手。他似乎非常伤心；内莉可怕地侮辱了他；我心里乱糟糟的，不知是什么滋味：

“你也不可伶可怜他，内莉！”就留下我们两人的时候，我叫道，“你也不觉得，不觉得害臊！不，你不是个好人，你的心的确很坏！”我没戴帽子就跑出去追老人。我想把他送到大门口，哪怕说两句话安慰安慰他也好。我跑下楼梯时，眼前好像还看见内莉那张由于我的责备而变得煞白的脸。

我很快就追上了我的那位老人家。

“这可怜的孩子受了很大委屈，她也有自己的伤心事，请相信我，伊万；是我大吹大擂地向她说起我的痛苦，”他苦笑着说道，“是我刺痛了她的伤口。俗话说，饱汉不知饿汉饥；我看呀，万尼亚，还得加上一句：饿汉也不总了解饿汉，好了，再见！”

我本来想顾左右而言他，对他说件不相干的事，可是老人只是挥了挥手。

“别安慰我啦；你还是留神，别让你那小姑娘又跑了；她那模样好像有这意思，”他愤愤然加了一句，说罢便迈开大步，匆匆离去，一路上挥着手杖，敲击着人行道。

他怎么也没料到竟被他不幸言中。





我回到家后，使我恐惧万状的是，在家里，我又找不到内莉了——当时我心里是什么滋味啊！我冲到外屋，在楼梯上找遍了，找她，喊她，甚至敲遍了左邻右舍的所有房门，问他们有没有看见内莉；我简直没法相信，也不愿相信：她居然又跑了。她怎么会跑掉的呢？这楼就有一个大门；当我跟老人谈话的时候，她必须从我们身旁走过呀。但是使我十分气馁，我很快就想明白了，她可以先躲在楼梯上的什么地方呀，等我回来，走过去以后再跑，因此我无论如何不会遇见她。反正，她不会跑远。

我心慌意乱地又跑出去找，为了以防万一，我没锁门，让门开着。

我首先跑到马斯洛博耶夫家。但是马斯洛博耶夫夫妇都不在家，他不在，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也不在。我给他们留了张条，告诉他们新的不幸，并请他们，如果内莉上他们家的话，立刻通知我，接着我就去找大夫；他也不在家，一个女佣人告诉我，内莉除了上午来过一次以外，再也没来过。怎么办呢？我跑去找布勃诺娃，我从我认识的棺材店老板娘那儿知道，女房东从昨天起就因为什么事被抓进了警察局，而内莉从那时起就没人见过。我累垮了，筋疲力尽地又跑到马斯洛博耶夫家；也是同样的回答：谁也没来过，连他俩也没回来。我写的那张字条还放在桌上。我该怎么办呢？

当我万分懊恼地回家时，已经很晚了。这天晚上我本来要去看娜塔莎；还在上午她就打发人来叫我去。但是这天我甚至连一口饭也没有吃，一想到内莉，我就心烦意乱，不知如何是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想，“难道这病竟会产生这么匪夷所思的后果？她该不是疯了或者快疯了吧？但是，我的上帝，她现在在哪呢？我上哪才能找到她呢？”

我正在长吁短叹的时候，猛抬头，霍地看见内莉就站在离我

几步远的B桥<sup>①</sup>上；她站在路灯下，没看见我。我想跑到她跟前去，但是又站住了。“她在这儿干吗呢？”我惶惑地想道，我相信我现在再也不会把她弄丢了，因此决定少安毋躁，先等等，看她在干什么。过了约莫十分钟，她一直站着，注视着过往行人。最后来了一位穿着讲究的老先生，内莉便走到他身边：那老人并不停步，而是边走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什么东西，递给了她。她向他鞠了一躬。我简直说不清我在这一刹那的感受。我心痛欲碎；就像有一件珍贵的东西，我喜爱、珍惜和宝贵的东西，此时此刻当着我的面受到了羞辱，遭到了唾弃，但同时我又不禁潸然泪下。

是的，我为可怜的内莉潸然泪下，虽然与此同时我又感到我的气不打一处来：她并不是因为穷才去乞讨的；她并不是被人抛弃、被人遗弃，流落街头，自生自灭；她并不是从狠心的欺压者那里逃跑的，而是从爱她、细心照料她的朋友那里逃跑的。她像在建立丰功伟业，想使什么人大吃一惊，或者想使什么人害怕似的；她好像在对什么人自吹自擂，炫耀自己似的！但是一件秘密的事已在她心中渐渐酝酿成熟……是的，老人说得对：她受了很大的委屈，她心中的创伤无法愈合，因此她好像存心用这种神秘莫测，用这种对我们大家的不信任来极力刺激自己的创伤似的；她好像以自己的痛苦为乐，以这种只愿自己受苦受难（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为乐。这种刺激自己的创伤并引以为乐的心态，我是明白的：许多受到命运折磨并意识到命运对自己不公平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人都有这种存心加剧自己痛苦并引以为乐的心态。但是内莉到底能够抱怨我们什么呢？我们对她怎么不公平了呢？她好像要用她的任性捣乱和反常的举动来使我们大吃一惊，吓唬我们似的，仿佛她真的在我们面前自吹自擂似的……但是不！她



① 指彼得堡叶卡捷琳娜运河（现名格里鲍耶夫运河）上的升天桥。

现在只有一个人，我们中间谁也没看见她在向别人乞讨。难道她在自得其乐？她要这施舍干吗呢？她要这钱又有什么用呢？

她收下别人给她的施舍以后就走下桥头，走到一家灯火通明的商店的窗户前。她就在这里数起了她讨到的钱；我站在离她十步远的地方。她手里的钱已经不少了；她分明一大早就在向人乞讨。她手里攥紧钱就跨过马路。走进了一家杂货铺。我立刻走到这家小铺门口（大门洞开着），看她在这家铺子里究竟要干什么？

我看见她把钱放到柜台上，人家给了她一只茶杯，很像她今天上午打碎的那只茶杯，也就是她想借此对我和伊赫梅涅夫显示她有多么坏的那只茶杯。这茶杯大概要十四五个戈比，也许还不到。店老板把茶杯用纸包好了，捆好后交给了内莉，于是内莉便高高兴兴地急忙走出店门。

“内莉！”当她走到我身旁的时候，我叫了一声，“内莉！”

她打了个哆嗦，瞧了我一眼，那只茶杯从她手里滑落下来，掉到马路上，摔碎了。内莉面色苍白；但是她瞧了我一眼之后，深信我全看到了，也都知道了，她的脸刷地通红；她脸上的红晕说明她羞惭无地，十分痛苦。我拉着她的手，把她带回了家；路并不远。一路上，我们一句话也没说。回到家后，我坐了下来；内莉站在我面前，若有所思，神情尴尬，面色依然十分苍白，她垂下双眼，看着地面。她不敢抬头看我。

“内莉，你出去要钱啦？”

“是的！”她悄声道，头垂得更低了。

“你想要够了钱，去买茶杯，把今天上午打碎的那只赔我？”

“是的……”

“但是，难道我为这只茶杯责备过你，骂过你吗？内莉，难道你就看不出你这样做有多坏，是多么自鸣得意的坏东西吗？这好不好？难道你不觉得害臊吗？难道……”

“害臊……”她用勉强听得出来的声音悄声道，说罢，一颗

泪珠滚下了她的腮帮。

“害臊……”我跟着她重复了一遍，“内莉，如果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请原谅我，我们和好吧。”

她瞅了我一眼，眼泪夺眶而出，她扑过来，趴在我胸脯上。

就在这时候，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飞也似的走了进来。

“什么！她在家？又跑了！啊呀，内莉，内莉，你倒是怎么搞的嘛？还好，起码回来了……您在哪找到她的，伊万·彼得罗维奇？”

我向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使了个眼色，叫她别问了，她明白了我的意思。我亲热地告别了内莉，她还一直在哀哀痛哭，我又央求好心的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坐在这里陪陪她，直到我回来，我说罢便跑到娜塔莎那里去了。我去晚了，因此很着急。

这天晚上将决定我们的命运：我有许多事要跟娜塔莎说，但是我还是插进了几句话，谈了谈内莉，我把发生过的一切详详细细地都说给她听了。我说的故事使娜塔莎很感兴趣，甚至使她感到吃惊。

“我说万尼亚，”她想了想，说道，“我觉得她爱你。”

“什么……哪能呢？”我惊讶地问。

“是的，这是爱的开始，女性的爱……”

“你怎么啦，娜塔莎，得啦吧！她还是个小孩呀！”

“快十四岁啦。这是因你不理解她的爱而产生的恨，再说，说不定她自己也不了解她自己；这恨虽然有许多孩子气，但却是严肃的、痛苦的。最主要的是她嫉妒你对我好。你是那么爱我，大概你在家里净惦记着我一个人，说的是我，想的是我，因此很少去注意她。她发现了这一点，这刺痛了她的心。说不定她想同你谈谈，觉得有必要在你面前敞开自己的心扉，但又不知道怎么说，害羞，自己都不了解自己，她在等机会，可你非但不让这个



机会快点到来，反而疏远她，离开她，跑来找我，甚至她生病的时候还整天往外跑，撇下她一个人。她哭的就是这个：她缺少的就是你，最使她伤心的是，你竟没有发现这点。她明天准会因为这事而生病。你怎么能撇下她到我这里来呢？快回去，快回到她身边去……”

“我本来倒没有想撇下她，可是……”

“对，是我请你来的。可现在，快回去吧。”

“这就走，不过，不用说，这话我一句也不信。”

“就因为这一切跟别人不同。你想想她的遭遇，把一切好好想想之后你就信了。她生长的环境跟咱俩不同……”

我还是很晚才回去。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告诉我，内莉又跟那天一样哭个不停，“而且又眼泪汪汪地睡着了”，跟那天一样。“现在我可要走了，伊万·彼得罗维奇，菲利普·菲利普奇也这么吩咐来着。他在等我，怪可怜见的。”

我谢了谢她，然后坐在内莉床头。我竟在这样的时候撇下她一个人，我自己也觉得难过。我思前想后地在她身边坐了好久，一直坐到深夜……这是一个孕育着不幸的时期。

但是必须先说说这两周内发生的事……

## 第五章

自从我同公爵在 B 饭庄度过了那个值得我永志不忘的夜晚之后，接连好几天我一直在替娜塔莎担惊受怕。“这个该死的公爵不知会用什么手段来威胁她，也不知会采取什么手段来报复她？”我时不时问自己，思前想后，作了各种揣测。我最后得出结论：他的威胁决不是废话，决不是虚声恫吓，只要她还和阿廖

沙同居，公爵就会说到做到，给她制造种种麻烦。我想，此人心胸狭窄、有仇必报、心如蛇蝎，而且诡计多端。要他忘记他所受的侮辱而不去利用可以利用的机会挟嫌报复，那是很难的。不管怎么说，在这整个事情中，他还是给我指明了一点，而且他对这点说得相当清楚：他坚决要求阿廖沙和娜塔莎一刀两断，并且让我给娜塔莎做好工作，使她对即将到来的分手思想上有个准备，不要“哭哭啼啼，大吵大闹，来那一套牧歌式的感伤和席勒式的想入非非”。不用说，他最操心的还是让阿廖沙继续认为他对他好，继续认为他是一名慈父；因为他认为能做到这点很有必要，这么一来，他以后就可以十分方便地把卡佳的钱攫为己有了。因此，我现在要做的事是让娜塔莎对即将到来的分手作好思想准备。但是我在娜塔莎身上却发现了很大变化：她过去对我的坦率已经无影无踪；不仅如此，她似乎对我变得不信任起来。我的种种安慰只能使她痛苦；我的问长问短也变得越来越使她恼火，甚至使她生气。我常常在她那儿干坐着，看着她！她抱着胳膊在屋里走来走去，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面色阴沉、苍白，似乎陷入一种出神状态，甚至忘记了我就坐这儿，坐在她身旁。有时候她也偶尔看我一眼（她甚至极力躲开我的目光），这时她脸上就突然流露出一种不耐烦的恼怒，而且很快就扭过脸去。我明白，这时她可能正在思前想后，对为期不远的、即将到来的决裂寻思她自己的计划，她在考虑这问题时哪能不痛苦，哪能不伤心呢？我可以断定，她已经拿定主意跟阿廖沙从此一刀两断。但是，她那忧郁的绝望，毕竟使我感到痛苦，感到害怕。再说，我有时候都不敢跟她说话，都不敢去安慰她了，因此我只能恐惧地等待着这一切将如何了结。

至于她对我总是板着脸，一副可望而不可即的样子，我虽然也感到不安，也感到痛苦，但是我相信我的娜塔莎的心：我看到她太难过，太伤心，太心灰意懒了。任何外来的干预只会在她心



头激起懊恼和怨恨。在这种情况下，使我们最懊恼的是那些知道我们秘密的亲朋好友的多管闲事。但是我也知道得非常清楚，到末了，娜塔莎一定会回到我的身边来，并在我心中为她自己寻求宽慰。

关于我跟公爵的谈话，我自然缄口不言：如果我说了，只会使她更生气，更伤心。我只是在话头上顺便向她提到，我跟公爵去看过伯爵夫人了，因而使我更相信他是个可怕的坏蛋。但是她并没有向我详细打听他的情况，我对此也就放心了；但是她却贪婪地听了我对她讲的有关见到卡佳时的全部情况。她听完后对卡佳也不置一词，但是她那苍白的脸上却飞起一朵红云。那天，她几乎一整天都特别激动。关于卡佳的情况，我什么也没有隐瞒，而是直截了当地承认，卡佳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又何必隐瞒呢？要知道，如果我隐瞒，娜塔莎会猜到的，这样做只会使她恼怒。因此我故意说得尽可能详细，而且极力抢在她头里，她没问我就先一一作了交代，何况处在她的地位，她也难于启齿：装出一副随随便便的样子，旁敲侧击地去打听自己情敌的优点，说真的，又谈何容易？

我以为她还不知道，根据公爵的不可更改的安排，阿廖沙务必陪同伯爵夫人和卡佳去乡下，我正在为难怎么向她公开这个秘密，而又能够尽可能地减轻对她的打击。不料我刚一开口，娜塔莎就让我别说了，并说用不着安慰她，因为她五天前就知道这事了，我听到这话后感到非常诧异。

“我的上帝！”我叫道，“谁告诉你的？”

“阿廖沙。”

“什么？他已经告诉你了？”

“是的，我对一切都拿定了主意，万尼亚，”她加了一句，她说这话时的神态，似乎既明确而又略显不耐烦地告诫我，这话不必说下去了。

阿廖沙常常去看娜塔莎，但总是只待一小会儿；只有一次他在她那里连续坐了几小时；不过当时我不在。他每次来照例总是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既胆怯而又温柔地看着她；可是娜塔莎却总是亲亲热热地欢迎他来，因此他也就立刻忘记了一切，变得开心起来。他也常常来看我，几乎每天都来。诚然，他也很苦恼，但是让他一个人独自苦恼，他是一分钟也待不下去的，因此他时不时跑来找我，寻找安慰。

我又能对他说什么呢？他责备我太冷了，责备我对他漠不关心，甚至怀恨在心；他苦恼，他哭，于是又去找卡佳，并在那里得到了安慰。

就在娜塔莎告诉我，她知道阿廖沙要动身的当天（这是在我跟公爵谈话后大约一周），他绝望地跑来找我，而且趴到我胸脯上，像小孩似的痛哭失声。我默然等待着，看他究竟要说什么。

“我是个小人，我是个卑鄙小人，万尼亚，”他向我开口道，“救救我吧，因为我不能自拔。我哭，倒不是因为我不卑鄙下流，而是因为娜塔莎将因为我而不幸。要知道，我将撇下她，使她不幸……万尼亚，我的朋友，告诉我，替我拿拿主意吧：她们两个人，我更爱谁呢：卡佳呢，还是娜塔莎呢？”

“这主意我可拿不了，阿廖沙，”我答道，“你心里比我更清楚……”

“不，万尼亚，不是那么回事：我还不至于笨到向您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是问题在于我自己也莫名其妙。我扪心自问，但是我自己也回答不了。旁观者清，说不定你比我看得更清楚……好吧，就算你不知道吧，你也说说，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你更爱卡佳。”

“你觉得是这样！不，不，根本不是这样的！你根本没猜对。我无限地爱娜塔莎。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抛弃她；这话我对卡佳也说过，卡佳也同意我的看法。你怎么不说话呀？瞧，我看见了，





你刚才笑了。唉，每当我像现在这样特别难过的时候，你从来没有安慰过我……再见！”

他跑出我的屋子，给惊讶的内莉留下了一个非同一般的印象，内莉默默地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当时她还有病，躺在床上，还在服药。阿廖沙从来不跟她说话，每次来访，也几乎根本不注意她。

两小时后他又回来了，我看到他那快乐的面孔觉得很惊异。他又跑过来搂着我的脖子，拥抱我。

“事情了啦！”他叫道，“所有的误解都消除啦。从你们家出去后，我就直接去找娜塔莎：我很痛苦，我不能没有她。我进去后就跪在她面前，亲吻她的脚：我需要这样，我愿意这样；不这样，我非愁死不可。她默默地拥抱了我，她哭了。我立刻直截了当地对她说，我爱卡佳胜过爱她……”

“她说什么了？”

“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爱抚我，安慰我——安慰我这个告诉她这话的人！她很会安慰人，伊万·彼得罗维奇！噢，我在她面前把心里的悲伤统统哭出来了，把所有的话都对她说。我直截了当地告诉她，我非常爱卡佳，但是我又说，不管我怎么爱她，也不管我爱什么人，反正我不能没有她娜塔莎，要不我会死的。真的，万尼亚，没有她我一天也活不下去，我感觉到了这点，真的！因此我们决定立刻结婚；可是由于动身前没法办这事，因为现在是大斋期<sup>①</sup>，没人主持婚礼，只能等我回来以后再说，那就要到六月一号了。父亲会同意的，这毫无疑问。至于卡佳，那没什么！要知道，没有娜塔莎我活不下去……我们结婚后，我就跟她一起也到卡佳那儿去……”

① 即复活节前的四旬斋，规定基督徒要在四十天内进行斋戒（因耶稣开始传教前，曾在旷野守斋祈祷四十昼夜），然后庆祝复活节。

可怜的娜塔莎！要安慰这个大孩子，坐在他身旁，听他坦白，为了使他安静下来，硬向他这个天真的利己主义者编造出很快就要结婚的神话，她心里是什么滋味啊！阿廖沙果然心安理得了几天。他也常常跑到娜塔莎那儿去，其实他去找她，无非是因为他那脆弱的心无法独自承受这忧伤。但是，当分手的时刻已经越来越逼近的时候，他又惶惶乎不可终日，又眼泪汪汪，又跑到我家来，向我哭诉他内心的痛苦。在最后几天，他对娜塔莎更是恋恋不舍，一天也离不开她，更不用说一别就是一个半月了。话又说回来，他直到最后一分钟都完全相信，他只离开她一个半月，等他回来后，他们就举行婚礼。至于娜塔莎，她也完全明白，她的整个命运正在起变化，现在阿廖沙已经永远不会再回到她身边来了，而且势所必然，再也无法挽回了。

分手那一天终于到来了。娜塔莎有病——面色苍白，两眼布满血丝，嘴唇枯焦，她间或念念有词地自言自语，间或迅速而又令人心碎地瞟我一眼，她不哭，也不回答我的问题，当传来阿廖沙进门时发出的响亮的声音，她猛地浑身发抖，抖得像树上的一片树叶。她蓦地满脸通红，犹如一抹夕照，她急忙向他跑去；她像抽风似的拥抱他，亲吻他，笑……阿廖沙定睛看着她，有时候又担心地问她是否不舒服，安慰她，说他会离开很久的，等他回来后就举行婚礼。娜塔莎分明在努力克制自己，把涌上来的眼泪硬压下去。她在他面前一直没哭。

有一次他说到，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应当给她留些钱，让她不要担心，因为父亲答应给他很多钱在路上花销。娜塔莎皱起了眉头。当留下我们两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告诉她，我为她准备了一百五十卢布，以供不时之需。她也没问我这钱是从哪来的。这事发生在阿廖沙离开的前两天和娜塔莎跟卡佳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的前一天。卡佳让阿廖沙带来一封短信，信中请娜塔莎允许她明天亲自登门拜访；同时她也给我写了几句话：请



我在她俩见面的时候务必在场。

我拿定主意，不管有什么事耽搁，十二点钟（卡佳约定的时间）一定要待在娜塔莎身旁，可是麻烦事和不得不耽搁的事还真多。内莉的事就甭说了，近来伊赫梅涅夫家的两位老人还真给我添了不少麻烦。

这些麻烦事还在一星期前就开始了。有天上午，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派人来找我，说有一件刻不容缓的非常重要的事，请我立刻放下一切，火速赶到她那儿去。我走到她家，只遇到她一个人：她激动和恐惧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在屋里走来走去，心惊胆战地在等着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回来。跟往常一样，我花了很长时间也没能从她嘴里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到底担心什么，与此同时，显然，每分钟时间又那么宝贵。她一直唠唠叨叨和与事无关地责备我：“为什么不去看他们，把他们孤苦伶仃地撇下，独自个伤心”，以至于“只有上帝知道我不在的时候发生了什么”，说完了这一长串话以后，她才告诉我，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最近三天来一直非常激动，激动得“没法说啦”。

“就像换了个人，”她说，“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每到半夜就偷偷地瞒着我，跪在圣像前祷告，睡着了就说胡话，醒来后就疯疯颠颠；昨天我们喝菜汤，汤勺就在他身旁，他硬是找不到，问他什么事，也答非所问。他经常出门，说什么他‘出去有事，必须找一下律师’；最后，也就是今天上午，他又把自己反锁在书房里，说什么‘我要为打官司的事写份必需的文书’。哼，我心想，连放在餐桌旁的汤勺也找不到，你还能写什么文书呀？然而我往锁眼里一看呀：他坐在屋里写字，边写边哭，眼泪一个劲地往下流。我想，他到底在写什么状子呢？该不是舍不得我们的伊赫梅涅夫卡吧；这么说，我们的伊赫梅涅夫卡全完啦！我正在这样想的时候，他霍地从桌旁站了起来，把钢笔使劲往桌上一摔，满脸涨得通红，两眼发光，一把抓起帽子就跑了出来，他对

我说：‘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我说话就回来。’他说完就走了，我立刻走到他的书桌旁；桌上放着一大摞有关我们这场官司的文书，平常，他是不许我碰这些东西的。我曾经多次求他：‘你就让我把这一大摞文书拿起来一忽儿吧，我得擦擦这桌上的土。’他哪让呀，又是嚷嚷，又是挥手：他在这儿彼得堡性子变得可急啦，动不动就嚷嚷。这时，我走到桌旁，开始寻找：他刚才写的文书是哪张呢？因为我很有把握，他没把它带走，他从桌旁站起来的时候，塞到别的文书下面去了。瞧，就是这张，小老弟，伊万·彼得罗维奇，这就是我找到的，你瞧呀。”

她说罢递给我一张信纸，已经写满了一半，但是涂涂改改，有些地方简直没法辨认他到底写的什么。

可怜的老人！看了头几行就可以猜到他写的什么和写给谁的了。这是写给娜塔莎的信，写给他的爱女娜塔莎的。他开头写得很热烈，很亲切：他宽恕了她，并叫她回到他身边来。整个信很难看懂，因为写得颠三倒四，时断时续，而且改得一塌糊涂。显而易见，促使他拿起笔来写下最初几行热情洋溢的字句的那种奔放的情感，写完头几行后，就迅速变成了另一种感情：老人开始责备女儿，绘声绘色地向她描述了她的罪行，愤怒地向她提到她一意孤行，责备她无情无义，责备她也许一次也没想到她究竟给父母干了些什么。如果她执迷不悟，他就威胁要对她施行惩罚和进行诅咒，最后，他在信中要求，让她立刻乖乖地回到老家来，那时候，也只有到那时候，在“家庭的氛围内”开始乖乖地、足资楷模地过上新生活之后，也许我们还可以宽恕你。在写了这几行以后，他分明把自己最初的宽大为怀看成了软弱，并引以为耻，最后，因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而感到莫大的痛苦，因而这信就以愤怒和威胁告终。老太太十指交叉，抱手当胸，站在我面前，害怕地等待着我读完信以后到底说什么。

我把我的看法如实地对她说了。我是这么看的：他老人家离



开了娜塔莎再也活不下去了，可以肯定地说，他俩必须很快言归于好；但是话又说回来，一切都取决于情况的变化。说到这里，我说明了自己的如下揣测：第一，官司打输了，大概使老人家很难过，对他震动很大，且不说公爵打赢了这场官司严重刺痛了他的自尊心，同时此案取得这样的结局也使他义愤填膺。在这样的时候，他的心不会不寻求同情，因此也就愈益思念起他一向爱若掌上明珠的女儿了。最后，也不无可能：他大概听说了（因为他一直在密切注意娜塔莎的情况，关于娜塔莎的情况他都知道）阿廖沙很快就会遗弃她。他不会不明白她现在心里有多难受，他凭自身的经验感到她多么需要别人的安慰。但是他认为自己是个被女儿侮辱和损害的人，怎么也不肯反过来去迁就女儿。他大概曾经想到，说到底，不是她先来求他；说不定她连想都没想到他们，也没感到有言归于好的必要。他一定是这样想的，我对我的看法作了如下结论，因此他才没把信写完，说不定，这么一来，他反倒觉得受了新的侮辱，这在他的感受中甚至更甚于先前受到的侮辱，谁知道呢，言归于好云云，要拖好长时间也说不定……

老太太一面听我说，一面哭。最后我对她说，我必须立刻去看娜塔莎，现在已经去晚了，她才好似大梦初醒，说她居然把最要紧的事忘了。她从文书下把信抽出来时，无意中把墨水翻倒在信上。果然，信的一角湿了一片，洒满了墨水，老太太害怕极了，孩子她爸会从这个污渍知道，他不在家的时候，有人翻过他的文书，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看过他写给娜塔莎的信。她的害怕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可能仅仅因为我们知道了他的秘密，他因为羞耻和懊恼反而会延长自己的怨愤，出于自尊而坚决不予宽恕。

但是我把这事细想了一遍以后，就劝老太太不必担心。他写完信站起来时心情十分激动，这些小事他可能都不记得了，现在，他可能认为，这信是他自己弄脏的，弄脏了又忘了。把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这样安慰了一番以后，我俩便把信放回原处，临

走时，我忽然想到必须跟她好好谈谈内莉的事。我认为，这个可怜的被人遗弃的孤儿，她母亲也曾受到自己父亲的诅咒，她可以现身说法，讲讲自己的身世，讲讲自己母亲的死，她说的这个凄惨的故事，也许会打动他老人家的心，促使他回心转意，对自己的女儿宽大为怀也说不定。他心里已万事齐备，一切都酝酿成熟了；对女儿的思念已经开始压倒他的高傲和被伤害的自尊心。现在缺少的只是推动力，一个最后的有利时机，而内莉倒可以取而代之，起到这个作用。我说这番话时，老太太一直非常注意听：她整个的脸都焕发出希望和狂喜。她立刻责备我：我为什么不把这事早告诉她？接着便开始迫不及待地询问我关于内莉的情况，说到最后，她郑重其事地答应，现在她反过来要亲自去求老头子，让他收养这孤女。她现在已经真心实意地爱内莉了，可怜她有病，问长问短地尽打听她的情况，还硬要我拿一罐果酱去给内莉，为了拿果酱，她还亲自跑了趟储藏室；她以为我没有钱请大夫，还给我拿来了五个卢布，我不肯拿她的钱，这使她很失望，后来她听内莉需要内衣和外衣，因而她还可以为内莉做点有益的事，她的心情才勉强平静下来，感到快慰，于是她立刻翻箱倒柜，把自己的所有衣服都拿了出来，并从中挑选出可以送给这“孤儿”的东西。

接着我就去找娜塔莎了。以前我已经说过，她那儿的楼梯是螺旋形的，当我踏上最后一段楼梯时，我发现她房门口有个人，正要敲门，但是他听见我的脚步声后，又把手缩了回去。最后；大概犹豫了片刻，突然放弃了自己的打算，开始下楼。我在最后一段楼梯的第一级上碰到了他，当我认出这人是伊赫梅涅夫后，我是多么惊讶啊。这楼梯甚至大白天也很黑。他贴墙站着，让我过去，我看见他的眼睛发出奇异的光，在仔细打量我。我觉得他的脸涨得通红；起码显得很尴尬，甚至不知所措。

“哎呀，万尼亚，是你呀！”他声音发抖地说道，“我到这儿

来找个人……是一名录事……还是那件打官司的事……刚搬来……可能是搬到这儿的什么地方……又好像不住这儿。我弄错了。再见。”

接着他便急匆匆地开始下楼。

我思虑再三，决定暂时不把这次不期而遇的事告诉娜塔莎，但是等阿廖沙走了，就剩下她一个人的时候，一定立刻告诉她。眼下她心神不定，虽然她完全明白，也完全懂得这事有多重要，但是毕竟不会像后来她伤心欲绝、走投无路时那样来领会它和感受它。现在还不到那时候。

那天我本来可以再到伊赫梅涅夫家去一趟，我也很想去，但是我没去。我觉得，老爷子看见我一定会感到惭愧，他甚至会认为，我因为跟他不期而遇才故意跑了去的。直到第三天我才去看他们；老爷子神色忧郁，但是对我装出一副相当随便的样子，而且总是说案子长案子短的。

“怎么，你那天找谁去了，爬那么高，记得吗，咱俩碰上了，这是多咱的事？——好像前天吧，”他突然随随便便地问道，但是总有点不自然，他不敢看我，两眼看着一旁。

“有位朋友住那儿，”我答道，也把眼睛躲着他。

“啊！我在找一名录事，叫阿斯塔菲耶夫；有人告诉我他住那楼……结果搞错了……好啦，刚才我跟你提到案子的事：大理院裁定啦……”等等，等等。

他开始谈案子的时候，脸都红了。

为了让老太太高兴，当天我就把一切告诉了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但是我又悄带着求她，千万不要怪模怪样地看他的脸，既不要唉声叹气，也不要含沙射影，一句话，无论如何不能暴露她知道他最近的这种反常行为。老太太又惊又喜，甚至开头都不相信我的话，以为我在骗她。反过来，她也告诉我，她已经向尼古拉·谢尔盖伊奇绕着弯提到了那个孤儿，可是他不吭声，而从前

他还一个劲地劝她，让她领养一个小姑娘呢。我们决定，明天，她就直截了当地请他去办这事，既不要绕弯子，也不要旁敲侧击。但是第二天，我俩却处在一片惊慌和不安中。

事情是这样的：上午，伊赫梅涅夫见到了曾为他的官司奔走斡旋的官员。这官员告诉他，他见到了公爵，公爵虽然把伊赫梅涅夫卡村给自己留下了，但是“由于某种家庭状况”决定给老人一些补偿，赠给他一万卢布。离开那官员后，老人就直接跑来找我，他非常激动；两眼闪着凶光。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把我从屋里叫到楼梯上，坚决要求我立刻去找公爵，让我转告他，他向他提出决斗。我大吃一惊，很长时间弄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开始劝阻他。但是老人生气极了，一下子背过气去。我急忙跑回房间拿水；但是回来后，伊赫梅涅夫已经不在楼梯上了。

第二天，我又上他家去找他，但是他不在家；而且接连三天不知跑哪儿去了。

直到第三天我才打听到了一切。他离开我后就直接去找公爵，公爵不在家，他就给他留了张条；他在留言中写道，公爵给那官员说的话他都知道了，他认为这是对他的最大侮辱，公爵是个卑鄙小人，鉴于这一切，他向他提出决斗，同时警告公爵休想逃脱他的挑战，否则的话，他将身败名裂。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告诉我，他回到家后心情非常激动，而且神不守舍，甚至病倒了。对她倒很温柔，但是对她唠唠叨叨的问题待答不理，看得出来，他在焦急地等待什么。第二天上午有人经市邮局寄来了一封信；他看完信后大叫一声，抱住自己的脑袋。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都吓呆了。但是他却立即抓起礼帽、拐棍，跑出了家。

这信是公爵寄来的。他冷冷冰冰地、简短地，但又礼貌周全地告知伊赫梅涅夫，他跟那位官员说的话，无须向任何人作任何解释。虽然他很可怜伊赫梅涅夫输掉了这场官司，但是尽管他非



常可怜他，也无法找到正当的理由来说明，一个人官司打输了就有权出于报复向自己的对手提出决斗。至于威胁他将“身败名裂”，公爵请伊赫梅涅夫尽管放心，因为他决不会因此而身败名裂，也不可能身败名裂；他又告诉他，他的信将立刻交给有关方面，警察局接到报案后一定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维持秩序和治安的。

伊赫梅涅夫拿着这封信立刻跑去找公爵，公爵又不在家；但是他老人家从下人那儿打听到，公爵大概在N伯爵处。于是不假思索地就上了伯爵家。他已经要上楼了，可是伯爵家的门房却过来挡住了他的去路。老爷子怒不可遏，抡起拐杖狠狠地抽了他一下。他立刻被抓起来了，被拖到门外台阶上，交给了警察，警察又把他送到警察分局。下人把这事禀报了伯爵。当时正在那儿的公爵向那个老色鬼解释道，这就是那个伊赫梅涅夫——那位娜塔利娅·尼古拉耶芙娜的父亲（公爵曾不止一次地在**这些事**上帮过伯爵的忙），于是那位身居要津的老头会心地笑了，并转怒为喜，恩开格外，吩咐下人把伊赫梅涅夫放了，让他爱上哪上哪；但是直到第三天警察局才把他放出来，而且（大概是遵照公爵的指示）还告诉老人，这是公爵亲自替他求情，让伯爵对他恩开格外的。

老爷子回到家后像疯子似的扑到床上，整整一小时躺着不动；最后他抬起了身子，庄重地宣布，他要永生永世诅咒自己的女儿，使她永远得不到父母的祝福，这使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大惊失色。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吓坏了，但是必须先给老爷子治病，她似乎神不守舍地伺候了他一整夜，把醋敷在他的太阳穴上，并且覆上冰块。他发高烧，说胡话。我离开他们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两点了。但是第二天早晨伊赫梅涅夫就下了床，并且当天就跑来找我，以便彻底讲定由他们来收养内莉，但是内莉跟他吵翻的情况

我已经说了；内莉对他的指责使他异常震惊。回到家后，他又卧病在床。这一切都发生在耶稣受难的星期五<sup>①</sup>，那天卡佳和娜塔莎约定见面，也就是在阿廖沙与卡佳离开彼得堡的前一天。这次会面，我也在场：它发生在一大早，老人家还没来看我之前，也在内莉第一次出逃之前。

## 第六章

还在会面前一小时，阿廖沙就赶来通知娜塔莎。当卡佳的马车刚好停在我们大门口的那一刹那，我也正好赶到。陪同卡佳前来的是那个法国老太太，经过一再恳求和犹豫不定之后，她总算同意了，答应陪她前来，甚至让她一个人上楼去见娜塔莎，但是有个条件，就是必须由阿廖沙陪同；她自己则坐在马车里等他们出来。卡佳把我叫到跟前，她坐在马车里请我把阿廖沙给她叫下来。我上楼后发现娜塔莎在哭；阿廖沙和她——两人都在哭。她听到卡佳已经来了，便从椅子上站起来，擦干了眼泪，激动地面对房门站着。那天早晨她穿着白衣白裙，一身洁白。深褐色的头发梳得很光洁，脑后紧紧地挽了个髻。我很喜欢这发型。娜塔莎看到我留下来陪她，就请我也一起出去迎接客人。

“直到今天，我都没机会来看望娜塔莎，”卡佳上楼时对我说道，“像特务似的老盯着我，真可怕！我花了整整两星期来说服阿尔贝特太太<sup>②</sup>，她总算同意了。可是您，伊万·彼得罗维奇，

① 指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受苦受难的那一天，即大斋期最后一周（受难周）的星期五。

② 原文是法文。

您一次也没来看过我！我也没法给您写信，再说我也不想写，因为写信什么也说不清楚。可是我多么需要见到您啊……我的上帝，我的心跳得多厉害啊……”

“楼梯陡，”我答道。

“可不是吗……楼梯也……我说，您认为娜塔莎不会生我的气吗？”

“不会的，凭什么呢？”

“可不是吗……当然，凭什么呢；我马上会自己看到的；还问什么呢？……”

我挽着她的胳膊。她的脸甚至都发白了，好像很害怕似的。走到最后那个拐弯处，她停下来，喘了口气，但是看了我一眼之后，又坚决地向楼上爬去。

她在房门口又停了下来，对我悄声道：“我干脆进去对她说，我信得过她，所以才毫无顾忌地来看她……不过又何必说这些呢；要知道，我坚信娜塔莎是一个十分高尚的人。不是吗？”

她跟犯了什么过错似的，怯怯地走了进去，定睛看了一眼娜塔莎，娜塔莎也立刻向她粲然一笑。于是卡佳便迅速向她走过去，抓住她的两只胳膊，用自己的两片松软的嘴唇紧紧贴到她的嘴唇上。接着，她还一句话也没对娜塔莎说，便严肃甚至严厉地向阿廖沙转过脸去，请他出去半小时，让我们仨单独谈谈。

“你别生气，阿廖沙，”她又补充道，“因为我有许多话要跟娜塔莎说，说一些非常重要和严肃的事，这话你以不听为好。听话，你走吧。伊万·彼得罗维奇，请您留下。您应当听到我们的全部谈话。”

“咱们坐下谈，”阿廖沙走后，她对娜塔莎说，“我就这样，坐在您对面。我想首先好好看看您。”

她坐在娜塔莎的几乎正对面，仔细地看着她，看了片刻。娜塔莎见状，也情不自禁地报以一笑。

“我已经看过您的照片了，”卡佳道，“阿廖沙给我看的。”

“怎么样，我同照片上像吗？”

“您本人更美，”卡佳果断而又严肃地答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本人更美。”

“真的？而我看您都看出神了。您多漂亮呀！”

“哪能呢！我哪漂亮呀！……我的小鸽子！”她加了一句，用一只发抖的手拿起了娜塔莎的手，两人又相对默然，互相打量着。“是这么回事，我的天使，”卡佳打破了沉默，“我们只能在一块儿待半小时；连这样，阿尔贝特太太<sup>①</sup>也才勉强同意，可咱俩有许多话要说……我想……我要……我就干脆问您吧：您很爱阿廖沙吗？”

“是的，很爱。”

“既然如此……既然您很爱阿廖沙……那……您就应当也关心他的幸福……”她怯怯而又悄声地加了一句。

“是的，我希望他幸福……”

“那就好……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我能促使他幸福吗？因为我正从您手里把他夺走，我有权利这么说吗？如果您觉得，而且我们现在能够认定，他同您在一起更幸福，那……那……”

“这已经定了，亲爱的卡佳，您自己不是也看见了吗，一切都已经定了，”娜塔莎低下了头，低声答道。她心里分明很难过，很难把这谈话继续下去。

看来，卡佳已经作好了准备，准备对这一问题作长篇大论的解释：谁能更好地促使阿廖沙幸福，她们俩谁应当让步？但是，她听了娜塔莎的回答以后立刻明白了，一切早已经定了，已经没有什么可谈的了。她半张着她那漂亮的小嘴，困惑而又凄惻地望着娜塔莎，她还一直握着她的手。

<sup>①</sup> 原文是法文。

“那您很爱他吗？”娜塔莎突然问。

“我很爱他；我还有个问题一直想问您，我此来也是为了这个：请您告诉我，您究竟爱他什么？”

“不知道，”娜塔莎回答，似乎在她的回答里可以听到一种苦涩的不耐烦。

“他很聪明，您看呢？”卡佳问。

“不，我就是爱他，说不出道理。”

“我也这样。我总觉得他怪可怜见的。”

“现在拿他怎么办呢！他怎么能为我而抛弃您呢，真不明白！”卡佳叫道，“现在我看到了您就更不明白了！”娜塔莎不答，只是看着地面。卡佳默然少顷，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轻轻地拥抱她。两人互相拥抱着，哭了起来。卡佳坐在娜塔莎坐椅的扶手上，紧紧地搂着她，开始亲吻她的手。

“您不知道我是多么地爱您啊！”她一面哭一面说道，“让咱俩像亲姐妹一样，咱俩要永远彼此写信……我一定要永远爱您……我要使劲儿爱您，使劲儿爱您……”

“他跟您说过，六月份，我们要结婚吗？”娜塔莎问。

“说过。他说您也同意了。要知道，这一切不过随便说说而已，为了安慰他，不是吗？”

“自然。”

“我也这么看。我一定会好好爱他的，娜塔莎。然后把一切都写信告诉您。看来，现在他很快就会成为我的丈夫了；有这么一种气氛。他们也都这么说，亲爱的娜塔舍奇卡<sup>①</sup>，现在您不是就要……回老家了吗？”

娜塔莎没有回答，但是默默地、紧紧地亲吻了她一下。

“祝你们幸福！”她说。

<sup>①</sup> 娜塔莎的昵称。

“也……也祝您……也祝您幸福，”卡佳说，这当儿门开了，阿廖沙走了进来。他不能，他没法等这半小时过去，但是他进来后看见她俩互相拥抱着，哭成一团，全身都瘫软了，他十分痛苦地跪倒在娜塔莎和卡佳面前。

“你来凑什么热闹，你哭什么？”娜塔莎对他说，“因为要跟我分别吗？分别的时间又不长，不是吗？你不是六月份就回来吗？”

“那时候你俩就该结婚了，”卡佳急忙含泪说道，也为了安慰阿廖沙。

“但是我不能离开你，娜塔莎，我一天也离不开你。离开了你，我会死的……你不知道现在你对我有多宝贵！尤其是现在！……”

“嗯，那你这么办好啦，”娜塔莎蓦地活跃起来，说道，“伯爵夫人不是还要在莫斯科待些日子吗？”

“对，一星期左右，”卡佳接茬道。

“一星期！那太好了：你明天先送他们到莫斯科，这总共才一天工夫，然后就立刻回来。等他们要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你再回莫斯科陪她们去，这样咱俩分手就完完全全只有一个月了。”

“嗯，对，对……你们又可以在一起多待四天了，”卡佳兴高采烈地叫道，意味深长地与娜塔莎交换了一个眼色。

阿廖沙听到这个新方案后喜形于色，那副高兴劲儿简直没法表达。他忽地大喜过望；他的脸也焕发出一片快乐的光彩，他拥抱娜塔莎，亲吻卡佳的双手，然后又拥抱我。娜塔莎带着凄凉的微笑看着他，但是卡佳见状再也受不了啦。她向我投来一瞥火热的、明亮的目光，拥抱了一下娜塔莎后就从椅子上站起来要走。偏巧这时候，那位法国老太太也打发下人上来说，请她们赶快结束会面，因为讲定的半小时已经过去了。

娜塔莎站起身来。她俩手拉手，面对面地站着，似乎极力想



用目光来彼此传达心中郁结的一切。

“从此以后，咱俩再也不会见面啦，”卡佳说。

“再也不会啦，卡佳，”娜塔莎回答。

“嗯，那么别了。”两人拥抱。

“不要诅咒我，”卡佳匆匆低语道，“而我……将永远……请相信……他会幸福的……走吧，阿廖沙，送送我！”她抓住他的手，匆匆道。

“万尼亚！”他俩出去后，娜塔莎十分激动和非常痛苦地对我说道，“你也跟他们下去吧，别回来了：阿廖沙将陪着我一直到晚上，直到晚八点；而晚上他就不行了，他要走。我将一个人留在屋里……你可以九点来。劳驾了！”

晚九点，我让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陪着内莉（把茶杯摔碎以后），便去看娜塔莎，她已经是一个人，正在焦急地等我去。玛夫拉给我们端来了茶炊：娜塔莎给我斟了一杯茶，便坐到沙发上，她让我坐过去，挨她近些。

“瞧，一切都完了，”她说，定睛看了看我。我永远也忘不了她那哀怨的一瞥。

“瞧，我跟他的爱情也完了。同居半年！这辈子永远完了，”她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加了一句。她的手滚烫。我劝她穿暖和点，先卧床休息。

“马上就躺下，万尼亚，马上，我的好心的朋友。让我说几句话，稍事回忆……我现在就跟散了架似的……明天，我还可以见他最后一面，十点……最后一面！”

“娜塔莎，你在发烧，过一会儿又该发冷了；你要保重身体……”

“那又怎么样呢？现在，他走后这半小时，我一直在等你，你认为我在想什么，我在扪心自问，问自己什么呢？我在问：我是不是当真爱他，我们的爱情又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你觉得



可笑，万尼亚，笑我直到现在才问自己这个问题？”

“别自寻烦恼啦，娜塔莎……”

“你瞧，万尼亚：我考虑的结果是，我没有把他看作一个在学识上和智力上与自己相当的人那样来爱他，不是像一个女人通常爱一个男人那样来爱他。我爱他像……几乎像个母亲。我甚至觉得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彼此平等的爱，是不是？你说呢？”

我不安地望着她，我担心她该不会是发热病吧。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吸引她；她感到特别想说话；她的有些话似乎前言不对后语，甚至有时候连话都说不清楚。我很害怕。

“他曾经是我的，”她继续道，“几乎从头一次见面时起，我就有一种不可克服的愿望，想让他属于我，尽快属于我，希望他除了我一个人以外，不看任何人，也不知道任何人……卡佳方才说得好：我爱他，就像我由于什么原因一直在可怜他一样……我一直有一种不可克服的愿望，当我一个人的时候，甚至满怀痛苦地希望他能够永远地非常非常幸福。我不能平静地看着他的脸（万尼亚，他的面部表情你是知道的）：这样的表情谁也不会有，他一笑，我就浑身感到冷，发抖……真的！……”

“娜塔莎，你听我说……”

“有人说，”她打断道，“不过，你也说过，他没有性格，而且……而且像小孩一样天真烂漫，智力有限。嗯，我最最爱他的也正是这点……你信不信？不过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仅仅爱他这一点：就这样，说不出道理，我爱他整个的人，要是他换了一个样子，有性格或者聪明点，说不定我倒不会这么爱他了。你知道吗，万尼亚，不瞒你说，有件事：你记得吗，我们发生过一次争吵，三个月前，他去看那女人，她叫什么来着，看那个叫敏娜的女人……我打听到了，探听出来了，你信不信：我痛苦万状，同时又好像有点高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有个想法：他也会像别的大人那样，跟别的大人一起去寻花问柳了，也会去



找敏娜了！我……我当时在这个争吵中感到多快乐呀；后来原谅他也感到很快快乐……噢，多可爱的人呀！”

她瞥了我一眼，有点异样地笑了起来。后来又似乎陷入了沉思，似乎还在追忆着过去种种。她就这样坐了很久，嘴上挂着微笑，浮想连翩，追忆着过去。

“我非常喜欢原谅他，万尼亚，”她继续道，“你知道吗，有时候，他撇下我一个人，我在屋里常常走来走去，我痛苦，我哭，可有时候又会想：他越对不起我，岂不是越好吗……对！你知道吗，我总觉得他还是个很小的小孩：我坐着，他把头靠在我的大腿上，竟睡着了，于是我就轻轻地抚摩他的脑袋，爱抚他……每当他不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把他想象成这样……我说万尼亚，”她又突然加了一句，“卡佳多美呀！”

我觉得，她是在故意刺激自己的创伤，她感到有一种需要，需要她这样做——需要去寻求痛苦和绝望……大凡一颗失落了许多的心，往往都这样！

“我感到卡佳会使他幸福的，”她继续道，“她是一个有性格的人，说起话来也十分自信，对他也很严肃，很有权威——老说些高深而又有道理的话，像大人似的。可她自己，自己呢——还是个地地道道的孩子！太可爱了，太可爱了！噢！但愿他俩能够幸福！但愿这样，但愿这样，但愿这样就好啦！……”

说罢，她已泣不成声，眼泪和恸哭从她的心中一下子喷涌而出。整整半小时她都没法恢复常态，甚至也没法稍稍平静下来。

可亲可爱的天使娜塔莎呀！还在当天晚上，尽管她十分痛苦，她还是极力设身处地关心我所关心的事，我看到她多少平静下来了，或者不如说哭累了，我想替她排遣一下愁绪，便把内莉的近况告诉了她……这天晚上我们分手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我是等她睡着以后才走的，临走时，我请玛夫拉整夜都守着患病的女主人，千万不要离开她。

“噢，快，快点！”回家途中，我不胜感慨地想，“让这些苦难快点结束吧！不管结果如何，也不管怎样了结，只要能够快点，快点就好！”

第二天上午十时整，我已经在她那儿了。跟我同时到达的还有阿廖沙……他是来告别的。关于告别的场面，我就不去说它了，我也不想去回忆。娜塔莎似乎下定决心要克制自己，装出一副开心和随便的样子，但是她又办不到。她像抽风似的紧紧拥抱阿廖沙。她很少同他说话，但却用她那痛苦的、近似疯狂的目光长时间地注视着他。她贪婪地听着他的每句话，但又好像什么也没听懂似的，根本不明白他向她说了些什么。我记得，他请她原谅他的另觅新欢以及他在这段时间内使她受到的一切委屈，原谅他的变心、他对卡佳的爱，以及他的离去……他说得颠三倒四，眼泪哽咽得使他说不出话来了。有时候，他又忽然想安慰她，说什么他就去一个月，或者，最多五星期，夏天就回来，回来后他们就结婚，他父亲肯定会同意的，此外，最主要的，他后天不就从莫斯科回来啦，他们还可以在一起待整整四天，因此现在分别，也不过分别一天罢了……

说来也怪：他自己完全相信他说的是真话，而且后天一定会从莫斯科回来……他这么痛苦，哭得这么伤心，又何必呢？

最后时钟敲了十一点。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了他，让他快走。去莫斯科的火车十二点整开。只剩下一小时了。娜塔莎后来自己告诉我，她也不记得怎么瞧了他最后一眼的。我记得，她给他画了个十字，亲吻了他一下，就用双手捂住脸，跑回了房间。而我必须把阿廖沙一直送到马车旁，要不然，他一定会回来，那就永远也下不了楼啦。

“一切都拜托您了，”他下楼时对我说道，“万尼亚，我的朋友！我对不起你，我永远也不值得你爱，但是希望你好人做到底，做我的哥哥：爱她，不要离开她，把一切情形都写信告诉



我，要写得尽可能详细，字也写得尽可能小些，这样可以多写些。后天我就又在这里了，一定，一定的！但是我走之后，你要常常来信！”

我扶他坐上了马车。

“后天见！”马车动身后，他向我叫道。“一定！”

我提心吊胆地回到楼上去看娜塔莎。她抱着双臂，站在房间中央，莫名其妙地看了看我，好像不认识我似的。她的头发披散到一边；目光浑浊而又迷惘。玛夫拉像丢了魂似的站在门口，害怕地看着她。

蓦地，娜塔莎的眼睛亮了起来：

“啊！你呀！是你呀！”她向我叫道，“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人了。你恨过他！因为我爱上了他，你永远也不能原谅他……现在你又在我身边了！怎么？你又来安慰我。劝我，让我回到曾经抛弃我、诅咒我的父亲那里去。还在昨天，还在两个月前，我就知道肯定会这样的！……我不愿意，不愿意！我也诅咒他们！……滚，我不愿意见到你！滚，滚！”

我明白她处在一种迷狂状态，我站在她面前，只会激起她的愤恨，乃至疯狂，这是势所必然的，于是我决定，还不如出去好。我坐在楼梯的第一级——等待着。有时候，我站起身来，推开门，把玛夫拉叫出来，问她；玛夫拉只是哭。

这样过去了一个半小时。我无法描述我在这段时间里的心情。我的心在不断往下沉，感到无限痛苦。突然房门开了，娜塔莎戴着帽子，披着斗篷，从屋里跑了出来，冲到楼梯上。她仿佛迷迷糊糊，失去了知觉，后来她自己也对我说，这事她记不大清了，也不知道她想跑到哪儿去，去干什么。

我还没来得及从我坐的地方跳起来，躲到什么地方去，不让她看见，她突然看到了我，并吃了一惊，她在我面前一动不动地站住了。“我突然想到，”后来她告诉我，“可能是我这个狠心的

疯子把你，把你，把我的朋友，我的哥哥，我的救命恩人给撵出去了！我一看见你，怪可怜见的，受到我的侮辱后，一个人坐在我家的楼梯上，也不走开，而是等着我把你再叫回去——上帝啊！你不知道，万尼亚，我当时心里是什么滋味啊！好像有人把什么刺进了我的心……”

“万尼亚！万尼亚！”她叫道，向我伸出手来，“你在这儿！……”说罢便倒在我的怀里。

我把她就势抱了起来，送回房里。她晕过去了！“怎么办呢？”我想。“她八成会得热病的！”

我决定去请大夫；必须防患于未然。坐车去跑一趟很快；直到下午两点，我认识的那位德国老大夫通常都坐在家里。我急忙跑去找他，同时又恳求玛夫拉一分钟、一秒钟也不要离开娜塔莎，也不要让她跑到任何地方去。总算上帝保佑：只要稍微晚一点儿，我就碰不到这位老先生了。我碰到他的时候他正从家里出来，上了大街。我马上让他坐上我雇来的那辆出租马车，他还没来得及表示诧异，我们就驱车往回走，向娜塔莎的住所驶去。

是的，总算上帝保佑！我才离开半小时，娜塔莎就出了一件大事，如果不是我和大夫及时赶到，差点没要了她的命。我离开后还没过一刻钟，公爵就走了进来。他刚把自己的那几个人送走，就直接从火车站跑来找娜塔莎。这次拜访很可能是他早就决定和周密策划好了的。后来娜塔莎亲自告诉我，刚看到公爵，她甚至一点也不感到惊奇。“我的脑子都乱了，”她说。

他坐在她对面，用一种亲切而又同情的目光看着她。

“我的宝贝儿，”他叹了口气，说道，“我了解您的痛苦；我也知道这一刻对您有多难受，因此我觉得，我责无旁贷，理应前来看望您。如果可能的话，您还是可以聊以自慰的，起码您放弃了阿廖沙，从而促成了他的幸福。但是，您对这点了解得比我清楚，因为您当机立断，采取了这一舍己为人、功德无量的措施



……”

“我坐在那里听着，”娜塔莎后来告诉我，“但是，说真的，起先我都好像没听懂他的意思。只记得我定睛看着他。他拿起我的手，把我的手放在他手里捏来捏去。他似乎觉得这样做很舒服。我心乱如麻，都没顾上把手从他手里挣脱出来。”

“您是明白人，”他继续道，“您懂得，您真要做了阿廖沙的妻子，到后来就会引起他对您的憎恶，而您有颗高尚的自尊心，所以您意识到了这一点，并采取了断然措施……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并不是来夸您的。我来此的目的只是想告诉您，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比我更好的朋友了。我同情您而且可怜您。这整个事，我身不由己地都参加了，但是——我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您那颗美好的心一定会懂得这点并跟我言归于好的……而且，请相信，我比您更难过！”

“得啦，公爵，”娜塔莎说，“让我安静一下吧。”

“一定，我很快就走，”他答道，“但是我爱您，把您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请您允许我常常来看您。现在，您可以把我当成您的父亲了，有事尽管找我，我一定帮忙。”

“我什么也不需要，您走吧，”娜塔莎又打断道。

“我知道，您很傲气……但是，我说的是真心话。您现在打算做什么呢？跟两位高堂言归于好？这倒是件大好事，但是令尊不讲道理，既骄横又一意孤行；请恕我直言，但是事实如此。您现在回去，遇到的肯定净是责备和新的折磨。不过，话又说回来，您应当独立自主，而我的责任，我的神圣天职，就是现在来关心您，帮助您。阿廖沙求我不要置您于不顾，要做您的朋友。但是，除我以外，还有某些对您非常真诚的人。您大概会允许我给您介绍 N 伯爵吧。他的心非常好，是我们的亲戚，甚至可以说是我们全家的恩人；他帮过阿廖沙很多忙。阿廖沙非常尊敬他和爱他。他是个很有权势的人，影响颇大，但已经是老头了，可

是像您这样一个姑娘还是会觉得他蛮可心的。我已经向他提起过您。您愿意的话，他可以给您安排个工作，给您在他的一位亲戚那儿……找一个非常好的位置……我早已坦率而又直截了当地把我们这事统统告诉他了，他这人心好，感情也高尚，一听就深受感动，甚至亲自求我现在就尽快把他介绍给您……他这人同情一切美好的事物，请相信我——他是一个慷慨大度而又可敬的老人，能珍视他人的优点，甚至前不久他还以一种非常高尚的方式为令尊解决了一场纠纷。”

娜塔莎好像被刺伤了似的微微抬起身子。现在她已经明白他的意思了。

“离开我，立刻离开我！”她叫道。

“但是，我的朋友，您忘啦：伯爵还可以帮帮令尊的忙呢……”

“我父亲什么东西也不会要您的。您到底给我走不走呀！”娜塔莎再一次叫道。

“噢，上帝，您多性急，疑心病又多重啊！我什么地方对不住您了，”公爵略显不安地环顾四周，说道，“不过无论如何请您允许我，”他继续道，说时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很大的纸包，“请您允许我给您留下这个证据，借以证明我对您的同情，特别是N伯爵对您的关注，因为是他给我出了这个主意，让我这么做的。这里，在这个信封里，共有一万卢布。且慢，我的朋友，”公爵看见娜塔莎愤怒地从床上坐起来，连忙接口道，“请您耐心地听我把话说完：您知道吗，令尊的官司输给了我，这一万卢布是对他的补偿，这……”

“滚，”娜塔莎叫道，“带着您的臭钱滚！我看透了您……噢，卑鄙，卑鄙，这人多卑鄙啊！”

公爵从椅子上站起来，气得脸色煞白。

很可能，他这次前来是为了观察一下地形，了解一下情况，



大概满心指望这一万卢布会对一贫如洗、众叛亲离的娜塔莎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他这人既卑鄙又无耻，已经不止一次给那个老色鬼N伯爵拉过皮条。但是他恨娜塔莎，一看到他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便立刻改变腔调，幸灾乐祸地急于侮辱她，起码，即使走开，也算没白来。

“您发这么大火，我的宝贝儿，这就不好啦，”他急于想尽快欣赏一下他的侮辱所产生的效果，因而声音有点发抖地说道，“这就不好啦。人家给您找个靠山，您倒把鼻子翘得老高……您还不知道呢，您应当感激我才是；其实，我早就可以把您送管教所<sup>①</sup>了，因为我是被您勾引坏了的那个年轻人的父亲，您骗了他的钱，可是我并没有这么做……嘿嘿嘿嘿！”

这时，我跟大夫走了进去。还在厨房里我就听见屋里有人说话，我让大夫停了一忽儿，听到了公爵说的最后一句话。接着便传来他那令人恶心的哈哈大笑，以及娜塔莎的绝望的惊呼：“噢，我的上帝！”这时我就推开门，向公爵猛扑过去。

我向他脸上啐了口唾沫，用足力气扇了他一个耳光。他本想反扑，但是他看到我们有两个人，便先从桌上一把抓起他那包钞票，然后撒腿就往外跑。是的，他就是这么干的；我亲眼看见了……我从厨房的桌上操起一根擀面杖，冲出去追他……等我再跑回房间的时候，我看到大夫正抓住娜塔莎，她像疾病发作似的在挣扎，想挣脱他的手，我们花了很长时间都没能让她平静下来；最后，我们好不容易才让她躺到床上；她仿佛热病发作似的处于一种昏迷状态。

“大夫！她怎么啦？”我差点吓晕了，问道。

“等等，”他答道，“这病还得观察一下，然后才能作出判断……但是，一般说，情况很不妙。甚至可能会发展成热病……不

① 俄国十八至十九世纪对一些罪行不大的犯人进行监禁和劳教的场所。

过，我会想办法的……”

但这时我忽然另外想出了个主意。我恳求大夫陪着娜塔莎，再待两个或三个小时，我还让他保证决不离开娜塔莎一分钟。他向我作了保证，我便跑回家去了。

内莉坐在墙角，神态忧郁，一副提心吊胆的模样，她奇怪地看了看我。想必我那模样也很奇怪。

我把她抱起来，坐到沙发上，然后让她坐在我的两条腿上，热烈地亲吻她。她一下子脸红了。

“内莉，我的天使！”我说，“你愿意救我们吗？你愿意救救我们大家吗？”

她莫名其妙地看了看我。

“内莉！现在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有一个当爸爸的：你见过他，也认识他；他诅咒了自己的女儿，昨天他还来请你代替她做他的女儿。现在她，娜塔莎（你曾经说过，你爱她！），已经被她所爱的男人抛弃了，她也是为了他才离开她父亲的。这男人就是来过的那个公爵的儿子，记得吗，他晚上来找我，正遇上你一个人在家，后来你躲开他，逃跑了，然后你就病了……你不是认识他吗？他是个大坏蛋！”

“认识，”内莉答道，她打了寒噤，脸一阵发白。

“对，他是个大坏蛋。他恨娜塔莎，因为他的儿子阿廖沙想跟她结婚。今天阿廖沙走了，可是一小时后他父亲已经在她那里了，他侮辱了她，还威胁要把她送到管教所去，而且嘲笑了她。内莉，你懂得我的意思了吗？”

她的黑眼睛倏忽一闪，但是她立刻又把眼睛低了下去。

“懂了，”她用勉强听得出来的声音悄声道。

“现在娜塔莎只有一个人了，而且有病；我让那位给你治过病的大夫陪着她，就跑来找你了。我说内莉：咱们去找娜塔莎的爸爸吧；你不喜欢他，你不愿意上他家去，可是现在咱俩一块儿






去找他，咱们进去后，我就说，你现在愿意代替娜塔莎做他们的女儿了。这位老人现在生着病，因为他诅咒了娜塔莎，因为阿廖沙的父亲前不久狠狠地侮辱了他。他现在关于他女儿的情况连听都不愿意听，但是他爱她，非常爱她，内莉，而且想跟她言归于好；这，我知道，我全都知道！就是这样的！……你听见了吗，内莉？”

“听见了，”她用跟刚才同样的低语悄声道。跟她说话的时候，我泪流满面。她怯怯地不时抬起头来看我。

“你相信我说的话吗？”

“相信。”



“我就这么带你进去，让你坐下后，他们就会把你当女儿看待，对你亲亲热热和询问你。到时候，我就故意把谈话引到让他们向你问长问短，问你过去的日子是怎么过的：问你的母亲和你的外公。你就告诉他们，内莉，把一切都告诉他们，你过去怎么跟我讲的就怎么告诉他们。把一切，把一切都讲出来，讲得既简单明了，又什么事都不要隐瞒。你告诉他们，那个大坏蛋怎样抛弃了你母亲，你母亲又怎样在布勃诺娃的地下室里渐渐死去，你跟你妈怎样沿街乞讨；你妈临死的时候又跟你说了些什么和要求你做什么……说到这里，你就说你外公。告诉他们，你外公怎么不肯宽恕你妈，你妈在临死前那一刻又怎样打发你去找外公，让他来看她，饶恕她，可是他硬不肯来……以及你妈是怎样死的。把这一切，把一切都讲给他们听！你把这一切全说出来以后，他老人家就会在自己心里感受到这一切。要知道，今天，阿廖沙抛弃了她，她留了下来，受尽了人间的欺凌和羞辱，孤立无助，孤苦无告，听凭自己的仇敌对她横加羞辱——这，他是知道的。凡此种种，他都知道……内莉，你救救娜塔莎吧！你愿意跟我去吗？”

“愿意，”她深深地换了口气，答道，说罢又用一种异样的目

光，仔细地、长久地看了看我；这目光里有一种类似责备的神态，我在自己心里感觉到了这点。

但是我不愿放弃我的这个主意。我太相信这主意了。我拉着内莉的手，走了出去。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阴云四合。近来天气一直很闷热，但是现在却从远处的某个地方传来早春的第一声春雷。风过处，卷起满街尘土。

我们上了马车。一路上内莉都默不作声，只是间或仍旧用她那异样的、谜一般的目光抬起头来看看我。她的胸部在一起一伏，我在马车上扶着她，我感到她那颗小小的心在我的手掌里怦怦跳动，仿佛就要从胸腔里跳出来似的。

## 第七章



路，我觉得没有尽头似的。我们终于到了，我提心吊胆地走进去看我的那两位老人家。我不知道我将怎么走出他们家，但是我知道，我出来时无论如何必须求得他老人家的宽恕和同女儿言归于好。

已经三点多了。两位老人家照例孤孤单单地坐着。尼古拉·谢尔盖伊奇的心情很不好，又有病，伸直腿，半躺在自己那张安乐椅上，脸色苍白，心力交瘁，头上包着一块手帕。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坐在他身旁，间或用醋抹在他的两边太阳穴上，同时又带着探究而又痛苦的神态不断注视着他的脸，这神态使他老人家感到很不安，甚至很恼火。他闭紧了嘴，一言不发，她也不敢开口。我们的突然到来把他俩吓了一跳。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看到我和内莉后，不知为什么突然害怕起来，在我们进门之初，她就直勾勾地看着我们，好像蓦地感到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对不起我

们似的。

“我把我的内莉给你们送来了，”我进门时说道，“她回心转意了，现在她自己乐意上你们家了。请你们好好地接受她，好好地爱她……”

老爷子怀疑地看了看我，仅从他的目光就看得出来，他什么都知道了，就是说娜塔莎现在已经形单影只，被遗弃，被抛下不管，也许还受尽了侮辱。他非常想洞察我们此来的秘密，于是就疑惑地看着我和内莉。内莉浑身哆嗦，用小手紧紧抓住我的胳膊，看着地面，只间或向自己周围投去害怕的一瞥，那神态活像一只被逮住的小野兽。但是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很快就明白过来了，知道了是怎么回事：她急急忙忙地向内莉走去，亲吻她，爱抚她，甚至都哭了，她亲亲热热地让内莉坐在自己身边，攥着她的小手不放。内莉好奇而又有点诧异地斜着眼，打量着她。

但是，老太太亲亲热热地让内莉坐在自己身边后，就再也不知道做什么了，于是便带着一种天真的等待开始抬起头来看我。老爷子皱起眉头，差点没猜到我带内莉来的用意。他看到我正在注意他那不满的表情和皱起的眉头，便举起手来摸了摸脑袋，没头没脑地说道：

“头疼，万尼亚。”

我们照旧默然不语地坐着；我正在寻思怎么开头，从远处又传来了隆隆雷声。

“今年春天打雷真早，”老爷子说，“记得，三七年，我们那一带，来得更早。”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叹了口气。

“要不要生茶炊？”她怯怯地问道；但是谁也不理她，她只好又回过头去跟内莉说话。

“我的宝贝儿，你叫什么名字呀？”她问她。

内莉用虚弱的声音说了自己的名字，说罢，头垂得更低了。

老爷子定睛看了看她。

“叫叶莲娜，对吗？”老太太活跃起来，继续道。

“对，”内莉回答，接着又是一分钟的沉默。

“她姨普拉斯科维娅·安德烈耶芙娜，有个外甥女也叫叶莲娜，”尼古拉·谢尔盖伊奇说道，“也叫内莉。我记得。”

“你怎么啦，宝贝儿，没亲人，没父亲，也没母亲？”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又问道。

“没有，”内莉简短而又怯怯地悄声道。

“这，我倒听说了，听说了。你妈多咱死的？”

“前不久。”

“我的宝贝儿，没爹没娘的孩子，”老太太继续道，怜悯地看着她。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不耐烦地用手指敲着桌子。

“你妈是外国人？伊万·彼得罗维奇，您是这么告诉我的吧？”老太太又继续怯生生地询问。

内莉用她那黑黑的眼睛匆匆瞥了我一眼，仿佛在向我求助似的，她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沉重地呼吸着。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她母亲是混血儿，是一个英国男人和一个俄国女人生的女儿，因此她无宁说是俄国人；内莉生在国  
外。”

“她妈怎么会跟她丈夫到国外去的呢？”

内莉突然满脸通红。老太太猛地明白自己失言了，在老头愤怒的目光下打了个哆嗦。他严厉地看了看她，就转过脸去对着窗户。

“她母亲受了一个小人和大坏蛋的骗，”他突然转过身来对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说道，“她撇下父亲跟他一起私奔了，还把父亲的钱交给了那个情人；那混帐东西用欺骗手段骗走了她的钱，就带她上国外去了，把她洗劫一空后就把她甩了。有个好人，没有置她于不顾，而且一直帮助她，直到他死。他死了以后，也就是



两年前，她才回到父亲住地。万尼亚，你好像是这么说的吧？”他霍地问道。

内莉非常激动地从座位上站起身来，想朝门口走去。

“你过来，内莉，”老爷子终于向她伸出了手，说道，“坐这儿，坐在我身边，就这儿——坐呀！”他低下头，亲吻了一下她的前额，开始轻轻地抚摩她的小脑袋。内莉猛地浑身哆嗦起来……但是她克制住了自己。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十分激动，她怀着快乐的希望看着尼古拉·谢尔盖伊奇终于心疼起这个没爹没娘的孩子了。

“内莉，我知道你妈是被一个坏蛋给毁了的，这人又坏又不讲道德，不过我也知道，你妈爱自己的父亲，也尊敬自己的父亲，”老爷子激动地说，继续抚摩着内莉的小脑袋，他忍不住在这时向我们发出了这一挑战。一朵淡淡的红晕遮住了他那苍白的面颊；他极力不抬头看我们。

“我妈爱外公胜过外公爱她，”内莉怯怯地，但又坚定地说；她也极力不看任何人。

“你怎么知道？”老爷子厉声问，他跟孩子似的沉不住气，同时又好像对自己的沉不住气感到羞愧似的。

“我知道，”内莉生硬地答道，“他不要妈妈，而且……把她撵走了……”

我看见，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本来想说什么，想提出异议，比如说老人不要她是应该的，但是他看了看我们，没有言语。

“外公不要你们以后，你们俩是怎么生活的，住哪儿？”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问，她突然产生了一个执拗的愿望，非把这话题继续下去不可。

“我们到这里来以后就一直找外公，找了很长时间，”内莉答道，“可是怎么也找不着。妈妈当时对我说，外公过去很有钱，曾经想办一个厂子，又说他现在很穷，因为跟妈妈私奔的那男人



把外公的钱都从她那儿拿走了，不肯还她。这是她亲口告诉我的。”

“嗯……”老爷子含糊其词地说。

“而且她还告诉我，”内莉继续道，她变得越来越激动，仿佛想反驳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似的，但又只对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一个人说，“她告诉我，外公对她非常生气，又说都是她的错，她对不起外公，现在除了外公以外，整个世界上她就没有一个亲人了。每当她跟我说这话的时候，她总是哭……‘他不会宽恕我的，’我们刚动身来这儿的时候，她就这么说，‘但是说不定看见了你，他会喜欢你的，因为你而饶恕我也说不定。’妈妈很爱我，每当她说这话的时候，总是吻我，可是她很怕去见外公。她教我怎么为外公祈祷，她自己也为外公祈祷，她还对我说过许许多多话，告诉我，她过去怎么跟外公生活在一起，外公又怎么非常非常爱她，爱她胜过爱所有的人。每到晚上，她就给外公弹钢琴，读书给他听，而外公则亲她吻她，送给她许许多多东西……什么都送，因此有一回，在妈妈过命名日那天，他俩吵了一架；因为外公以为妈妈不知道送给她的是什么礼物，其实妈妈早知道是什么了。妈妈希望有副耳环，外公就故意骗她，说送给她的不是耳环，而是胸针；后来，他把耳环拿出来了，看到妈妈已经知道要送给她的是耳环，而不是胸针的时候，外公居然大生其气，就因为妈妈已经知道了，他有好半天都不跟妈妈说话，直到后来他才自己走过去亲吻她，请她原谅……”

内莉讲得津津有味，甚至她那苍白的、病容满面的小脸蛋也浮上了两朵红晕。

看得出来，她妈曾不止一次跟她的小内莉说过她过去的幸福岁月，她坐在她住的那地方，在地下室，拥抱和亲吻她的爱女（这是她留下的全部生活欢乐），边吻边哭，与此同时，又毫不怀疑她讲的这些故事将在这病孩子的敏感而又病态的、早熟的心灵



里产生怎样强烈的反应。

但是正讲得津津有味的内莉好似忽地回过味来似的，不信任地环顾了一下四周，霍地闭上了嘴。老爷子皱起了眉头，又敲起了桌子；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则两眼噙着泪花，默默地用手帕擦去了眼泪。

“妈妈到这里来的时候就病得很重，”内莉又低声补充道，“她的胸部得了很厉害的病。我们找外公，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只好在地下室的一个旮旯里租了个地儿。”

“在一个旮旯里，而且有病！”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叫道。

“对……在一个旮旯里……”内莉回答，“因为妈妈穷，妈妈对我说，”她又激动起来，补充道，“穷，不是罪过，有钱，欺负别人，那才是罪过……她还说，是上帝在惩罚她。”

“你们租的那地儿是在瓦西里岛吗？是不是在布勃诺娃公寓？”老爷子转而问我，极力装出一副他这话不过随便问问而已。他所以问这话，似乎干坐着不说话怪别扭似的。

“不，不是她家……起先在小市民街，”内莉答道，“那里很黑，很潮湿，”她沉默了一会儿后继续道，“妈妈病得很重，不过当时还能走路。我替她洗衣服，她就看着我哭。那里还住着一位老太太，是位大尉太太，还住着一位退职的小官吏，他每次回来都喝得醉醺醺的，每天夜里都又吼又叫。我很怕他。妈妈就把我抱到自己床上，搂着我，她自己也常常吓得浑身发抖，而那个小官吏却喊呀骂呀。有一次他还想揍大尉太太，她可是个很老的老太太呀，还拄着拐棍。妈妈可怜她，就站出来替她说了几句话；那官就打了妈妈，我也打了那官……”

内莉说到这里停了下来，回忆使她很激动；她两眼闪着泪花。

“主啊，我的上帝！”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叫道，她对内莉讲的故事感兴趣极了，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她，而且内莉这故事又

主要是对她讲的。

“后来妈妈就出去了，”内莉继续道，“把我也带了去。这事发生在白天。我们一直在街上走来走去，直到晚上，妈妈老是哭，她拉着我的手，老是走呀走呀。我累极了；那天我们也没吃东西。妈妈总是自言自语，一个劲地对我说：‘内莉，你要做个穷人，我死后，谁的话也别听，不管人家说什么，你都别听。不要去求任何人；你就一个人过，做个穷人，但是要干活，找不到活干就去要饭，不要去求他们。’直到天快黑的时候，我们正穿过一条很大的大街；妈妈突然喊道：‘阿佐尔卡！阿佐尔卡！’——忽然一条大狗，毛都没了，向妈妈跑过来，它呜呜地叫着，扑到她身上，妈妈吓坏了，脸色煞白，大叫一声，便奔过去跪倒在一个高高的老头脚下——那老头拄着拐棍，向前走着，看着地面。而这个高个老头就是外公，他瘦极了，穿得也很差。这时候我才第一次见到外公。外公看到妈妈趴在他脚下，搂着他的腿，他也吓了一跳，满脸煞白——他把腿挣脱出来，推开妈妈，用拐棍在石头地上敲了一下，便离开我们，快步走开了。阿佐尔卡还留在我们身旁，它又嚎又叫的，一个劲地舐着妈妈，后来它向外公跑去，咬住他的衣襟，把他往回拽，可是外公举起拐棍敲了它一下。阿佐尔卡本来又想往我们这边跑，可是外公叫了它一声，它只好跟着外公跑过去，还一个劲地呜呜叫着。妈妈像死人一样躺在地上，周围聚起了一大群人，警察来了。我一个劲地喊妈妈，让妈妈起来。她总算站了起来，看了看周围，就跟着我走了。我领着她回了家。大家都看着我们，看了很长时间，不停地摇头……”

内莉停下来喘了口气，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她的脸色十分苍白，但她的眼神却闪耀着一种毅然决然的神态。看得出来，她已下定决心非把一切都说出来不可。这时她的脸上甚至露出一副挑战的样子。





“那又怎么办呢，”尼古拉·谢尔盖伊奇用一种不平静的声音，用一种愤愤然的尖刻口气说道，“那又怎么办呢，你母亲侮辱了自己的父亲，他跟她断绝关系是应该的……”

“妈妈也对我这么说，”内莉语气生硬地接口道，“我们一路回家，她还老说：这就是你外公，内莉，我对不起他，因此他才诅咒了我，为此，现在上帝也来惩罚我了，这整个晚上以及在以后的好几天里，她说来说去都是这句话。她说这话的时候仿佛情不自禁，悲从中来，都控制不住自己了……”

老爷子不言语了。

“后来，你们又怎么会搬到别处去的呢？”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问，她仍在低声哭泣。

“当天夜里妈妈就病了，而大尉太太在布勃诺娃那里找到了房子，因此第三天我们就搬过去了，大尉太太也跟我们一起搬去的；搬去以后，妈妈就彻底病倒了，躺了三星期，我一直侍候她。我们的钱全花光了，幸亏大尉太太和伊万·亚历山德雷奇帮了我们的忙。”

“就是那个棺材店老板，”我解释道。

“妈妈能够下床走路后就给我讲了关于阿佐尔卡的故事。”

说到这里，内莉又停了下来。老爷子听到谈话已经转到阿佐尔卡身上，似乎很高兴。

“关于阿佐尔卡，她对你说了些什么呢？”他问，他坐在自己那把安乐椅里，身子弯得更低了，似乎要把自己的脸埋得更深些，让眼睛往下看。

“她老是跟我讲外公，”内莉回答，“病了，还老讲，甚至说胡话的时候也讲。可是当她的病快要好起来的时候，她又跟我讲起了她过去的的生活……也就在那时候她讲到了阿佐尔卡。因为有一次，在城外河边，有几个男孩用绳子牵着阿佐尔卡，想把它淹死，妈妈给了他们点钱，把阿佐尔卡买了下来。外公一看到阿佐

尔卡，就把它狠狠地嘲笑了一番。不过阿佐尔卡跑了，妈妈哭了起来；外公害怕了，便悬赏一百卢布，谁能把阿佐尔卡找回来，就把这钱给谁。第三天就有人把它找了回来；外公给了那人一百卢布，而且从此爱上了阿佐尔卡。妈妈更是喜欢得不得了，甚至把它抱到自己床上。她告诉我，阿佐尔卡过去跟一些耍猴的沿街卖艺，会做许多事，会驮着猴子跑，会做扛枪的动作，会做许许多多事……当妈妈离开外公出走以后，外公就把阿佐尔卡留在自己身边，上哪都带着它，因此在街上，妈妈一看到阿佐尔卡，立刻猜到外公就在附近……”

老爷子想听到的分明不是关于阿佐尔卡的这些事，因此便越来越皱紧眉头。从此便一言不发，什么也不问了。

“那怎么，你们从此就再也没见过外公吗？”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问。

“不，后来妈妈的病渐渐见好了，我又遇到了外公。我到小铺去买面包：忽然看见一个人带着阿佐尔卡，我看了看，认出了外公，我躲到一边，贴紧墙根。外公看了看我，看了很长时间，他的样子是那么可怕，我非常怕他，后来他就走过去了；阿佐尔卡认出了我，便在我身旁跳来跳去，开始舐我的手。我急忙回家，回头看了看，外公也走进了那家铺子。这时我想：他准是去打听我们的情况的，因此我也就更害怕了，回家后，我什么话也没对妈妈讲，生怕妈妈又犯病。第二天我也没再去那家小铺，推说头疼；第三天我去时，谁也没遇到，我害怕极了，因此撒腿就跑。又过了一天，我刚拐过街角，突然看见外公就在我前面，还有阿佐尔卡。我撒腿就跑，拐进了另一条街，从另一扇门走进了铺子；可是突然我差点又跟他撞了个满怀，我吓坏了，停下来，都走不动路了。外公站在我面前，又看了我很长时间，后来摸了摸我的头，拉着我的手，把我带走了，阿佐尔卡则跟在我们后面，摇着尾巴。这时我才看到，外公都走不动路了，老拄着拐



棍，而且两手老发抖，抖得很厉害。他把我领到一个小贩跟前，这小贩坐在街角，在卖蜜糖饼和苹果。外公给我买了一只蜜糖公鸡和一条蜜糖鱼，一块糖和一个苹果，当他从钱袋里掏钱的时候，两只手抖得很厉害，掉下了一个五戈比的铜币，我帮他捡了起来。他把这铜币给了我，把蜜糖饼也给了我，摸了摸我的脑袋，但是又一句话不说，离开我回家了。

“我回去见到妈妈后，就把我见到外公的事全都告诉了她，并且说，我起先怎么怕他，怎么躲着他。妈妈先是不相信我的话，后来就高兴起来，一晚上问个没完，又是吻我又是哭，当我把一切都告诉了她以后，她就关照我以后再也不要怕外公了，既然他故意走过来找我，可见他喜欢我。她叮嘱我，以后看见外公，要跟他亲热点，要跟他说话。第二天一早，她又好几次催我出去，虽然我告诉她，外公每次都是傍晚前才出来。她还亲自远远地跟着我，躲在街角后面，第二天也一样，但是外公并没有来，而那几天一直下雨，因为她总是跟着我出门，因此得了重感冒，又病倒了。

“外公过了一星期才出门，又给我买了一条蜜糖鱼和一只苹果，又是什么话也没说。当他离开我往前走的时候，我就悄悄地跟着他，因为我早就想好了，先弄清楚外公住在什么地方，然后回去告诉妈妈。我在街对面远远地跟着他，不让外公看见我。他住得很远，不是他后来居住和死去的那地方，而是在豌豆街，也是一幢很大的公寓，住在四层。我把这一切打听清楚了，很晚才回到家。妈妈很害怕，因为不知道我上哪去了。我告诉她以后，妈妈又很高兴，第二天就要立刻去见外公；但是到了第二天，她想了想，又害怕起来，老是怕，怕了整整三天；还是没去成。后来她叫我过去，说道：是这样，内莉，我现在有病，去不成啦，我写了一封信给你外公，你去找他，把信交给他。内莉，你要注意他怎么看信，说什么和做什么；然后你就过去跪下，亲吻他，

请他宽恕你妈妈……妈妈哭得很伤心，一个劲地吻我，给我画十字，祝我这次去顺顺当当的，她还向上帝祷告，还让我跪在她身旁，跪在圣像前，虽然她病得很重，但还是走出来，到大门口送我，我回头看了好几次，她始终站在那里，看着我，看我走路……

“我来到外公那儿，开了门，房门没有挂上门钩。外公坐在桌旁，正在吃面包和土豆，阿佐尔卡则站在他面前，不停地摇着尾巴，看他吃。外公住的那房间，窗户也很低，也很黑，也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他住在那里，孤身一人。我进去后，吓了他一大跳，他满脸煞白，发起抖来。我也吓坏了，什么话也没说，只是走到桌旁，把信放到桌上。外公一看见信就大发脾气，跳起来，一把抓起拐棍，冲我挥了一下，但是他没打我，只是把我赶到外屋，把我推了出去。我还没来得及走下第一段楼梯，他又开开门，把那封没打开的信扔了出来，甩给了我。我回到家后把一切都说了。妈妈立刻又病倒了……”



## 第八章

这时响起了一声霹雳，雷声隆隆，下起了倾盆大雨，雨点开始敲打着玻璃；屋里黑了下來。老太太好像害怕了，画了个十字。我们大家都突然停了下来，哑口无言。

“马上会过去的，”老爷子看了看窗户，说道；接着又站起身来，在屋里走了个来回。内莉也斜着眼，注视着他。她处在一种十分痛苦而又异常激动的状态。我看到了这个；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她故意躲着我，不看我。

“嗯，以后呢？”老爷子问，又走回来，坐到自己那把安乐椅

上。

内莉怯生生地环顾了一下四周。

“那么从此以后你再也没见到你外公啦？”

“不，见过……”

“那敢情好！说下去，我的宝贝儿，说下去吧，”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接口道。

“我有三星期没见到他，”内莉开始道，“一直到冬天。这时冬天来了，下了一场雪。当我在老地方又遇到外公时，可高兴啦……因为妈妈一直在担心，他怎么不出来了呢？我一看到他就故意撒腿往街对面跑，让他看到我在躲着他。可是我回头看见，外公先是快步跟着我，接着便跑了起来，想追上我，他向我喊道：‘内莉，内莉！’阿佐尔卡也跟在他后面跑。我开始可怜他，站住了。外公走过来，拉着我的手，领着我往前走；他看到我在哭，就站住脚，看了看我，然后弯下身子，吻了我一下。这时，他看到我的鞋破了，便问我：难道我就没有别的鞋了吗？我立刻匆匆地告诉他，妈妈已经没一文钱了，房东仅仅因为可怜我们，才给我们点儿东西吃。外公什么话也没说，但是他拉着我的手，把我领到市场，给我买了双鞋，并让我立刻穿上，后来就把我带回豌豆街他的住处，进屋前，他又走进铺子给我买了一块馅儿饼和两块糖果，我们到家后，他就让我吃馅儿饼，我吃的时候，他就看着我，然后又给了我那两块糖。而阿佐尔卡则把两只爪子趴到桌上，也要吃馅儿饼，我掰给了它一点，外公就笑了。然后他又把我抱起来，让我坐在他身旁，开始摸我的头，问我是否上过学，学过什么东西？懂得什么？我告诉了他，他就嘱咐我，只要我跑得出来，每天下午三点都可以去找他，他要亲自教我读书。然后他又要我转过身去，看着窗外，直到他让我转过身来才许转身。我照办了，但是我偷偷地回头看了看，看见他把自己的枕头从下面的一个角拆开，掏出了四个卢布。掏出后，他就把钱拿来给



我，对我说：‘这是给你一个人的。’我本来想拿，但是我想了想后说道：‘给我一个人，我不要。’外公忽然很生气，对我说，‘哼，爱拿不拿，走。’我出去了，他都没吻我。

“我回到家后，把一切都告诉了妈妈。妈妈的病越来越重了。有个大学生常常来找棺材匠；他经常给妈妈看病，吩咐她吃药。

“而我就常常去看外公；是妈妈让我这样做的。外公买了一部新约圣经和一本地理书，开始教我；有时候，他就讲给我听世界上有哪些国家，有哪些民族，有哪些海洋，过去是什么样的，基督又怎样宽恕了我们大家。每当我自己想出一些问题来问他，他就很高兴，因此我常常问他一些问题，他就都讲给我听，关于上帝他也说了很多。有时候我们不学习，而是跟阿佐尔卡玩：阿佐尔卡变得非常喜欢我，我教会了它从棍子上跳过去，于是外公就笑，老是摸我的头。不过外公难得笑。有时候他说许许多多话，有时候又突然默不作声，坐在那里，好像睡着了似的，可是眼睛却睁着。就这样一直坐到天黑，可是天一黑他就变得非常可怕了，变得非常老……要不，有时候，我去找他，看见他坐在椅子上，在想心事，什么也听不见，阿佐尔卡则在他身旁躺着。我等着等着，咳了声嗽；外公仍旧不回过头来。我只好走了。而在家里妈妈等我都等急了：她躺着，我就把一切，一切都讲给她听，一直讲到天黑，我还在说个不停，她也就一直在听我讲关于外公的事：他今天做什么和跟我说什么了，讲了什么故事，上课时又给我讲了什么。后来我就讲到阿佐尔卡，说我教会它跳棍子了，外公都笑啦，这时她也突然笑起来，而且笑了，高兴了很长时间，并且让我从头再讲一遍，然后她就开始祈祷上帝。而我老在想：妈妈那么爱外公，外公却不爱她，后来我去找外公时就故意讲给他听妈妈是多么爱他。他都听在耳朵里了，可是却一本正经地板着脸，不过他还是听进去了，就是一句话也不说；于是我就问他，为什么妈妈那么爱他，总是问长问短地问他的情况，可



是他却从来不问妈妈怎么样了？外公听到我的话后很生气，把我轰出了门；我在门外站了一会儿，他又突然打开门，叫我回去，不过他一直在生气，而且不说话。后来我们就开始上神学课，我又问他：为什么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要饶恕所受的气恼，他却不肯饶恕妈妈呢？这时他就跳起来叫道，这全是妈妈教我的，并且再一次把我推了出去，并且说，以后永远不许我再来看他。我说，我现在本来就不想来看他，说完我就走了，离开了他……第二天，外公就搬家了……”

“我说过，这雨很快就会过去的，这不过去了，都出太阳啦……瞧，万尼亚，”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把头转向窗户，说道。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看了看他，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蓦地，至今一直老实巴交而又战战兢兢的老太太，两眼射出了怒火。她默默地拉住内莉的手，让她坐在自己腿上。

“你讲给我听，我的天使，”她说，“我要听你说下去。让那些狠心的人……”

她没把话说完就哭了。内莉疑惑地瞟了我一眼，仿佛有点莫名其妙和害怕似的。老爷子看了看我，本想耸耸肩，但又立刻扭过了脸。

“接着说吧，内莉，”我说。

“我三天都没去看外公，”内莉又开始道，“这几天，妈妈的病情恶化了。我们的钱也花完了，没有钱买药，而且没有东西吃，因为我们的二房东也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他们开始责备我们，说我们就靠他们养活了。因此第三天早晨，我起床后就开始穿衣服。妈妈问我上哪儿？我说去找外公要钱，她听后高兴极了，因为我把一切都对妈妈说了，他是怎样轰我走的，我还对她说，我再也不去找外公了，虽然她哭，并且一再劝我去。我到那里后听说外公搬走了，于是我就到新公寓找他。我一走进他的新居，他就暴跳如雷，向我扑过来跺脚，于是我立刻告诉他，妈妈

病得很重，买药要钱，要五十戈比，而我们连吃的东西都没有了。外公向我大叫大嚷，把我推出去，推到楼梯上，而且随手关上了门，挂上了门钩。但是当他推我的时候，我对他说，他不给钱，我就一直坐在楼梯上不走。因此我就坐在楼梯上。过了不多一会儿，他开开门，看见我坐在那儿，他又把门关上了。后来，过了很长时间，他又开开门，又看见了我，然后又把门给关上了。后来他开了许多次门，看了我许多次。最后他带着阿佐尔卡出去了，锁上了门，走过我身边，出了院子，对我一句话也不说。我也一句话不说，仍旧坐在那里，一直坐到天黑。”

“我的小宝贝儿，”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叫道，“要知道，在楼梯上冷呀！”

“我穿着皮袄，”内莉回答。

“穿着皮袄又怎么样呢……我的小宝贝儿，你吃了多少苦啊！他怎么样呢，你那外公？”

内莉的小嘴哆嗦起来，但是她费了老大劲，硬是咬牙克制住了自己。

“他回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他进屋时碰到我身上，就叫起来：谁？我告诉他，是我。他大概以为我早走了，不料看见我还在这儿，他感到很惊讶，便站在我面前，站了很长时间。蓦地，他用拐棍狠狠地敲了一下楼梯，拔腿便走，开开门，过了一分钟，给我拿来了一些铜币，都是五戈比的，哗啦一声扔到我身上，撒了一楼梯。他叫道：‘给你，我所有的钱都在这儿了，告诉你妈，我诅咒她’，他说完就砰的一声关上了门。而铜币在楼梯上滚了一地。我开始摸黑把它们捡起来，显然，外公知道他把钱扔了一地，我在黑暗中很难把它们全捡起来，因此便开开门，拿出一支蜡烛，于是，在烛光下，我们很快就把钱全捡起来了。外公也亲自动手帮我捡，并且告诉我，这里总共七十戈比，说罢就走了。我回到家后，把钱给了妈妈，并把一切都告诉了她。妈





妈的病情又恶化了，我也病了一夜，第二天还浑身发烧，但是我想的只有一样，因为我在生外公的气，等妈妈一睡着，我就上街到外公家去，还没走到，我就站到桥头。这时，那家伙走了过去……”

“就是那个阿尔希波夫，”我说，“就是我曾经说过的那人，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也就是跟一个商人到布勃诺娃家，在那里挨了一顿揍的那家伙。当时内莉是第一次见到他……接着说吧，内莉。”

“我拦住他，向他要钱，要一个银卢布。他看了看我，问道：‘一个银卢布？’我说：‘对。’当时，他笑起来了，对我说道：‘跟我走吧。’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跟他走，这时突然来了个老头，戴着金边眼镜——他向我弯下身子，问我为什么偏偏要这么多呢？我告诉她妈妈病了，就要这么多钱买药。他问我家住哪儿，他记了下来，便给了我一张票子，是一个银卢布。那家伙看到戴眼镜的老头后就走了，再没叫我跟他一块儿去。我走进一家小铺，把卢布兑成了铜币；而把其中的三十戈比用纸包了起来，放在一边，留给妈妈，剩下的七十戈比我也用纸包了，故意攥在手心里，去找外公。我一走到他的住处，就推开门，站在门口，两手一抡，把所有的钱都扔给了他，钱在地板上滚了一地。”

“‘给，把您的钱拿去！’我对他说，‘因为您诅咒妈妈，妈妈不要您的钱，’我砰的一声带上了门，立刻逃走了。”

她两眼开始闪闪发光，她带着一种天真的挑战神态望了一眼老爷子。

“活该，”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说，把内莉紧紧地搂到身边，看也不看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他这是活该；你那外公又坏又心狠……”

“嗯！”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含糊糊地说道。

“说下去，以后怎么样，以后怎么样了？”安娜·安德烈耶

芙娜焦急地问道。

“我从此再不去看外公，外公也再不来找我了，”内莉回答。

“唉，就剩下你跟你妈，这日子怎么过呢？唉呀，你们也真可怜，真可怜！”

“妈妈的病情更加恶化了，她已经很少下床，”内莉继续道，她的声音开始发抖，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我们的钱已经一点没有了，于是我就跟大尉太太出去要饭。大尉太太挨门挨户地乞讨，也在街上拦住过往君子要钱，就靠这过日子。她告诉我，她不是乞丐，她有文书，文书上写明她的官衔，而且也写明她穷。她把这些文书拿给别人看，人家看了文书就给她钱。也就是她告诉我的，向大家乞讨并不可耻。因此我就跟她一起去要饭，人家就布施给我们，我们也就靠这过日子。后来妈妈知道了这事，因为别的房客开始数落她，说她是臭要饭的，后来布勃诺娃就来找妈妈，她说，还不如让妈妈叫我上她那儿去哩，这样就不用要饭了。她过去就常来找妈妈，还给妈妈拿来钱；妈妈不要她的，布勃诺娃就说：您干吗不肯放下架子呀；她常常让下人送吃的东西来。可现在她又提到了我，妈妈就哭了，很害怕，布勃诺娃因为喝醉了酒，就开始骂她。她说，我本来就是臭要饭的，所以才会跟大尉太太出去要饭，当晚她就把大尉太太撵出了公寓。妈妈听到这一切后就哭了，后来突然下了床，穿好衣服，拉着我的手要出去。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不让她去，但是她不听，于是我们就出去了。妈妈勉强能走路。每分钟都要在街上坐下来歇歇，我一直扶着她。妈妈老说要去找外公，让我带她去，这时候天早黑了。我们忽然走到一条大街；这里，在一幢大楼前，来来去去的停了不少马车，而且有许多人从屋里出来，窗户里到处是灯光，可以听见音乐。妈妈停了下来，抓住我的胳膊，对我说道：‘内莉，要做个穷人，要一辈子做个穷人，别去求他们，不管是谁来叫你去，也不管是谁来找你，都别去。你本来是可以到那儿



去的，既有钱，又可以穿上漂亮衣服，但是我不愿意你这样。他们都是些坏蛋和狠心的人，你要听我的话：永远做个穷人，要干活，去乞讨，如果有人来领你走，你就说：我不愿意到您那里去！……’这是妈妈生病的时候对我说的，我要一辈子听她的话，”内莉加了一句，激动得浑身发抖，小脸蛋涨得通红，“我要一辈子伺候人和干活，我上你们家来也是来干活和伺候你们的，我不愿意做你们的女儿……”

“得啦，得啦，我的宝贝儿，得啦！”老太太叫道，紧紧地搂着内莉。“你妈说这话的时候，她有病。”

“神经不正常，”老爷子不客气地说。

“就算神经不正常吧，那又怎么啦！”内莉猛地向他转过身去，接茬道，“就算她神经不正常吧，但是她这么叮嘱我，我就要一辈子这么做。她对我说完这话，甚至都晕过去了。”

“我的主啊！”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叫道，“有病，在大街上，还是大冬天？……”

“有人想把我们抓进警察局，但是有位先生过来帮我们说了话，他问了我们的住址，给了我们十个卢布，就吩咐用自己的马车把妈妈送回我们家。从此以后，妈妈再也没有下过床，过了三星期就死了……”

“那她爸呢？一直没宽恕她？”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叫道。

“没宽恕！”内莉痛苦地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回答道。“临死前一星期，妈妈把我叫过去，说道：‘内莉，你再去找一趟外公吧，最后一次，请他到我这儿来一下，请他宽恕我；你告诉他，再过几天我就要死了，就要把你一个人留在这世界上了。你还告诉他，我很难过，不愿意这样死。’于是我就去了，敲了敲外公的门，他打开门，一看见是我，就想立刻在我面前把门关上，但是我用两只手抓住门，向他叫道：‘妈妈要死啦，叫你去，走吧！……’但是他把我推开，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我回到妈妈身旁，

搂着她，什么话也没说……妈妈也搂着我，什么话也没问……”

这时，尼古拉·谢尔盖伊奇用一只手重重地撑住了桌子，站了起来，但是他用他那异样的、浑浊的目光扫视了我们大家一眼以后，又似乎心力交瘁地跌坐在安乐椅上。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已经不抬头看他了，但是却搂着内莉嚎啕大哭……

“她临死前的最后一天，傍晚前，妈妈把我叫到身边，抓住我的手说道：‘内莉，我今天要死啦’，她还想跟我说什么话，但是已经说不出声音来了。我看着她，可是她却好像认不出我了似的，不过她的两只手还紧紧地攥着我的手。我轻轻地把手抽了出来，撒腿就往外跑，跑了一路，一直跑到外公那里。他一看见我就从椅子上跳起来，看着我，好像害怕极了，怕得满脸煞白，浑身发起抖来。我一把抓住他的手，只说出一句话：‘她马上就死。’这时他霍地手忙脚乱起来；一把抓起拐棍，就跟我后面跑了起来；甚至帽子也忘了戴，而那天很冷。我抓起帽子，戴在他头上，于是我俩一起跑了出去。我催他快跑，让他雇辆马车，因为妈妈说话就要死的；但是外公的钱一共才有七戈比。他拦住了几辆马车，跟他们讨价还价，但是他们只是笑笑，还笑阿佐尔卡，阿佐尔卡也跟我们一起跑，我们跑呀跑呀，一个劲地往前跑。外公累了，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但是仍旧急急忙忙地跑呀跑呀。突然，他摔倒了，帽子也从他头上摔了下来。我把他扶起来，把帽子又给他戴上，用手拉着他，直到黑夜降临前，我们才到家……但是妈妈已经直挺挺地躺在那儿，死了。外公一看见她，举起两手一拍，浑身发起抖来，站在她身旁，一句话也说不出。于是我走到死了的妈妈跟前，抓住外公的手，对他叫道：‘瞧，你这狠心的坏蛋，瞧，你瞧！……你瞧呀！’——这时外公大叫一声，便像死人一样摔倒在地上……”

内莉跳起来，从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怀里挣脱出来，站在我们中间，脸色煞白，筋疲力尽，惊恐万状。但是安娜·安德烈

耶芙娜又冲过去，将她一把搂在怀里，然后像处于某种灵感状态中似的叫道：

“我，我现在要做你的母亲，内莉，你就是我的孩子！是的，内莉，咱们走，离开他们大家，离开那些狠心的坏蛋！让他们去嘲弄人好了，上帝，上帝会给他们算帐的……咱们走，内莉，咱们离开这儿，走！……”

我无论过去和以后，从来没有见到过她处在这样一种状态，而且都没有想到过她什么时候会变得这样激动。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在安乐椅上挺直了身子，微微欠了欠身，用时断时续的声音问道：

“你去哪儿，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去找她，找女儿，找娜塔莎！”她叫道，说罢便拉着内莉朝门口走去。

“慢，慢，等等嘛！……”

“没什么可等的，狠心的坏蛋！我等过，而且等了很久，她也等了很久，现在，再见！……”

老太太说完这话后回过头来看了看丈夫，一下子呆住了：尼古拉·谢尔盖伊奇站在她面前，已经抓起了帽子，这时正用两只哆哆嗦嗦的、无力的手，在急匆匆地穿大衣。

“你也……你也跟我一起去！”她叫道，像祈祷似的十指交叉，抱手当胸，同时又不信任地看着他，好像不敢相信竟会有这样的幸福似的。

“娜塔莎，我的娜塔莎在哪里！她在哪里！我的女儿在哪里！”从老爷子的胸中终于迸发出了这样的哀号。“把我的娜塔莎还给我！她在哪里，她在哪里呀！”他说罢便抓起手杖（我递给他），向门口冲去。

但是他老人家还没走到门口。门忽地开了，娜塔莎跑进了房间，脸色苍白，跟发热病似的两眼红红的，发着光。她身上的衣

服皱巴巴的，被雨全淋湿了。她头上的头巾，也滑落到后脑勺上，在她那一绺绺散乱的浓密的头发上，大颗大颗的雨珠在闪亮。她跑进来，一眼看见父亲，便一声惊呼，冲上前去，跪倒在他面前，向他伸出了双手。

## 第九章

但是他已经把她搂在自己的怀里了！……

他搂着她，把她跟孩子似的抱了起来，抱到自己坐的安乐椅上，让她坐好，自己则跪倒在她面前。他亲吻她的手，亲吻她的腿；他急煎煎地亲吻着她，急煎煎地想把她看个够，仿佛还不相信她又跟他在一起了似的，还不相信他又可以看见她，听见她说话了似的——她，他的女儿，他的娜塔莎！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两手搂着她，嚎啕大哭，把她的脑袋紧贴在自己胸前，就这么厮搂厮抱着，一动不动，一句话也说不出。

“我的孩子！……我的生命！……我的欢乐！……”老爷子语无伦次地呼唤道，抓住娜塔莎的两只手，就像恋人似的望着她那苍白、消瘦，然而美丽的脸蛋，望着她那双噙满晶莹的泪珠的眼睛。“我的欢乐，我的孩子！”他一再重复道，接着又不再言语，用一种极端虔敬的狂喜望着她。“人家怎么，怎么跟我说她瘦了呢！”他带着一种急巴巴的、仿佛孩子般的笑容对我们说道，他还一直跪在她面前。“瘦了，不错，脸色也有点苍白，但是你瞧她，多漂亮呀！比从前更漂亮啦，是的，更漂亮啦！”他又补充了一句，但是内心的痛苦，一种由快乐而产生的痛苦，又不由得使他欲言犹止，这痛苦仿佛把他的心劈成了两半。

“爸爸，您站起来吧！您倒是站起来呀，”娜塔莎说，“要知

道，我也想亲吻您呀……”

“噢，亲爱的！你听见，听见了吗，安努什卡<sup>①</sup>，她这话说得多好呀，”于是他又像抽风似的拥抱了她一下。

“不，娜塔莎，我要，我要趴在你脚下，直到我的心听到你宽恕了我，因为我现在永远，永远也没法得到你的宽恕啦！我抛弃了你，我诅咒了你，你听见吗，娜塔莎，我诅咒了你——我居然能做出这种事来！……而你，而你，娜塔莎：你能相信我曾经诅咒过你吗！你相信了——你不是相信了吗！不应该相信啊！你不要相信嘛，就是不要相信嘛！你的心好狠啊！你干吗不来找我呢？你不是知道我会怎样待你吗！……噢，娜塔莎，你总还记得我过去多么爱你吧：嗯，可现在和整个这段时间里，我对你的爱比之过去又增加了一倍，增加了一千倍！我爱你爱得心都滴血啦！我恨不得把我的心血淋淋的给你掏出来，恨不得把我的心剖开，放在你脚下！……噢，我的欢乐！”

“您快亲我呀，您这狠心的人，亲我的嘴，亲我的脸，就像妈妈那样！”娜塔莎用悲痛的、衰弱无力而又充满欢乐之泪的声音叫道。

“还要亲眼睛！还要亲眼睛！记得吗，就像从前那样，”他老人家在跟女儿长久、甜蜜地拥抱之后，又一再重复道。“噢，娜塔莎！你可曾梦见过我们吗？可我几乎每夜都梦见你，而且每夜你都来看我，我就搂着你哭，有一次，你来了，模样儿还很小很小，记得吗，当时你才十岁，还刚学会弹钢琴——你来了，穿着短裙，穿着一双漂亮的小鞋，小手红红的……安努什卡，记得吗，她那时候不是有一双这么红红的小手吗？——你向我走了过来，坐在我腿上，搂着我……你呀，你呀，真是个好丫头！你怎么会想到，如果你回来了，我会诅咒你，不要你呢！……要知

① 安娜的昵称。

道，我……听我说呀，娜塔莎：要知道，我常常去看你，你妈不知道，谁也不知道；有时候站在你窗下，有时候就在外面等着：在大门外的人行道上找个地方，一等就是一整天或者一整夜！只盼望你能走出来，让我远远地看你一眼！要不然，每到晚上，你窗台上总点着一支蜡烛，哪怕看着你的蜡烛，看看你映在窗户上的倩影，让我祝福你晚安也好呀。而你，你临睡前祝福过我晚安吗？你想到过我吗？你那颗心可曾感觉我就站在你的窗下吗？而冬天，我有多少次在深夜爬到你的楼梯上，在黑漆漆的过道里站着，隔着门缝偷听：看能不能听到你的声音？听到你的笑声？我诅咒了你？就说那天晚上吧，我也去找过你，想宽恕你，不过走到你房门口又回来了……噢，娜塔莎！”

他站起身来，把娜塔莎从安乐椅上抱起来，把她紧紧地、紧紧地贴在自己心口。

“她又在这里了，又贴着我的心了！”他叫道，“噢，我感谢你，上帝，感谢你的一切，一切，感谢你的恼怒，也感谢你的仁慈！……也感谢暴风雨过后你现在又照耀着我们的阳光！为了这千金一刻，我要感谢你！噢！尽管我们是被侮辱的人，尽管我们是被损害的人，但是我们又在一起了，就让那些骄横不可一世的人，就让那些侮辱过我们和损害过我们的人现在去得意吧！就让他们拿石头打我们吧<sup>①</sup>！别怕，娜塔莎……我们要手拉手地走出去，我要对他们说：这是我的爱女，这是我的掌上明珠，这是我的清白无辜的女儿，她受过你们的侮辱和损害，但是我爱她，我要永生永世地祝福她！……”

“万尼亚！万尼亚！……”娜塔莎从父亲怀里向我伸出一只



<sup>①</sup> 源出《新约·约翰福音》第八章，一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抓住行淫时被拿获的妇人，要用石头打死她。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第七节）



手来，用轻轻的声音说道。

噢！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在这样的时刻还想起我，叫我！

“内莉上哪啦？”老人环顾四周，问道。

“啊呀，她上哪啦？”老太太叫道，“我的宝贝儿！我们都把她给忘啦！”

但是她不在房间里；她悄悄地钻进了卧室。大家都向卧室跑去。内莉站在一个旮旯里，躲在门背后，胆小地躲着我们。

“内莉，你怎么啦，我的孩子！”老爷子叫道，想要拥抱她。但是她却不知为什么长时间地看着他……

“妈妈呢，妈妈在哪呀？”她好似神志不清地说道，“我妈妈在哪呀，在哪呀？”她再一次叫道，两手伸向我们，在发抖，蓦地，从她的胸膛里迸发出一声极其可怕的呼叫；她的脸部一阵抽搐，老毛病又可怕地发作了，她摔倒在地……



## 尾 声

### 最后的回忆

六月中旬。天气闷热；城里简直没法待：尘土飞扬，石灰遍地，到处在翻盖房屋，到处是滚烫的石头，蒸发出来的各种怪味污染了空气……但是听，啊，多开心呀！什么地方响起了雷声；渐渐地，天上彤云密布；起风了，风过处，大街上下，尘土飞扬，向前飞旋。几滴很大的雨点重重地落在地面上，紧接着，整个天空都好像裂开了，城市上空，瓢泼大雨翻江倒海似的奔流而下。过了半小时，又出太阳了，我推开我那陋室的窗户，贪婪地，敞开我那疲惫的胸怀，吸进了一口新鲜空气。我在一片迷醉中，本来已经想掷下我那支秃笔，抛开一切工作，也抛开那个老板，上瓦西里岛去找我的那几位故旧。虽然这对我的诱惑力很大，但是我还是压下了内心的冲动，重新玩命地伏案写作：无论如何也要写完！老板有令，否则不给钱。那儿在等我，但是到晚上我就自由了，像风一样彻底自由了，这两天两夜我写了三个半印张<sup>①</sup>，今晚将是对我的犒劳。

好啦，这篇东西终于写完啦；我掷下笔，站了起来，感到腰痛、胸痛，头昏脑胀。我知道，这时候我的神经已经极度衰弱，我仿佛听见给我看病的那位老大夫最近对我说过的话：“不，任何健康的身体都经不住这样折腾，因为这是办不到的！”不过这

<sup>①</sup> 旧俄及现在俄罗斯的稿费计酬单位，一印张约合五万印刷符号。



暂时总算办到了！我的头晕晕乎乎；我差点都站不住了，但是快乐，无边的快乐充满了我的心。我的中篇小说总算写完了，我虽然欠了老板很多钱，但是现在看到战利品已经到手，总该多少给我点钱吧——哪怕就五十卢布呢，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自己手里有过这么一大笔钱了。自由和金钱！……我兴高采烈地抓起礼帽，挟起手稿，飞也似的跑了出去，想趁我那最最亲爱的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sup>①</sup>还在家的时候碰上他。

我碰到他的时候，他正要出门。他也刚刚做完一笔虽非文学买卖，但也是一笔十分有利可图的买卖，他跟一个黑脸的犹太佬在他的书房里连续坐了两个小时后，终于把他送走了。他客客气气地向我伸出了手，同时用他那又柔软又好听的男低音问候了我的健康。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不是开玩笑，我对他非常感激。他在文学界终其身不过是个做买卖的老板——他又有什么过错呢？他明白，搞文学就得有搞出版的老板，而且这道理他明白得很及时，他理应受到尊敬，为此也理应享受荣耀——自然，我说的是买卖人的荣耀。

他笑容可掬地听到我的小说写完了，这样，下期杂志的主要栏目就有了保障，他感到很惊讶，我怎么会如期完稿的，他说这话时又说了几句让人听了非常受用的俏皮话。然后他便走到他那口铁皮箱子前，给了我他答应五十卢布，同时又递给我一本对我持敌对态度的厚厚的杂志，指了指批评栏里的一篇文章，那里有两句话提到我最近发表的一部中篇小说。

我一看：文章署名“文抄公”。该文既没有骂我，也没有捧我，因此我十分满意。但是“文抄公”又云：我的作品总有“一

<sup>①</sup> 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出版商兼杂志编辑 A. A. 克拉耶夫斯基（一八一〇—一八八九），他以不择手段地剥削作家著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他“一辈子都不把文学事业当作一种事业，而是看成一种买卖”。

股汗臭”，这就是说，我写这些东西时流了很多汗，出了许多力，改来改去，让人觉得恶心<sup>①</sup>。

我跟我那位出书老板哈哈大笑。我告诉他，我的上一部中篇是用两夜时间写成的。而现在又花了两天两夜写了三个半印张——如果这位曾经指责我写小说太费劲，也太慢的“文抄公”知道此事后，不知作何感想<sup>②</sup>。

“话又说回来，伊万·彼得罗维奇，这也要怪您自己。干吗一拖再拖，非得连夜写作才行呢？”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当然是一位非常可爱的人，虽然他有个与众不同的弱点——总爱在他自己也疑心对他知之甚深的人面前夸耀自己的文学见解。但是我并不想同他讨论文学问题，我拿到钱后便拿起帽子。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要上岛区<sup>③</sup>自己的别墅去，他听说我要去瓦西里岛，便主动提出用他的车送我。

“我新买了一辆马车；您没看见？漂亮极了。”

我们下楼走到大门口。这马车的确非常漂亮，因此，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在拥有这辆马车之初感到异常得意，甚至感到一种内心的需要，非让朋友们坐坐他的马车，顺路送送他们不可。

在马车里，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又几次谈起当代文学。在我面前，他是不以为耻的，竟泰然自若地拾人牙慧，把最近他从某些文学家那里的听来的的各种见解鹦鹉学舌地重复一遍，他对这些文学家是信任的，对他们的见解他也是尊重的。然而，有时

① 此处影射俄国批评家德鲁日宁（一八二四—一八六四）发表在《现代人》杂志上的《外地读者来信》，文章未署名，信中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篇小说《涅陀契卡·涅兹凡诺娃》，并说作者的小说写得“很吃力”，“有一股汗臭”，某些修饰和加工也是“多余的”。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于急需钱用和受到出版商的催逼，交稿期很紧，因此写作很匆忙。

③ 彼得堡的涅瓦河口有许多大小不等的岛屿，是彼得堡市区的一部分，有些地方很热闹，有些地方很幽静。

候，他也会尊重一些奇谈怪论。有时候，他也常常把别人的意见弄错，或者张冠李戴，用得不是地方，结果胡说八道一气，贻笑大方。我坐着，默默地听着他说话，有些人的嗜好居然如此广泛和千奇百怪，不由得使我感到惊讶。“就拿这个人说吧，”我暗自寻思，“这人拼命挣钱；还嫌不够，他还要名气，文坛上的名气，一个好的出版商和批评家的名气！”

而眼下他极力向我详细说明一种文学思想，这想法是他大约三天前从我那里听去的，当时，也就是三天前，他曾经反对过这个看法，曾经跟我争论过，可现在他却攫为己有，当成他自己的想法了。但是这样的健忘症在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是屡见不鲜的，因此在他所有的熟人和朋友中间，他的这一无伤大雅的弱点也就尽人皆知了。他现在坐在自己的马车里高谈阔论，是何等惬意，何等志得意满，又何等悠闲自在啊！他谈的是文坛上的学术问题，甚至他那文绉绉的男低音也显出一副学者气派。渐渐地，他又犯起了自由主义的毛病，转而采取一种天真的怀疑态度，说什么在我们文学界，进而至于无论在什么界，任何时候和任何人，都不可能有什么诚实和谦虚可言，而只有“互相打对方的耳光”——特别是在签约之初。我暗自想道，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倾向于把任何一个诚实而又真诚的文学家（就因为他们太诚实和太真诚了），如果不是当成傻瓜的话，起码也当成糊涂虫。不用说，所以产生这样的见解，无非是因为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过于天真了。

但是我已经不再听他说话了。在瓦西里岛，他让我下了马车，我连忙向我的那两位老人家跑去。总算到了十三条，总算看见了他们的小屋。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一看见我就伸出一个手指警告我，向我连连摆手，噓噓连声，让我小点声，别嚷嚷。

“内莉刚刚睡着，可怜的孩子！”她急忙向我悄声道，“看在上帝分上，别吵醒她！不过我那宝贝儿身体太弱啦。我们都替她

担心。大夫说，眼下还不要紧。可是从您那位大夫嘴里又能问出什么来呢！伊万·彼得罗维奇，您这样不是作孽吗？我们一直在等您，等您来吃饭……要知道，您有两天两夜没来啦！……”

“但是，我前天不就跟你们说过这两天我来不了吗，”我向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悄声道，“我得把那篇东西写完呀……”

“你不是答应今天来吃午饭的吗！为什么不来呢？我的小天使内莉还特意下了床，我们让她坐在安乐椅里，把她抬出来吃饭。她说：‘我要跟你们一起等万尼亚’，可是我们的万尼亚就是不来。要知道，都快六点啦！您上哪浪荡去了？你们呀，都是些浪荡鬼！你们让她太伤心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劝她才好了……幸亏睡着了，我的小宝贝儿。再说，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又进城了（回来喝茶！）；就我一个人，瞎折腾……伊万·彼得罗维奇，他找到工作啦；不过我一想到在彼尔姆<sup>①</sup>，心就凉了半截……”

“娜塔莎呢？”

“在小花园，我那宝贝儿，在小花园！去找她吧……不知道怎么搞的，她也是这副模样……我真有点不明白了……唉呀，伊万·彼得罗维奇，我心里好难过呀！她硬说她很开心，而且心满意足，但是我不信……去找她吧，万尼亚，然后再来悄悄告诉我她到底怎么啦……听见了吗？”

但是我已经不在听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唠叨了，我跑进小花园。这小花园与这座房子相毗邻；长宽各约二十五步，草木茂盛，遍地苍翠。园中有三颗高大的枝叶婆娑的古树，几颗小白桦树，几丛丁香和金银花，有一角种着马林果，种着两畦草莓，还有两条窄窄的羊肠小道十字交叉地穿过花园。老爷子对这座小花园非常得意，硬说园子里不久就会长蘑菇。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内莉爱上了这小花园，她常常坐在安乐椅里给抬出来，放在花园的



<sup>①</sup> 彼尔姆靠近西伯利亚，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东部。

小径上，现在，内莉已经成了全家的宠儿。但是瞧，娜塔莎就在这里；她高高兴兴地欢迎我，并向我伸出手来。她多瘦呀，脸色多苍白呀！她也大病初愈。

“全完稿了，万尼亚？”她问我。

“完稿了，完稿了！彻底自由了，整个晚上都没事儿了。”

“好，谢谢上帝，赶稿子了？撕了重写了？”

“有什么办法呢！不过这倒不要紧。我都练出来了，写作时高度紧张，神经绷得很紧；我的想象力倒更清晰，感受也更深、更生动，甚至文思泉涌，欲罢不能，因此写作虽然紧张，效果倒还不错。一切都很好……”

“唉，万尼亚，万尼亚！”

我发现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娜塔莎非常热衷于我的文学成就和我的名声。我最近一年发表的作品，她都读了，还常常问我下一步的创作计划，关心评论我的每篇文章，看了有些文章还很生气，她一定要我在文坛上出人头地。她的这一心愿说得非常强烈、非常坚决，她目前的倾向甚至使我感到惊奇。

“你这样写下去会文思枯竭的，万尼亚，”她对我说，“你这样殚精竭虑，总有一天会文思枯竭的；此外，健康也可能给毁了。就说C\*\*\*吧，他两年之内写来写去还是那部中篇小说，而N\*花了十年工夫就写了一部长篇<sup>①</sup>。然而他们的作品却是那么精雕细琢，写得那么精致！找不出一一点马虎大意的地方。”

“是的，他们的生活有保障，他们写东西没有期限；而我是

① 此处可能指列夫·托尔斯泰和冈察洛夫。托尔斯泰间隔两年才发表了他的三部曲《童年》（一八五二）和《少年》（一八五四）；冈察洛夫写《奥勃洛摩夫》则花了十年时间（一八四九—一八五九），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抱怨他的写作时间太仓促。一八七〇年，他在给伊万诺娃的信中写道：“您信不信，我有十分把握，如果能像冈察洛夫、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那样保证我有两三年的时间来写这部长篇小说，那么我会写出这样一部作品，即使过一百年也会有人谈论它”

匹拉邮车的弩马！好了，这一切都是废话！别谈它了，我的朋友。怎么样，没什么新闻吗？”

“可多啦。第一，他来信了。”

“又来信了？”

“又来信了。”她说罢，递给我一封阿廖沙的信。这已是分别以后的第三封信了。第一封还是从莫斯科写来的，他写这封的时候好像有病，写得颠三倒四。他告诉她说，由于各种情况都凑到一起了，他无论如何没法像临别时所设想的那样从莫斯科回到彼得堡来。他在第二封信里又急着通知我们，他将于日内回到我们这儿来，以便尽快同娜塔莎结婚，并说这已经定了，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然而从全信的口气看，他分明处在一种绝望状态，外人对他施加的影响已经使他身不由己，他已经不再相信他自己了。他还顺便提到了卡佳，说卡佳是他的上帝，只有她一个人在安慰他和支持他。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他现在寄来的第三封信。



信写了两张纸，写得既断断续续，又颠三倒四，写得既急促而又潦草，信上还掉了几滴墨水和眼泪。信一开头就说，他阿廖沙要与娜塔莎脱离关系了，劝她忘了他吧。他极力证明，他们的结合是不可能的，外来的敌对影响太大了，最后势必至于：他和娜塔莎在一起也决不会幸福，因为他俩不般配。但是写到这里，他又忍不住了，抛开了他自己在前面的议论和论证，既没有撕掉，也没有划去信的前半部分，而是突如其来地立刻坦白承认，他有罪，对不起娜塔莎，他这人完蛋了，他无法违抗也来到乡间的他父亲的意愿。他写道，他无法表达他的内心有多么痛苦；接着他又承认他完全意识到他是能够让娜塔莎幸福的，写到这里，他又突然开始论证他俩是完全般配的；他坚决地、愤然批驳了他父亲的论据；他在悲观失望中描绘了他同娜塔莎一旦结合，他俩将会相亲相爱、白头偕老的幸福情景，他诅咒自己的软弱，于是



乎——永别了！这封信是痛苦地写成的；他写这封信的时候显然忘乎所以，情不自禁；我读后潸然泪下……娜塔莎又递给我另一封信，是卡佳写的。这封信跟阿廖沙的信装在同一个信封里，但却单独封好了，一起寄来的。卡佳写得相当简短，用寥寥数行告诉娜塔莎，阿廖沙的确很悲伤，常常哭，似乎很绝望，甚至还生了点小病，但是有她在一起，他一定会幸福的。顺便说说，卡佳极力向娜塔莎说明，请她千万别误会，似乎阿廖沙很快便得到了宽慰，似乎他的悲伤是逢场作戏，不严肃。卡佳补充道：“他永远不会忘记您，也永远不可能忘记您，因为他不是这样一颗心，他无限地爱您，因此，如果他有朝一日不爱您了，或者他有朝一日在想到您的时候不难过了，那么为此我也会立刻不爱他的……”



我把两封信都还给了娜塔莎；我跟她面面相觑，一言不发。在看头两封信的时候也这样，反正现在我俩尽量避免谈过去，仿佛我们两人之间商量好了似的。她痛苦极了，痛苦得难以忍受，这，我是看到了的，但是就是在我面前，她也不肯表露出来。回到老家后，她因患热病躺了三星期，如今才勉强康复。我俩甚至很少谈到我们即将发生的变化，虽然她也知道她那老父亲即将找到一份工作，我们很快就要分手了。虽说在这段时间里，她对我特别温柔，特别体贴，一切与我有关的事她都特别关心；凡是我要告诉她的有关我的一切情况，她都竖起耳朵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听，这情形起初甚至使我感到一种压抑：我总觉得，她是因为过去想给我以补偿。但是这种压抑感很快也就消失了：我明白她心中完全是另一种想法，她无非因为爱我，无限地爱我，她不能没有我，也不能不关心与我有关的一切罢了，于是我想，从来没有一个妹妹会像娜塔莎爱我那样爱自己的哥哥的。我知道得很清楚，我们即将到来的分别压在她心头，娜塔莎很痛苦；她也知道，没有她我也活不下去；但是我们对这事都避而不谈，虽然我

们也详详细细地谈了即将发生的种种事情……

我问起了尼古拉·谢尔盖伊奇。

“我想，他很快就会回来的，”娜塔莎回答，“他答应回来喝茶。”

“他一直都在为工作奔忙吗？”

“是的；不过，现在，工作毫无疑问是会有有的；他今天似乎也没必要出去，”她一面沉思一面补充道，“明天出去也可以嘛。”

“他出去有什么事？”

“那是因为我收到了信……我成了他的心病，”娜塔莎沉默了一会儿以后补充道，“这甚至使我感到压抑，万尼亚。他好像做梦都只梦见我一个人。我相信，除了我怎么样啦，我过得好吗，我现在在想什么以外，他不会想任何事情。我的任何烦恼都会在他身上得到反应。我看到，有时候他笨拙地极力克制自己的感情，装出一副并不为我发愁的乐呵呵的模样，佯装在笑，还想逗我们发笑。这时候连妈妈也变得心神不定了，她也不相信他的笑是真笑，于是就长吁短叹起来……她也觉得怪别扭的……他是个直心快肠的人！”她又笑着加了一句，“瞧，今天我收到信，他就必须立刻逃跑，免得看到我的眼睛……我爱他胜过爱我自己，胜过爱世界上所有的人，万尼亚，”她低下头，握着我的手，补充道，“甚至也胜过爱你……”

我们在花园里前前后后地走了两个来回，她又开口道：

“今天马斯洛博耶夫到我们家来了，昨天也来过，”她说。

“是的，近来他常常到府上来。”

“你知道他到这儿来干吗么？妈妈很相信他，我也不知道相信他什么。她以为，这一套他无所不知（比如法律以及诸如此类），任何事他都能办到。你猜她现在在打什么主意？因为我没能当上公爵夫人，她心里暗自感到痛苦，很惋惜。这个想法让她食不甘味，看来，她已经把自己的心事向马斯洛博耶夫完全公开



了。跟父亲她是不敢说这话的，因此她想：能不能让马斯洛博耶夫帮她一点忙呢？能不能哪怕是照法律办事呢？看来马斯洛博耶夫并没有扫她的兴，因此她就请他喝酒的，”娜塔莎又嘲笑地加了一句。

“这调皮鬼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你是怎么知道的？”

“妈妈自己对我说漏了嘴……绕着弯儿说的……”

“内莉怎么样？她怎么样？”我问。

“我甚至感到奇怪，万尼亚：你怎么到现在还没问她！”娜塔莎责备道。

内莉是这家所有人的宠儿。娜塔莎非常爱她，内莉也终于把自己的心整个儿交给了她。可怜的孩子！她根本不曾料到，居然有这么一天，她会找到这样一些好人，找到这么多爱，我也高兴地看到，这颗愤世嫉俗的心终于软化了，向我们所有的人敞开了自己的心扉。她以一种病态的炽烈的感情回报了大家对她的普遍的爱，这同她的过去一切，同郁结在她心中的不信任、怨愤和桀骜不驯是截然相反，大异其趣的。话又说回来，即使现在，内莉也顶了很长时间牛，长时间而又故意地向我们隐瞒郁结在她心头的和解之泪，直到最后才对我们大家完全以心相许。她非常爱娜塔莎，接着又爱上了老爷子。我也成了她不可须臾离开的人，如果我长久不去，她的病就会加重。最近这一次，为了完成被我耽误了的书稿，我要告别两天，临行前，我苦口婆心地说了许多劝慰她的话……当然是绕着弯说的。内莉仍旧不好意思太直露、太无顾忌地表露自己的感情……

她的情况使我们大家都感到非常不安。大家默默地二话没说就定了下来，让她永远留在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家，然而离开彼得堡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她的病情却越来越恶化。她的病是从我带她去见两位老人家，他们同娜塔莎言归于好的那天开始的。话又说回来，我扯到哪去啦？她原先就有病。她的病过去就在逐渐

加重，但是现在却以非常快的速度开始恶化了。我不知道，也无法正确判定她到底生的是什么病。诚然，她犯病的次数比过去多了点儿，然而主要的是她出现了某种衰弱、体虚和筋疲力尽，不断地忽冷忽热和神经紧张——这一切在最近几天竟使她病情恶化，已经不能下床了。说来也怪：她的病越重，她对我们的态度就越温柔、越亲热、越坦诚。三天前，我从她的小床旁走过，她突然抓住我的手，把我拉到她身边。屋里没有一个人。她的脸在发烧（她瘦多了），眼睛像火一样发着光。她像抽风般热情洋溢地向我探过身来，当我向她弯下了腰，她就伸出她黧黑而又消瘦的胳膊紧紧地搂住我的脖子，用力地吻了我两下，然后立刻要求让娜塔莎到她这儿来；我把她叫来了；内莉硬要娜塔莎坐到她身边的床上，而且看着她……

“我也很想看看您，”她说，“我昨天做了个梦，梦见了您，今天夜里也肯定会梦见您……我经常梦见您……每天夜里……”

她分明有什么话要说，有种说不出来的感情压在她心头；但是她自己也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感情，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它表露出来……

除了我，她几乎最爱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了。应当说，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几乎就跟爱娜塔莎一样爱她。他有一种惊人的本领，能让内莉开心和逗内莉发笑，他只要一走进内莉的房间，她就会发出格格的笑声，甚至开始淘气。这个病女孩开心得像个小孩子，跟他老人家撒娇，笑话他，把自己做的梦讲给他听，并且每次总要编点什么出来，硬要他再讲一遍，他老人家看着他的“小女儿内莉”，更是既开心又得意，因为有了她，每天都欢天喜地，而且越来越开心了。

“因为我们受了那么多苦，所以上帝才把她赏给了我们大家，”有一次他对我说，他刚从内莉的房间里出来，照例给她画了十字，祝了她晚安。



每天晚上，当我们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马斯洛博耶夫几乎每天晚上来），那位老大夫有时也来，他已经全心全意地爱上了伊赫梅涅夫家，对他们依依不舍；内莉也坐在安乐椅里被抬了出来，挨着我们坐在圆桌旁。通露台的门敞开着。被夕阳映照的、绿荫遍地的小花园，一览无遗。从花园里吹来一阵阵草木的清香和刚刚开放的丁香花的芳香。内莉坐在自己的安乐椅里亲切地看着我们大家，倾听着我们说话。有时候她活跃起来，不知不觉地也开口说些什么……但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大家总是惴惴不安地听着她说话，因为在她的回忆中有一些我们不敢触及的话题。那天，她忐忑不安，痛苦万分，又要向我们叙述她的身世时，我、娜塔莎和伊赫梅涅夫老两口都感到并意识到我们非常对不起她。大夫特别反对作这样的回忆，大家总是极力变换话题。在这种情况下，内莉就极力不向我们表露，我们的这番苦心她是懂得的，而是同大夫或者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故意嬉笑玩闹……

然而，她的病情却越来越恶化了。她变得异常敏感。她的心跳动得很不规律。大夫甚至告诉我，她可能会很快死的。

我没有把这话告诉伊赫梅涅夫夫妇，以免使他们惊惶不安。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坚信——她的病在动身前肯定会康复。

“听，爸爸也回来啦，”娜塔莎听见他说话的声音后说道，“咱们进去吧，万尼亚。”

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按照老习惯一跨过门槛便开始大声说话。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向他连连摆手。老爷子便立刻安静下来，看见我和娜塔莎后，他连忙心急火燎地悄声告诉我们他此番奔走的收获：他为之奔波的那份工作已经到手了，因此他很高兴。

“再过两星期就可以走马上任啦，”他搓着两手说道，关切地斜过眼去看了一眼娜塔莎。但是娜塔莎笑而不答，走过来拥抱他，他见状心中的疑虑便一下子烟消云散了。

“要走马上任啦，要走马上任啦，我的朋友们，要走马上任啦！”他欢天喜地地说道，“不过就是你，万尼亚，要跟你分别让人觉得难过……（我要指出，他一次也没建议让我跟他们一起去，按照他的性格，他是一定会提出这一建议的……如果换了种情况，也就是说，如果他不知道我爱娜塔莎的话。）

“嗯，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朋友们，有什么办法呢！我感到很难过，万尼亚；但是换个地方就会使我们大家焕发出生机……换个地方——也就是换了一切”他又一次瞥了娜塔莎一眼，补充道。

他相信这个，而且对自己的这一信念感到高兴。

“那内莉呢？”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问。

“内莉？那有什么……宝贝儿，她有点小毛病，但是到走的时候她肯定会好起来的。现在，她就好些了：你看呢，万尼亚？”他仿佛害怕似的问道，又担心地看着我，仿佛只有我才能解决他的困惑似的。

“她怎么样？她睡得好吗？她没出什么问题吧？她现在是不是醒了？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你知道吗：咱们快把小桌搬到露台上，等茶炊一拿来，咱们的人都来了，咱们就坐下，那时候内莉也就会出来跟咱们坐在一块了……瞧，这多好呀。难道她还没醒吗？我进去看看她。就看她一眼……你放心，不会吵醒她的！”他看到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又向他连连摆手，便加了一句。

但是内莉已经醒了。十分钟后，我们大家照老样子又围坐在茶桌旁，喝起了晚茶。

内莉坐在安乐椅上被抬到露台。大夫来了，马斯洛博耶夫也来了。他给内莉带来了一束丁香；但是他自己却似乎心事重重，好像挺懊恼似的。

顺便说说：马斯洛博耶夫几乎每天都来。我已经说过，大家，尤其是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非常喜欢他，但是我们从来只字



不提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连马斯洛博耶夫也不提她。因为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听我说过，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还没来得及成为他的合法妻子，因此就暗自决定，在家里既不能接待她，也不许谈到她。于是大家也就照此办理，这活画出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性格。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她没有娜塔莎，而主要是不曾发生过已经发生过的那些事，说不定她也就不会这么挑剔了。

这天晚上，内莉不知道为什么特别闷闷不乐，甚至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仿佛她做了一个噩梦，现在在想这梦似的。不过，她非常喜欢马斯洛博耶夫的礼物，喜孜孜地观赏着插在她面前一只玻璃杯里的这束鲜花。

“那么说，你非常喜欢花喽，内莉？”老爷子问，“等等！”他精神振奋地加了一句，“明天吧……嗯，你会亲眼看到的！……”

“喜欢，”内莉答道，“我还记得，我们曾用鲜花欢迎过妈妈。我们还在那儿（那儿，现在指国外）的时候，有一次妈妈病了整整一个月。我和亨里希说好了，等她能够下床，第一次走出自己卧室的时候（她已经整整一个月没出房间了），我们就用鲜花把所有的房间布置起来。我们也就这么做了。头天晚上妈妈就告诉我们，明天早上她一定要出来跟我们一起用早点。那天，我们起得很早。亨里希拿来了好多好多鲜花，于是我们就把整个房间用绿叶和花带装饰起来。有常春藤，还有一种叶子很宽很宽的——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还有一些带小毛毛的叶子，抓住什么东西就不放，还有不少白色的很大的花，还有水仙花，我最喜欢水仙花了，还有月季花，很漂亮的月季花，花多极了多极了。我们把它们全连成串儿和种在花盆里摆设起来，还有一些花大极了，像棵树，种在大木桶里；我们把它们布置在房间的四角和妈妈坐的安乐椅旁，妈妈一出来，惊讶极了，可开心啦，亨里希也很高兴……到现在我还记得这事……”

这天晚上内莉显得特别衰弱，神经也特别脆弱。大夫不安地注视着她。但是她非常想说话。她说了很长时间，一直说到天黑，说的都是她过去在国外的生活；我们没有打断她的话。她在国外同妈妈和亨里希游览了许多地方，昔日的回忆鲜明如画地出现在她的脑海。她激动地谈到湛蓝的天空，她看到和路过的白雪皑皑、遍地冰雪的高山和山间瀑布；然后她又谈到意大利的湖泊和谿谷，谈到鲜花和树木，谈到乡村的居民，谈到他们的服饰，谈到他们晒得黑黑的脸和乌黑的眼睛；她还谈到他们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然后她又谈到一座座大城市和一座座宫殿，谈到一座带圆顶的高高的教堂，圆顶上装饰着各种灯彩，霎时间整个圆顶灯火通明，好看极了；然后她又谈到一座炎热的南方城市，碧空如洗，碧波荡漾……内莉从来没有给我们这么详细地说过她自己的回忆。我们都全神贯注地听着她讲。迄今为止，我们大家知道的只是她的另外一些回忆——在一座阴霾蔽日的阴森森的城市里，到处是一片使人感到压抑和头昏脑胀的气氛，到处是被污染的空气，珍贵的宫殿总是斑斑驳驳，脏兮兮的；阳光暗淡，了无生气，这里的人也都坏，而且都是些疯子，她和妈妈受够了这些人的罪。于是我眼前浮现出：过去，她俩住在一个肮脏的地下室里，在一个潮湿而又阴暗的夜晚，两人互相偎依着，躺在她们贫寒的床铺上，回忆着过去，回忆着已故的亨里希和他国的奇异景色……我也浮想联翩地想到内莉，这时她已没有了妈妈，只能独自回忆这一切，而布勃诺娃却想用殴打和残酷的兽行压服她，迫使她去干见不得人的事……

但是内莉终于觉得不对劲了，只能把她送回房间。老爷子很害怕，也很懊恼，悔不该让她说这么多话的。她好像老毛病犯了，仿佛不省人事似的。她这种旧病复发已闹过好几回了。这次发作完以后，内莉坚决要求见我。她有话要跟我一个人说。她再三央求，以致这次大夫也主张应当满足她的愿望，于是大家都走





出了房间。

“是这么回事，万尼亚，”就剩下我们两人的时候，内莉说，“我知道，他们以为我会跟他们一起走；但是我是不会走的，因为我不能走，我准备暂时留在你身边，因此，我要把这事告诉你。”

我开始劝她；我说，在伊赫梅涅夫家，大家都很喜欢她，把她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而且大家会非常舍不得她的。再说，住我那儿，她会觉得很很不方便的，虽说我非常爱她，但是没办法，只好分手。

“不，不成！”内莉固执地答道，“因为最近我常常梦见妈妈，而且她让我别跟她们走，要留在这里；她说我撇下外公一个人，罪孽就大了，她说这话的时候还一个劲地哭。我要留在这儿侍候外公，万尼亚。”

“但是你外公不是已经死了吗，内莉，”我诧异地听完了她的话，说道。

她想了想，定睛看了看我。

“万尼亚，你再告诉我一遍外公是怎么死的，”她说，“全都告诉我，什么事也不要漏掉。”

我对她的这一要求感到很诧异，不过我还是详详细细地向她重述了一遍。我疑心她在说胡话，起码，旧病复发后，她的脑袋还没完全清醒。

她注意地听完了我的叙述，我记得，在我讲的时候，她那黑眼睛闪耀着痛苦的、激动的光芒，她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屋里已经黑了。

“不，万尼亚，他没有死！”她把我的话都听完了，又想了想，然后坚决地说道。“妈妈最近常常向我说到外公，可是我昨天对她说‘外公不是死了吗’的时候，她很伤心，哭了，她告诉我外公没有死，是人家故意说他死了的，他现在在要饭，‘就像

咱俩过去常常要饭一样，’妈妈说，‘他常常在老地方要饭，就是咱俩头一次遇到他，我趴在他脚下，阿佐尔卡认出了我的那地方……’”

“内莉，这是梦呀，是病人在做梦，因为你现在有病呀，”我对她说。

“我自己也老想，这不过是梦，”内莉说，“因此我没对任何人说。我想把这一切就告诉你一个人。但是今天，你没来，我就睡着了，我居然梦见了外公。他坐在他家里等我，他的样子是那么可怕，那么瘦，他说他已经两天什么东西也没有吃了，阿佐尔卡也什么都没有吃，他很生我的气，责备我。他还对我说，他一点鼻烟也没有了，而没有鼻烟他是活不下去的。万尼亚，这倒是真的，他这话过去就对我说过一次，也就是妈妈死了，我去看他时候。当时他病得很重，几乎不省人事。因此我今天一听到他说这话，我就想，我要去讨钱，站在桥头，讨到钱后就去给他买面包，买煮熟的土豆和鼻烟。仿佛我就站在那里向人讨钱似的，我看到外公在附近走来走去，他迟疑了一下，便向我走过来，看了看，把我讨到的钱统统拿走了。他说，这是买面包的，现在再去要点买烟的钱。我讨到了钱，他就过来把钱抢走了。我对他说，他不向我拿，我也会把钱统统给他的，决不给自己藏一文钱。他说：‘不，你会偷我的东西的；连布勃诺娃也跟我说过你是小偷，因此我再不让你上我那儿去了，决不。还有一个五戈比的钢镚儿你藏哪儿啦？’因为他不相信我，我哭了，可是他根本不理我，还是一隔劲地嚷嚷：‘你偷了一个五戈比的钢镚儿！’说罢就开始打我，就在那儿桥头，打得可疼了。我就大哭……万尼亚，因此现在我想，他一定还活着，一个人在什么地方走来走去，在等我上他那儿去哩……”我又开始劝她，劝她不要相信莫须有的事，末了她好像给我说服了。她回答说，她现在就怕睡着，因为一睡着就会梦见外公。末了，她紧紧地拥抱了我……



“不过，我还是不能离开你，万尼亚！”她用她的小脸蛋帖着我的脸，说道，“就算外公不在了，我也不能跟你分开。”

全家上下都给内莉的这次旧病复发吓坏了。我把她的种种梦幻告诉了大夫，并斩钉截铁地问他，他到底对她的病怎么看。

“暂时还无可奉告，”他一边考虑一边答道，“眼下我还在猜测、思考和观察，但是……一切都不能肯定。总的说，要康复是不可能的。她一定会死。这话我没有告诉他们，因为您硬要我说，我就说了，但是我很后悔，我建议明天进行一次会诊。会诊以后这病会有转机也说不定。但是，我很可怜这小姑娘，就像可怜我的女儿一样……多可爱，多可爱的小姑娘啊！瞧她的脑子多活跃呀！”

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尤其着急。

“万尼亚，我想到这么一个主意，”他说，“她非常喜欢花。你猜怎么着？等她明天一醒过来，咱们就用鲜花来迎接她，就像她今天说的她和那个亨里希把房间布置起来欢迎她妈妈一样……瞧她说这话的时候多激动呀……”

“就因为太激动嘛，”我回答，“激动现在对她有害……”

“不错，但是愉快的激动是另一回事！要相信，亲爱的，要相信我的经验，愉快的激动是不要紧的；愉快的激动甚至能包治百病，有利于健康……”

一句话，老爷子想出来的这主意把他自己完全迷住了，他一想到这主意就得意非凡。要不同意他的想法是不可能的。我问了大夫的意见，但是大夫还没来得及考虑好，老爷子已经一把抓起自己的帽子，跑出去办这事去了。

“告诉你吧，”他临走时对我说，“离这儿不远有个花洞子；这花洞子很阔气。花匠们出售鲜花，可以上那买，而且非常便宜！……甚至便宜得让人吃惊！你可以把这事跟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打个招呼，要不她会马上生气的，怪我乱花钱……嗯，就这

么回事，朋友：你现在上哪？你不是完稿了吗，干吗还要急着回家？就住我们这儿吧，在楼上，在那间亮堂堂的小房间里：记得吗，跟从前一样。你的床垫和床——一切都保持原样，没动过。你会像法国国王一样睡得又甜又香的。怎么样？别走啦。明天早点儿醒，等花一拿来，咱俩就在八点前把整个房间布置好。娜塔莎会来帮忙的：要知道，她的审美力比咱俩都强……嗯，你同意吗？愿意在这里住一宿吗？”

终于决定了，我留在这里过夜。老爷子把买花的事办妥了。大夫和马斯洛博耶夫也告辞走了。伊赫梅涅夫家睡得早，十一点就睡了。临走时，马斯洛博耶夫若有所思，他有话要跟我说，但是决定推迟到下一回再说。我向两位老人道别后就上楼到我从前住过的那间亮堂堂的小房间里去了，使我惊奇的是我又在那里看见了他。他正坐在小桌旁翻阅一本书，在等我。

“半道上又回来了，万尼亚，我想，还不如现在说好。坐。你知道吗，这事真浑，真让人恼火……”

“到底是什么事？”

“你那公爵真是个小人，还在两星期前就把我气得够呛；气得我到现在还一肚子气。”

“怎么，怎么回事？难道你跟公爵还有来往？”

“哼，瞧你现在说的：‘怎么，怎么回事？’倒像上帝知道是怎么回事似的。你呀，万尼亚老弟，你就跟我那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一样，总之，跟那些讨厌的娘们没两样……我最讨厌娘们了！……一听见乌鸦叫——立刻就‘怎么，怎么回事？’”

“你别生气嘛。”

“我压根儿没生气，万事应当看得平平常常，不要夸大……真是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好像还在生我的气。我没跟他打岔。

“我说伙计，”他又开口道，“我发现了一条线索……就是说，



其实根本没有发现，也没有任何线索，仅仅是我觉得这样罢了……就是说，我根据某些想法推断出，内莉……也许是……总之一句话，也许是公爵的合法的女儿。”

“你说什么！”

“啊呀，马上又吼起来了：‘你说什么！’跟这些人就没法说话！”他使劲挥了挥手，叫道。“我难道跟你说什么肯定的东西了吗，你这个不动脑筋的人？我跟你说她是已经证实了的公爵的合法的女儿了吗？我有没有说过这话？……”

“我说老同学，”我非常激动地打断了他的话，“看在上帝分上，你先别嚷嚷，还是丁是丁卯是卯地说说清楚。上帝作证，我会明白你的意思的。你要明白，这事有多重要，后果有多严重……”

“后果的确很严重，但是这后果从何而来呢？证据在那儿？事情不应当这么办嘛，我现在是秘密告诉你的。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话呢——以后再作解释。就是说，这样做总有这样做的道理。你老老实实听着，别言语，要知道，这一切都是秘密……”

“要知道，是这么回事。还在冬天，还在史密斯没死以前，那时，公爵刚从华沙回来，他就开始调查这事了。就是说，开始调查这事要早得多，早在去年就开始了。但是当时他只追查一件事，而现在则追查起了另一件事。主要是他断了线。他在巴黎同史密斯那妞分手，抛弃她以后，已经过去了十三年，但是在这十三年中他始终不渝地在监视她的行踪，他知道她曾和亨里希同居，今天内莉也谈到了他，他也知道她有一个孩子，叫内莉，他也知道她本人有病；总之，他什么都知道，可是忽然线断了。这似乎发生在亨里希死后不久，史密斯那妞准备回彼得堡的时候。在彼得堡，不用说，不管她回到俄罗斯后如何隐姓埋名，他也能找到她；问题在于他在国外雇的那帮侦探用假证据欺骗了他：他们硬要他相信她住在德国南部一个偏僻的小镇里；这帮侦探由于

工作马虎也上了当：他们把一个女人当成了另一个女人。这情况继续了一年或者一年多一点。过了一年后，公爵开始怀疑了：根据某些事实判断，他过去就觉得这女人不是她。现在的问题是：史密斯的真女儿上哪儿了呢？他忽然想到（不过随便一想，并无真凭实据）：她会不会就在彼得堡呢？他派人在国外调查的同时，便有意在这里另行调查，但是他显然不愿意经由太官方的途径，于是便认识了我。有人把我推荐给他：说我如何如何，承揽一应业务，是个业余侦探——等等，等等……

“嗯，于是他就向我说明了事情原委；不过这龟孙子说得含糊其词，含含糊糊而又让人摸不着头脑。他的话漏洞百出，颠三倒四地说了她几遍，一些事实在同一个时间里用不同的方式作了不同的说明……嗯，自然，尽管他狡猾透顶，也不能把所有的线索都藏着掖着。不用说，开头我低三下四，显得心地很单纯——总之，显得奴颜婢膝，忠心耿耿；但是根据我一以贯之的原则，并且也根据自然法则（因为这是自然法则），我想，第一：他之所以需要我，他说的是不是实情？第二：在这个说出来的目的后面是不是还另有没说出来的目的？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我亲爱的，大概连你那诗人的脑瓜也会明白——我就吃了他的大亏了：因为他要达到一个目的，譬如说吧，值一个卢布，而要达到另一个目的，价钱就应该是原来的四倍，如果我把值四卢布的东西按一卢布卖给他，我岂不成大傻瓜了。我开始深入了解情况，慢慢地终于摸到了一些线索；一条线索是从他那儿套出来的，另一条线索是从不相干的人那儿探听来的，至于第三条线索嘛，是我自己开动脑筋想出来的。你说不定会问我：你为什么偏要干这事呢？我的回答是：就凭公爵心急火燎，似乎很害怕的样子，我也得干。因为，说实在的，公爵有什么可害怕的呢？他把他的情人拐跑了，离开了她的父亲，等她怀孕后，又抛弃了她。哼，这有什么稀奇呢？无非是偷香窃玉，少年风流，逢场作戏罢了。公爵



不是这种人，哪会害怕这个呢！嗯，可是他却害怕了……于是我就起了疑心。顺便提一下，老伙计，我通过亨里希发现了一些饶有兴趣的线索。当然，亨里希已经死了。但是他有个表妹（在这里，在彼得堡，现在嫁给了一个面包师），过去热烈地爱过他，而且连续十五年一直钟情于他，尽管她跟那个胖面包师无意中生了八个孩子。不瞒你说，就是从这个表妹身上，经过我连蒙带骗，小施手腕，终于打听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亨里希按照德国人的习惯既爱写信，又爱记日记，临死前又把自己的一些文件寄给了她。但是她这傻瓜却不懂得这些信的重要，她只懂得在这些信的某些地方讲到了月亮，讲到了我亲爱的奥古斯丁<sup>①</sup>，好像还讲到了维兰德<sup>②</sup>。但是我却得到了我所需要的情报，并通过这些信件发现了新的线索。譬如说，我知道了史密斯先生，知道了被他女儿卷逃的财产，知道了把这笔钱攫为己有的公爵；除此以外，信中在一片长吁短叹、转弯抹角、别有所指的字里行间，还向我透露出一件真正有用的东西：就是说，万尼亚，你明白吗！一句肯定的话也没有。亨里希这混帐东西故意隐瞒这事，只作了一些暗示，可是我把些暗示加在一起却得出了一个首尾相应、顺理成章的结论：公爵肯定同史密斯那妞结婚了！在哪儿结的婚？怎么结的婚？究竟在什么时候？在国外还是在这里？结婚证书在哪儿？——这一切都不得而知。也就是说，万尼亚老弟，我懊恼得直揪自己的头发，我找呀找呀，没日没夜地到处查找！

“我终于查到了史密斯，他却冷不丁死了。甚至他活着的时候，我都没来得及看到他。就在这时候，也是机缘凑巧，我突然打听到了有一个对我来说可疑的女人在瓦西里岛死了，我一调查

① 见本书第一部第一章注。

② 维兰德（一七三三——一八一三），德国古典作家，著名童话集《奥伯龙》（一七八〇）的著作。

便发现了线索。我急忙跑到瓦西里岛，记得吗，当时咱俩不期而遇。那回我搞到了很多情况。一句话，这事内莉帮了我很大的忙……”

“我说，”我打断了他，“难道你认为，内莉知道……”

“知道什么？”

“知道她是公爵的女儿？”

“你不是也知道她是公爵的女儿吗？”他愤愤然责怪地看着我，答道，“你这人真无聊，提这种没用的问题做什么？主要的问题并不在这儿，而在于她知道她不仅是公爵的女儿，而且是公爵的合法女儿——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不可能！”我叫道。

“起先我也对自己说‘不可能’，甚至现在我有时候也对自己说‘不可能’！但是问题就在于这是可能的，而且可以十拿九稳地说，正是这样。”

“不，马斯洛博耶夫，不是这样，你想入非非了，”我叫道，“她不仅不知道这事，而且她也真是私生女。如果她母亲手里多少有一些凭据，难道她能在彼得堡贫病交加，苦度岁月吗？此外，她还撇下自己的孩子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得啦吧，这是不可能的。”

“我也想到过这点，就是说，甚至到现在我也百思不得其解。但是话又说回来，问题在于史密斯那妞本人是世界上最没有理智和最不可理喻的女人。她是一个不能用常理推断的女人；你只要想想所有的情况：要知道，这是一种浪漫主义——这一切乃是一种超然物外的胡闹，非但没有任何道理，而且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就拿一件事说吧：从一开始，她幻想的就只是一种类似于人间天堂的东西，周围有天使在翱翔，她舍身忘我地爱上了一个人，而且无限地信任他，我相信，她后来之所以发疯，倒不是因为他不爱她而且抛弃了她，而是因为她看错了人，而这人居然会



欺骗她和抛弃她；而是因为她心目中的天使变成了臭狗屎，而这堆臭狗屎还居然唾弃她，使她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她那浪漫主义的、疯狂的心受不了这个剧变。此外还有她那说不出的气恼：你明白吗，多气人啊！因为这凄惨的遭遇，而主要是她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因此她才以无限的轻蔑与他一刀两断。她与他断绝了一切关系，撕毁了所有的文件；她唾弃了金钱，甚至忘了这钱并不是她的，而是她父亲的，她不要钱，把钱视同粪土，她想用她的博大胸怀来压倒欺骗她的骗子，为的是可以把他看作贼，因而有权一辈子蔑视他，当时，她可能还说过，过去，她一度被称为他的妻子，她认为，这无异是奇耻大辱。我国不时兴离婚，但实际上<sup>①</sup>他俩是离了，既然离了婚，她怎能向他请求帮助呢！你想想，她这疯子都快死了，还对内莉说：别去找他们，要干活，哪怕冻死饿死，也不要去找他们，不管是谁来叫你（就是说这时候她还幻想会有人来叫她去，不去，就多了一个报复的机会，用轻蔑来压倒前来叫她的人——一句话，她不是以面包果腹，而是以怨怼和幻想来苦度岁月）。老伙计，我从内莉的嘴里问出了许多情况；甚至现在，有时候我还旁敲侧击地问她。当然，她母亲有病，有痨病；而这病最能助长病人的怨怼和恼怒；但是话又说回来，我有把握，我是通过布勃诺娃的一个亲家知道的，她给公爵写过信，是的，给公爵，给公爵本人……”

“写过信！把信送去了？”我焦急地叫了起来。

“问题就在于我不知道这信有没有送去。有一回，史密斯那妞碰到了干亲家（记得布勃诺娃家有个涂脂抹粉的小妞吗？——这小姐现在进了管教所），她请她把这信捎去，而且这信她已经写好了，但是她没交给她，又要回去了；这事发生在她死以前三星期……这事是举足轻重的，既然有一回她下过决心要送去，虽

① 原文是拉丁文。

然又收回来了，那，反正一样：她也可能第二次再派人送去。因此，她有没有把这封信送去——我就知道了；但是我有理由假定，她没有送出去，因为公爵确凿无疑地知道她在彼得堡，而且住在哪里，那似乎已经是在她死以后的事了。他想必很高兴！”

“是的，我记得，阿廖沙提到过一封信，他收到这封信后高兴极了，但是这还是在不久以前，一共才有这么两个月吧。好了，后来，后来怎么样呢，你跟公爵的事到底怎样了呢？”

“我跟公爵的事怎么样了？你要明白：我虽然心里有十足的把握，但是没一点真凭实据——不管我怎么挖空心思地找，还是一样也找不到。情况危急！必须到国外去调查，可国外又在哪儿呢？——不知道。我当然明白，我面临一场拼搏，我只能旁敲侧击地吓唬他，装出一副我知道的东西比我当真知道的要多……”

“嗯，那又怎么样呢？”

“他没上我的当，不过他害怕了，心惊胆战直到现在还直打鼓。我们碰过几回头；他装出一副可怜相！<sup>①</sup> 有一回，他跟我套近乎，开始主动向我交代了一切。这还是在他以为我什么都知道的那时候。他说得很好，很有感情，也很坦率——不用说，他在信口开河，胡诌。这时候，我心里就有数了，他怕我倒底怕到了什么程度。有个时期，我在他面前假装是十足的笨蛋，可是又显出我在耍滑头。我开始破绽百出地吓唬他，也就是说我故意露出破绽；故意对他发横，要挟他——嗯，这都是为了让他把我当作笨蛋，让他给我多少透露点真情。可是给这混帐东西识破了！又有一回，我假装喝醉了酒，也没搞出什么名堂：真狡猾！老伙计，你明白个中隐情吗，万尼亚，我老想弄清楚他怕我怕到了什么程度，其次，我要向他表演出，我知道得比我当真知道的要多



<sup>①</sup> 原文是“装成一副拉撒路的样子”。源出《新约·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九—三十一节。

……”

“嗯，最后怎么样呢？”

“毫无结果。必须有证据，有事实，可是我一无所有。不过有一点他心里明白，我起码可以制造丑闻。当然，他怕的也只是丑闻罢了，何况他开始在这里攀高枝了。你知道他要结婚了吗？”

“不知道……”

“明年就结婚！未婚妻还在去年他就看中了；当时她才十四岁，现在已经十五岁了，好像还戴着围嘴呢，这可怜的丫头。她的两位高堂很高兴！你明白吗，他多么需要他的妻子已经死了啊？一位将军的千金，一个有钱的小姑娘——有许多钱！万尼亚老弟，咱俩是永远结不了这样的婚的……就有一样我一辈子不能原谅自己，”马斯洛博耶夫握紧拳头，猛击了一下桌子，“这就是两星期前，我中了他的圈套……这混帐东西！”

“怎么会这样呢？”

“就这样嘛。我看到，他心里明白，我手里没有任何真凭实据，此外，我心里也感到这事拖的时间越长，他就会越快地发现我拿他束手无策。因此我只好同意收下了他的两千卢布。”

“你拿了两千卢布！……”

“是银卢布，万尼亚，我咬牙收下了。唉，这么一件大事何止值两千啊！收下它多丢人啊。我站在他面前，似乎蒙受了奇耻大辱；他说：马斯洛博耶夫，您过去给我办了不少事，我还没给您报酬哩（对我过去做的事，他早就如约付给了我一百五十卢布），嗯，我现在要走了；这里有两千卢布，因此，我希望，现在咱俩的事已经一了百了了。我只好回答他：‘一了百了啦，公爵’，可是我连抬头看看他那副德行都不敢；我想：他脸上现在一定活画出这么一副表情：‘怎么样，拿得够多了吧，仅仅因为我心肠好才给了你这傻瓜！’我都不记得当时我是怎么离开他出来的了！”

“要知道，这样做是卑鄙的，马斯洛博耶夫！”我叫道，“你对内莉做了什么啊？”

“这不仅卑鄙，简直令人发指，简直太恶劣了……这……这……简直没法形容！”

“我的上帝！要知道，他起码也应该使内莉的生活有个保障呀！”

“可不是吗。用什么来迫使他这样做呢？吓唬他？他不见得就怕了，因为我已经拿了钱。我自己，自己向他承认了，我吓唬来吓唬去也就值两千银卢布，我自己给自己开了这个价！现在又能用什么吓唬得了他呢？”

“难道，难道内莉的事就这样完了？”我几乎绝望地叫道。

“办不到！”马斯洛博耶夫热烈地叫道，甚至不知怎的整个人精神为之一振。“不，我饶不了他！我要重打锣鼓另开张，万尼亚：我已经拿定了主意！拿了他两千卢布又怎么样？呸！我收下他这笔钱是因为他欺人太甚，因为这混帐东西胆敢欺骗我，因此，也就是耍我。骗了人，还把人当猴儿耍！不，我决不许别人耍我……万尼亚，现在我要从内莉身上下手。根据某种观察，我深信，这事的整个结局就在她身上。她全知道，统统知道……是她母亲亲口告诉她的。在热病发作的时候，在苦恼中，就可能告诉她。没人可以诉苦，恰好内莉在身边，因此就告诉她了。说不定我们还能发现什么字据的，”他搓着双手又加了一句。越想越甜蜜，越想越兴奋。“万尼亚，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净到这里来闲逛了吗？首先，出于咱俩的交情，这是不消说得的；但主要是为了观察内莉，而第三嘛，万尼亚，我的好朋友，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必须帮我一把，因为你对内莉有影响！……”

“一定，我向你起誓，”我叫道，“马斯洛博耶夫，我希望，你的努力主要是为了内莉——为了这苦命的、受尽屈辱的孤儿，而不要仅仅为了一己的私利……”

“我为谁辛苦为谁忙，关你什么事？你这傻冒！把事情办妥了——这才是主要的！当然，主要是为了孤儿，即使出于一片爱心也应当这么做。但是万纽沙<sup>①</sup>，即使我也考虑到了自己，你也别把我这人看扁了。我是一个穷人，我不许他欺负穷人。这混帐东西抢走了本来属于我的东西，还要来骗我。依你，对这样一个骗子，我还应当讲什么客气吗？没门！”

第二天，我们本来想搞个鲜花节，结果没有搞成。内莉的病情恶化了，她已经不能走出房间了。

而且她以后也再没有出过这房间。

过了两星期她就死了。在她处于弥留状态的这两周内，她一次也没有完完全全清醒过，也没能摆脱她那奇怪的幻想。她的理智似乎模糊了。直到她咽气的那一刻，她都坚信外公在叫她去，因为她不去而在生她的气，对她连连敲着拐棍，让她出去向过往君子讨钱来买面包和鼻烟。她常常在睡梦中哭泣，醒来后就告诉我们，她梦见妈妈了。

不过，有时候，她的理智似乎完全恢复了。有一回，屋里就剩下我俩：她向我欠起身子，用她那瘦瘦的、烧得发烫的小手抓住我的手。

“万尼亚，”她对我说，“我死了以后，你就跟娜塔莎结婚吧！”

这好像是一个早就盘旋在她脑海的、梦寐难忘的想法。我向她默默地微微一笑。她看见我笑了，也莞尔一笑，调皮地向我伸出她那瘦瘦的小手威吓了我一下，接着便马上开始吻我。

在她咽气的前三天，在一个明媚的夏日傍晚，她让我们把窗帘卷起来，把她卧室的窗户打开。窗户面向小花园；她久久地眺

<sup>①</sup> 万尼亚的昵称。

望着浓密的花木和夕阳的余辉，接着又突然请大家让我俩单独待一会儿。

“万尼亚，”她用勉强听得出来的声音说道，因为她的身体已经很弱了，“我快要死啦。很快就要死啦，因此，我想告诉你，让你别忘了我。我把这东西给你留个纪念（她掏出一个护身大香囊<sup>①</sup>给我看了看，这香囊跟十字架一起挂在她胸前）。这是妈妈临死的时候留给我的。因此，等我死了以后，你就把这香囊解下来，拿去读一读里面的东西。今天我就告诉他们大家，让他们把这香囊就交给你一个人。你读完里面写的东西后，就去找他，告诉他我死了，但是我不饶恕他，不久前我读了福音书，书上写着：要饶恕自己的所有仇敌。嗯，这句话我读了，但是我仍旧不饶恕他，因为妈妈临死前还能说话的时候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诅咒他’，因此我也要诅咒他，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我妈妈我诅咒他……你也可以告诉他妈妈是怎么死的，我怎么一个人留在布勃诺娃家；你告诉他，你怎样在布勃诺娃家看见了我，把一切，一切都告诉他，同时对他说，我宁可留在布勃诺娃家也不去找他……”



内莉说这些话的时候脸色变得十分苍白，两眼闪着光，心开始剧烈地跳动，以致她颓然落到枕头上，约有两分钟一句话也说不出。

“万尼亚，你叫他们进来吧，”她终于有气无力地说道，“我要跟他们大家告别。永别了，万尼亚！……”

她最后一次紧紧地、紧紧地拥抱了我。我们的人都进来了。老爷子没法明白，她怎么就要死了呢；他不容许有这样的想法。他直到最后一刻都跟我们大家争论，硬说她的病一定会好起来的。因为日夜操劳，他整个人瘦了一圈，他整天整天地在病榻旁

① 俄俗：护身香囊中装有护身符及香料，借以辟邪。

陪着内莉，甚至夜里也不走……最后几夜他根本就没睡。他极力先意承志地满足内莉最微小的任性的要求和最微小的愿望，每当他离开她上我们这边来，他就掩面痛哭，但是过了一分钟，他又开始充满希望，而且硬要我们相信她的病肯定会好起来的。他把鲜花堆满了她的房间。有一回，他买回了一大把娇艳欲滴的月季花，红的和白的，他为了买这些花跑了很远的路，然后拿回来送给他的内莉奇卡<sup>①</sup>……凡此种种，他使她感到分外激动。对环绕在她四周的爱，她不能不用自己的整个心来回报大家。那天晚上，在她跟我们临终告别的那天晚上，老爷子怎么也不肯跟她诀别。内莉向他粲然一笑，整个晚上都极力装出一副很开心的样子，跟他闹着玩，甚至还笑了……我们大家从她屋里走出来时几乎都还抱着希望，但是到第二天，她已经不能说话了。两天后她就死了。



我记得，老爷子怎样用鲜花把她的小棺材装饰起来，他怎样伤心欲绝地望着她那瘦削的、已经死气沉沉的小脸蛋，望着她那死后的笑容，望着她那十字交叉地放在胸前的胳臂<sup>②</sup>。他像哭自己的亲生孩子那样哭她。娜塔莎、我，我们大家都安慰他，但是他没法得到安慰，内莉下葬后，他生了一场大病。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从她胸前取下了那个护身香囊，亲手交给了我。香囊里有一封内莉的母亲写给公爵的信。我在内莉去世的当天就读到了这封信。她在信中诅咒了公爵，说她决不能饶恕他，她描写了自己最后的整个生活，以及她将撇下内莉，把她留在十分可怕的境地，因此她恳求他多少为这孩子做点什么。“这孩子是您的，”她写道，“她是您的女儿，而且您自己也知道她是您的，真正的女儿。我让她等我死后去找您，并且把这封信交您

① 内莉的昵称。

② 基督徒死后，不是两手平放身体两侧，而是两手交叉，作十字状，放在胸前。

亲收。如果您不抛弃内莉，那么说不定我在黄泉之下还会饶恕您，而且在最后审判那天，说不定我还会亲自站到上帝的宝座前，恳求我们的审判者饶恕您所犯下的种种罪孽。内莉知道我这封信的内容；我把信念给她听了；我向她说明了一切，她知道一切，一切……”

但是内莉没有执行遗嘱：她知道一切，但是她没有去找公爵，而且至死不肯与他和好。

内莉下葬后，我们回到家，我和娜塔莎信步走进花园。天气很热，阳光明媚。一星期后他们就要走了。娜塔莎抬起她那异样的目光长时间地注视着我。

“万尼亚，”她说，“万尼亚，真是做了一场梦啊！”

“什么一场梦？”我问。

“一切，一切，”她答道，“这整整一年里发生的一切。万尼亚，我为什么要把你的幸福也给毁了呢？”

我在她的眼睛里读到：

“我们原可以在一起白头偕老，永远幸福的啊！”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作者 =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藏仲伦译

页数 = 431

SS号 = 10337726

出版日期 = 1999年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正文